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二册目次

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七卷

〔明〕余文龍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自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序

制曰七政無形而見於上四時無迹而運於下可謂渾渾者天沌沌者地而無與人事哉朕謂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休徵應於事倘咎徵驗於事失此稽古類然絲毫不爽者是以森列著明纏伏見離峙流融結災祥變異庸主則為氣機代謝之常明君則為

天心戒示之警豈為福始乎亦將弭禍於胚胎之初也此篇審矣天人之際朕嗣承天祇序天道動靜云為恒愼諸然大臣股肱與國同休戚相均者令各以賜之則仰覩俯察宜篤倘省推測占候宜切冰兢非惟達吉凶之機亦庶幾燮理之助云

旹

洪熙元年秋月敎旦頒賜在朝

群臣

臣文龍愚昧不諳占候之術

竊見天人感應捷若桴鼓

聖製昭垂確若金石謹以當日

所

頒布者刪剔潤澤繪圖引釋

列爲七卷以便觀覽庶

先朝敬天實意不至湮沒或亦

有裨於脩省之消埃云爾

萬曆歲在已未仲春之吉南京

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臣晉

安余文龍薰沐稽首校梓於

金陵公署之拙我齋

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目錄

天地

日

月

星躔

雲氣犯星

雜氣霧虹

風候　凡七卷

一本說綴於史異之後統爲一帙見異事今
古合符

先朝以之頒布尤徵我

明神聖卓越異代

一引釋皆有明徵而圖形悉昉天文錄非以
意創者庶按圖知徵繹說知義不似傳奇野
史之以塗飾炫售耳

一一圖之下間有旁說雜出葢以補剏不過
模寫其意非似丹青家五色錯綜可以一說
衍一圖者比也覽者當自得之

朱[illegible]曰惟天爲[illegible]
于天文行有玷[illegible]
顯示天有妖孽則德宜日
新巍乎在上而晶明者天
之體也隗乎在下而安靜
者地之形云

宋志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
色忽變謂之易常如忽晝
夜陰晦晝不見日夜不見
星月內有陰謀一曰爲內
亂下將謀上又曰不出一
年有大水晝昏而羣鳥亂
鳴失土

爾雅曰天氣下降地氣不應
曰蒙言蒙昧也日蒙蒙而

無光士卒亂地氣上發天氣不應曰霧晦言冥晦
也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若時中者君有憂
宋文公曰當晝晦冥者陰反爲陽而臣將制主天變
紅乃兵戈起國削民流
隋書曰赤氣亘天夜始滅者有大戰兵
漢書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木主
春春氣生生氣失故常雨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
故常燠金主秋秋氣煞煞氣失故常暘水主冬冬
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隋書曰天氣下降地氣未升
厚則日紫薄則日赤將旱
之候也若于夜則月白將
雨候也天氣未降地氣上
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將
雨候也若于夜則月赤將
旱之候也天氣已降地氣
未升上下未交晝則日青

夜則月綠將寒候也天地二氣升降上下雖交未審于日則日色黑于夜則月色青將雨不雨變爲穿霧

朱文公曰大雨將至則雲甚重潤

天雨草

宋志曰雨草惔𥟖信衰所致是謂火失其性雨赤草其民流或以爲臣專政

天雨羽毛

漢書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宋志曰天雨羽則君不道天下逆雨毛則金失其性邪佞進賢人退貴人出走

京房曰前樂後憂厥妖雨羽

又曰下人相食

隋書曰天雨毛衆役繁興兵徭不息

天裂

朱文公曰天裂者陽不足君弱臣亂而土裂

漢班固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皆爲臣下强盛將害上之變也

晉書曰天裂見人兵起國亡之兆

天鳴

宋志曰天鳴有聲天子有憂驚百姓勞失厥土

晉書曰天鳴有聲陰氣盛陽氣衰人主憂

天鼓

京房曰天晝無雲而雷謂之天鼓有暴兵作所當之國必有甲兵主國空虛

朱文公曰非時而雷爲君失政賊臣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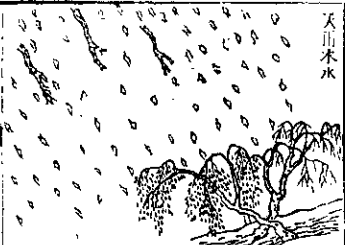
宋志曰雷發非時大臣專政女后擅權

晉書曰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發其下

天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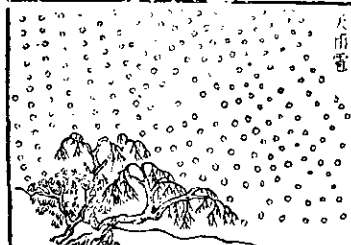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天火乃虛僞淫靡之戒爲信道不篤尚虛僞則厥災見而焚燒宗廟矣

晉書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

天雨木冰

朱文公曰貴人將死也雨木冰而介

宋志曰雨木而冰大臣凶陰氣附木故木冰或以爲兵之象后妃崩臣爲亂又曰天雨冰則水失其性其分大疫

漢書曰天雨冰后妃臣爲亂

天雨雹

朱文公曰雨雹雨霰夷狄侮而臣后專

宋志曰雨雹則陰脅陽凡陽盛則爲雨陰脅之則轉而爲雹爲政者有所脅也

天雨金鉄

宋志曰雨金鉄是謂刑獄主
兵灾
隋書曰天雨金鉄非吉祥有
亂臣也

天雨螽螟

朱文公曰雨螽螟貪苛之政
宋志曰雨螽螟骨肉踈而主
暴虐

天雨血

朱文公曰雨血則君離于民
多陰謀則天雨如墨
宋志曰雨血乃天見其妖不
肖者不得久處于位歳中
兵起若天雨露着物黄色
名曰爵錫不出三年大凶
又曰下當有變改正易主
京房曰天雨血茲謂不親民
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
又曰佞人祿功臣僇

天雨肉物

開元占曰君行暴虐天不享
其德將易其君故雨肉
宋志曰天雨物人莫識者主
大兵起

天雨釜甑

宋志曰物如小錢許從中出
其中如粟黍大名曰釜甑
主歳稼又曰天雨釜甑人
將相食以其中無物故也

天雨績

宋志曰天雨績大饑民亾績
如麻苧脆如地毛

天雨錢

後魏書曰天雨錢其下亂

漢書曰天雨魚帝道淩夷臣
下專政

司馬遷曰燕丹太子囚于秦
天雨粟于燕

朱文公曰霜雪之降非其時
政在大臣而不在辟
北齊書曰晝降霜君傳位於
太子也
梁書曰六月降雪天下皆荒
宋志曰非時降雪迫近之象
一曰夏雪臣欲作亂
晉書曰非時降雪政在將相
乃陰氣所致

朱文公曰民勞而祿不肅則
雨土霾又曰天雨成灰暴
政所致殷紂無道暴虐故
雨灰
黑子曰商紂不德十月雨土
霾于亳
隋書曰天雨灰帝惡人勝也
天雨黃沙其下逆兵起天
雨黃塵天下大饑

朱文公曰無雲而雨封拜無
功
宋志曰無雲而雨貌之不恭
謂之不肅災禍沴之
隋書曰無雲而雨者反臣伏
誅也
唐書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

天雨石

宋志曰雨石爲信不施而詐妄作其下君長凶石墜地僅尺餘類雞卵兩頭銳者名天鼓大戰殷紂之末天雨石如甕而爲武王所伐

地土陷裂

宋志曰地土忽陷臣下專政萬民離散亦爲失地

漢書曰地陷者王室亂陷壞搭者大臣專政

宋志曰秋行冬令則地圻裂其應土廢分散大臣專恣下叛上賢者退不肖者進裂而有聲大兵失土不寧

地震

宋志曰地忽震動是謂臣強陰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女妃專政則土爲之變易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兵亂又占其時春則歲不昌夏乃君憂五穀傷秋則兵起冬有土工又曰地震于宗廟宮室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佞進大臣叛動則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政在女子如牛馬禽獸奔走者天子失位

春秋災異曰爲國家者亂五行之序失五常之德皆陰氣以傷坤元則鎮星爲之動搖而地震矣

京房曰地爲大臣之位當安載萬物懷藏物類今越陰之位行陽之政而搖動者不爲君安載乎萬物

劉向曰臣下強盛將動爲害

宋志曰地忽生毛爲金失性
人將勞兵起之徵

宋志曰地無故成泉天下兵
起且大水

天文錄曰火者陽之精地者
陰之主所以載萬物火然
者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
而不克之象非惟燃灼羣
生亦自焚也陽君也陰臣
也臣下專恣終自害也
京房曰火出于地其國君咎
宋志曰地燃則賢人出見大
臣專政兵起中原君弱臣

強又曰地忽生光如火照
國憂危亾又主小人進賢
人滅也如見火發于夜滅
而無光妖恠並興庶民離亡
宋文公曰地震洪水出陰盛
陽微之應
京房曰臣弄權專政則地震
其震于水則波于木則摧
于屋則瓦落于山則水湧

宋文公曰地鳴有聲天子失
國政任婦人山或晝夜有
聲如哭天下兵喪大亂
漢書曰大山常鳴如牛呴者
天下四方分裂之象

唐書曰天氣不和寒暑隔人氣不和癘贊生地氣不和堆阜出今文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灾

宋志曰山或遷移是爲皇之不極祿去公室賞罰出于私門天下兵起社稷亾

晉書曰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毀壞百姓將失所山崩或移徙故水湧

宋志曰山崩毀者謂之陰盛陽弱崩者離散之象賢人去而佞人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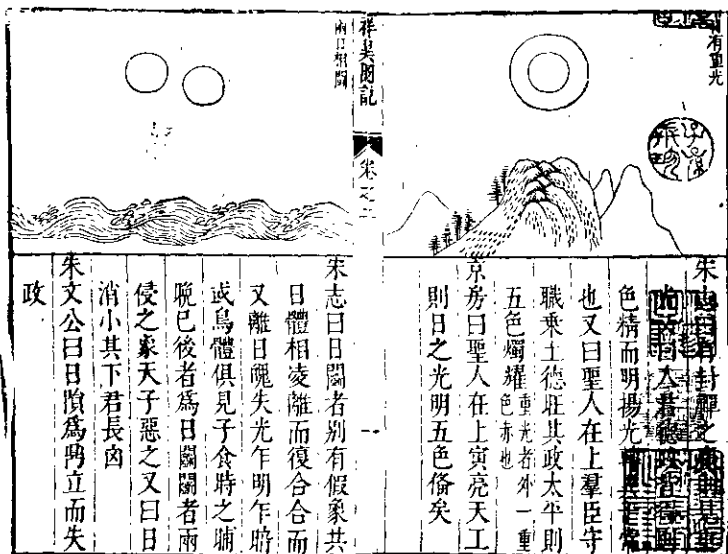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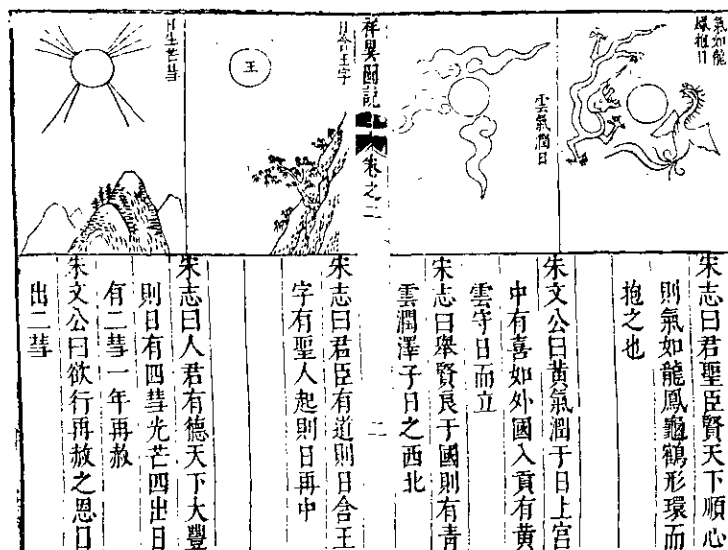
京房曰山無故自陷天下兵作王室大亂

宋志曰地忽生土錢則人主惡之盜賊起于宮内

宋志曰地忽有佛神見象湧出者天下易主人民流亾五穀微收蟲蝗爲害

宋志曰禽獸作人言中原起兵賊盜中興夷狄來侵大凶

宋文公曰地上諸蟲生發國用佞人

宋志曰日有[illegible]封禪之應[illegible]
[illegible]大君德[illegible]
色精而明揚光[illegible]
也又曰聖人在上羣臣守
職秉土德旺其政太平則
五色燭耀（重光者外一重色赤也）
京房曰聖人在上寅亮天工
則日之光明五色倫矣

宋志曰日鬬者別有假象共
日體相凌離而復合合而
又離日魄失光乍明乍晦
武烏體俱見于食時之晡
晩已後者爲日鬬鬬者兩
侵之象天子惡之又曰日
消小其下君長凶
朱文公曰日鬬爲两立而失
政

宋志曰君聖臣賢天下順心
則氣如龍鳳龜鶴形環而
抱之也
朱文公曰黃氣潤于日上宫
中有喜如外國入貢有黃
雲守日而立
宋志曰舉賢良于國則有青
雲潤澤于日之西北

宋志曰君臣有道則日含王
字有聖人起則日再中
宋志曰人君有德天下大豐
則日有四彗光芒四出日
有二彗一年再赦
朱文公曰欲行再赦之恩日
出二彗

日久不明

宋志曰日久不明上下蔽塞羣臣恣而專刑日出三竿停停無光日日病黃色無光爲諸侯病一日主上病日中分再出再没爲土亾日未入而無光日日死又日朔日日紫色氣占爲喪事赤主侯王死

朱文公曰雲盡赤而光暗謂之陽盛其下主旱若過中時光暗德政不明如當晝無雲而光暗者謂之晝昏陰反陽臣叛君奸臣盛法令不行又曰殺戮死亾之兆如似殺氣寒濁若大咎又曰其下分土三日內有占

星月晝見

朱文公曰星月晝見則爲爭明小國強而大國弱日無光而星月有光者國危主天下不和天子不能正

日月並出

宋志曰日月並出國分兵起若相去數寸臣叛而謀上又曰日月並照日光不盛月光獨盛者皆爲女后擅權又曰若並晝見兵起臣叛日月並出其後越滅吳臣欺君夷狄侵中國也

日生齒足

宋志曰雲閒日影觸地下者爲足赤有舉兵白破將殺軍日生齒足其下叛

春秋感精符曰夷狄寇侵戰兵困將則吐齒舉足

宋志曰兩日並出天下分爭若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衆日並出天下分若兩軍相當數日並出大戰援當分營以應之

太公曰日中有黑子若一二三四五者政教不明三公為亂爵賞不平

朱文公曰日中有黑氣者臣不掩惡而百姓惡君

晉書曰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臣謀廢主又曰臣蔽主明若日中有飛烏飛燕見主不明為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出旌旗舉其下國分凶若出兵遇之軍敗

宋志曰飛流犯日映日而前銳後方災及臣宮不安天下震動若日無光者民疫死

乾坤寶典曰氣如伏虎守日大將謀變

朱文公曰將叛則日下雲如虎躑 宋志同

朱文公曰黑氣如龍御日而臣叛青氣如龍守日而臣謀

宋志曰黑如龍來御日有臣叛也青如龍來守日臣有謀亦戒飲膳扶日亦如之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黑龍御下有叛臣如青龍守日戒飲膳下有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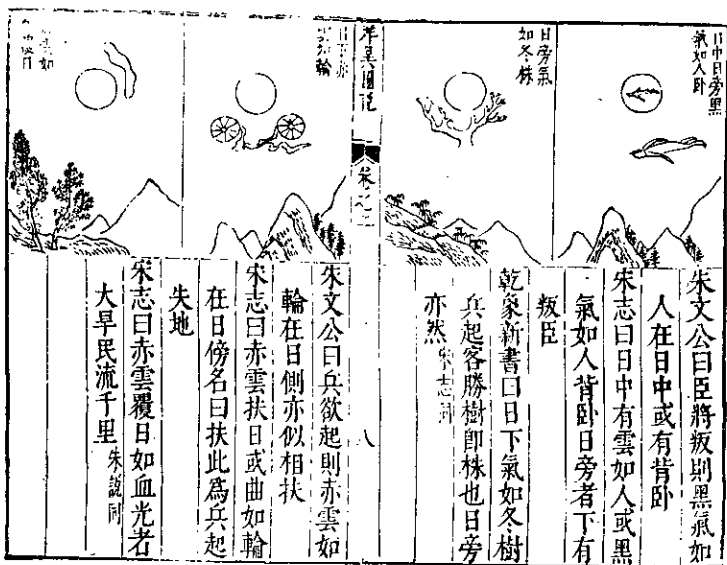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氣如人持如人牽在日下者臣將叛去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人牽其下有叛

朱文公曰氣如斧鉞在日旁君有憂

乾象新書曰日旁氣如斧君失禮致憂

朱文公曰氣若青馬青烏向日主人主有憂虞又曰兵傷之象守日如牛如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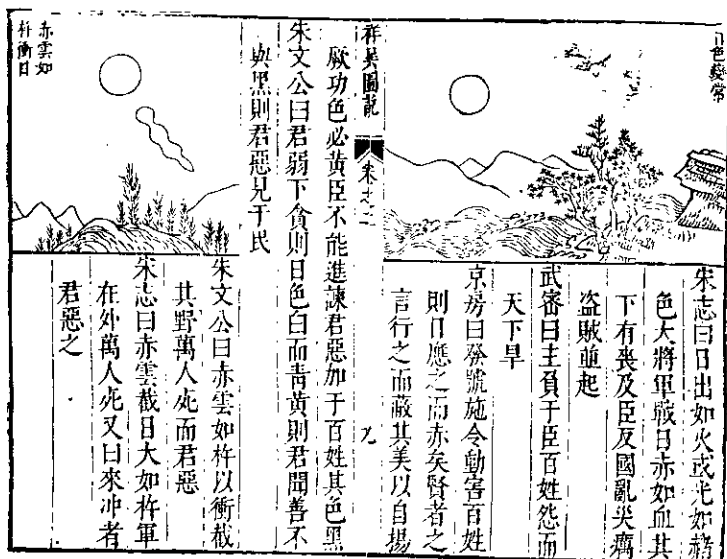
宋志曰雲如青赤馬向在日下或青烏相向在日下者人主有慮赤氣如馬守日戰則兵喪一曰兵連綿

朱文公曰臣將叛則黑氣如人在日中或有背臥

宋志曰日中有雲如人或黑氣如人背臥日旁者下有叛臣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冬樹兵起客勝樹即株也日旁亦然宋志同

朱文公曰兵欲起則赤雲如輪在日側亦似相扶

宋志曰赤雲扶日或曲如輪在日傍名曰扶此為兵起失地

宋志曰赤雲覆日如血光者大旱民流千里朱說同

朱志曰日出如火或光如赭色大將軍戮日赤如血其下有喪及臣反國亂災癘盜賊並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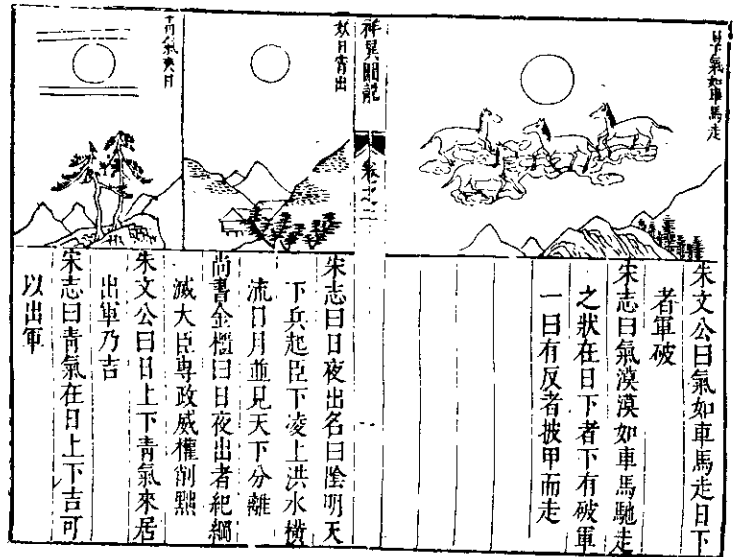
武密曰主負于臣百姓怨而天下旱

京房曰發號施令動害百姓則日應之而赤矣賢者之言行之而蔽其美以自揚

厥功色必黃臣不能進諫君惡加于百姓其色黑

朱文公曰君弱下貪則日色白而青黃則君聞善不與黑則君惡見于民

朱文公曰赤雲如杵以衝截其野萬人死而君惡

朱志曰赤雲截日大如杵軍在外萬人死又曰來沖者君惡之

朱文公曰氣如車馬走日下者軍破

朱志曰氣漠漠如車馬馳走之狀在日下者下有破軍一日有反者披甲而走

朱志曰日夜出名曰陰明天下兵起臣下凌上洪水橫流日月並見天下分離

尚書金樞曰日夜出者紀綱滅大臣專政威權削黜

朱文公曰日上下青氣來居出軍乃吉

朱志曰青氣在日上下吉可以出軍

朱文公曰日出如黑雲横貫
望雨須周
宋志曰日出或入黑雲望貫
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始
出而隔之其下有兵有雨
能解
朱文公曰氣如箭射向日下
軍出三秋或日三年 宋志同
朱文公曰雲夾日如掃後起
無尤
宋志曰赤雲如掃夾日兩頭
銳在日傍不利先舉兵
唐書曰蒼黑雲夾日者賊臣
制君之象
朱文公曰氣映日如旌旗爲
兵流血
乾象新書曰日旁氣如旌旗
有兵流血

朱文公曰日出雲如車張蓋
雨澤之由
宋志曰日始出有雲如車張
蓋則必雨矣
朱文公曰氣直立於日旁宫
中爭鬭
宋志曰日旁有氣直立或貫
日者宫中有爭也
朱文公曰氣或相交于日側
其下賊發
宋志曰氣如交蛇在日旁者
其下有賊
朱文公曰氣如人頭居日之
旁兵戰流血
宋志曰氣如人頭旌旗在日
旁爲兵戰象

朱文公曰大戰之氣掩日如蔽如布

宋志曰氣如布蔽掩日兩軍相當其下大戰若色白在日旁尤有萬人死

宋志曰雲如三赤烏啄日者必有兵起

朱文公曰雲如雞臨日上兵喪並見

朱志曰赤雲如雄雞在日上不出三月有兵喪

朱文公曰二白雲扶日國憂兵起

朱志曰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兵起國憂也

朱文公曰氣上下似龍而色黑者風雨之休

宋志曰雲如龍而黑在日上下主風雨之候也

朱文公曰雲氣在日左右如鳥而赤色者君憂之咎

宋志曰赤雲如鳥夾日而飛主君憂

朱文公曰氣如蛇貫月當占其色如死蛇在日之下饑疫多愁

宋志曰氣如蛇貫日青則疫疾五穀傷赤則有叛黃則爲交兵白則爲兵起黑多雨水赤氣如死蛇在日之下者大饑疫

宋文公曰青黃赤白氣刺日
甲兵哭泣
乾象新書曰赤白青黃氣刺
日其分兵喪宋志同
宋志曰抱者順氣也抱多直
少謀國自立爲不成若兩
軍相當日旁雜見有抱者
當相抱而擊無抱者當順
虹而戰

宋文公曰氣形曲背日者爲
背爲臣反而叛逆
宋志曰形曲在外爲背背叛
乖逆之象其下有叛者
宋文公曰一珥爲拜將而攻
戰又兩軍相當欲和解

宋志曰兩珥者氣圓而小在
日之左右主民壽考珥常
扶日民不失天常
王朔曰珥者耳也珥爲近臣
又曰日珥者兩軍相當無
相奈何也
宋文公曰青赤氣圓而小者
爲珥所臨者喜長而立者爲直下有自立
乙巳占曰長而立其分有自立爲王者

宋文公曰三珥爲喜驗之女
后
宋志曰三珥而其色黃者女
后有喜白喪赤主兵
宋文公曰四珥爲慶應于子
息
宋志曰天子有子孫之慶或
立王侯

京房曰日朝五珥國憂兵起
夕珥必有大客

井氏曰日有六珥命曰大提
其分有喪

朱文公曰青赤氣交曲於日
左右爲紐紐則爲喜
宋志曰氣小而圓在日下左
右爲紐氣而雙曲嚮背者
喜也
乾坤寶典曰日旁有紐氣人
君納寵進幸之象
朱文公曰赤雲如虹與日俱
出所臨國分兵憂同宋志

宋志曰氣赤小如半暈狀仰
在日下爲承爲臣承君也
又曰日下黃氣三重若抱
日人主有喜且得地

宋志曰氣如履或直立在日
下皆爲履氣主內外安寧

朱文公曰青赤氣長而斜倚
日旁則爲戟戈戟相傷
宋志曰斜倚日旁爲戈戟主
兵刃相加或其分有戰爭
朱文公曰曲雲向日自立爲
侯
宋志曰赤雲向日不出三年
有自立者

朱文公曰形直在日上而微起者爲戴有推戴之德

宋志曰氣横在日上形直而其上微起者爲戴戴者德也推戴福祐之象主國有喜人君有至德於天則有之

開元占曰戴而冠色黄白潤澤天子有喜

朱文公曰開闢土地今日上氣彎而如負

宋志曰氣赤如半暈狀在日上爲負爲得地之喜又曰日未出而日上有黄氣如半暈名曰負氣人主有德令

朱文公曰冠氣抱于日上封建親戚

天文錄曰靑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

朱文公曰日有三抱兩珥色黄白潤澤天子有喜是爲太和

宋志曰日有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擊逆者勝故言破走

朱文公曰背而玦者大臣反叛

開元占曰日背而玦大臣反叛天子有憂

朱文公曰日有冠而珥者人主有吉祥

開元占曰冠而珥人主有喜且有所自立

朱文公曰日戴珥並出者天
子有子孫之慶天下和平

朱文公曰日有冠纓俱見善
人出南北之邦

開元占曰日有冠紐左右而
珥天下有善人而逆者除
之

朱文公曰福祿並見抱珥重
光

開元占曰日抱珥重光以見
吉祥福祿並降

朱文公曰氣類兩直而相交
者爲交淫悖亂

乙巳占曰人主有淫悖之行
則有此氣

朱志曰雲氣形如背肢體類
山字則爲玦見則君不和
上下央傷

乙巳占曰兩軍相當所臨者
敗有軍必戰

朱文公曰雲赤而曲在日旁
則爲提地凶兵起

宋志曰氣如赤雲類珥而長
爲提氣有兵凶地

晉書曰氣形三角在日四旁
爲提一曰日旁氣如車輪

開元占曰日旁重抱兩珥人
主有喜

朱文公曰四珥兩抱兮子孫
昌

宋志曰氣相交穿貫其日旁
者將不和有背主者又曰
在其下君長内

宋志曰日未出而赤雲見日
上君側有佞臣 朱說同

朱文公曰青赤氣橫于日上
下為格格為格鬭之象 宋
晉書同

朱文公曰青赤氣小在日下
而向上者為纓得地之歡

朱文公曰日有一抱兩珥至
尊有喜

開元占曰一抱兩珥下有黃
氣此月太子有喜

朱文公曰日旁氣二背一直
大臣謀欲自立

開元占曰日珥而戴人主有喜
天下和平 朱說同

開元占曰日上下有冠紐者
闕内有私事君側有姦臣

開元占曰日纓而珥后宮有喜
朱說同

朱文公曰冠珥而背玦雜行
于中主將亂國天子有憂

朱文公曰日有背玦而四直
交于內臣欲邪行直少背
多欲自立者必矣
宋志曰背者逆氣也背多直
少謀國者自立必成

朱文公曰氣形曲向日者爲
抱爲子孝而臣忠
乙巳占曰若兩軍相對當則
爲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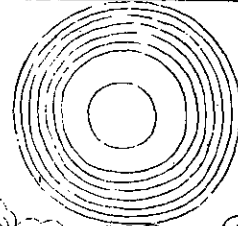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日半暈所在之方
其軍戰勝
宋志曰暈而不匝半暈之方
其軍戰勝又曰所向之方
夷狄入中國
唐書曰黃白暈如半環者相
有謀

朱文公曰日半暈再重國民番息
宋志曰歲大稔

朱文公曰日暈兩半相向天
下大風宋志同
隋書曰半暈相向者北夷人
欲反入國

朱文公曰日暈如井垣車輪
兩敵因兵以亡國宋志同

朱文公曰安居而日暈也多
主風雨對敵而日暈也尤
主軍營
乾坤寶典曰暈而周匝軍威
之衆也
朱文公曰日上如偃蓋有欲
和親
宋志曰半暈在日上如偃蓋
有欲和親一曰有兵

開元占曰日有黑暈主灾有
用事之臣青暈不出旬日
有大風糴貴人多疾白暈
主暴兵起
朱文公曰暈色黑則穀傷大
水色青則糴貴大風色赤
則暑雨霹靂色白與黃人
君有喜亦爲時雨農功
隋書曰日暈內赤外青主羣
臣相親暈黃土功動人不安

宋志曰日暈再重人君有德
又曰立侯王一曰攻城不
克勝暈三重兵起穀傷赤
雲貫之其下失地暈五重
女后有憂一曰兵動民饑
暈六重其下失政兵喪暈
七重中國弱夷狄盛一曰
更主暈八重民亂軍憂暈
九重歲荒夷狄侵邊暈十
重者天下大亂
朱文公曰日暈再重則人君有德三重野有兵戎四
重軍敗于野其下有叛臣
乙巳畧例曰暈在卯辰巳方月內多雨暈在未申酉
方君后憂多雨水暈當午
而圓者天下安萬物成
朱文公曰抱珥在日暈外攻
城者外人利宋志同

朱文公曰日生方暈如井幹
天下不和有大兵宋志隋書同

朱文公曰日暈聚二背於上
下人亾將敗

隋書曰日暈上下有二背無
兵兵起有兵兵敗

朱文公曰交暈如連環而貫
日兵起相爭

隋書曰日有交暈人主左右
有爭者

朱文公曰日暈有玦裂土而
立王

朱文公曰暈而直珥爲軍破

宋志曰貫日者爲殺將

朱文公曰一抱一背爲敗亾

朱志曰爲破軍爲敗亾又主
不和

晉書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
氣也兩軍相當順抱者擊逆者勝

朱文公曰日暈且負爲得地
喜

開元占曰負者位也主得地

朱文公曰暈兩珥而虹貫之
戰得將

宋志曰白虹貫抱順抱擊勝
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

宋志曰四背在日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四背如輪者其國家重造在外則有叛臣

宋志曰暈左右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 朱說同

宋志曰日暈而抱且兩珥至日一虹貫之有玦重抱兩珥而白虹貫之五者皆順抱擊之勝

開元占曰日暈兩抱天下和平亦爲天子有喜 朱說同

宋志曰暈有一抱抱爲順貫暈抱在日西西軍戰勝抱在日東東軍戰勝四方如之

開元占曰日重暈有背玦叛從中起不成

朱文公曰日半暈背玦臣謀不成 朱志同

朱文公曰日暈而一冠一紐一珥主有喜慶且有所立

開元占曰日暈四珥四背四玦臣有謀有急事關閉不行使天下更令三日內有雨即解

朱文公曰日暈而負氣着暈上負為喜亦為得地

朱文公曰日暈有背珥直而虹貫宜並順虹所指而攻之 宋志同

朱文公曰日暈四抱天子有喜

開元占曰天下和平色赤黃白吉有和親事

朱文公曰暈而白虹貫日側近臣亂諸侯不忠

宋志曰重暈而白虹貫日圍城則客勝

隋書曰順虹擊之勝

朱文公曰有軍暈而珥外軍有侮無軍暈而珥宮中爭忿

宋志曰在春則天子更令

朱文公曰暈兩珥而雲貫之年多疫

朱文公曰暈背所在必有反城

宋志曰日暈有背有叛臣欲反者觀所在之方又為兵起其分失城

宋志曰日食有妖氣如虹蜺在日上近臣犯上若四邊有黑雲臣不進忠

朱文公曰日蝕大風則宰相專權蝕而大寒則夷狄至兵

宋志曰日蝕大風四方有雲者宰相專權欲叛日蝕地動色昧而寒公侯專恣大寒兵動又曰日蝕在正臣王者惡之

朱文公曰日蝕暈如烏夾后妃有謀

宋志曰日蝕名天鎖若日或有暈兩背皆后妃有謀

宋志曰日蝕有兩珥四珥或甲乙日白雲中出主兵丙丁日黑雲中出天下疫戊己日青雲中出有兵喪庚辛日赤雲中出下過上壬癸日黃雲中出土功興

朱文公曰日蝕氣如白兎守日不移者民叛兵興

日蝕總論

日蝕者乃日行九道之時於其交度之處偶值陰陽氣旺盛强過平時故日爲月魄所掩斯爲日蝕張子曰小人用力善於踰也

日薄蝕 不抵晦朔而蝕不當交而蝕赤色無光皆主陰謀干上賊兵强盛

日蝕盡 陰謀執奪蠻夷僭叛

正月日蝕 君德昏蔽奸邪陰謀

四月日蝕 陰謀叛逆內變將作

日蝕角中 刑政濫及兵革起亂

日蝕亢中 謀變生於內朝

日蝕氐中 內政不平后妃背恣

日蝕房中 地震國亡

日蝕心中 歲旱火災君主災凶

日蝕尾中 后妃災危貴人被刑

日蝕箕中 天下凶荒賊兵四起

日蝕斗中 帝后不和大臣多難

日蝕牛中 津梁阻塞牛多疫死

日蝕女中 賤人凌貴人相疾怨

日蝕虛中 祭祀不潔臣災國危

日蝕危中 大興土木廣營宮室

日蝕室中 君自將兵人民乏食

日蝕壁中 君不用賢文士多難

日蝕奎中 兵革起亂國主失勢

日蝕婁中 郊祀不享文臣不忠

日蝕胃中 倉廩空虛人民饑饉

日蝕昴中 胡兵大動夷作邊禍

日蝕畢中 北胡作亂獿犯邊疆

日蝕觜中 兵革作亂奸臣伏誅

日蝕參中 大臣相僭邊兵作亂

日蝕井中 火星災興人流千里

日蝕鬼中 貴人災憂天下不寧

日蝕柳中 庖宰太盛大臣災凶

日蝕星中 天子不享其國

日蝕張中　王者失禮　宗祀不享

日蝕軫中　貴人災危

日蝕翼中　俳優寵甚　毀譖大臣

日蝕斗中　臣下叛逆

[illegible]異圖說卷之二終

陳卓曰月者太陰之精[illegible]
[illegible]也象其體[illegible]
為后為臣為[illegible]

京房易傳曰天下和上下
昌則月大而有光

天文總論曰月始生而見東方者天下交兵始生見
南方者米大貴在其月始生出而上大者上旬米
貴始生出而下大者下旬米貴

朔見東方

京房易傳曰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
其肅劉向以為仄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
故日行疾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侯王縮朒不任
事故月行遲

晦見西方

朱文公曰晦而月見於兌臣下驕

宋志曰晦而月在西方是在日前為太疾曰朓人君
舒緩臣下驕盈專權之象

月行九道中道

朱文公曰月行陰道則陰雨行陽道則旱風行于中
道者天下安寧

宋志曰明王在位則月行依九道月上下皆明

景祐占曰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中央曰天街天之
中道中門也月順軌道由天街則天下和平

月進退不常

朱文公曰進退無常臣后專政

宋志曰臣及女后外戚專權則月多失道遲疾不常
故曰月變人主常賜赦寬恤刑獄可解也

正月偃形

朱文公曰國有喜慶正月偃形 宋志京房說同

月變色

宋志曰月色青為憂為饑黃為有喜為德若小人用
事則月變色失行

朱文公曰朝無忠臣月變色又曰月色赤為旱為亂
黑主水而為病黃潤為德為榮白為喪為兵又曰
月赤如赭今大將死于野

符應圖曰君乘木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青

而明君乘火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赤而明君乘水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黑而明君乘土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黃而明君乘金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白而明

晉書曰月變色失行主陰國強中國弱

景祐占曰正刑罰誅姦猾進賢良決稽疑則月變色不爲傷也

月望前後東西缺

朱文公曰月望前西缺望後東缺名曰反月臣不奉

法侵奪主勢兵起其衝

月未當望而望當望而不望

朱文公曰未當望而望則有更令攻人地者大吉當望而不望則爲不昌攻他人地者爲殃

河圖帝覽嬉曰未當望而望者是謂促兵攻他人地者大昌

宋志曰當望不望人主不昌攻城不克

易崇氣福曰當滿而不滿者后侵臣則有火旱之災

月未當缺而缺當毀而不毀

朱文公曰未當缺而缺臣后退黜當毀不毀兵水波揚 宋志說同

李淳風曰未當缺而缺女主憂大臣黜

荆州占曰當盡而不盡者其分國亾

月大盈大縮

朱文公曰大盈則人君憂戚大縮則臣下不祥

月當出不出當晦不晦

宋志曰當出不出有陰謀其下國亂

朱文公曰當晦不晦失地惶惶

李淳風曰月未當上弦而上弦者其下國有兵未當下弦而下弦者其下國有姦臣

月初出盛明

朱文公曰月初出光色盛明女后專權 宋志占同

月當望不見蟾蜍

朱文公曰當望不見蟾蜍大水城陷流亾

宋志曰民流宮中不安

月望無光

宋文公曰月望無光則下有死亾臣不忠殺令廢亂

宋志曰君不明臣不忠則無光

月晝明

朱文公曰月晝明則奸臣專政中國兵饑陰國兵強

月墜

朱文公曰月自天墜兮大臣亾國有憂 宋志占同

京房曰月墜于地有道之臣亾

月角有星

朱文公曰月角各有一星有軍在外國賊且至

月見日中

朱文公曰月見月中其下失土 宋志同

神異圖說 卷之三 五

月有黃芒戴氣

月旁生齒

宋志曰君道福昌后妃有喜則月有黃芒或戴氣

荆州占曰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君有喜

朱文公曰臣下相殘月旁生齒

宋志曰月生齒則下有叛臣生足則后族專政

大星入月

朱文公曰大星入月中野有兵喪

宋志曰兵喪地亾

京房曰天下有賊星多賊多故月行有變人主當賜赦寬恤刑獄也

月毀數段

朱文公曰月毀為數段 天下分張

宋志曰月毀二段將相有謀三段四段者天下分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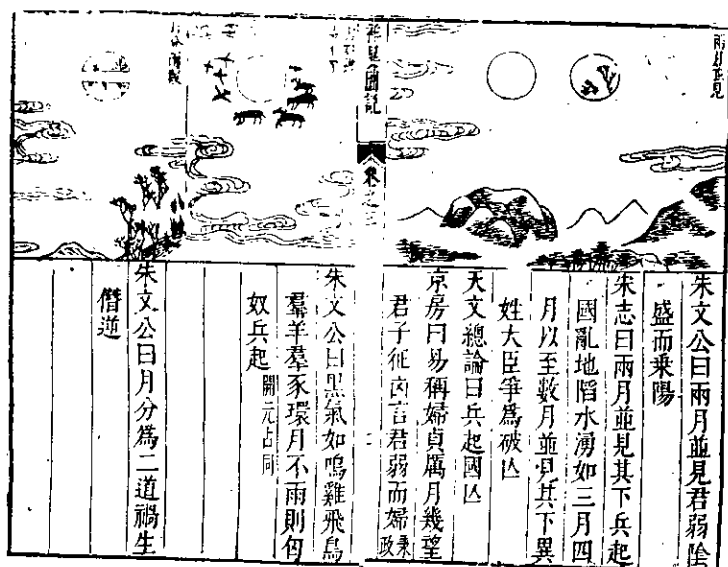
六

月旁雲如禽獸

朱文公曰所向之方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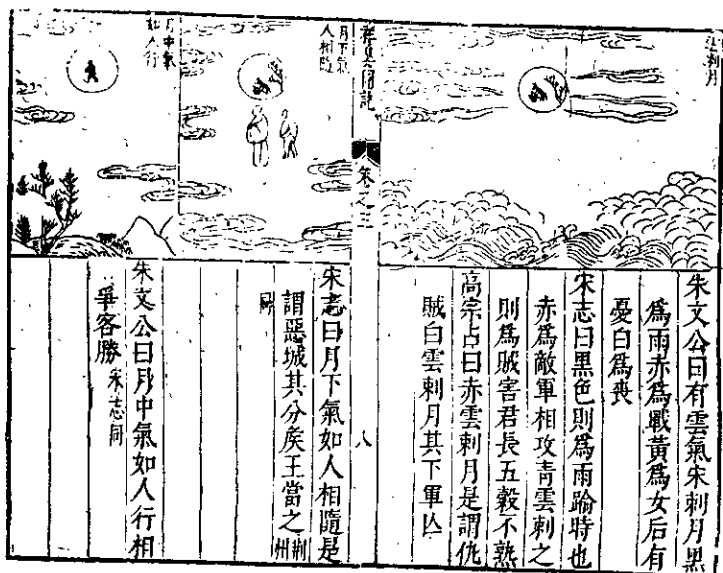
宋志曰月始出有雲如禽獸名曰篡婁所見之日德王之方受其害餘倣此

月底垂芒

朱文公曰國家昏亂月底垂芒

兩月並見

朱文公曰兩月並見君弱陰
盛而乘陽
宋志曰兩月並見其下兵起
國亂地陷水湧如三月四
月以至數月並見其下異
姓大臣爭爲破亾
天文總論曰兵起國亾
京房曰易稱婦貞厲月幾望
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秉政

朱文公曰黑氣如鳴雞飛鳥
羣羊羣豕環月不雨則匈
奴兵起 開元占同
朱文公曰月分爲二道禍生
僣逆

雲刺月

朱文公曰有雲氣朱刺月黑
爲雨赤爲戰黄爲女后有
憂白爲喪
宋志曰黑色則爲雨踰時也
赤爲敵軍相攻青雲刺之
則爲賊害君長五穀不熟
高宗占曰赤雲刺月是謂仇
賊白雲刺月其下軍亾

宋志曰月下氣如人相隨是
謂惡城其分侯王當之 荊州占同
朱文公曰月中氣如人行相
爭客勝 宋志同

朱文公曰其旁有白雲如杵抵月將死軍亾河圖宋志同

朱文公曰有雲如人或若人頭在月旁赤戰白兵黑雨

朱文公曰雲有一白三蒼二黑貫月則圍邑城降宋志同

朱文公曰氣背而玦國有反臣

宋志曰不暈而玦臣下弛縱將欲自殘備左右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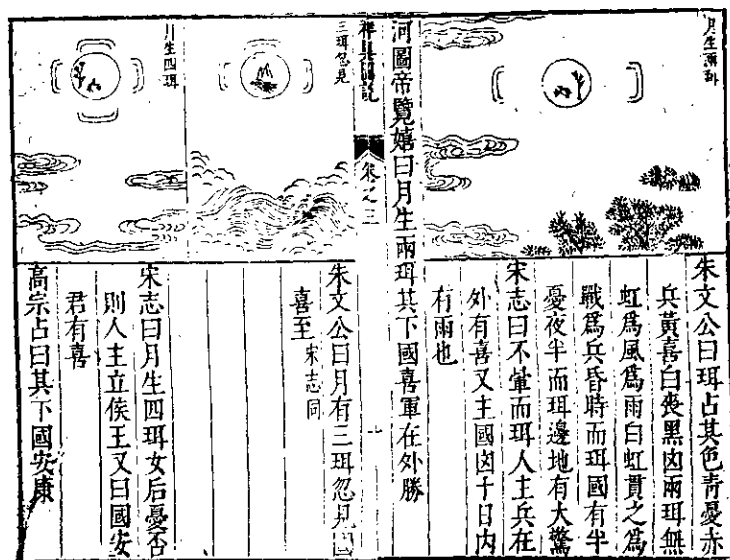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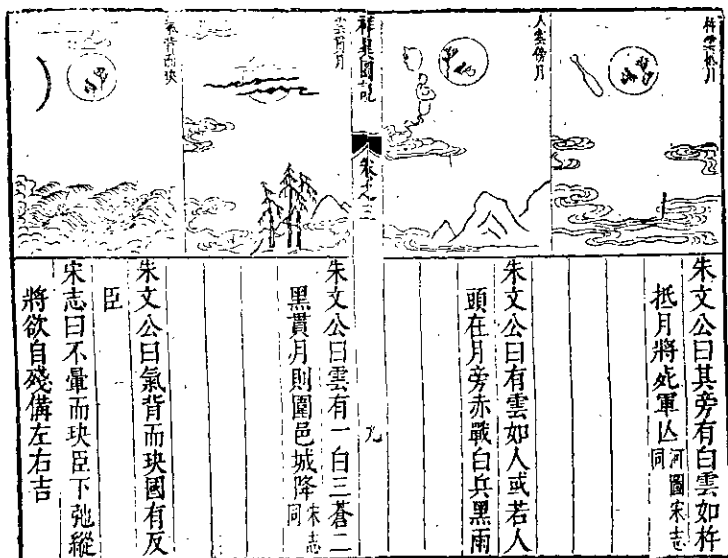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珥占其色青憂赤兵黃喜白喪黑凶兩珥無虹為風為雨白虹貫之為戰為兵昏時而珥國有半憂夜半而珥邊地有大驚

宋志曰不暈而珥人主兵在外有喜又主國凶十日內有雨也

河圖帝覽嬉曰月生兩珥其下國喜軍在外勝

朱文公曰月有三珥忽見四喜至宋志同

宋志曰月生四珥女后憂否則人主立侯王又曰國安君有喜

高宗占曰其下國安康

朱文公曰月有四玦俱出臣謀不成

宋志曰不暈而有四玦主臣下有謀不成

朱文公曰月生四提天子無后

宋志曰其下憂

朱文公曰月珥而戴主有喜慶

宋志曰不出百日主有喜慶

朱文公曰暈日暈月戰謀不決而戰兵不合

開元占曰日月俱暈戰兵不合謂晝則日有暈夜則月有暈也

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再重大風有兵四重有亾國死王

朱文公曰大風將至月暈重圍暈三重有失地受兵之嘆四重有死王亾國之憂五重則爲女后之憂六重則政教之失七重當易主九重有失地受兵之嘆十重乃更元

宋志曰月暈再重大風起若有背氣在外者私于外背氣在內者私于內也三重天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亾地六重其分失政七重其下凶當易主八重亾國死王九重者其下兵起流血亾地十重者有大變一曰天下更主

乙巳占曰月半暈向東者風敗五穀半暈向北者爲水半暈向南者旱風半暈向西者風雨害穀

朱文公曰月暈受衝國不安無風雨臣不專權若天下偃兵終歲無暈又曰暈色黃將軍益祿暈有光主帥來降

宋志曰月暈者臣下專權之象受冲之國不安或七日內有風雨即解如終歲無暈天下偃兵鄰國求和又曰暈在外（黃暈臨軍上戰必勝）

乙巳占曰月暈圓受冲之國不安

朱文公曰且抱且背有欲爲是而有欲爲非

開元占曰月傍氣且抱且背爲不和之象

朱文公曰三四雲抵月以戰勿當

宋志曰暈而雲若四若三貫抵月以戰勿當而必破

朱文公曰紅霓背鐍度暈中兵喪之象

宋志曰月暈而無精光紅霓背鐍度暈中是謂大溢其下兵喪

石申曰暈氣赤月無精光主喪兵起王者宜以赦除之

隋書曰月暈有霓雲乘之以戰從所往者大勝

朱文公曰月有背鐍而暈不合謀叛自敗

宋志曰暈不合外有背鐍者有謀不成

高宗占曰月暈不合者外有謀不成

朱文公曰雲來貫暈左右（史処）

宋志曰暈而有雲橫貫之先起兵者勝

朱文公曰有暈氣而虹指月將殺軍傷（宋志同）

隋書曰月暈虹霓直至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朱文公曰月暈而白氣從外入援城得將暈而白氣從中出圍城自殃

宋志曰白氣自外入外勝白氣從中出内勝

朱文公曰白雲貫月臣亂于上

宋志曰人有陰謀白虹貫月大兵將起軍戰于野

晉志曰雲貫月其下有廢王王者惡之

朱文公曰暈有背氣所臨者敗（宋志同）

朱文公曰后有陰謀暈連環白虹干暈下遭兵革暈交貫而色赤有光又曰二暈相連而如環兩國交兵而爭地

宋志曰交暈赤色不出三年有兵又曰月暈而連如環珥爲兩軍必勝兵起爭地五色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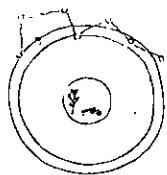
高宗占曰月有交暈赤色其國不出一年有兵起

乙巳畧例曰月暈如連環天下不安后妃有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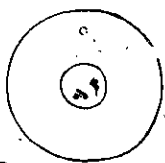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月暈而珥時歲平康

宋志曰有軍月暈而珥從珥攻之利無軍月暈而珥期六十日兵起五穀豐登歲序平康

朱文公曰月暈連環及斗天下兵火而大亂拔城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及北斗天下大亂國喪民流千里下則有拔城反城一曰天下兵火大起

朱文公曰重暈於斗魁大臣下獄而流移千里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重暈北斗天下大亂國喪民流千里魁前第一星二星大臣下獄

月暈五星

朱文公曰月暈歲星則主病羅貴暈熒惑則大戰后憂暈太白則其野受兵暈辰星則其下多水暈填星則兵起於所在之鄉暈客星則憂及於所臨之國

宋志曰月暈熒惑女主憂兵在野無兵大旱兵起之兆也暈歲星其下主病羅貴

若與月合在氐而暈期四旬有德令暈太白兵戰不勝星入暈中星色不明而有角客勝暈辰星有水春夏民病寒熱秋兵起冬主憂春大旱在下主兵起秋大水冬有喪月暈五星若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土五皆其下兵亂五星相近或聚一舍暈盡及之其下兵惡暈填星所在之分兵起不勝相死則亾地又曰后有憂

荆州占曰暈客星所臨宿之國有憂又曰星在月北亾國勝他地方亦如之

朱文公曰流星冲月大臣凶
奔星入月則君失地
宋志曰流星冲月大臣凶若
冲而透過爲貫月爲災尤
甚亦爲太子有咎又曰流
星入月女主有疾有削土
星大主爲兵爲喪奔星入
月其下有謀一云若無光
則將戮

朱文公曰彗貫月則臣謀君
彗入月則兵火起
宋志曰彗星入月中期十二
年大饑若食之貫之爲臣
叛
荆州占曰彗星入月而月無
光有亾國星入月亾國復
其主彗星在月上起兵將
死四夷來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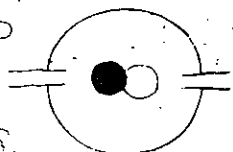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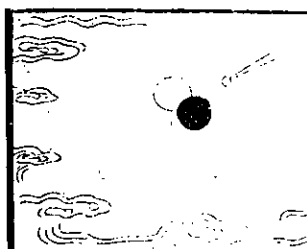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流星入暈則大使
來流星出暈則貴人去
宋志曰月暈而流星出暈中
其分貴人出又曰國有憂
色赤抜城黃益地白年熟
黑則敗軍入暈中有大使
入

朱文公曰月食而暈其國君
凶
石申曰月食而暈其國君主
惡之

朱文公曰暈歲星而蝕天下大戰暈塡星而蝕天下兵興暈金水而蝕大水兵喪暈熒惑而蝕敗軍亾地

宋志曰月蝕而暈及歲星者天下大戰月蝕而暈及土星乃土功興也暈金則爲兵強暈水則爲死喪若月蝕而暈及太白者爲兵寇大將有二心合辰星而暈及者有死喪暈火星而蝕則其下破軍亾地無兵則兵起

朱文公曰月食終亦爲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蝕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若月蝕而鬬有軍必戰

宋志曰月蝕而鬬有軍必戰隨所食者戰利食而妖月出鬬入饑相食主凶

朱文公曰月蝕而氣入暈者不宜爲主蝕而氣出暈者不利攻城

宋志曰蝕而有氣出入從外入主憂從中出客憂如氣從南行南憂餘三方亦如之

朱文公曰月蝕而有彗孛星來入當有哭泣之聲

宋志曰蝕而有彗星入其下有喪

月犯五星

月犯五星占

朱文公曰將有災眚月犯五星犯歲星則饑荒而流落犯火星則貴人出而有兵犯土星主后宮災下欲犯上犯金星強侯作讐犯水星爲兵起而上卿亾

宋志曰人君將有災眚則月與五星相犯犯歲星其分饑而民流移亦爲邊兵犯熒惑以戰小吏死又曰貴人出有兵一曰戰勝之國大將死犯土星其宿國下犯上又曰臣民有叛者亦曰其國貴人兵死天下亂有大風有亾土有大喪犯太白強侯作讐國兵戰不勝天下靡散犯辰星兵起上卿亾或廷尉憂一曰天下有大水

月與五星相食占

朱文公曰月食歲星乃將相侯王之戮死歲星食月爲君長女后之憂微多盜賊刑獄極繁月凌歲側有逐相人臣賊主歲入月中又曰月與歲星相乘相死而拔城

宋志曰月與歲星相凌犯而歲星入月中月掩歲星不見爲月食歲星人臣敗主月凌犯于歲星歲星入月中而見爲歲星食月辰下叛或有死又曰有易主月凌歲星之側則多賊盜刑獄極繁歲星人月中其分有逐相人臣賊主

朱文公曰月與火光相耀及其宿國亂兵將起犯之則貴人出而有兵嚙之則其師破而敗北火食月則讒臣貴而後宮憂月食火則其地亂而白衣會憂在宮中非賊乃盜火順行而入焉人主惡之讒臣用事者因逆行而入矣

宋志曰月與熒惑相近其分兵起又曰貴人死熒惑犯月而嚙之有軍敗而北熒惑入月中而見爲火食月讒臣進用后宮有憂熒惑人月中而不見爲月食火其分兵擾有白衣之事火星順行入月中者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有亂臣國相死若爲兵死喪以戰不勝一曰臣叛其主也火星逆行而入

月中讒臣用事也及相犯七寸之内者人主惡之

朱文公曰土入月中主有土工將有臣戮主月食土其國亾城以殺以伐土食月女主之凶也有兵有黜

宋志曰土星入月中而星不見月食土星女主死其國以殺以伐而亾國民流千里填星入月中而見土星食月女主凶不喪則黜

朱文公曰金星貫月國有大兵月食金強國君憂臣弒主其臣亦危金入月大人爲亂將軍死臣謀不

成月戴金星國有悴卒之軍旅太白食月臣有篡弒之禍心

宋志曰太白貫月不出三年國有兵兵戰不勝亾地太白入月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金強國君憂又曰強以戰則亦以臣弒主臣亦死強國以戰而亾太白入月中而有光見星名曰金入月必有内患戰不勝國失政大人爲亂將戮死亦爲刑理失中自毀其法也月在金下如頂戴爲月戴金星有悴卒一曰有卒兵金居月中而有光明見星名曰太白食月臣叛主亦曰臣弒主

朱文公曰水入日中有水形而臣叛主水食于月大水洪流月食于辰女憂國亾

宋志曰水星入月中有水刑事一曰臣欲叛主水星入月中而有形爲水食月天下民大憂辰星入月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水其分有憂一云以女亂國亾其分水饑一曰其國女戰又曰無兵而食所當之國兵起戰不勝

月蝕總論

月蝕者乃日氣太盛於九道交行之處掩其月光故曰君子用智月蝕青色米貴赤色大旱白色兵喪黑色水災黃色侯王謀主

月蝕大盡 后災相危 將凶米貴
月蝕不盡 破軍殺將

月從上蝕 君失其道 國家災危
月從下蝕 君令不信 相臣災難

月從旁蝕 刑罰不當 將相無德
月蝕尚明 兵起血戰 將有奇謀

月蝕彗芒射入 將相災凶有兵從射方擊之大捷
月蝕雜氣射入 兵亂將凶 急防中變

四八十月月蝕 獄多寃枉 將相無人
月蝕角中 刑罰濫及 兵起作亂

月蝕亢中 近侍之人 逆謀篡弒
月蝕氐中 内朝變亂 禁血禁門

月蝕房中 將相災凶馬多傷死

月蝕心中 君王有難太子災凶

月蝕尾中 后妃內災貴人被刑

月蝕箕中 內宮口舌歲凶米貴

月蝕斗中 君后不協大臣災

月蝕牛中 津梁塞牛多疫死

月蝕女中 賤凌貴人女子多亾

月蝕墳墓 宮殿崩毀臣叛人亾

月蝕室中 兵革起亂土工妄興

月蝕壁中 奸邪得志文臣災凶

月蝕奎中 兵革起武庫空

月蝕婁中 郊祀不享刑濫兵起

月蝕胃中 倉庫空虛兵民不利

月蝕昴畢 胡兵亂邊刑罰妄及

月蝕觜參 兵革大興人多饑饉

月蝕井中 后災臣危水災穀損

月蝕鬼中 國有兵喪讒邪相妬

月蝕柳中 庖宰太盛殺傷和氣

月蝕星中 賊兵與亂女后災凶

月蝕張中 宗廟被盜魚行人路

月蝕翼中 俳優寵盛女后背惡

月蝕軫中 夷兵作亂侵犯邊土

月蝕木星 天下饑荒叛逆兵起

月蝕火星 國將危凶火旱興災

月蝕金星 將有二心為謀不成

月蝕水星 水災人饑兵革四起

月蝕土星 社稷闕絕人流千里

月掩犯諸星

掩犯紫微垣 天子孫昏廢后立寵

掩犯天市垣 奸邪陰謀百物消耗

掩犯太微垣 女后擅權相臣僭亂

入犯帝座 陰謀暗成欲行弒奪

掩犯角宿 刑罰不中兵起作亂

掩犯觜參宿 風起陰霾魏分兵災

掩犯井宿 君災臣誅秦火東南

掩犯井北 夷狄亂 井南 亂

掩犯河南 旱災南兵亂 河北 水災北兵亂

掩犯鬼宿 秦旱兵亂尸積馬貴

掩犯柳宿 庖宰太盛周分兵災

掩犯星宿 圻內兵亂王者改都

掩犯張宿 荊楚分兵水為災

掩犯翼宿 三河荊楚分兵災

掩犯軫宿 兵革起王侯災

月戴金星 急兵犯上

掩犯金宿 兵起血戰人多流亾

掩犯木宿 國亂人災歲饑人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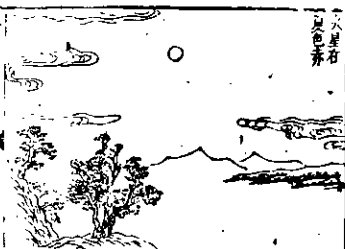
掩犯水宿 兵水為災大臣罷逐

掩犯火星 邊亂兵災國危君亾

掩犯土星 王者失禮歲饑兵亂

朱[illegible]曰歲星爲[illegible]
[illegible]無光風雨[illegible]
角旱暖旱燥色[illegible]
之冷色青爲應候之温初
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
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
爲兵爲饑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之之地爲慶爲
樂得地之所不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
慶未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也所衝之
方乃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若自暈則爲喪
事其晝見則爲強臣
宋志曰歲星乃少陽發揮之官位居正卯與太歲更
爲表裏名曰歲星主福德東方故春占之春行秋
令則歲星變色而無光人有大疫颷風暴雨總至
主蔡莠蓬蒿並興國當大水寒風總至冠戎來征
天多陽沉淫雨大降兵革並起春行夏令則星變
赤而有芒角雨水不旱草木早落國將有恐大旱
暖氣早來蟲螟爲害人多疫癘時雨不降小不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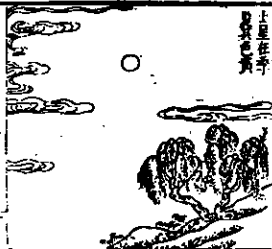
春行冬令則星乃黑而水滂爲災霜雪大降首種
不入陽氣不勝民多相掠寒氣時發草木皆肅色
青爲應候之温如是本色其體潤澤有芒氣皆爲
福慶初出小而日益大所居國利初出大而日漸
小所居國殃去其舍而之他舍所去之國爲兵爲
饑爲凶爲失地所居之國爲慶爲樂爲昌爲得地
若不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既已去之復還而居
之皆爲有福未當去而去其國人主有憂也左傳
曰襄公二十八早歲在星紀而經于玄枵梓愼曰
今兹宋鄭皆饑歲在星紀而經于玄枵爲蛇從龍
龍宋鄭之星也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
耗不饑何爲鄭禆竈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歲星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
之冬十二月甲寅周王崩乙未楚子昭奔宋鄭皆
饑則梓愼禆竈之占各有驗也盈縮以其舍分所
在國有厚德也五穀豐昌人不可伐可以伐人其
對爲衝乃有殃自生暈者則有喪事晝見爲強臣
占曰歲星晝見與日爭光文弱武強

火星右
夏色赤

朱文公曰熒惑主罰于時爲夏色青而變者暴風損苗色白而昧者苦雨傷稼色黑則雹凍變生色赤則赫曦施仁赤如炬火兵喪囚亂臣小人而生失度吐舌旱火從宮殿高臺而發逆行三舍之餘或火焚或有女災留以庚辛之日有大兵而有戰伐若反明者爲水備而主惡有正旗也爲軍破而將殺晝見自暈謀臣背于君主繞跡成勾大凶旱饑兵迫當入不入所在宿其國有殃當出不出所居國民流兵疫

朱志曰熒惑乃火之精爲視且審理之官必在審于視聽不法皆自熒惑變生故因而名之曰熒惑一曰罰星主料察南方屬火故夏占之夏行春令則星色青而變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五穀晚熟百蟲時起其國乃亂夏行秋令則其星色白而昧苦雨數來五穀不榮草木零落果實不成民殃于疫夏行冬令則其星色黑而芒草木旱枯氷敗城郭雹凍傷五穀暴兵來色赤則赫曦施仁依其本體匪者皆爲福昌若反明則爲水備而雨至

開元占曰熒惑色赤如炬火小人攙搶不有亂臣則有大喪兵大起先起者亾後起者昌失度或吐舌所以戒人君也不救則大旱失火燔燒宮殿追功錄能爵賢任德養孤幼恤鰥寡則熒惑退度而天心得矣逆行二舍半有火災一曰女災一曰大水若以庚辛日留者天下有大喪及有兵火出西方逆行是謂反明又入西方反出爲反明天下更主芒爲正旗所指者有破軍殺將順正旗而伐之大勝晝見臣謀主自暈大臣背其主當入不入國有殃當出不出天下有兵民多流亾

天官書曰火星當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

天文廣要曰火星逆行若復跡名曰繞跡大凶旱饑兵敗國亾若不復跡名曰勾巳亦爲凶甚

朱文公曰填夏主德占為夏季亦陳於外而發兆于中居四之中戊巳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據之而列故星之名曰填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以其屬土之行而動靜吉凶占于四季變白則水潦不收變青則國多風雨色黑為風寒不時色黃為潺蒸當位春不青夏不赤秋不白冬不黑並為女后有憂春青夏赤秋白冬黑皆為女后有喜白而潤芒有子孫立王之慶黃而光耀更宮室土工之役如自暈亦為土功若芒角則有爭地色白則素服將集餌魚則黃帝將起

宋志曰土星夏行秋令則太白干之乃變白主兵溫水潦禾穀不熟乃多女災之應夏行春令則其星變色青無芒角五穀實鮮落故多風入乃遷徙夏行冬令則其星變色黑風寒不時焱準悍鷙四鄙入堡黃為福慶失色而角為女后有憂秋時則女后喜潤白而芒角有子孫立王之慶黃而光耀更宮室而土工興色黃無光女后忿又為忿爭之事若芒角則有爭地或旱色白者有素服天下不安黃帝將起填星餌魚謂氣如魚形在填星旁也

朱文公曰太白兵候占之素秋帝王生成故為之將觀象察法因以為名青而脉者陽氣復至黑而角者雷乃先收色赤則其國旱膜色白則其令蕭颼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之愁初出小而後大者兵強之喜失行在東中國必敗之兆失行在西夷狄必敗之由失舍則為破軍而亡國經天則為革命而民流行盈將相之謀行縮后族之患出高深入乃吉出早淺入無憂行疾則速戰行遲則可留出西方為刑右之背之乃吉出東方為德左之迎之獲休自暈則天下大赦為有兵而有喜晝見則兵喪並起為強后而強侯焱然而上兵起滿野焱然而下流血盈溝光明見影者歲

豐戰勝體小而昧者國敗軍憂

宋志曰太白其位當酉少陰用事之際萬物成實之秋宰主生成故爲之將太者大將軍之麾白者金精之色觀象察法因以爲名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故以秋占秋行春令則其星色青而昧陽氣復還五穀無實秋雨不降木草不榮暖風未至人氣懈惰秋行冬令則其星色黑大而芒角陰氣太盛介虫敗穀戎兵乃來災數起收雷先行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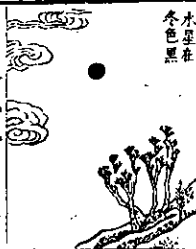
裂秋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怒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其國乃旱蟄虫不藏五穀後生其國大水冬藏殃敗矣秋季色旺體大色白則其令肅颷如是色也故占之吉初出小而後大者兵强之喜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之愁出入失其當是謂失舍爲敗軍亾地夏至後日方南行而居其南冬至後日方北行而居其北曰盈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而居北日方北而居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出黃北伏兵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出卑用兵淺吉深凶用兵之時以象之行疾則疾行行遲則遲行有角則敢戰則吉動搖躁則躁靜則靜順角所指者吉反之皆凶出西方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出東方爲德左之迎之吉反之皆凶晝見與日爭光强國弱小國强女后昌司馬彪曰爲强臣其狀焱然而上有兵起焱然而下常有天狗在下其野流血若光明見影者戰勝體小而昧者軍敗國憂

荆州占曰太白出方常在申酉之間失行在北謂反

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之驗

天文志曰太白少陰曰弱不得專行故以巳未位至界昏欲至未而遲且欲至巳則病不合在午見見則經天若經天天下變是謂亂紀人衆流亾天下兵革

開元占曰太白自暈則天下大赦有兵則喜

水星在冬色黑

宋志曰辰星乃水之精其位當子得太陰之氣而四象之終易有幽明之説原始返終卽其義也故冬占之

冬行春令則其色青凍氣不審地氣上泄民多流亾蟲蝗爲敗水泉咸竭人多疥癘胎妖多傷國多痼病冬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昧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虫復出其國乃旱氛氣冥冥雷乃發聲水滂爲敗霜雪不降凍氷釋

冬行秋令則其星色白大而不明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消氷雪雜下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白露早降介虫爲妖四鄙入堡水星於冬旺黑色如是色主吉有軍于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于野辰星爲法形之象若刑政失節宗廟廢祀不以時而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入不入爲失法律當出不出謂之擊卒兵大起一云豪傑發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對或出于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出將死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敗視所指以命破軍辰星環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由劒小戰克勝免過去也辰星去與太白間可容一劒也若居太白前軍罷去居太白前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摩者光明相反傾壞敗傷也若出東方大而白有兵于外兵解當在東方而赤中國勝在西方而赤外國利又曰無兵在外而赤兵起其于太白俱出皆赤而角若出東方中國勝出西方外

國勝晝見則其國必亾大亂若經天則大凶天下易主

朱文公曰辰星色青則民多流亾色赤則國多風旱色白則氷雪雜下色黑則凝藏得宜不爻之國爲水旱刑政俱失所在之分有權智爲主用兵當入不入號令廢而法律失當出不出兵大起而豪傑興與太白各在一方不戰之象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之徵若環繞若免過由劒若摩太白之右爲爲主人吏死爲數萬人之事在東而赤者中

國勝在西而赤者外國亨無軍于野而赤兵將起
而欲征畫見則其國大亂經天則天下大凶
荆州占曰刑法不中辰星不以時而出當水反旱當
旱反水所在之分有權智者爲主用兵

五星合圖

木火合鬬占
宋志曰木火合而鬬爲旱爲
饑以戰則北軍困一云大
臣匿謀下有反者必主亾
地又爲内亂一云相犯則

爲大戰又曰子憂父國憂賊若蝕而相掩人主惡
之一云三年國亾火觸木有子孫之慶天下受福
木觸火國亂民病疫

木土合犯占
宋志曰木土合野有兵相攻又曰有謀更伐事上勢
自弱又曰戰必敗亦爲饑又曰爲内亂民饑

木金合鬬占
朱文公曰合鬬于東外有兵戰合鬬于西内有死亾
如歲星與太白同度大戰有軍相敵大將死一云

爲白衣會爲水爲饑爲疾爲喪爲亂
宋志曰木金合鬬國有内亂大將死野有破軍又爲
水又有白衣之會木與金環繞乍東乍西者逐相
一云金環繞木其下破軍殺將亾國若歲星犯太
白草木再死再生太白犯歲星天下有賊或民饑
或臣黜女喪

木水合犯占
宋志曰木與水合内兵來戰有兵不利先起亦爲變
謀更事又曰國有水災人民流亾若相犯太子憂

一云爲兵與有敗

火土合犯占
宋志曰火與土合爲憂爲喪爲旱爲兵亂其國不可
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合而犯之將軍爲亂又曰大
戰或爲女子當之一云大人惡之

金火相犯占
洪範曰火犯金人主亾天下憂兵起
朱文公曰金犯火逆謀而主病金火相守而不動其
間容斧血流盈野

宋志曰金與火相犯爲鑠其下爲大戰太白所在之方其分軍敗熒惑與太白鬬諸侯王相有喪若離國多盜賊若戰殺大將歲饑

水火合近占

朱文公曰水火相近不宜用兵

宋志曰水火相近野有兵不戰兵在外亦罷火觸水借亂一日有異姓主水觸火主哭泣于宮太子不安火守水太子憂有赦若水火相合爲饑將出軍大敗有殺軍殺將在秋爲兵在冬爲喪又曰爲淬不可舉事用兵反受其殃有兵不利先起爲主者勝火入水故曰淬

土金相合占

朱文公曰土金合于太微國有大兵金干土五穀不熟金犯土太子不利有憂

宋志曰土與金合其國地亾爲内兵爲疾相近數寸間女后憂又爲白衣爲水金干土爲敗殃惟饑之亾土金俱入營室相守爲兵爲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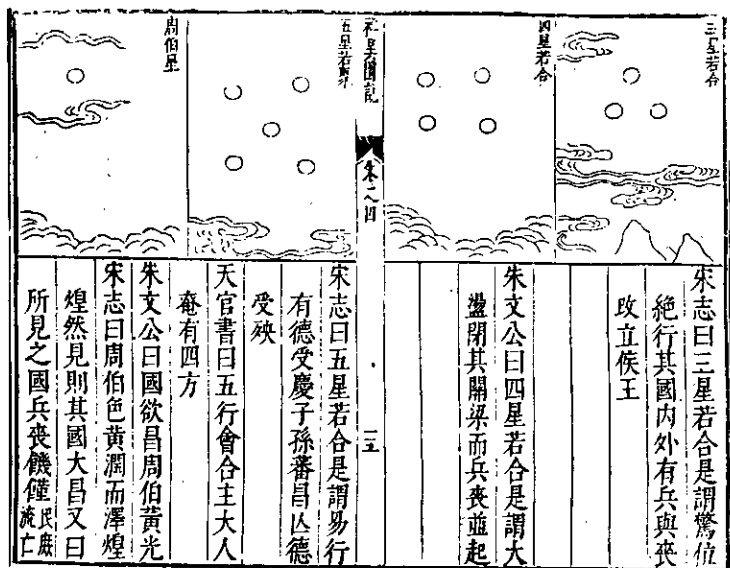
土水合占

朱文公曰土與水合爲壅沮水性壅而潸土故曰壅沮主令不行所在之分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破軍殺將出兵亾地入兵得地若戰敗亦日變謀更事爲饑爲旱又曰亾國有陰謀若合齊國動地水出

金水留犯占

朱文公曰國有憂懼金水相留金犯水國家不安之候水犯金將相傾敗之由辰星入太白而上出爲主者破軍亾地殺將辰星入太白而下出爲客者破軍亾地多愁

宋志曰辰星與太白環繞或鬬客勝一曰兵在外則有内亂辰星合金爲變謀若旗爲兵憂一云太白爲主辰星爲客有兵戰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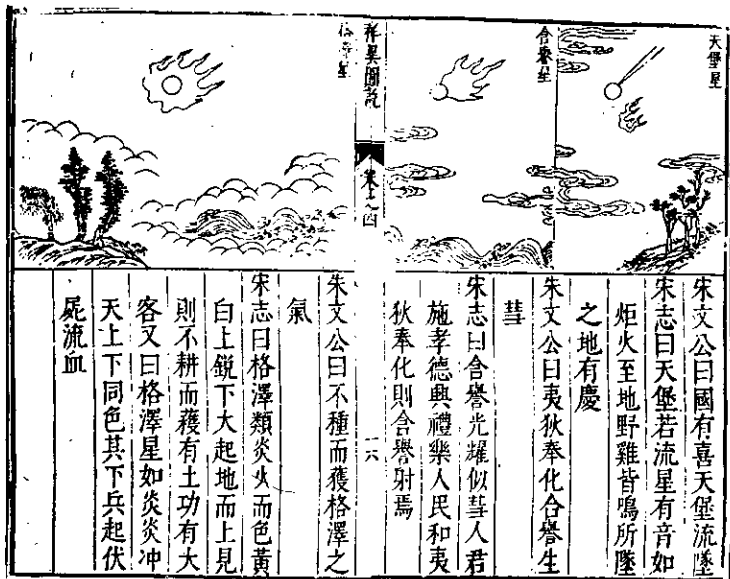
天文占曰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則無傷從七寸以内必之 必有禍也

宋志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
絕行其國內外有兵與喪
改立侯王

朱文公曰四星若合是謂大
盪閉其關梁而兵喪並起

宋志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
有德受慶子孫蕃昌亾德
受殃

天官書曰五行會合主大人
奄有四方

朱文公曰國欲昌周伯黃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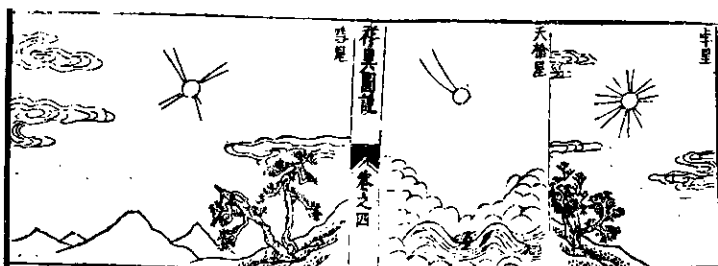
宋志曰周伯色黃潤而澤煌
煌然見則其國大昌又曰
所見之國兵喪饑饉民庶流亡

朱文公曰國有喜天堡流墜

宋志曰天堡若流星有音如
炬火至地野雞皆鳴所墜
之地有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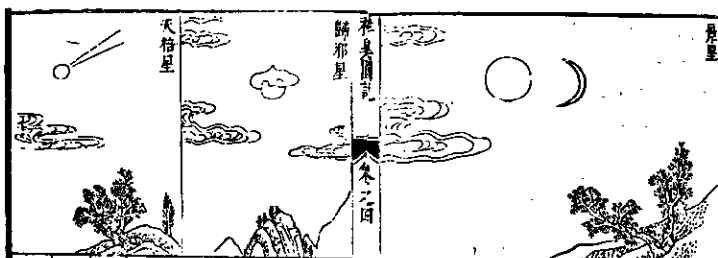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夷狄奉化含譽生
彗

宋志曰含譽光耀似彗人君
施孝德興禮樂人民和夷
狄奉化則含譽射焉

朱文公曰不種而獲格澤之
氣

宋志曰格澤類炎火而色黃
白上銳下大起地而上見
則不耕而獲有土功有大
客又曰格澤星如炎炎冲
天上下同色其下兵起伏
屍流血

宋志曰孛星光芒四出本類彗小者數寸長者横天體無光傅月而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此非常惡氣所生内有大亂外必有大兵災甚于彗

井德曰天槍星本類彗末銳長二三丈出必有破國亂君及旱饑暴疾

朱文公曰彗星所謂掃星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見則兵起大水又曰五都滅亾彗星赤丹忽爾黃彗見主女亂

宋志曰景星德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大而中空人主發號施令合乎民心制禮作樂得乎天心則見與周伯含譽格澤歸邪天堡俱爲瑞星皆五行冲和之氣所生也

朱文公曰雖夫帝王天見其瑞

朱志曰歸邪如星非星若雲非雲或生兩赤彗上向如張盖而下有星相連必有歸國之慶

晉書曰天棓星一名覺星本類彗末銳長三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爭奪

宋志曰國皇大而赤有芒角類北極老人去地二三丈如炬火主内冦難爲兵喪若見東南爲急兵

宋志曰天衡如人蒼衣赤首不動主滅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亾

宋志曰昭明如太白光芒不行體大色白而有角如三足几几上有九彗見則兵起天下有喪多變大人凶一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伯起德之兆

宋文公曰蚩尤類彗而後曲象旗帝將暴虐而征伐不已

宋志曰司危如太白而有目或數動而赤或大而白或芒大而有尾兩角相抱爲乖爭之兆臣行主德而國相殘賊

宋志曰天攙又名斬星彗出西方如劒長四五丈主殺將其下内亂赤地千里枯骨籍籍

宋志曰五殘者五分也又名五鋒一本而五枝出東方類辰星大而赤星表有氣如暈有毛其下有急兵政在臣下主奔亾

宋志曰獄漢一名咸漢出北方青中赤表類辰星下有三彗縱横見則下有兵喪又爲逐王

宋志曰六賊形如彗類熒惑
出正南方赤大動而有光
出非其方下有兵喪

宋志曰茀星本有星宋類茀
出則其地受殃

朱文公曰旬始出北斗旁類
雄鷄其怒如伏鱉而色青
黑主亂兵更主爲暴屍爲
積骨或曰諸侯雄鳴

朱文公曰天狗有毛旁有短
彗彗下如狗所墜如火衝
天流血盈野伏屍滿地白
彗橫天斬強定主

朱文公曰枉矢若流星而蛇
行色蒼黑如有毛目長數
丈類布疋著天見則臣謀
反兵亦爲以亂伐亂

宋志曰營頭星有雲如壞山
晝隕有聲如雷光照人其
下有大戰拔城覆軍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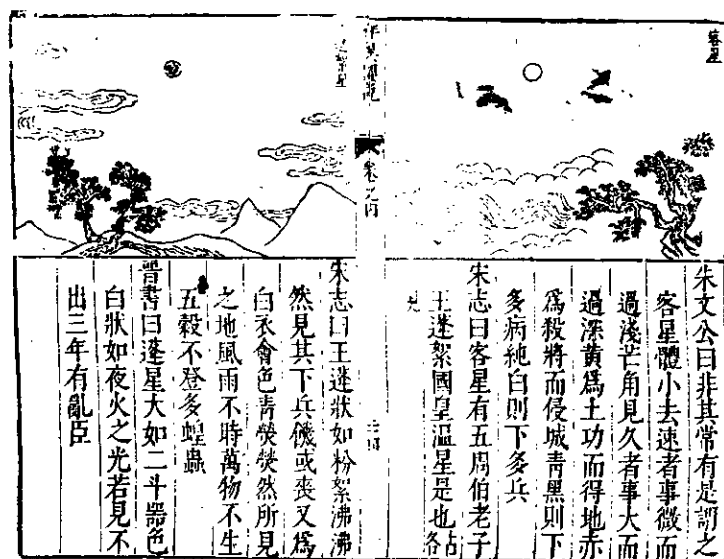
晉書曰長庚如一疋青布著
天見則兵起宋志同

晉書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
縱橫則天鋒見

宋志曰老子星色明大純白出則所見之地爲饑爲凶爲惡爲怒又曰兵大起人主憂除舊布新

宋志曰星上有三彗所燭地城邑亂若出東方兵不勝出南方亾地出西方有喪出北方色赤其地兵起

宋志曰濛星一曰刀星夜有赤氣如牙旗或長或短四面西東寂多亂之象也或過天生薄雲四方生赤氣氣長三尺乍見乍沒尋皆消滅見則兵起大戰血流

朱文公曰白星似星非星如削爪主有喪

朱文公曰非其常有是謂之客星體小去速者事微而過淺芒角見久者事大而過深黃爲土功而得地赤爲殺將而侵城青黑則下多病純白則下多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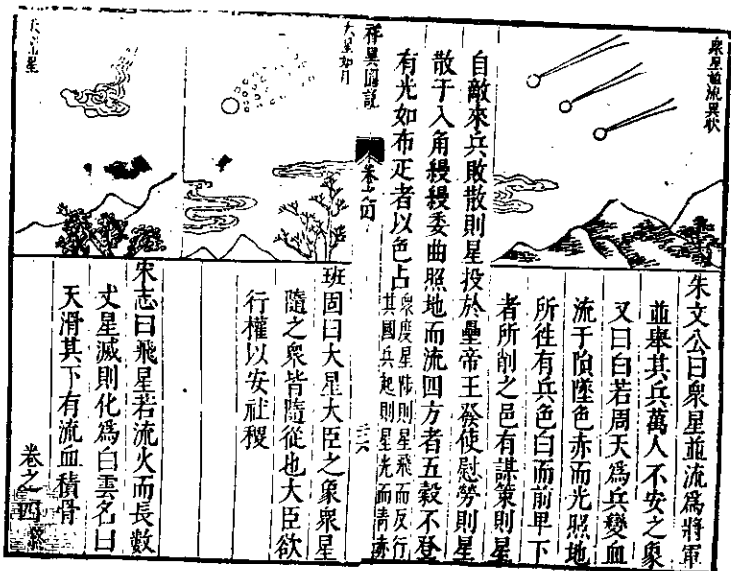
宋志曰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逢絮國皇溫星是也各占見

宋志曰王逢狀如粉絮沸沸然見其下兵饑或喪又爲白衣會色青熒熒然所見之地風雨不時萬物不生五穀不登多蝗蟲

晉書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狀如夜火之光若見不出三年有亂臣

宋志曰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東南見則有兵將軍出于野東北見暴兵千里西南見其地兵喪並起西北見其地大水人民饑饉

梁書曰異星如火國有火災

宋志曰流星者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東西横行亦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也飛至地曰隕墜所墜之下有兵姦聲隆隆者怒之象也流星有八曰天使天暉天鴈天保祥也地鴉梁星營頭天狗妖也飛星有五化爲天刑祥也爲降石爲頓頑爲解銜爲大賁妖也

朱文公曰衆星竝流爲將軍竝舉其兵萬人不安之象又曰白若周天爲兵變血流于隕墜色赤而光照地所往有兵色白而前畢下者所削之邑有謀策則星自敵來兵敗散則星投於壘帝王發使慰勞則星散于入角緩緩委曲照地而流四方者五穀不登有光如布疋者以色占衆度星悖則星飛而反行其國兵起則星光而青赤

班固曰大星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

宋志曰飛星若流火而長數丈星滅則化爲白雲名曰天滑其下有流血積骨

卷之四終

宋[illegible]紫微垣東[illegible]

[illegible]星在[illegible]

列翊衛之象也

荊州占曰有雲氣如雞雛出

此子孫之氣赤黃氣潤澤

入天子有喜黃白氣如旗

起人主壽如杓破碗入有

壁玉喜白氣出有喪黑入

有兵

天文錄曰北極五星在紫微

宮中北辰之最尊者其紐

星天樞也黃白氣入兵起

黑氣入大人憂黃白氣如

飛鳥入神氣有喜

天文錄曰六甲六星在華盖

旁主分陰陽配節候黃雲

入術士興蒼白氣入太史

官受賜 宋志同

樂緯執圖微曰勾陳六星在

紫宮中主後宮巫咸曰主

天子護軍黃白氣出不戰

罷兵赤氣出將有功蒼白

青黑氣入皆主大司馬憂

宋志曰勾陳星不欲甚明明

即女主惡之

天文錄曰天皇大帝一星在

勾陳口中其神曰耀魄寶

主御羣靈執萬神圖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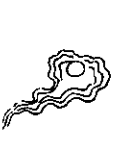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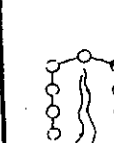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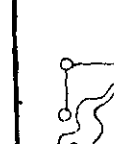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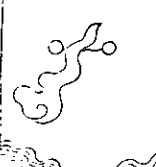
之象也黃白氣入連大帝

坐有喜出天皇上者攻立

王 宋志同

天文錄曰女史一星在柱史

北主婦之微者主傳漏黃

白氣入女史有喜

天文録曰四輔四星又名四
弼在極星側所以輔佐出
政也黄白氣出將相有喜
黒入有疾
宋志曰黄白氣入四輔有喜
白氣入相失位
天文録曰柱史一星在北極
東左右史之象黄氣入史
有爵祿蒼白氣入史官死宋志同

天文録曰五帝内座五星在
華盖之下帝所居也黄氣
入君有喜當立宗廟氣入
不出六十日太子即位
宋志曰黄氣入太子即位期
六十日赤黄入君有異
天文録曰傳舍九星在華盖
上主賓客館舍黒氣入胡
兵侵中國宋志同

天文録曰天柱五星在東垣
下主政教赤黄氣入天子
喜封廟陵事氣出天下喜
三公受爵黒入將相死
宋志曰雲氣赤黄入君喜黒
入三公死
天文録曰八穀八星在華盖
西五車北主歳豊歉黒氣
入萬物不收大荒宋志同

天文録曰御女四星在大帝
北御妻之象黄白氣入有
子孫之喜黄氣入后妃受
賜蒼白氣入后妃多病
宋志曰雲氣化黄爲后宫有
子喜蒼白多病
天文録曰天理四星在北斗
魁中乃執法之官赤氣入
兵大起將相行兵宋志同

天文錄曰大理二星在宮門北主評刑斷獄黃白氣入有赦法官受遷黑入決獄不平法官受黜宋志同

天文錄曰陰德二星在尚書西主周急賑濟黃氣入天子有喜諸侯受賜黑青入太子憂之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牀六星在紫微垣南門外主燕寢黃氣入天子有喜黃氣出主生子孫白入君不安青入君有憂

宋志曰雲氣入色黃天子得美女後宮喜有子蒼白主不安青黑憂白凶

天文錄曰華蓋七星扛九星有柄下番所以覆蔽帝座在紫微宮臨勾陳之上黃氣入天子喜赤入侯王受賜宋志同

天文錄曰相一星在北斗第四星南主總領百司掌邦敎黃氣入諸侯有喜

天文錄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紫微垣西天之六府也集計天道黃雲入三公受賜蒼白入將相憂赤黑入三公黜

天文錄曰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主助宣王命内常侍官也白氣入中官受賜赤入中官叛黑入中官憂宋志曰勢腐形人也其星以不明爲吉明則閹人擅權

天文錄曰太子一星在帝坐北帝之儲也黃氣入太子喜黑則憂

天文錄曰太陽守一星在相星西北斗第三星西南大臣大將之象主設武備以戒不虞黃氣入大臣受賜蒼白入將軍戰死赤入宰相憂 宋志同

天文錄曰内五諸侯五星在九卿西主刺舉戒不虞蒼白氣入諸侯有喪

天文錄曰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有五色雲入立太子赤氣覆之黃氣入君喜黑入民憂赤入宮廟火黑入如禽獸狀北虜入塞

天文錄曰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繩愆禁暴黑氣大員長三四尺出貴人親屬有憂

天文錄曰天一一星在紫微宮門右星南主戰鬭知吉凶黃氣入君臣和萬物成朝中多賢士天下太平黑入宰相黜 宋志同

天文錄曰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一度主風雨水旱兵饑黃白氣入百官受賜赤入兵旱偏野蒼白入民多疾疫 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分爭與刑罰蒼白氣入兵起將死黃白入臣有拜賜黑入大人憂

宋志曰雲氣犯蒼白黑爲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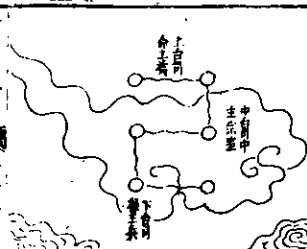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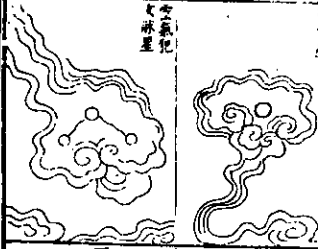
天文錄曰內五帝座五星在太微垣中黃白氣入天子有子孫喜青赤近臣有謀蒼白則有喪事 宋志同

天文錄曰太微垣十星天子庭也左掖在端門東右掖在端門西白氣入太微垣有光人主益壽黃氣如箒入有婦人喜赤黃入天子有錫喜氣如獸入天子以獸賜諸侯白氣如杯捲入有璧玉喜青黑赤氣皆有憂如左右掖門有黃氣入天子喜蒼白氣出有喪事青入有兵起黑入有憂

宋志曰雲氣出入色微青君失位青白黑入左右掖爲喪出無咎赤入東掖門內起兵黃白入太微垣人主喜年壽長入左右掖門天子有德令黑及蒼白入天子憂出則無咎黑氣如蛇入垣門有喪

天文錄曰玄戈一星又名天戈在招搖北主胡兵黑氣入胡兵退蒼白氣入胡人疾疫 宋志同

天文錄曰倖臣一星在帝坐
東北親愛之官侍太子者
赤氣出五帝座入倖臣中
不出六十日近臣謀君若
氣不明者不成明則成
宋志曰以晴爲吉青赤氣入
之近臣謀君不成

天文錄曰郎位十五星在帝
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
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
諫議議郎是其職主衛守
也黃氣入潤澤中郎受賜
黑則中郎雙死蒼白中郎
爲亂赤則中郎兵起
宋志曰赤氣入兵起黃白吉
黑凶

天文錄曰三台六星兩兩而
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
天柱在人曰三公主開德
宣符黃氣入將相有喜黑
則三公憂白則三公黜
宋志曰雲氣入蒼白民多傷
黃白潤澤民安君喜黃將
相喜赤爲憂青黑憂在三
公蒼白三公黜

天文錄曰從官一星在太子
北侍臣也主疾病巫人黑
氣入巫人受戮黃則巫人
受爵
宋志曰以不見爲安一曰不
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

天文錄曰女牀三星在天紀
北后宮御女侍從官也主
女事黃氣入后宮有福白
則有喪黑有死者青宮女
多疾病　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市垣二十一星在氐房心尾箕斗內宫之内天子之市天下所會也黃白氣入繒帛常集天市中有神氣如奇物入天子喜萬物賤蒼白氣入萬物貴赤則有火災

宋志曰雲氣入蒼白民多疾蒼黑物貴出物賤黃白物賤黑爲凶大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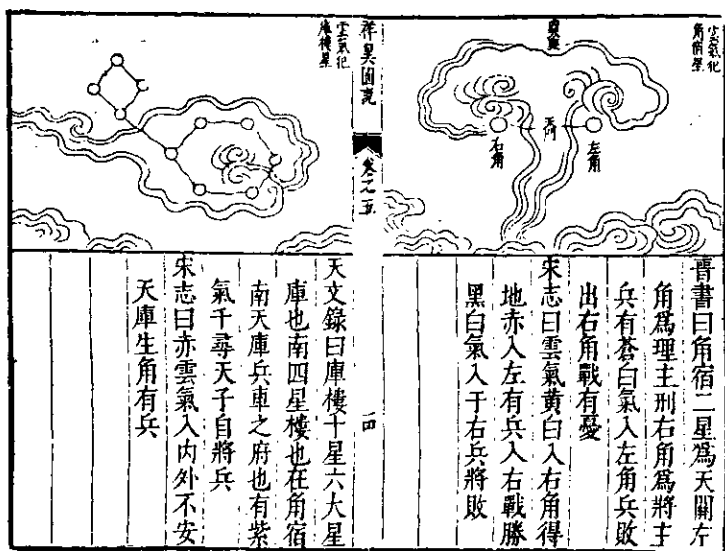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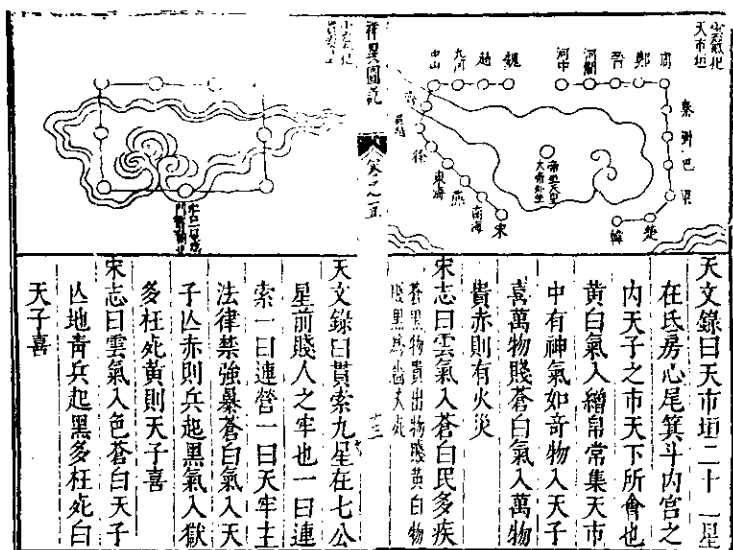
天文錄曰貫索九星在七公星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強暴蒼白氣入天子凶赤則兵起黑氣入獄多枉死黃則天子喜

宋志曰雲氣入色蒼白天子凶地青兵起黑多枉死白天子喜

晉書曰角宿二星爲天關左角爲理主刑右角爲將主兵有蒼白氣入左角兵敗出右角戰有憂

宋志曰雲氣黃白入右角得地赤入左有兵入右戰勝黑白氣入于右兵將敗

天文錄曰庫樓十星六大星庫也南四星樓也在角宿南天庫兵車之府也有紫氣千尋天子自將兵

宋志曰赤雲氣入內外不安天庫生角有兵

晉書曰亢宿四星爲天子內朝有雲氣入主民饑疾

宋志曰雲氣犯之色蒼民疫白爲土功黑水赤兵一云白民癰疾黃土功

天文錄曰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北兵蒼白氣入相死赤則兵亂黃則兵罷白氣入大人憂 宋志同

天文錄曰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斬殺斷獄黃白氣入有和親天子喜蒼白氣入大臣爲亂黑則天子惡之

宋志曰雲氣犯蒼白兵亂赤臣叛主黃白爲和親出則有赦黑氣入人主惡之

天文錄曰攝提六星左右各三在斗杓南其星爲盾擁夾帝座黃氣入公卿受賜青則九卿憂赤則盾戈用黑則大臣死

宋志曰雲氣入赤爲兵九卿憂色黃喜黑大臣戮

天文錄曰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座也青氣入千尋如槍冲過者殿梁折青氣揜之君憂白揜有喪黃氣出君有喜

宋志曰雲氣靑主憂白爲喪黃氣出有喜

晉書曰氐宿四星爲后妃前二星嫡也後二星妾也蒼白雲入疾疫流星黑氣入大水

宋志曰雲氣入黃爲土功黑主水赤爲兵蒼白爲疾疫白后宮憂

天文錄曰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宿衛之士蒼白氣入騎死

天文錄曰梗河三星在帝席北主矛鋒備不虞一曰天鋒赤氣入有大戰蒼白氣入將死宋志同

晉書曰心宿三星爲天王正位青氣入天子使諸侯

宋志曰雲氣入色黃子孫喜白亂臣在側黑太子有罪

晉書曰房宿四星爲明堂布政之宫亦四輔也黃雲如人入者后妃有娠赤氣入兵起

宋志曰雲氣入赤黃吉如人形后有子色赤後宮亂蒼白氣出將相憂

八

天文錄曰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爲五營軍士之象主掃除青赤氣入大臣持政欲論兵事宋志同

天文錄曰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理陰陽知雲雨之期赤氣入兵起將憂氣出兵罷黃則天子用事氣出兵起宋志同

晉書曰尾九星后宮之場妃
后之府亦爲九子第三星
旁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
内室也蒼白氣入君有故
臣來氣出臣有亂
宋志曰雲氣入色青外國來
降出則臣有亂赤氣入有
使來言兵黑氣入有諸侯
客來

天文錄曰天江四星在尾宿
北主太陰青氣入車騎出
黑氣入多雨水黃氣入兵
罷黃氣出則兵出
宋志曰赤雲氣犯車騎出青
爲多水黃白天子用事兵
起入則兵罷

天文錄曰傅說一星在尾後
河中后宮女巫也主與長
子孫祝祠神靈赤氣入女
入憂
宋志曰赤雲氣入巫祝宮有
誅者
天文錄曰龜五星在尾南主
贊神明定吉凶赤氣入巫
祝官憂宋志同

晉書曰箕宿四星亦后妃之
府一曰天津一曰天鷄主
入風蒼白氣入四夷内侵
黃則四夷來賓
宋志曰雲氣出色蒼白國災
除入則蠻夷來見出而色
黃有使者出箕口歛爲雨
開爲多風少雨

晉書曰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一曰天機主爵祿又主兵蒼白雲入多風赤則兵起

宋志曰雲氣入蒼白多風赤旱出則有兵起宮廟火入有雨赤氣兵黑主病

晉書曰牛宿六星爲關梁主犧牲蒼白雲入多疾疫赤則有兵攻城

宋志曰雲氣蒼白橫貫有兵喪赤亦爲兵黃白氣入牛蕃息黑則牛死

天文錄曰九坎九星在牽牛南主溝渠導泉疏瀉青氣入天下旱黑則百川溢

天文錄曰河鼓三星在牽牛西北天鼓也主天子軍鼓黃白氣入天子喜赤入兵起出則[illegible]黑則將死青入將憂則禍除 宋志同

天文錄曰織女三星在天市垣東天女也主瓜果絲帛珍寶蒼白氣入女子有疾 黑則有憂赤則女子多死黃則女有[illegible] 宋志同

晉書曰須女四星天之少府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赤氣入婦女多以兵死白則婦多疾疫

宋志曰雲氣入黃白有嫁女事白爲女多病黑爲女多死赤則婦人多兵死者

天文錄曰瓠瓜五星在離珠北主天子果園蒼白氣入果多不實赤則果多實黃則天子以果賜諸侯黑則天子食果而致疾

宋志曰青爲天子攻城邑餘占同

天文錄曰敗臼四星在虛危南兩兩相對主散災害黑氣入人主憂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津九星在虛宿北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黃白氣入天子有德令蒼白主大水

宋志曰赤雲氣入爲旱黃白天子有德令黑爲大水色蒼爲水爲憂出則禍除

晉書曰虛宿二星冢宰之官也主祭祀哭泣黃氣入天子喜起廟祠赤氣入有土工

宋志曰雲氣黃入爲喜蒼爲哭赤火黑水白有帶客來

天文錄曰天壘城十三星在泣南圜如大錢形若貫索主鬼方北夷之事黃赤氣拚之北夷滅有疾疫宋志同

晉書曰危宿三星在天津東南主天府天市營造受藏之事蒼白氣入風雨損屋

宋志曰雲氣入蒼白爲土功青爲國憂黑爲水爲夷赤爲火白爲憂爲兵黃出入爲喜

天文錄曰土司空一星在奎南一曰天倉掌水土事黃氣入土工興土移京邑宋志同

天文録曰羽林軍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出壘壁之南主天兵翊衛蒼白氣入后宮憂黃則后宮喜或受太子所獻黑氣入諸侯惡之

宋志曰雲氣蒼白入南后有憂入北諸侯憂黑太子諸侯忌之出則禍除黃白吉

晉書曰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爲軍糧之府黃氣入光潤如日月天子有男子之祥白氣入有喪赤則兵起

宋志曰雲氣入黃爲土功蒼白大人惡之赤爲兵民疫黑則大人憂

天文録曰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主北方落落蒼白氣入憂疾病黑氣入主憂黃白氣入天子喜

宋志曰雲氣入蒼白爲疾疫赤爲兵黃白喜黑入邊將

天文録曰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南主宴會赤氣入君以酒失

晉書曰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赤氣如日月潤澤入男子之祥白氣入大人憂

宋志曰赤雲氣入之爲兵黑入其下國破黃則外國貢獻一曰天下有烈士立

晉書曰奎宿十六星爲天武庫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以兵禁暴蒼白氣入天子宫中有喜黑氣入有憂蒼赤氣入有受命來降者

宋志曰赤雲氣入犯爲兵黃爲天子喜黑則大人有憂

天文錄曰閣道六星在王良前主輦閣之道黃氣入天子喜白氣入有急事黑氣入主有疾宋志同

天文錄曰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乃天子主車御之官也青氣入奉御官憂墜車赤氣入奉御官有鈇鉞之憂黃氣入奉御官受賜宋志同

天文錄曰附路一星在閣道南主便閣道徑也蒼白黑氣入太僕死赤入太僕受誅黃白入太僕受賜宋志同

晉書曰婁宿三星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黃氣入貴人受賜白氣入人民受賞赤氣入主兵

宋志曰青赤雲氣入爲兵黃黑爲大水

天文錄曰天倉六星在婁宿南主五穀所藏待國之用黃白氣入歲大熟蒼白氣入歲饑赤爲兵旱倉庫有火災

天文錄曰胃宿三星爲天子厨藏主倉廩蒼白氣出入有喪糴粟事黑爲倉敗穀腐

宋志曰青黑爲兵黃白倉實

天文錄曰大陵八星在胃北一曰積京主丘陵墓墳死喪蒼白氣入有大兵喪赤氣入多戰死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船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主通濟利涉青氣入天子不可乘御黃白天子有喜

宋志曰赤爲兵船用

晉書曰昴宿七星天之耳也又爲旄頭胡星有蒼赤氣入民多疾疫妖言起胡兵入

宋志曰蒼赤雲氣犯之民疫黑則北主憂青爲水爲兵青白人多喪黃則有喜

天文錄曰天廩四星在昴宿南一曰天廥主積黍稷以享祀青赤氣入蝗虫大旱黃氣入歲多豕黑氣多水宋志同

天文錄曰芻蒿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藁之事一曰天積赤氣入有大憂天子因火散財黃氣天子財寶出

宋志曰赤雲氣犯之爲火黃爲吉

天文錄曰積尸一星在天陵中主死喪蒼白氣入人多死黑多疾疫

天文錄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如圜狀天子養禽獸之所蒼白氣入獸多病黃白氣入牛馬蕃黑則多死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囷十三星如乙形在胃南主給御廩粢盛青白氣入歲饑民流亡宋志同

晉書曰畢宿八星主邊兵弋獵白氣入畢口其歲必生大人赤氣入必有兵起旱火災蒼白氣入歲多收

宋志曰蒼白雲入歲不收赤爲兵爲旱爲火黄白天子有喜

天文錄曰積水一星在天船中候水災蒼白氣入有水井度亦有積水一星主供給酒食占與此同

天文錄曰五車五星在畢宿北天子之兵車舍也蒼白氣入民不安多流亾赤氣入兵起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高四星在坐旗西主望八方雲氣令觀星臺之象蒼白氣入旱霜害禾稼宋志同

天文錄曰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津渡黄氣入天子喜安和兵罷蒼白氣入有喪赤氣入兵起庫有火

宋志曰蒼白或黑雲氣入爲喪赤爲兵白則天子有喜

天文錄曰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主邊防道路黄氣入四方來貢宋志同

晉書曰大將軍十一星在婁北主武兵蒼白氣入軍多疾赤有兵出宋志同

天文錄曰咸池三星在天潢南主陂澤池沼黄氣入有喜事黒入大水蒼白入魚多死赤入主旱白爲神魚見宋志同

天文錄曰參旗九星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弓弩之事赤氣入西夷來侵

宋志曰雲氣犯之色青入自西北兵來期三年

天文錄曰天園十三星在天苑南主蔬菜之所有白氣入兵起 宋志同

晉書曰觜觿三星爲三軍之候黃氣入兵起黑氣入大人憂

宋志曰雲氣犯之赤爲兵蒼白爲兵憂黑趙地大人有憂色黃有神寶入

天文錄曰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泉以給庖廚青氣入井水不可食 宋志同

晉書曰參宿十星內七大星應七將主斬刈有蒼白雲入憂災赤氣入兵起

宋志曰青雲氣入天子起邊城蒼白爲臣亂赤爲內兵黃色入澤大將受賜黑爲水災大臣憂白雲氣出貫之將死天子疾

天文錄曰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廚赤氣入爨火

晉書曰東井八星主水衡法令黃白氣入有水澤事與赤氣入有大水成疾病

宋志曰蒼黑雲氣入民有疾疫黃白潤澤有客來言水澤事黑入爲大水常以正月朔日入時候之井宿上有雲歲多水潦

天文錄曰天厠四星在屏星東主溷𥚃腰下疾青赤氣入兵起黑入大人憂黃入天子有喜 宋志同

天文錄曰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赤氣入民驚一曰胡兵入中國黑氣入胡人多病死 宋志同

天文錄曰老人一星在弧矢南一名南極主壽考白氣揜之老人憂

宋志曰白雲氣入之國當絶

天文錄曰北河三星主水蒼白氣入邊境有兵疾疫又主胡王死 宋志同

天文錄曰南河三星主火青氣入河道不通赤入天子用兵黃入有德令黑入水溺人

宋志曰蒼白雲氣入河道不通出而色赤天子兵向諸侯黃氣入之有德令出 宋志同

天文錄曰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潟溢赤氣入大人憂歲旱荒 宋志同

天文錄曰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爲野將主侵掠赤氣入有兵革胡人侵掠民驚 宋志同

晉書曰輿鬼五星主視明察奸白氣入有疾病黑氣入大人憂

宋志曰白雲氣入有疾疫黑后有疾憂赤爲旱黃爲土功入犯積尸貴臣有憂 青爲病

晉書曰柳宿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赤雲入火災黃入有赦黃白爲天子有喜起宮室 宋志同

天文錄曰爟四星在鬼宿西北主烽火備警急赤氣入天下烽動 宋志同

晉書曰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蒼白氣入大人憂赤雲入四曲五曲不止者臣亾

宋志曰蒼白雲氣入貴人憂出則天子用急使赤入爲兵黑爲賢士死黃則遠人來貢白爲天子遣使賜諸侯帛

晉書曰張宿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飲食賞賚之事黃白氣入潤澤天子喜賜客氣出天子使諸侯赤氣入用兵賜物

宋志曰蒼白雲氣入之庭中觴客有憂黃白天子因喜賜客黑爲其分水災色赤天子將用兵

天文錄曰天相三星在七星北大臣之象黃氣入大臣喜黑氣入將相憂 宋志同

晉書曰軫宿四星主宰相輔臣車騎任載之職黃白氣入天子用車馬賜諸侯黑氣如杵入大人墜車

天象圖說 卷之五

晉書曰翼宿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徘倡戲樂又主外夷遠客負海之賓赤氣入有暴兵黑氣三夜不出大人憂兵起

宋志曰赤雲氣出入有暴兵黃而潤澤諸侯來貢黑爲國憂

天文錄曰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宿南樂器之府也赤氣掩之天下音樂廢 宋志同

宋[illegible]見天子氣[illegible]
[illegible]如龍[illegible]
虎有五彩或宮[illegible]
雜氣冲天皆帝王之氣也
范增曰項羽在鴻門吾使望
沛公其氣冲天五色相繆
或似虎似人此非人臣之
氣也

朱文公曰天子氣如城門高
樓囷倉兮森森然常帶殺
氣
宋志曰或如城門或如高樓
又如萬石倉隱隱在氣霧
中常帶殺氣森森然
兵書曰天子氣五色如山鎮
晉書曰天子氣五色多晨昏
見或內赤外黃或如華蓋

在霧中或如千石倉在霧中常帶殺氣四方所發
之處必有王者天子欲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
隋書曰天子氣上達于天以旺相日見
朱文公曰氣如青衣人垂手
在日西帝王起德遊幸之
符瑞
宋志曰如人垂衣在日下爲
天子之氣

宋志曰如龍如虎在殺氣中
爲猛將如無所動必有暴
兵起
京房曰猛將及暴兵氣如獸
在殺氣中

猛將氣

晉書曰猛將氣其黑如山林
竹木
京房曰猛將之氣內白而赤
氣繞之若敵上氣有如雲
變作山者不可擊如在吾
軍上速戰之大勝
隋書曰猛將氣其色赤上與
天連軍中必有賢將
朱文公曰猛將之氣勃勃然
如火烟內白而赤氣繞外如敵上氣中黑而赤氣
在前將勇不可當

宋志曰氣蒸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氣白如粉絮如囷倉白日忽明爲猛將氣

猛將氣

朱志曰有交蛇氣在吾軍上
戰必大勝
乙巳占曰氣如交蛇者其將
猛
抱朴子曰猛將之氣如火勢
若張弩

猛將氣

晉書曰猛將氣如門上樓上
赤下黑
朱文公曰氣赤黑如旗舉並
爲勇將雄卒亦主深謀遠
慮此氣在敵上不可擊在
吾軍速戰吉

猛勝氣

京房曰有雲如鳥其狀如飛
去見處戰必大勝
宋志曰氣如飛鳥徘徊其上
或來而高者兵必精銳

宋志曰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暈狀有光芒所見之軍大勝四方有氣如赤杵在雲中或如赤人在烏雲中兵起民流或雲粉沸如樓而赤氣繞之或敵上有赤黃氣上連于天或雲飛如華蓋在敵上俱不可擊在吾軍大勝氣如引索在

陣前銳或一二或三四黑色有陰謀青色有兵赤色饑黃色急去在吾軍急擊而勿留在敵上急去而勿擊

朱文公曰烏雲與赤氣相隨凡有此氣主將卒精悍若臨我軍急擊之勝

朱文公曰或如鬬雞赤白相隨在軍氣霧中得天之助不可不擊又主將士精勇

宋志曰氣如五馬頭低尾仰者勝或如虎豹伏其軍難攻

宋志曰敵上有雲氣如人牽牛不可攻如在吾軍上戰勝

宋志曰氣如人持斧向敵戰必大勝或氣如旌旗無風而颺指揮者我兵隨指攻之必勝又曰如旌旗如鋒向人勿與敵

宋志曰氣或如蛇舉首向敵者軍大勝

宋志曰氣如覆舟不可攻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京房曰敵上氣如布帛者此雄軍之氣不可當若在吾軍上必大勝

開元占曰氣如堤坂林木而前後摩地主軍士銳勇不可擊若在我軍上戰必勝

隋書曰氣如堤以覆軍上前赤後白急擊之大勝

開元占曰敵上氣如敗車徘徊不起者主敗又曰如擊牛馬如壞屋如席捲布帛亂擾皆爲將敗之徵

宋志曰敵上氣如馬肝色如死灰皆爲將敗雲如蓋道蒙蔽晝冥者飯不暇食炊不及熟而急去黑氣如壞山墮軍上及營頭其軍必

敗氣如塵勃勃然如火烟軍敗又曰敗軍之氣如燔生草之烟前雖銳後必敗敵上雲氣如枯蓬轉者急擊之如在吾軍上不可出戰氣出而半絕者軍欲敗漸盡者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兩軍相去十里以望彼軍上氣高而前白後青者攻之可勝氣如揚灰敗必敗走赤氣從天流下入營兵將自亂死或氣發連夜照人軍士必散雲如覆舟車蓋如敗決垣堤者皆爲敗兵之氣或乍見乍沒乍聚乍散如霧始起此衰氣也在敵上必敗

宋志曰或白氣如羣鳥入屯營連結百餘里徘徊不絕須臾不見必有他國來降又曰氣如羣鳥亂飛殺氣也

開元占曰敵上氣如羣鳥亂飛此衰氣也疾攻之大收

宋志曰氣或類傴魚或類傴
盖皆爲敗將

宋志曰或如羣羊如羣猪在
于氣中爲敗軍之氣

宋志曰或如牛馬在氣霧中
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
食血其軍必敗
開元占曰雲如彪駭相逐者
爲敗氣

宋志曰雲如雞兎臨營上者
其軍敗走

宋志曰雲如雙蛇之委曲者
爲敗氣

宋志曰雲氣如人形無頭或
如众臥或如人頭臨軍上
者其下大戰流血
京房曰氣如人頭臨陣中戰
不勝流血積溝渠
開元占曰敵上氣如人臥無
手足者軍必敗

朱文公曰雲氣或如人叉手而頭低不但將敗兵死亦且降退逃歸

宋志曰或如人十十五五叉手低頭又如叉手相向此軍來降之氣也

宋志曰日暈而有青赤氣從中起四出者圍城内兵勝

城中有黑氣如星曰軍精内兵突出以戰客敗

京房曰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者内兵突出主人戰勝不可攻

京房曰凡攻城有雲青色如牛頭觸人者不可攻城上氣如烟火主人欲出戰無極者不可攻城上氣白如旌旗者勝若赤氣界之不可攻城上氣濛人不相覩不可攻

朱文公曰雲青黄臨城而城喜色青白中出勿攻氣濛而人不相見可速引去而遠屯此皆城勝之氣不宜脩櫓轒轀

宋志曰青雲臨城有喜慶黄氣尤嘉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其城不可攻如白氣從城中出青氣從北入往返回環向軍不可入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有晦氣從城中出入吾軍者爲敵堅氣也不可攻或雲氣如雙蛇不可攻或有雲分爲兩彗攻之不可得甲乙日平旦有白雲丙丁日有黑雲戊己日有青雲庚辛日有赤雲壬癸日

有黃雲俱為城勝之兆不可攻圍城若雷雨過旬遠去之勿攻
隋書曰如攻城過旬雷雨者其城有輔疾去之勿攻
宋志曰雲如立人五枚或三
牛在城上其城可尅

宋志曰重暈而白虹貫日圍
城客勝
乙巳占曰日暈有雲如虹貫
日圍城客勝城可屠
宋文公曰攻城見日色無光
為日死若雨霧濛或風至
其兵必勝

宋志曰雲氣如雄雞臨城其
下必有降者城上有雲如
衆人頭赤色下多流血又
曰赤雲氣如飛鳥如敗車
城可攻急攻之破矣

乙巳占曰氣如虹從外入城
中者主三日內城可屠
宋志曰有雲氣白色如蛇來
指城其城可急攻少緩則
失

朱文公曰氣如死灰其城可剋赤氣臨城而黃氣四繞則將死城降氣聚如樓出見于外則攻之可得或赤黑之氣狀如狸皮斑其城破將敗或有氣出而復入皆屠城客勝之徵智將勿疑而急擊之

京房曰攻城圍邑城中氣積如樓出見外者攻之可得雲氣或上赤下白色者可攻

宋志曰濛氣圍城而入城者外兵得入白氣繞城而入城者隨所入急攻之不宜緩也其氣東出城可攻其氣西出城可降或氣出而壯皆為可剋其氣出城而復入城中之人欲逃亾城上若無雲氣士卒必敗

京房曰兩軍相當有赤氣者伏兵之氣若前赤伏兵于前後赤伏兵于後左右皆同審而察之則知伏兵所在

朱文公曰雲綿綿紋紋兮車騎潛迹如布席蒿草兮步卒匿影或雲如山嶽在外或前烏後赤白相都此氣所在見伏兵藏而莫鬪

宋志曰氣粉沸如樓狀其下必有伏兵軍上有黑氣渾渾員長赤氣在中其下有伏兵

朱文公曰或赤雲內之烏人或如數人在黑氣內皆有伏兵

宋志曰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幢節在烏雲中其下必有伏兵

京房曰四方無雲獨有赤雲如虹或如狗如覆舟其下血流兵戰

宋志曰雲如方暈赤虹或如狗四五相聚皆爲暴兵之氣或如丹蛇赤氣隨之或如立蛇其下必有大戰殺將流血

宋志曰天有白氣如疋布經丑未或長六七丈東西亘天皆爲天下多兵起赤者尤甚青者有大喪凡暴起白氣如瓜蔓或白氣如仙豕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與及至八九來而不斷防賊卒至有千里兵來宜固防之敵欲來者其氣

上有雲有霧零中天而下吾陣敵必至黑雲從敵上來我軍上敵欲來襲我宜備不宜戰天色蒼芒而有此氣依舊支干數內無風雨則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刻時則內時刻日則自消散四方望無雲獨黑雲極天天下大兵起

宋志曰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

宋志曰雲如人行止不崩或如人行如文虎並爲賊兵暴起

宋志曰有雲氣如赤杵爲暴兵之氣赤雲如火者所向兵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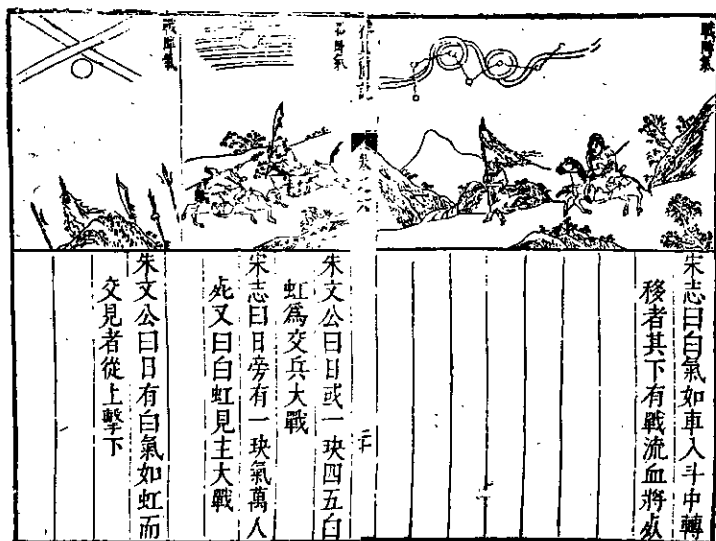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暴兵之象赫氣赤

朱文公曰赤雲如旌旗或四方遍滿有賊兵暴至

宋志曰有雲如人而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主驚怖之事或如人持刀盾者賊兵暴起赤雲如人持節者兵來不息

朱文公曰赤氣如傘蓋覆軍千里內戰則有慶氣青白如膏則大戰將勇

宋志曰赤雲如屈旋停住或如覆舟其下大戰流血又曰初出軍天氣昏蒙雲氣陰沉寒冽者必戰若清明溫和風塵不動者不見敵亦不戰

開元占曰雲如耕壠兵必有鬬

宋志曰白氣如車入斗中轉移者其下有戰流血將死

朱文公曰日或一抉四五白虹爲交兵大戰

宋志曰日旁有一抉氣萬人死又曰白虹見主大戰

朱文公曰日有白氣如虹而交見者從上擊下

朱文公曰敵國晝謀白氣羣行

宋志曰白雲氣如羣猪或如羣羊徘徊結陣來者主他國來謀我視所往隨而擊之可得

宋志曰日月濛濛無光士卒内亂及内兵發將軍循法度察有功嚴行而伺奸人謀議晝陰夜月出則君謀臣夜陰晝日出則臣謀君

朱文公曰或天陰氣沉夜不見星晝不見日或連陰十日不見日月而亂風四起主君臣俱有陰謀亦爲雨

敵陰相謀議如黑合五色臨我軍敵與臣謀背叛

朱文公曰黑如車輪而臨我陣敵人謀亂臣與賊通

京房曰敵人深謀亂我臣與敵通勾引

宋志曰黑氣如幢出于營中上黑下黄敵欲來戰詐而有謀九日内必覺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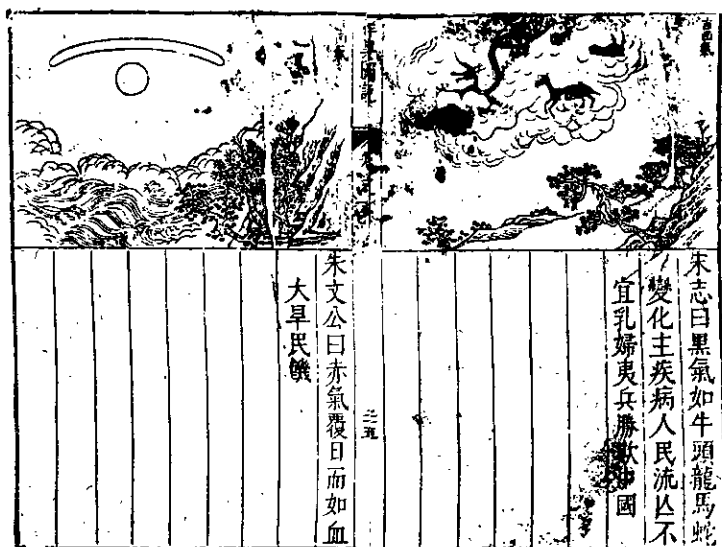
宋志曰凡兩軍相當軍上之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虚長勝短澤勝枯臨戰以我西賊東爲例西厚東薄如西長東短之類則我軍必勝矣反之則敗如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之類爲盛氣甲乙日黄氣在東方丙丁日白氣在南方爲死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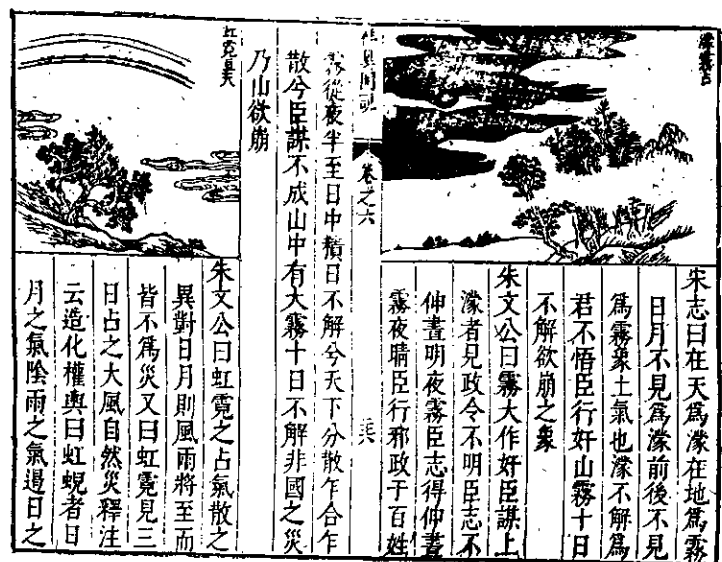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氣安則軍安而治氣散則軍亂而踬遇四
方盛氣也無向而功遇四方兇氣也宜順而擊對
敵有雲來其勢甚卑賊必大至當急起嚴備之若
新出軍行師占雲逆可屯而順可擊也

朱文公曰將軍失魄兮雲如
蛟龍軍士死亡兮氣如兔
雞

宋志曰若赤氣臨日出軍行
有憂隨日沒外有告急或
檄天下赦兵勿行凶凡被
圍乎旦視圍上有氣鬱鬱
然如火光炁勢翕翕然者
其方救至否則無救兵
朱文公曰赤黑氣並行赤氣
滅賊可獲赤氣若獨行無
黑氣賊不可得被圍則平
旦視圍敵來其氣翕翕

宋志曰雲有五色潤澤和緩
為景雲非氣非烟五色氤
氳為慶雲三色為矞雲外
赤內青亦為矞乃太平之
應赤氣漫漫血色者流血
之象黑氣如大道一條至
四五丈長不見頭尾東西
不過三朔大赦天下
朱文公曰將有喪則青氣東

南極天軍有喪則白雲南北如陣赤氣如血則血
流黑氣如道則有赦赤氣如火影臣叛也不過三
月賢人隱逸雲備五色而有無無常大臣縱恣雲
赤黄四塞終日連夜雲如一疋布而行君長憂雲
如氣也昧而濁賢人去矣
朱文公曰有雲如龍行主大
水民流亡

宋志曰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主疾病人民流亾不宜乳婦夷兵勝歛中國

朱文公曰赤氣覆日而如血大旱民饑

宋志曰在天爲濛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濛前後不見爲霧濛土氣也濛不解爲君不悟臣行奸山霧十日不解欲崩之象

朱文公曰霧大作奸臣謀上濛者見政令不明臣志不伸晝明夜霧臣志得伸晝霧夜晴臣行邪政于百姓

霧從夜半至日中稍日不解今天下分散乍合乍散今臣謀不成山中有大霧十日不解非國之災乃山欲崩

朱文公曰虹霓之占氣散之異對日月則風雨將至而皆不爲災又曰虹霓見三日占之大風自然災釋注云造化權輿曰虹蜺者日月之氣陰雨之氣過日之

光則暈爲虹蜺今以水噴日自側覩之則暈爲虹
宋志曰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
虹蜺雄曰虹雌曰蜺又曰雙出鮮盛爲虹暗淡爲
蜺又曰虹者攻也陽攻陰也蜺者嚙也災蛊傷害
於物凡虹直冲天橫截於天左右不見日月者爲
雨氣虹直而不冲日月者爲風雨之候凡虹蜺見
三日内有風雨卽災散
春秋緯曰虹蜺見雨而卽晴旱而卽雨所謂久雨虹
見卽晴久旱虹見卽雨

朱文公曰若政亂后盛而君
凶則虹蜺下宮殿園池及
井内若出井中國憂兵起
出地中其下大饑赤虹如
杵則君長凶而萬人死
宋志曰虹下宮殿園池井内
不出一年其下君凶政亂
若數見后當盛如從井中
出或飲井中水者主兵起

國憂出地中其地大饑
京房曰赤虹見萬人死白虹亦然
抱朴子曰赤虹見城中其城必大戰流血
晉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朱文公曰虹夾日月黑白爲
喪青黄爲瑞
宋志曰兩虹夾日月其色黑
白爲喪青黄爲瑞也

朱文公曰虹蜺貫日月則秋
爲雨而餘月喪夜穿星月
則有陰謀而地多水晝霧
而白虹見則君憂夜霧而
白虹見則臣長白虹貫日
則臣亂而君憂逼殺日赤
黑而虹貫之君憂若攻城
邑而虹不匝可擊
宋志曰貫日月則秋爲雨水

而餘月爲喪夜有虹白穿星月有陰謀或曰大水晝霧白虹見夜霧白虹見及日赤黑而虹貫之皆主君有憂若攻城有白虹自外飲城中水者並順虹攻之勝又曰攻城而白虹繞之若令從其缺處攻之勝也

荆州占曰白虹貫日臣殺主

甘氏德曰虹貫日近臣爲亂諸侯有欲反者赤黑虹尤甚又曰日中有白虹沖日在東方東反在西方西反南北二方亦然

黃帝占曰白虹繞城不匝從虹缺所在攻之勝也其缺處賊乃從其地而破走也

風角總占

風噫氣也天地四時起于四方[illegible]

否則咎第其氣有聲無形不可圖像故[illegible]列其占

於左云

風色占

風氣如常來從四方

五經通義曰陰陽氣散爲風風氣無根先儒以風從

四方四隅來故謂之角

玉冰曰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主發號施令

其政鳴紊啓圻其化鼓舞飄揚

玉冰曰風氣所生正當鳴紊啓圻若風氣施化則飄

揚鼓舞其爲變則木拔草除也又曰景霧山昏蒼

埃際合崖谷若一岩岫之風也黄白昏埃繞空如

堵獨見天垂川澤之風也加以黄黑白埃齊下山

澤之猛虎也

頌平則清和明靜政治則天氣溫涼

宋志曰凡風之類清和明靜天氣溫涼塵埃不起人

民悅暢爲祥風祥風者瑞風也亦曰景風又曰和

風人君政頌平和則祥風至君聖政治則春無淒

風夏無苦雨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圻萌

發屋折木者爲怒

宋志曰發屋折木名曰怒風也

揚沙轉石者爲狂

宋志曰揚沙轉石名曰狂風也

勢紛錯交横任小人而疎君子

宋志曰風來其勢紛錯交横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

聒耳者爲小人昧惑之風君任小人疎君子則

至也

聲啾唧慘切不疾疫而必大喪

宋志曰風來其聲啾唧令人慘切爲大喪之風

黄帝占曰或主疾疫也

慽慽蓬勃大兵將至

宋志曰風來其勢慽慽南北雜起高下蓬勃爲大兵

將至之風

炎炎恍惚火災爲殃

宋志曰風若炎炎如火奔馳乍起乍止爲火旱風之

黃帝占曰風氣恍惚炎炎盪人如火或遲或疾爲火旱風也

大風橫霧兮白日沉沉主上昏亂兮政化未明

宋志曰風來其勢冥冥白日沉沉黃霧充塞太陽翳精主上昏亂政化未明

黃帝占曰主上昏亂政化未明

觸塵蓬勃者爲勃亂

宋志曰觸塵蓬勃爲亂之風也

扶搖羊角者爲飄風

宋志曰扶搖羊角爲飄蕩之風也

凜冽而人懷戰慄刑罰暴急

宋志曰風氣凜冽爲刑罰暴急之風也

卒起而南北靡定上下不寧

宋志曰風來其勢暴急南北不定離合紛埃此爲上下不寧之風也

八風占

聖人在上時風乃若賢人在朝八風循道

宋志曰八卦各有主方於本卦方上來者爲正風從其冲出者爲逆風以時至則陰陽和合化道成是謂八風循道聖人在朝則其風應時以爲瑞慶王者當順八風而行八政

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

立春有條風而艮生

宋志曰立春之節東北方艮卦用事赦小罪出稽留則其卦氣應而條風生如從衝來則爲逆風主兵起其日若天氣晴明少雲則歲善而收陰則旱蟲

傷禾稻

春秋考異郵曰條風者條達也達生也言此方上風宋生萬物也

其日風從乾來暴霜殺物坎來大寒北夷侵掠艮來歲豐五穀收成震來氣泄百物不成巽來歲多風百蟲死離來旱傷生物坤來春乃多寒六月大水人多愁嘆兌來兵起霜寒爲災

春分有明庶而東作

宋志曰春分之節正東方震卦用事正封疆修田疇

則其卦氣應而明庶風至如從冲來則爲逆風王
者宜防左右若刑殺昏慘者凶其日東方有青雲
則歲必熟若晴明則物不成
春秋考異郵曰明庶風者明萌也庶衆也言此方風
至衆物生也
其日風從乾來歲多暴寒金鐵倍貴坎來饑疫菽豆
不成艮來憂穀不熟震來五穀成而歲康巽來時
生百蟲四月暴寒離來五月先水後旱坤來歲有
小水人多癰疾兌來蝗蟲大動

清明出巽當立夏之時
宋志曰立夏之節東南方巽卦用事出帑帛使諸侯
撿重囚出輕繫斷薄刑決小罪則其卦氣應而清
明風至如從冲來則爲逆風主小凶其日南方赤
氣生則歲豐若晴明則旱
春秋考異郵曰清明風者清精芒挫之時麥之屋秀
出已備故其鋒芒收挫使成實也
其日風從乾來霜殺夏麥其年民饑坎來其歲多雨
魚行人道艮來山崩地動人多疾疫震來雷動非
時震擊百物巽來其年穀豐離來夏旱禾焦坤來
人多不安萬物損傷兌來蝗蟲大動
景風南來入夏至之日
宋志曰夏至之節正南方離卦用事爵有德祿有功
贊俊傑遂賢良則其卦氣應而景風至如從冲來
則爲逆風臣子爲亂其日南方有赤雲則歲豐晴
明則旱
春秋考異郵曰景風景強也強以成之言萬物之強
盛也

其日風從乾來人畜不安坎來水旱多疾艮來蟲傷
禾稼震來旱潦不時巽來田禾焦爍離來五穀豐
穰坤來兵旱交侵兌來干戈擾動
立秋兮風氣乍凉
宋志曰立秋之節西南方坤卦用事肅禁網疏抑滯
守專靜逆津梁其卦氣應而凉風至如冲來爲逆
凶其日西方白雲起則歲豐晴明則物失候
春秋考異郵曰凉風者陰凉之風也謂陰氣至而陽
氣伏凉爽乍發也

其日風從乾來苦寒多雨坎來多露多霜寒艮來秋
氣不和震來秋多雨雹巽來兵卒內起離來旱兵
不利坤來五穀成熟兌來主歲豐稔

秋分兮閶闔欲剿

宋志曰秋分之節正西方兌卦用事嚴刑罰飭囷倉
誅殺必當罪無寃滯其卦氣應而閶闔風至如冲
來為逆凶其日西方有白雲節歲豐晴明則物不
成

春秋考異郵曰閶闔者謂陽氣隨而入陰氣隨而出

如門之啓閉也此天地收成萬物蓋藏之義故閶
闔為當寒也

其日風從乾來人多相掠坎來多水寒艮來十二月
多霜雪震來大疫木華再榮不實巽來十月多風
離來兵動國南坤來土工大作兌來主歲豐稔

立冬乾來兮不周

宋志曰立冬之節西北方乾卦用事恤孤寡察阿黨
築城郭造宮室修囹圄則其卦氣應不周風至如
冲來為逆人去其鄉其日晴明小寒人君吉天下

咸熙

春秋考異郵曰不周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

其日風從乾來王道行坎來冬雪殺畜艮來冬溫夏
旱震來冬溫有雷人疫巽來蟄蟲出戶雷作離來
五月大疫在來年坤來水蟲食物兌來山澤有兵
多妖言

冬至坎來兮廣莫

宋志曰冬至之節正北方坎卦用事誅有罪斷大刑
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休甲兵不興索以待陰陽

之定則其卦氣應廣莫風至如冲來為逆王人民
散其日有雨雪寒則歲豐晴明則物不成

春秋考異郵曰廣莫言廣大莫測為上通无莫之風
冬無見者

春秋感精符曰漢後冬至之日見雲逆迎日者來年
歲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逆日者來年歲惡宋均
占曰赤雲旱白雲兵黃雲土功黑雲木

其日風從乾來強國憂年多寒坎來歲豐民樂艮來
正月多露震來雷雨大發逆行巽來蟲傷生離來

多溫乳婦多亡水旱多疾坤來蝗蟲傷稼多水兌

來秋雨大兵起

正朔之風立春同較

其日風從乾來小雨兵起天官曰戒菽胡豆也坎來

大雨湧歲天官曰爲上歲艮來歲穩韋昭曰歲穰

震來大水寒淋天官曰大水巽來民疫天官曰民

多疾疫歲惡離來大旱天官同坤來小旱天官同

兌來無災天官曰兵

黃帝占曰歲旦天氣清和溫潤風不鳴條若有雲逆

日其歲美無疾疫

郗萌曰正月朔日暮候東井上雲見有歲潦務耕山

田高處又曰正月朔日曉至三日無風雨陰不見

者一歲大美十倍

沛公占曰正月朔日大風發屋折木揚沙動石其歲

大惡

黃帝占曰十二月晦正月朔風雨春旱

五音風占

宮則如牛鳴窌中急惡土功大興宮來山摧岸

崩

宋志曰宮風爲土君子之象占以宮日有風音如雷

聲鼓聲牛鳴窌中發屋折木者主土功動君心不

安當有急令上下相疑來年兵起其日風從宮來

山摧岸崩人君出行泉出地裂

自角而來蝗蟲敗穀

注云宮日風從角上來蝗蟲敗穀

從商而至大水暴風

注云宮日風從商上來水泉湧暴風雨

發徵方蟲狼爲害

注云宮從徵來蟲狼爲害土功動

起羽地大雨寒陰

注云宮從羽來大雨寒陰大臣凶

商則如離羣羊風聲入商暴起有關兵急令商

來必夷塞關梁

宋志曰商風屬金臣之象占以商日有風如離羣羊

扣鐘磬聲如飛鳥之集羽發屋折木主宮宅自相

傷有關兵急令至關梁不通其日風從商來白衣

聚關梁塞大將退外敵入
注云商日風從宮來國有憂將在外兵不戰
發宮方邑有憂
注云商日風從角來國有喪兵且行
起角地國有喪
注云商日風從徵來君令行兵主凶
君令行也生于徵上
注云商日風從羽來大雨至兵在外解
大雨至也來于羽方
宋志曰角風爲木民之象占以角日有風如千人呼
嘯之狀令人悲哀或啾啾然又如鳴雉伐木聲發
如千人呼嘯其風聲配角拔木則賊來鬬戰起

角則急兵如郭
注云角日風從角來主急兵攻入城邑
屋折樹者急賊鬬戰或有疾疫
注云角日風從商來有暴兵軍令起
商則軍令起而暴兵來
宮則貴人疾而土功作

注云角日風從宮來主貴人疾有土功
羽來令人泣而其野饑
注云角日風從羽來野饑人泣
徵來令絲貴而火燔爍
注云角日風從徵來憂火燔絲貴
勢如縛𧇧其音曰徵發屋有急事來自徵有火
焰起
宋志曰徵風爲火事之象占以徵日有風如奔馬火
炎如轉𧇧聲發屋折木火災盛發外有急事妖言

人恐其日風從徵來焰火起人君有憂
角則旱火發而土功興
注云徵日風從角來土功起火災時有大旱
宮則寺舍災而哭泣至
注云徵日風從宮來主寺舍災有焰火哭泣
商爲急兵鬬爭
注云徵日風從商來有鬬兵國不安邊將憂
羽爲寶物出國
注云徵日風從羽來寶物出國多雷震有使命

水揚波擊激鼓洮不謂之羽急怒則糴貴而有
兵發羽則霜雹而大雨
宋志曰羽風屬水物之象占以羽日有風如擊激鼓
如水揚波聲發屋折木者糴大貴兵起關梁不通
城邑固守其日風從羽來主雨雹霜災
從商則兵鬬將憂
注云羽日風從商來者有鬬兵不安邊將憂
自宮則暴寒傷物
注云羽日風從宮來暴風大雨寒氣傷物

徵來今民臣有憂
注云羽日風從宮來民臣有憂
角來今城圍不去
注云羽日風從角來主城圍不解
六情風占
五音占定參之六情
占注云二者必參而用之也
申子爲貪狠而无厭
宋志曰北方之情好木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水生

于申盛于子其性觸物而潤多所好好則貪而无
厭故謂貪狠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關梁
驚否則有兵攻他界若特加貪狠有賊刼害人禍
起北方時加奸邪風從賊上來有盜傷事風從公
正上來有報怨揚兵自擊午丑凶風從奸邪上
來惡人持物風從廉貞上來有人相賂風從寬大
上來持禮相接而求人財物風從陰賊上來家人
相牽引否則出行爲禽獸所傷也
寅午爲廉貞遷進專精

宋志曰南方之情惡火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火生
在寅盛于午惟炎猛无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
而嚴正故曰廉貞其日風從本方上來相訥怨事
與風從寬大上來時加巳酉爲貴客以酒食宴樂
遷宮詔命至風從奸邪上來妖人爲怪婦凌夫風
從公正上來貴人有事相問風從貪狠上來有人
競財風從陰賊上來有賊無所尅也
亥卯爲陰賊潛爲盜冦
宋志曰東方之情怒木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木生

于亥盛于卯其性受水而生貫地而出爲怒而爲陰氣則害上故爲陰賊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有陰賊入界偷營風從奸邪上來時加申子而止于申子上有賊盜風從貪狠上來百刼相傷風從公正上來外人謀內風從寬大上來賓客施錢與人風從廉貞上來有巢穴之士爲人所刼

巳酉爲寬大酒食歡榮

宋志曰西方之情喜金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金生于巳盛于酉金之爲物喜一利兩加於萬物故喜

爲利也兩之所加無不寬大故爲寬大其日風從本方上來有酒食歡榮喜慶事風從廉貞上來時加巳酉爲貴慶加賞賜風從公正上來有酒訟與風從陰賊上來有酒食相害風從奸邪上來因酒婦人口舌風從貪狠上來酒間爭財

丑戌公正兮悲哀而報讐諫爭

宋志曰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下方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方戌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火刑于午金刑于酉皆其盛也則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火無私而金剛故公正其日風從本方上來兩軍相當大將來降不出七日他兵敗時加公正吏人相爭讐人報怨風從奸邪上來時加廉貞正人欲告部吏私物風從陰賊上來主下凌上風從貪狠上來離失衆心風從廉貞上來君長欲遷風從寬大上來出逢酒食

辰未奸邪也淫佚而誑詐虛驚

宋志曰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上方北

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方辰窮木也未窮水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源故木利在未水利在辰水窮无隙不入木窮則旁行故爲奸邪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七日內必有賊來及陰入誑詐虛驚風從寬大上來時加辰未有人持酒禮來相疾謀殺日時皆奸邪風從公正上來有文書詔命盜賊相牽風從貪狠上來賊人持物逃主風從廉貞上來因酒食爲病風從陰賊上來宿人相攻

甲乙爲本情而不動丙丁合戊巳則參刑沖是

庚辛壬癸取鈞情而須辨陰前陽後合三辰是

名鈞

風角占曰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巳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鈞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俱爲鈞名假令申則巳酉則子是也

京房曰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好行貪狠主欺詐不實亡財遇盜求人物強取事惡行廉貞主賓客禮儀嫁娶圖儀爲人誠信主遷官事喜行寬大主爵祿賞賜聚積酒食慶賀事怒行陰賊主戰鬭殺

傷謀反叛逆刼暴事哀行公正主報讐諫爭事樂行奸邪主淫佚疾疫欺殆事

日辰大風占

風塵蔽天干支共觀

注云干爲日支爲辰也

宋志曰甲日大風海中兵起

甲日則海中兵起

乾坤寶典曰諸甲日大風必以丙丁日雨不雨則海中兵起

乙日則夷狄侵邊

宋志曰乙日風作粟貴夷狄侵邊

丙丁旱疫而邊兵圍急

宋志曰丙日大風邊兵圍急丁日大風旱疫

戊巳糴貴而土功邑遷

宋志曰戊巳日大風土興食物貴或邊邑

庚辛日叫怒急備邊郵無咎

宋志曰庚辛日若風聲叫怒者宜備邊

壬癸飛沙北虜侵境不寧巳上三日內有雨即

解

宋志曰壬癸日若風飛沙折木者北虜侵邊

京房曰風爲陽雨爲陰陽怒得陰故解

子爲兵起水中

宋志曰子日大風日光沉沉兵起水中

丑爲粟貴之徵

宋志曰丑日大風掃地揚沙者粟暴貴

寅有赤氣則炎火

宋志曰寅日大風而赤氣四塞有火災

卯有黃霧則蟲生

宋志曰卯日大風而黃塵冲天蟲蝗必生

辰爲將行

宋志曰辰日大風大將出行

巳爲天下大旱

宋志曰巳日大風而蓬勃無常者有大旱

午爲民散

宋志曰午日若風乍疾乍遲者人民不安流離散亡也

未爲土功大興

宋志曰未日大風日無光影者土功大興也

申則盜攻谷貴也

宋志曰申日風聲如磬穀貴盜攻

酉作河潰流溢

宋志曰酉日風蕭蕭濡潤必大水河潰橫流

戌則胡兵四起也

宋志曰戌日大風塵霧横天揚沙千里胡兵四起

亥爲兵盜相攻

宋志曰亥日大風揚沙折木者兵賊相攻人民不安

三日有雨卽解陽怒利以陰承 已上京房注同

察兵勝負風占

兩軍相遇風占勝負先明其日納音次察起時方所其日納音爲客時與來方爲主

宋志曰兩軍相當未明勝負以所占時與來方爲主其日納音爲客

時方制音利爲主而後應納音反制宜爲客而先舉還若相生是爲和睦

宋志曰若時與來方能制納音者主勝反之客勝如相生爲比和不戰

子午爲宮音丑未寅申爲徵音卯酉爲羽音辰戌爲商音巳亥爲角音

乾坤寶典曰假令壬子癸丑木壬午癸未木戊辰巳巳木皆爲角日客風從辰戌商上來時加辰戌者主人勝客軍敗若此角日風從子午宮來者主人大敗亦爲攻城得捷邊城被陷他皆倣此推之

逆風雨交戰則師徒大敗而名落屍

宋志曰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勢蓬勃逆來冲我
旌旗難舉人聲怯馬不嘶吹沙觸塵人馬經過步
回無跡者此名鬼風或出軍三日內及交戰有急
風其雨濡濕軍馬威不能振者此爲軍敗若天氣
昏沉風聲錯亂或久陰不雨皆爲下有謀人宜設
謀以順天意又曰出軍而飄風驟來牙旌摧折旗
幟繞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若營陣既成而有暴
風卒來相掩軍幕傾旗幟折木者爲惡逃主將失
兵叛散

風角占曰初出軍無風草木不動者賊不可得又曰
軍若行旗旛指後者三軍大敗將死若半道逢賊
分軍兩散或戰或往或逆來吹旗旛却飛不進者
大敗又曰若風雨逆來不沾衣者此爲天泣軍師
戰大敗若交戰風雨兼來此名落尸戰必大敗
神武秘略曰若狂風吹疋帛起空中者其軍不利安
撫軍旅及祀天地吉又曰若旋風入寨大不爲利
順風雨交戰則軍旅大捷而爲得助
宋志曰初出軍日風從後來冲霧突出人雄壯馬嘶
逸旌旗如來勢指敵方散角清而響者全勝從南
方來而前面者得天人之助獲敵糧儲敵人來降
若風從地上五音相生來生我爲母翊子我生爲
子扶母也天色清明人馬奔逸上下歡心風氣和
暘者軍勝天氣昏濁風勢寒尅塵土蓬勃者即不
利若入敵境經要害過城壘三日內有風雨雪霆
從我軍上去爲龍虎相助即急戰必大勝若安平
之時風雲相交即雨至用兵之時龍虎相助即急
戰風爲主雲爲客凡風勢急大雲氣薄少者主勝

若雲色濃後來急風勢微弱不能振怒者客勝
風角占曰假令角日風從卯酉上來此名母翊子風
從丑來寅申上來此爲子扶母出軍多勝有成功
神武秘略曰風爲龍爲主雲爲虎爲客
受宮羽商日風從季來或申子亥卯時當子午
刑殺急速而寒濁有夷兵犯塞而出沒
宋志曰當視四季受宮之日風從四季上來飛土揚
塵發屋折木而天色溫和時加子午五音及子午
止者當有邊夷入貢寒尅則不至受商受羽受宮

之日風從四季上來其勢呼怒當子午兼帶刑殺
或申子亥卯上來其勢急速者當有夷兵犯塞風
勢寒兢必成也
受角日子午之時季來則將伐夷去
宋志曰四季受角之日時加子午風勢緊急從四季
上來中國將伐四夷風止之處爲所伐之地止辰
伐東夷止未伐蠻夷止戌伐西夷止丑伐北夷若
風止景色温和即不行
受角日徵來則火災

宋志曰受角之日大風伐屋折木從丑寅未申徵方
上來乍遲乍疾時加子午火當伐宮寺
受羽日羽來則暴雨
宋志曰受羽之日風從卯酉方上來天陰雲潤人心
悲慘連三日者當有暴雨大水驟至風雨肅肅習
習調和潤氣濡物從卯酉之位未必須臾而雨至
自刑日風從徵方大火起燔及賢府
宋志曰辰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徵方來者有火燔
風寒迅急者火殺人三日內有雨即解

飄聚而牙旗折交戰將死
注云出軍而飄風聚來牙旗摧折旗旛繞竿或下垂
者交戰將死
急惡而軍幕傾將卒皆惡之
注云若營陣既成而暴風來相掩軍幕庭旗折林木
者爲惡主將失位兵敗散
暴風忽起於刑墓之方宜防急賊及伏兵掩覆
注云若有疾風於歲月日刑上來者有急賊至或前
後有伏兵掩人不備宜謹防之

旋風占
觸塵盤桓風名曰旋入吾寨宜嚴備
注云旋風入吾寨大爲不祥亦爲狂賊來嚴備之吉
入敵城急令攻焉
注云旋風入敵城宜從所入急攻之
入宮宅屋室之內決育情刑德爲先
宋志曰旋風入者當以五音六情占之用王相休囚
刑德以分憂喜從德位來爲吉事刑位來爲憂事
德爲喜慶

注云從歲月日德方上來爲喜慶事

刑爲憂煩

注云從歲月日刑方上來爲憂惱事

各風占

春甲子日風有赦宥罪夏丙子日風旱災兵荒秋庚子日風刑盜兵起冬壬子日風水災國憂四季戊子日風君上生子歲收須赦

凡風起子丑日得賢臣决寃獄起寅卯日盜賊兵起起亥午日陰謀干上起辰未日奸邪叛逆起巳酉日恩宥恤刑

春風熱民疫木傷夏風寒水災人疫秋風冷人疫兵起冬風煖兵亂人災

旺風 惡風暴起拔木發屋主君昏黜賢兵火與災

惡風 暴風怒起天氣昏暈主國政昏亂急兵殺傷

邪風 風鼓塵昏連日不歇主國有兵災殺傷人民

寵風 陰雲風急連日不止主天子偏愛人怨兵起

逆風 旋風捲物倏飛上天主在朝防失土地在爵防失爵位在家防盜侵害在營防兵通敵

寬風 旋風直沖連日不止何寬枉民怨起兵

哭風 風聲哀鳴連日不止主火哭損人兵敗殺傷

敗風 風聲暴惡急慢不均主敵兵大敗我收奇功

禍風 風氣濕熱薰蒸頻燥主旱起蝗生盜賊兵亂

流風 風疾吹木不搖吹禾不傷主君不正道民受兵殃

亂風 熱氣生虫食人禾禾主淫昏亂政民饑起兵

惑風 風濕不常頭虫暴生主君嬖孽小政亂民哭

叛風 風急吹天雨血地水赤主奸邪謀逆兵起人災

不須風 惡風逆吹發屋損物主國政橫逆人怨起兵

不澤風 木不搖動水旱傷禾主私利蔽公民災國亾

報耳風 暴風陡起氐塵蔽天主急兵卒至宜防衝襲

天根風 旋風入營吹倒兵器急防衝襲縱火攻營

引兵風 雲霧蹤風旋捲入宮宜備精兵臨入擊之

惡兆風 風暴入營吹倒坐席主兵士謀叛重賞改過

紅風 風氣搆陣紅赤可見主賢士繫獄殺兵暴起

黃風 風陣吹來昏黃翔結主奸邪妬害殘兵起亂

黑風 風陣吹來昏黑結聚主國君失政夷狄起兵

沖風 風氣急吹中有火光主寇敗兵起殺害賢良

[illegible]風 暴風急起尖側損物主賊兵竊寨暗行沖襲

熱風 風氣吹來如火烘熱主人災物傷兵敗將[illegible]

冰風 風氣寒風如冰洗透主國變兵起上下同災

祥異圖說卷之六終

史異跋

災異之書彙成集者世不數見惟搜神二記頗著妖隱然皆漢末魏晉時事未備今古之幽異惟史氏所載者經可夭推測其日月順逆

星辰流伏草精木青物怪人邪凡在天地之間失其常者莫不盡信則自開闢以來至宋元之際且以四海九州之大未必能悉但出于傳聞稗記者恐涉于虚不若出于史者有可據之實也考李淳風乾坤變異徐岳照載天文祥異賦張居中戎軒指掌以至陰陽諸家蓋信史之所載為不誣矣余先生以是書括二十一家之紀錄萬屬不

經咸纂以入因其年代而編次之則稽古者可按而兆證今者比類而符顯易昭彬燦然可觀真出人于意表殆非尋常著書者流也

新安鮑山在齋跋

沈氏日旦十二卷

〔明〕沈長卿撰

明崇禎刻本

日旦自序

夫學乘時者也古人縮寸陰爲分陰惜時之念也予縮月旦爲日旦亦猶是意耳然汝南用是臧否人物存一時之淸議而今

巳失傳矣予據所聞攄所見以銷磨晨昏令後學有所考鏡猶賢博奕之罔裡耳人少若帖括壯若簿書老若婚嫁無一日得懽無一旦得暇而一日一旦之

頃倏先朝露則精神風雅盡矣吾以無盡者藏之紀載一開卷而我之精神風雅宛然如故比諸捨宅而寺寄子以延者不更達且永乎乃耳食者以傳之一

字加予何達巷曾玄之多也予書猶塑家之開光明醫家之打痞塊用世者所必究心也若祗欲取科目登卿相而不願爲名臣卽如倒瓶見孝標論而擲諸

地亦得蓋富貴與功名者然要
途詩文者富貴之仇敵。功名之
菁華也。總之詩文亦自不同窠
窅語性靈語星淵隔矣士負詩
文虛譽而入用碌碌其非性靈

語可知制毬殉帖拈詞壇殉窠
窅前後原非兩人予不敢妄自
謂是而以日旦諸書與天下後
世相揚確尚友者當索我于詩
文外乎　武林沈長卿識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春

飲食之暇日有所記旦有所鈔題爲日旦倘詩史以觸性靈恐晝夜六時行屍走肉植苟生餓鬼之囚非獲已耳

藏書名山乃漢人語也鑒秦燔故云爾萬世而下惜亡秦者咎不在書必無彷而焚之者亦必

無挾書之厲禁藏之奚爲縱兵火不虞然窮阨僻邑豈盡受攻圍之困哉所謂藏山者夫亦著書之人憤世而爲此激談耳夷考于史自漢以後不聞某年月日某陵阜掘得某書係某人所撰者祇有汲冢周書又不從山中開出故予謂藏山虛語非實事就覆甕傖父言也。即石室委宛二酉相傳爲先聖藏書之所安知古人不神其事以驚愚乎

五七言律其來舊矣而乃曰近體後人歌詠愈趨愈降而乃曰古詩甚矣世之卑今而尊古也其竟不古若也以此

詩莫難于七言律時文莫難于一句八股格此法一通則頭頭是道得心應手靡不如意然詩學必須從舉業中透出兩者不相涉而相因俗代才人以時文擅譽者末路不究心于詩深可惜也

劉青田王文成詩名以事功而掩然王公道學詩最惹厭特以此欺當世愚宸濠非本色也宸濠亦能詩者宸濠敗而其黨痛恨流言播于傳奇雜劇王亦巧矣哉始信文章功業原相表裏

有桃李之華即有桃李之實牡丹無果則已。倘結果。必非蒺藜也。時文薄伎亦可覘是人他日作用

作詩用故事不用稗官野史所載猶曰未核耳

至謂不當用唐以後事實則大可笑此愽物家珍泰漢舊物意也著作之林豈容抱此陋見泰山不如林放是仲尼且用目前事也必泥此說則詩乃獨屬于唐唐以後之事尚不當入詩而唐以後之人顧敢于作詩大曆十才子有靈當置拔舌地獄

後之作樂府者摹古詩十九首口氣殊不肖即酷肖彌覺厭憎胡寬之營新豐優孟之學叔敖

無絲毫不似然有絲毫似者乎此妖狐伎倆以之作戲則可有血性男子嘔心瘦神爲之則宋人褚葉之驗也

代有淳澆運有含發而詩文因之楊用修推本某人某句從某朝某篇化出其言已陋胡元瑞較量低昂如衡秤之不爽尤可笑也後輩毋爲所惑

古聖人以功著者禹以德重者泰伯而吳越寔漸被之蓋其初雖夷而末流則不啻華矣適考諸詩二國風不見采何耶越猶有絕與楚辭相匹柄柄如也吳語吳歈豈足道哉嘗嗟有延陵季子在三吳文采應不讓越而爲經所擯則一果有詩置弗采乎抑原無詩乎今人口氣多峭硬徑直與詩漸遠惟吳越差近之

古人以作賦屬大夫以能七言詩負二千石非爲郎邀五斗者可稱詩也文之精者曰詩才

之異者輒露于詩位不稱才其設施可想以故陳壽之彥吐麥秀之歌姬公康公垂東山春向之咏也詩自春秋末作而已亡矣民間之諷誦如故而云亡者公卿無諷誦則其脈若斷至漢魏六朝而稍振鴻鵠秋風等詠辟猶不廢而謂臣能已乎試以子夜桃葉青溪小姑諸什按之近代男子曾不堪當巾幗之辱而僅以鬚眉弁優自子雄也讀婦人詩藹反詫爲尤物竟不知

二南十五風半是也雖然詩脉以不作而延詩統以妄作而亂今之詩無所不有有採折詩禮肉以之肥有掏摸詩野狐以之竊有箕仙詩方士以之局有籤經詩廟祝以之閙有飯碗詩墨客以之飽有落場詩伶人以之下有青樓詩紈褲以之迷有鬻爵詩貲郎以之銜有刀筆詩胥史以之舞有施食詩焰口以之度有道學詩迂險以之混有軸冊詩情面以之塞有乾記詩地

師以之嬲有恢諧詩滑稽以之詼有賽神詩巫覡以之鼓有薤露詩執紼以之哀誦詩者能區別此而後詩可作作詩者能不栥此而詩脉始真詩統可正也、

予生平無快意之景嫌其欠缺故也必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之松（中峯祖師所植約千餘株如虬如蓋今爲惡僧伐盡矣）玉泉之水、聚爲一區、斯暢耳、

予鄉龍井有神運石有辟塵爐。幼時所熟視者久不履其地而二物幾泯、神運者入運而擯之垣外。辟塵者蒙塵而舁之殿中。可嘆也。此載志書中可考他日賢士大夫有官此者意欲表章我輩當以誠告毋左袒闍黎而虛其明問也、

西溪永興寺有綠萼梅二株大而茂冠絕公餘之暇多出遊覽老僧暗肆戕賊而竟無恙反先梅而斃乃知樹之榮枯壽夭亦自有命也夫一切宰官能賞花者皆屬韻士冀乞不仰體其意

而侵擾貧禿固可恨貧禿畏侵擾而敢于削跡以杜絕遊路尤可恨也予有說于此遊者禁騶從、不如滅騶從。滅騶從、又不如犒騶從。此即以看花作佛事也。

萬曆壬午以後三十餘年西湖光景全賴中貴孫東瀛公粧點花時每有厲禁特無賴惡少偽托章縫面貌與之角口遂將天下極不趣之事概歸斯文殊可異也孫去而湖光如故亭亦黯

然無色予每至堤舟不勝今昔之感恐世遠而
其賢蔑有知者特紀之
袁小修中道為其兄石公宏道作文集序辨眞
指贋狂言等書皆僞托也者予久疑其陋見序
不覺躍然龍湖老子假批評不知被書肆射幾
許利矣天下慧眼少。肉眼多。眞文隄浮慕。而僞
文實實快心。臭味妙合。故易售也。蘇長公全集
其間頗有僞文觀者至此必大駭言言然此非

沈氏日旦　卷一　七　初集

予言。郎蘇長公之言也。人自不曾看到
六經語孟不專為經世而設綱目通鑑乃經世
之良方也猶如醫家湯散丸種種畢備用之對
症沉痾立起且保身遠害亦不外此近時進賢
冠下以不閱綱鑑斃者多矣八股時文但可借
以出身不可經世不可保身專恃此則地方危
自已軀命亦危二十一史浩煩、且價喬貧儒廉
吏力不能辦予欲區別門類約選成帙標題廿

一史經世要編。然老不逮矣。以俟後之君子可
也。
俗傳唐竇氏五子登科非也但四子在科目耳、
獨竇犨起家處士而官最顯幾至宰輔唐用人
不拘資格如是
予自慚腹空而耳食者謬稱曰博猶兒童看畫
但看青黃朱綠等色全不看用筆也
梁武苦郗氏之妬僨恚成疹左右引山海經以

沈氏日旦　卷一　八　初集

鶬鶊為膳可瘳妬疾帝試之郗妬減半由此推
之東山之詩鶬鶊于飛豈浪詠乎
元處士倪雲林壽七十四以脾疾令終、蓋洪武
甲寅仲冬十一日子時也王賓周南老二公所
撰誌銘朗朗分明後人訛傳其凶死者非祇因
彼生平畏見俗士、避去若浼故騰謗耳倪有好
絜之癖、然生有二子孟民孟羽則世所云好潔
者乏嗣又未必然

夫人但期于適體不必以爪搔癢而後為適舒
搴推肩掌拍背凡痛快處皆適也如賈太傅但
見前席之親。則長沙為不堪矣。李供奉但見拾
硯之榮則夜郎為無聊矣蜿蚓能炎而不能寒。
遇寒冬輒凍死。人豈其然。
王坦之作廢。莊論假令新亭之役南華真人處
此亦肯拄手板否、
楚詞龐廉佀傕。皆醜婦也後世誤者不曰妲妹

則曰無鹽其名獨著予欲以楚詞所載代之。為
彼分醜。
陽貨家臣非大夫也瞰亡饋豚、未必大夫自居
瞰亡往拜則儼然以大夫禮待之矣予謂貨瞰
或出有心予瞰未必有意貨之品較佛肸公山
何如哉彼尚可往此必拘拘程量于禮際間乎
跡涉謬巧記者遂作此解附會其作用之妙而
孟氏因之耳莊紀孔見跖、說者誣之魯論紀子
見南子、豈誣乎則往拜值亡特偶湊之事與遇
塗皆無心湊泊不必深求也不然遇塗一事屬
貨之譎乎、抑屬孔之坦乎若過于推敲翻似權
臣從者宣聖門人交通密訂而為是舉矣夫豈
其然遇諸塗口號附記一笑過門不入否難知
意外機緣邂逅時闕里疃中兩陽虎。中都近上
二宣尼。行行漸近如臨鏡脉脉相看似俯池此
際臣人應束手翻從車服剖丰儀

陽明先生標出良知二字為宗旣謂之良則不
但人有物亦有其說傳而寡要予欲以耻一字
約之不但異類絕無而同類之存焉者寡矣後
世樹講旗者從有耻而上極之從無耻而下究
之各各許多階級有耻對無耻善知識對惡知
識單曰良知遺了無良亦缺而不完也良知孟
所揭耻孔所標孟不若孔良知何如耻哉
世但知有佞佛不知有佞儒佞儒者口誠正胸

斗筲也以眞儒闢僞佛。卽大雄之功臣。以僞儒闢眞佛。卽闢里之罪人矣。儒佛兩僞盜也非道也弭盜之策安施

纔入玄門卽思燒丹。纔入禪門卽思成佛。猶後念也。有始願元因丹募二事而入此二門者。猶儒門元爲干祿而學。非學後纔干祿者。利之一念眞生供生旣死而冥鏹焚不置也。雖三教望人茂如何矣必也天雨粟乎瓦礫變黃金矣一

榜蠱賜及第乎。家各萬石乎。而唐節度使以不得留後擁兵叛也。人欲有厭乎哉。

漢高帝無刻不防蕭何蓋何錢穀在乎圖籍在胸又民心歸焉耳羽未亡時有亞父而不能用何有于良又何有于棄楚歸漢之信故帝疑盡鍾于何鮑生召平。相繼醒何。而何不甚悟也。客說何多買田宅以自汚。此法王翦已行。效之頗非完策。爲何計。惟有避位謝政。可幸苟全耳。及良旣去信旣死何猶戀戀于丞相之榮直至下廷尉械繫辱而後已竟不知爲民請苑一事。最傷帝心。甚矣何之愚也。而帝區處何亦稍拙。當百姓遮道訴何彊買民田宅時。卽怒而逮何。則民心翕然移其德何者以德帝矣。而反笑慰之。甚矣帝之淺也予故曰效翦非完策也

王莽簒位十八年矣不但人心服從卽天命亦屬焉五代時如此短祚者頗多假令纔新者非

劉氏子孫則萬世而下安得不以正統歸莽巧遇光武中興重整天澤分誼莽遂無所逃罪史臣秉筆遂書莽大夫楊雄卒耳嗟乎天而牖漢。曹操誅。劉備繼。史臣肯不書操大夫苟彧卒乎。使雄而果媚莽也。爵不止大夫矣。說者解之謂劇新美新另有一楊雄在姓名偶同因而訛誤以予按之總是子雲文章不超。可以訛誤。若賦才如賈誼豈凡筆所能混哉

豪傑樂為人用、庸愚誓不為人用、奸雄佯為人用、豪傑能用人、庸愚必自用、奸雄亦能用人亦武自用、斯數者成敗之大端也

錦城花縣。乃古人無聊之極。苦中作樂處也。然必先有錦心。後有錦城。先有花情。後有花縣。斷非俗吏所能效也。亦不敢效。恐議者云以官為戲。注下下考則浮躁二字謚其去矣

人情貴虛而賤實以故謚蘭為國香謚牡丹為

花王、至于榛栗梨棗諸果、以阜吾財者、反詆之曰木奴、天下事概可推已

讀書不能盡解其故多端有節畧全文不知文之端委而疑者有剞劂訛謬踈于校讐而疑者有詩文題旨闕載不詳未知篇中所指何事而疑者不盡由腹內之空踈也學者闕疑以俟其會通不可強作解以自誤併誤人也

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按史記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計鯉死之年屆指仲尼歲次已六十九矣及考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又不詳死之年。家語則以為三十二而死。計回死之年屆指仲尼歲次僅六十二焉、則夫顏路請車之時。鯉尚未死。胡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耶。說者以為假設之辭是耶非耶

史遷傳澹臺子羽畧其斬蛟投璧之勇傳公冶

長祇其通鳥語之智、是天下最不好奇者也說者曰太史公好奇何所指

慈易而孝難故伏雌之恤其雛毋狗之衛其子何殊于人竟不得與烏反哺羔跪乳並稱者此也

世間元氣只有此數此壽則彼夭故凡當慽仙仙不當鄙夷凡人家間氣。只有此數。此清則彼濁。故愚不肖當怨賢智賢智不當厭薄愚不肖

也。誠然則調處不宜作厭薄也

雞豬性情、無一不似人、犬愛小、舊欺新、無端鬪攫、食多則狼籍蹂踐、惟雞得食則呼、與豬稍異然雄顧其雌、淫也、非讓也、毋怪其繇長則擯之慈耶、妒耶、試靜察焉、輪廻之際、可爲惕悚、

婚姻既成、冰人怨結、蓋始特浪語不過僥倖媒合、爾家私自喜以爲彼被我誑也、既而各各相嘗不懈、巳之愚、不悔巳之拙、反恨媒妁之誑我

也、此世態也、以予論之、富可假。貴不可假。百金者號稱千金。萬金者號稱十萬金。誰核其實哉。惟胥史必不能冒科目。郎署必不能冒卿貳。則一定之衡也。爲男女擇配若能安貧。自不受誑。然安貧者鮮矣。

韓昌黎送張童子序不載姓名後亦泯無聞焉說者疑其夭折予謂不然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或晚節末路貽玷清議皆不可知必始序中原載姓名後削之耳

蚕之有繭特充泥封谷之見耳其知識雖善然非有意于利人而人鑊之爲絲。則惡知識反在人矣。蛛之有網以陷飛蟲其知識雖惡然非有意于得人而牖戶所觸花卉所罥不得不撤去爲快其實救脫者多。則善知識又在人矣。彼智士之綢繆奸人之羅織與物彼何殊乎

結一夫之仇者辱荆平是也觸一國之怒者亡

夫差是也傷人主之心者族崔浩是也藉天下之口者滅王莽是也毒有甚不甚而禍亦因之平陂往復是乃天道非人謀也況藉天下之口傷天下之心觸天下之怒結天下之仇者乎

囑人致意于人道相慕之素而竟不往謁此近代縉紳不屑先施于寒士又好博延納虛名而以言挑之、欲其來謁者然巳不大雅矣。茲有遊手、遊食之夫、亦以此法施予不慧、世風若此可

爲浩嘆
遇事不偶儻其病有二胆不足識不足也胆何
以不足捨不得官捨不得生也識何以不足史
不熟也壯胆之法在達命擴識之法在讀書。
出山二字乃隱居求志者之謙詞惟公孤韓銜
足以當此下而九列不敢冒矣偶見武弁忝戎
對予自言出山。逕而識之。
古跡湮滅者頗多黃鶴岳陽二樓至今存者楚

中水賤便于脩葺故也
習舉業者終日閉戸而有務外之實如看小說
雜書野史如用各樣顏色摹擬名人圈點之類
終日閒遊而有務內之實如因山水花鳥而觸
文機如看傳奇而悟行文之類不可因和尚擔
閣便信其灰心見豪士戀杯遂訾其嗜酒也
客問吾杭山水秀逸而所產人物他方月旦陋
之錫以獃名其故何也予曰得微西湖占秀故
耶客曰不然西湖如妖姬艷娼供人耳目之玩
不若泰山北海令人仰止而望洋也所出之人
亦茅靡湫隘自有識者覷之猶如戲具可玩可
弄不令人生敬畏心此論是非非是姑存之以
證于知言者
伯次于侯令次予宗操觚家稱令爲邑侯稱守
爲郡伯此作何解
吾生平精力半耗于舉業而人無知者偶實識

置弗論眞解此道者其一爲薛公近兗武進人
乙未進士官方伯卽前輩薛方山予也云吾文
大有來歷非苟作者其一爲沈公漼湖州人壬
辰進士官政府云吾所造至此無一箇朋友矣
自謙倖中時尚無足下識力其一爲周公鉉武
進人甲辰進士有新安徐孝廉探以海內人才
未發者誰爲第一應聲而對首屈指予其一爲
靳公于中河南人戊戌進士官侍郎讚予文云

浙多名士但折心于君矣予偶嘆知巳之難也
紀此四公姓名以誌不忘

文貴典實故鄭命以討論屬世叔然其間事之許畧人之姓名年之久近卽神識豈能腹悉惟查書始核否則謬矣查書談何容易如易經卦彖必習易人方能稽考非素不諳帚編者所能查也

善人無後吾已將麟鳳譬矣惡人有後其義何

居試看天地間蜈蚣蛇蝎種類綿綿不絕此其大証據也

王莽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宜見于臣族此言當敦叛時爲自解免計耳說者以爲知言予曰失言甚矣曹魏篡漢猶異代事典午篡魏廼本朝事兀自忘之耶倘忌者執此爲口實茂弘獲罪更速計無復之張皇錯亂眞所謂急不擇音也

或問人亦有言進士舉人大小之分舉人秀才雲泥之隔其義何居予曰此就近時論耳近時資格太拘直指之官乃甲科所不可必者然鄉科亦能爲之別駕之官乃鄉科所不屑就者然茂才定不可到以此別梯級耳究其實有異途勝正途者豈得于正途中又妄生區別

是處緇流未五鼓而竹梆木魚之聲延門高叫此何意耶若爲募化此時闤闠中無一人起者

卽屠家腐肆篝燈而出誓不捨一錢而梆魚夜夜不輟得無虛徃乎予以此詰市民各不省于曰此自水滸傳楊雄石秀故事耳衆皆首肯假令賢明有司識是意也陰令人躡之發姦摘伏卽漢西門豹宋包孝肅何以加茲然須所用得人不然反助爪牙役納賂而誨淫也

予鄉一吏掌科餉籍者對予言人皆笑我附江陵權相呼爲張黨你們書生不知宦腸宦態人

人如是但我少年時功名心太急比他人太露痕迹耳此萬曆癸卯年語也至天啓末年予丑嚼此語津津有味後人讀史者觀至此必當擊節　此指陳餘以共傳未了曾日莫道乃介

范少伯張子房非富貴之徒也逆知其主之忌且忍而死心輔之必功成而始蟬蛻焉一片熱腸苦心遲迴展轉其不如漆園者在此愈于漆園者亦在此

留侯于定儲一節十分助呂原非因嫡庶起見也高帝稔知孝惠不足輔竟不知趙王如意與太子初無優劣特溺愛故揜耳倘如意果賢則社稷爲重留侯何必出四皓之策以故初時呂后與諸臣急留侯不急但聽之已耳及建成侯呂澤刼之強要其畫策而始遷就焉古今人看得此舉子漢家大有關係留侯視爲不急之務有以也旣而命太子擊黥布恐蹈扶蘇監軍之轍四皓不得不急留侯說上假太子軍權監關中兵即此意亦以終前局也大率留侯設謀奇而歸正予何自知之子其勸帝都關中是劉敬說知之

詩集中相傳有無名氏未必沉塲以自韜也或其人遭禍患爲時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名而句佳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史遷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夫

吳楚受封之初其爵僅止于子。仲尼因之。非貶之也。貶則爲作意矣予欲易貶字爲揭字亦未確有識者再斟之

神廟時麻常徐出爲言官謫汝州判適直指莅州見翁仲横道旁命移置他所徐復命云仲翁移訖直指答詩翁仲如何與仲翁。只因窓下少夫工。亦不在林翰院。只向汝州作判通。　英廟時大司成劉應制賦詩以雕弓爲弓雕太學生

戲之帖詩監門云獵羽楊長其友僚雕弓飼[illegible]作弓雕祭酒如今爲酒祭街官何以達廷執二事恰相肖一上諂其屬一下詘其師也

舉子中式無甚可樂處只免得下第之苦耳猶放生者被放之生亦無甚可樂處只免得刀鋸鼎鑊之苦耳故提之日此心不可遠放一放則他日地方必有受其害者鬼神慮之必陰殛之使其壽命不永何謂心放用度奢侈借債居間

等類皆是也

史記仲尼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疑問子謂樂其以貴下人耳然子位亦竟止于此凡人快意處即駐足處發揚處即界限處仲尼道大願大雖不敢以常態窺而仲尼日月也日月之昃則盈之故也

楊用修愼乃鼎元中最博洽者王元美輩竊輕之子不以爲然及覩所著詩話謂杜子美此一句本諸謝宣遠此一句本諸顏延年李太白此一句本諸徐陵王粲此一句本諸劉歆夫古人會心觸景各有機神豈屑沿襲只因此老自已無一毫性靈句句字字皆有所本故臨視古人耳子不羨用修之博羨其有能詩之夫人用修以議大禮得罪戍滇夫人有相念之詩載弇州集嗟嗟其議大禮原無特見亦本諸司馬君實者

人家陽宅坐西向東坐北向南者多富貴久遠此金尅木水尅火之義即建都者亦然故衡天下形勢惟都關中都幽燕爲長策也

魯哀公于孔子生不能用死則誄之謚爲哀豈偶哉子在春秋國國皆知其賢人人共稱其聖而必不敢用惟季桓子能用之即用之不終亦難能矣康子忽父遺命惑公之魚邪說不召孔子而召冉求譬庸醫治疾不敢徑用附子而先

以乾薑肉桂試也只孔子一人行藏描畫出天下古今庸愚窠窩榜様當時七十子皆及門而後仕者借其聲光以達而影跡相依倚先仕為大夫則亦如子產晏嬰輩但陽浮慕耳心悦誠服惟顔回一人其他言言疑事事畏者也縱令孟子生同孔世親受業焉未必能如顔也夫豈特孔下孔子一等人遭時疑畏亦復如是

白公勝卽楚故太子建之子也建爲楚平王所

廢奔鄭以娶于婦故奢尚父子俱死建既與鄭善不當陰通晉以謀鄭事泄被殺所自取也但伍員此時與建同居鄭與謀乎否若與謀是害之也若不與謀何不沮之可得自解于不知乎此員待太子建失著處也建死之後員挾勝奔吳又與退耕于野以待吳變兩人依倚最久及吳兵入郢鞭平王屍求昭王不得此時會諸侯聲楚罪而立勝以歸何其快哉桓文霸業自未有過子此者員竟泯泯而歸糊塗極矣蓋未得罪于鄭不得罪于楚其子分誼當立況員父兄又因建而死者乎楚惠王召勝歸國以自衞特楚之愚非員之智也在勝勃發其忿卒成則與吳闔閭刺僚相似不幸而敗君子哀其志可也

此員待白公勝失着處也凡爲孝子必掩親之短而暴其所長與胥謀鄭建之慾也因太子建而死奢之忠也故爲勝計卽不報鄭亦可爲員

計非立勝而嗣楚不足以洩前人之憤而竟其局子胥有靈其何說之辭

或云勝必不足輔耳不然子胥與同患難安恐忘之子曰楚惠王欲召勝葉公止之謂其好勇而陰求死士夫春秋時嗣位篡位皆勝等輩何必盡賢好勇求死士正子胥當日作用也君子舉事豈計及他日成敗而後爲之若計及他日成敗則夫差之立子胥又不當以死爭矣

春申君李園之事文信侯嫪毐之事大相類陰謀造物所忌兩人皆不令終有以也予嘗以細事按之一切謀人尸婚田土者奇禍立至天道寬坦獨不漏網于陰謀之人士君子當以予言爲鑑

予讀列傳孟嘗君過趙與客斫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情雖慘毒猶怒其笑已耳平原君斬笑躄者美人頭不已甚乎毛遂混食客中而不與

十九人之數李同却秦兵三十里戰死而不與食客之林向時所笑之躄安在哉不聞其以奇節著也固知兩君所結者客也非士也信陵君能得士矣聞侯生計輒泣下不忍于晉鄙覩二君妄殺者過殊然從毛薛諫救魏破秦後過當歸老于趙惜其留魏而憂讒畏譏以酒色自戕也春申誠士非楚宗室置不論

韓非既知說難既抱孤憤則當隱身自韜不宜數數于人世也憤世而復入世祇速禍耳戰國策載非短姚賈于秦王反爲所害夫秦王于非特以所傳書浮慕之周澤未渥也而遽斥其所愛信之姚賈賈方受千戶封爲上卿可立談去乎則語極知矣非與李斯同事荀卿不知其爲人乎斯遺非藥使自殺料秦王之必後悔而欲速死之也秦以忌非故急攻韓此時非寸籌莫展韓以爲無實益而反受兵因棄去不用遣之

使秦非心與秦之大用已也而畧不爲備竟不知相秦之後何術以處韓乎陰助韓則秦覺而不能相客明損韓則非又同姓諸公子也非何所恃而戀戀于虎狼之國乎盖筆下了了胸中憒憒卽令韓王用之亦必不免而况秦乎所可矜者商鞅李斯皆既用而後死惟非則未用而先死耳然亦其所遇之窮也

號國諸侯聞說客大言一嚇魂胆皆碎欲其泣

則泣欲其跪則跪欲出其金珠則金珠出欲與其甲兵則甲兵與猶如弄嬰孩提傀儡只因胸中無學故也其時齊楚二國最愚頗非秦敵乎祖龍蚕食齊楚實開釁焉不盡由三晉之爪分也晉合并時亦頗怯楚怯秦有左傳可考

秦廢封建爲郡縣最得宜廢阡陌之制則全非矣三代時無河患者有畝遂溝洫以備蓄洩故也蓄洩因時則水勢調而河不溢不涸旱澇兩

賴先王治河救荒之策即寓諸井田中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孔子贊禹盡力乎溝洫禹治水者也盡力溝洫即治水內一條目也舊說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今西北之餉反仰給東南是富戶依窶人以糊口倒置甚矣予意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五路當復古井田之法則治河之費可省亦歲豐穀登而無藉東南之輦輓爲矣或

曰古一夫授田百畝則可行今富者數十百頃貧者僅以畝計此法難行予曰不然富者自爲幾井貧者合爲一井但須良有司一料理耳然必須開刱之辟威尊力厚乃能行之否則紛紛多事是又一王安石也安石所頒之新法皆古人已試之舊法也

富民犯大罪者殺之但可正法而無裨于國籍沒其東又非體也不如彷漢制遷徙虜瘠之地

以實戶口是亦一策

凡人犯重辟而可矜者殺之既不忍養之又耗國帑之則仍不悛而爲民害不如驅出口外即古人所謂屏諸四夷也是亦一策

文場勝負不序齒宦途生死不序齒然間有夤緣鑽刺而倖中者必無夤緣鑽刺而免死者世之人或自矜其年少或自矜其年耄皆惑也自矜其多財能幹辦尤惑也幹辦而得者命自當

得非其能也反添此一沓勞費耳

凡字義但可意會而不可明解者滑稽為酒器繞梁為樂器之類誤用之恐貽後人笑端易呼豕為豶釋典呼牛為犢五代史呼馬為㕕皆物之去勢者俗刺諂媚貴顯謂之趨蕤蓋極鄙之也然纔繞寺人亦可以趨勢加之乎否

響卜有奇驗者以有心聽無心原為自巳之靈也古人有懷鏡以聽懷杓以聽者亦此意卽此

思之祈禳有驗不驗亦未必神之告不告也總自心所觸耳不然為神者亦勞矣何不憚煩乃爾或云神廟左右空則聰墻屋塞則壅如人耳一樣此亦近理但神廟面前定無所障縱壅而不聽也豈蔽而不明乎

開元中李青蓮謁時宰自通為海上釣鼇客李白宰問先生何物作餌曰以天下無意氣丈夫為餌時宰悚然夫世間高官大位無不忌才者賈洛陽受絳灌之累淪落憂死白言唐突甚矣詩人挾浮藻無經世深心置遇合于度外俟幸意輕吐幸而明主憐才不然相之權勢儘足以困白也況所云殊不大雅白沒受用處已露一斑

靖康間都城被圍四十餘日民已易子而食有因肥瘦不等而訟者貴戚富豪以雀鼠為佳味相餽遺嗟夫輦轂之地何至無三月之糧宋儒

謂必待闢城門而後開言路然士卒枵腹卽開言路何嗟及矣仲尼所謂去食非眞欲去也設詞警世原為足食者慮也而宋儒狃之遂云商亡而鉅橋在秦亡而敖倉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為寇資而因不早備儲胥以釀北轅之辱可勝惜哉

古人抱潔癖者原具潔品從五臟六腑耿徹于外以成其清故詩美之云華佗無術醫清癖今

人腸胃十分齷齪而假托愛絜以掩其濁、幾令
倪處士無以自白、
堯讓天下于許由法言以爲烏有堯視神器至
重、即有鯀尚歷試、安肯輕畀、此說似而非也堯
老欲弛負對嶽云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則
許由應在悉舉之內、當時亦不止由一人特由
恥之而逃、以故尚書缺不載耳載之則是有天
下若涴若染一受一授視堯舜爲何如品乎子

雲疑莊而信書、遂誕此事、不知史遷于伯夷傳
已明露之矣
史記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
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
山以變東夷蓋遠之而仍用以化俗、非誅殺之
也、四凶當日皆抱異智負盛名爲岳牧所共薦
惟堯舜灼見其不可用耳豈遂以上刑加乎流
放遷殛即唐宋貶竄意猶然居官而治民也在

聖帝則爲不與同中國而令其以四裔老也此
輩在中國必不肯安靖而如天之堯、諄諄以恤
刑勉舜又不忍加顯戮弗獲已而如此安置焉
此與孔子誅少正卯、心同而跡異、春秋時列國
環峙、逐之出境、則貽害于隣、作難于魯、禍根必
致蔓延、唐虞時六合爲家四裔可屏不必以兩
觀之誅誅也、
縉雲氏之裔貪於飲食、即謂之不才子、即謂之

饕餮、天下惡之、比于三凶夫口腹之欲甚細與
人何涉而招尤此必貪婪無耻若齊人之饜酒
肉以取厭于人故爲世詬詈耳、或云齊人如此
行藏即亡八龜子亦可做也予曰做不得或驚
問故予曰從來青樓之家。無絲巾乞食之體。彼
齊人者。東郭尚且垂涎。中庭肯不染指。施。施。從
內。出。則嫖客立時駭散。這如何做得。
凡人抱惡疾者以火燒之則囊以刀斫之則樂

皆前生宿業宜有是炮烙之報割截之報也玆有人焉無所求予顯者。而朝來暮去。闇人側目。侍僕掩口。亦宜有是恥辱之報也。業所驅迫彼不自由耳我輩當惻然隱之不當笑之恐來世亦遭此報

乏嗣非美兆也吾里中有乏嗣而生德色以立愛之說餌其宗人者究至貧無立雖彼雖欲立愛而人却不愛之矣

本朝有刺趙松雪者曰元家學士宋家郎此大頭巾話也予爲松雪解嘲趙氏祖宗生則青衣行酒死則雜牛馬骨葬趙氏子孫玉堂金馬居然清華之選果孰辱而孰榮也

凡進說者不當以是非爭當以利害動國之利害猶緩身之利害最急魯仲連折新垣衍吃緊處在將軍何以得故罷乎一句狄仁傑醒武曌處吃緊處在未有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太廟者也一句以故帝秦之議立武之謀言下渙然氷釋一切蘇張秘術皆不外此

瑾尸錄陽明先生有紀夢詩其假托與否不可知總惜郭景純之忠發王導之奸也予就當時情事折衷王敦逆節成導不過一宗落耳未有弟篡之後不以位傳予而傳兄與姪者逆不成則赤族之禍且及于導禍小禍大導雖愚籌之熟矣必無陰主其事之理觀其情詞迫切以百

口乞哀于周伯仁則且自料其不免特晉君臣胆弱狐疑畏敦之威不敢害導且僥倖萬一敦篡而調停有導在。或寬晉君臣而不誅。未可知也。上下挾此隱情導乘機漏網又適奏伯仁之寃後人憤之而追貶耳予此論不苛不恕觀史者再酌之

人當危急存亡時變生呼吸局外人誰之玩之痛假入骨伯仁取金印斗大語與信布垓下失

期之事同功雖高忿毒深矣漢帝無悔言而導悔之不置猶有良心特其人庸庸軟熟跡涉柔奸微巧實無他肠予存此論以質于後之觀史者

楚成王伐宋敗之弘射傷宋襄公襄公竟死永死之先又曾爲楚所執辱而學士家猶厠諸五伯之林得非以不鼓不成列一事大快腐儒心胸故耶

衛鞅范雎所中傷皆人主骨肉鞅不免而雎免者太子未來太后過去故也至于條穰侯高陵華陽涇陽之短而逐之與韓非訴姚賈之事同一死一相庸非命乎

唐商人劉損妻裴氏有殊色爲高駢黨呂用之所奪憤惋成詩其畧云斷蹤青鳥罷啣箋魚在深淵日在天從此蘼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又云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願作山頭似人石望夫衣上淚痕深此維揚往事也商人能詩亦自不俗何獨傷翟賈能萃晉乎惜裴氏不能爲紫玉耳後得虬髯老叟力叱用之子斗栱間用之驚悚以裴還劉殆劍術耶豈劉損願力精堅所感召耶

呼士爲秀才則怒呼僧爲和尚則怒然皆尊稱也賈誼以誦詩屬書聞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士能如賈誼方不忝秀才之稱顧反

怒耶或疑人諂已而怒亦情也四方上下曰和父母反拜曰尚世間僧以億萬計有幾和尚也哉

子忠肅被籍自　御賜外無他物公論漸定主心轉悔不然青宫之易南城之錮儘可貝錦其說也何必以迎立外藩誣乎政府江陵非分宜比任怨任謗人情所難即釋哀謀國前此有行之者非彼作俑伯子首臚亦出　帝斷俱可

強辯解免只是籍沒後賊賄狼籍雖百喙曉嘵其如公論何故臣之忠不忠從清不清處看然籍沒須有眞據若以祖父遺業宗戚他產變鬻指贓恐於僂仲子有兄戴在不得巨擘于齊國矣予因事而重有痛也

蒙恬疑而復請在扶蘇旣死後則何不開悟扶蘇令少延旦夕之命乎扶蘇存則蒙氏無恙扶蘇死則蒙氏不保恬覦為兩截亦愚矣哉況弟

毅與高有隙毅亡而恬獨存乎恬父武祖驁世為秦將攻取韓魏趙畧定彊楚皆其力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兄弟俱死晚矣而歸咎于地脉之絶迂矣太史公咎其不彊諫尤迂矣始皇帝可彊諫者乎挾重兵三十萬衛君在幕而死于亂賊之手終不得為賢將矯詔之罪惟扶蘇可律胡亥耳蒙恬則其如趙高何武人不學無術可哀也

趙高刼殺二世引璽佩之上殿殿欲壞者三此自巳神魂驚悸幻出傾圮之相非眞欲壞也王莽初登殿御楊震動亦此意李斯列傳以嬰為為始皇弟始皇本紀以子嬰為二世之兄子兩相矛盾夫趙高旣殺扶蘇必不立其子若扶蘇之下胡亥之上另有一人史未嘗明載之也還屬始皇弟為當子謂扶蘇昏儒與胡亥等即得嗣位未必不寵異趙高若子嬰猶有嬴氏遺風

扶蘇胡亥皆眞命奴才翻似嫪毐所生絶不似始皇帝子也始皇帝有二十餘子胡亥少子非次子也其中豈無一二賢者偏溺愛胡亥亦天意也扶蘇乃漢元帝之流後人毋以誦法孔子一語而追惜之也

丈夫溺愛少子雖英主亦不免秦皇漢高只因長子不愜其意而遷就護短其實胡亥如意二蠢物絶無可愛處後之廢嫡立庶者可深思矣

子歷覩往代開創之辟其繼世多庸且忍恩天意厭兵止殺如人大病初愈非安靜休息不能還元泰獨少此耳若扶蘇嗣位三五載即世而子嬰承之泰社豈墟乎哉。

陽世操榮辱者有銓部比部陰世主禍福者有天官地官漏于幽明之外者其權聽于史筆文人凡桒間時時防有鬼瞰不可不慎也。

世苦忙予苦閒閒之根有七貧賤無求則閒人

絶望于我則閒誓不為人出力則閒胷中太明則閒眼中太毒則閒口中太察則閒禮文太踈懶則閒忙之根有六驟富貴則忙妄結交則忙才鈍而遇事不斬釘截鐵則忙至親密友居要路則忙字畫等伎足以鬻錢而不甚計錢則忙無恥則忙說者曰造化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于閒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豈其然哉山叟厭如年之日閨婦愁如年之夜此寂寞而非閒也神仙奉天尊迎送差遣愈不得閒塵世有不隨境轉之人窮達皆閒天壤間不多得也。[illegible]

凡物取其給用而止黄帝所嘗藥不知其數然醫生所用寧幾何哉蒼頡所製字不知其數然文人所用寧幾何哉財虜家積百萬而自身所實受用外皆藥與字之類也。

事有明知其誤而不必辨者如毛寶放龜之類

其實之死與否係部曲所為否畧之可也所重只在觸人善念見異類亦能報德耳安知倡此說者非權教乎人情勢利微骨說毛寶自身更覺悚聽不但人微言輕人微則事亦輕矣。

沈氏日旦初集一卷畢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夏

詩人文人不必身遭其厄卽詩文亦自有厄著述滿笥子孫輕其家丘同于敗紙一厄也他人蒐存稿殺青雜以僞撰削其直筆二厄也好利之裔覛遺書若奇貨索人朱提妄意去取三厄也借文集爲募具抽豐達人猶酒肉僧昇菩薩

像化緣死後蒙耻四厄也鑒此四厄當于生前删定流傳以俟知己可耳（子孫又將攜利石狀風矣）

金陵所用錢皆開元也薄小而賤豈眞古開元所鑄乎當事者槩禁之每至激變夫官錢之不行罪豈獨在百姓哉予邇說中已窮其源矣

從古人主只忌才不忌財故石崇與王愷鬬富擊碎帝所賜珊瑚樹又使家僮悉衣火浣布以誇帝而晉武帝皆能容之且以秦皇帝之暴爲巴寡婦築懷淸臺又令倚頓得朝見比于封君以漢武帝之雄愛卓王孫綠熊皮但令進二十雙不盡取其百雙以唐玄宗之侈能含王元寶之肆元寶對上請以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而上無慍色凡此皆不忌財之徵也漢武嘆想于文園唐玄折心于供奉寧惟不忌才更延攬矣他主能如是乎出賈誼于長沙則前席祇虛慕耳懷奇殞命獨韓非薛道衡

乎哉

夏太康荒于田爲羿所逐不得返國殷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不得返國隋煬駕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不得返國盖帝星上應天象離其位者必凶否則好遊亦無大失德處而狠狠至此此三辟覆轍皆堯以後事也堯戒舜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堯何所見之早其不傳丹朱以免于逐且弑也愛天下亦所以愛亂

子也

人情好盡爲累聞人煉藥未知所煉何藥郎云要用桑薪要隔湯滚爲妙入人園林未曾遍覽郎云尚少某卉尚缺某石見人著書猶未開卷郎云曾有續集否千喙一轍耳不勝洗予所以與世日遠也 [illegible]

予之刻論專以待不恕之人而疑者反嫌予刻猶如西市殺人觀者不閱爰書不悉罪狀反謂

刑官殘忍耳

張文忠初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而文忠上章固辭謂前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少保蓋此時諱言建儲文忠借此作諷因事納忠大臣之妙用也而誌反不載說者以爲文忠辭卑就尊誌特諱之所見鄙矣太子太保視少保相去幾何而錙銖較量事君者不從大體處權衡論人者不從大端處擬議皆惑也況文忠首揆

非仕宦者安得以抱擊之細節律乎前輩高朗處爲後輩所泯滅披老有云一塊好豬肉却被世人生吃了 [illegible]

本朝墓銘墓表行狀傳記等多不核有子孫誇大其先人而諡言之以罔摛辭者有祖父盜名預作誑語示後以爲他日乞言地者有彼此道聽全說風影無據者有訛以趙甲事情加諸錢乙者有無可稱說而諛墓之人特神其說以銷

受陳壽之未者王元美先生歷剖其誣恐彼世誤認爲眞耳然此等文字斷斷不傳雖不置喙亦可

訓蒙之師其門人有登第者必引以爲己功此念入土不化竟不知成佛作祖之僧初出家時亦自有披剃師也

水至濡也而水可以割舟金至堅也而純可以繞指剛柔倚伏卽溫泉涼焰之義歟

熹宗末年逆璫魏忠賢假旨緹騎紛出逮大臣于獄極刑斃之不可勝數姑蘇顏佩韋齊民也校尉至境所逮者銓部周順昌係。廉。官。顏。不。勝。憤。乘。萬。衆。聚。觀。椎。殺。之。周竟被逮死錦衣衛獄顏挺身抗言斬于市。自。後。緹。騎。不。敢。輕。出。但委撫按昇進免沿途毒害之苦其有德于海內諸臣甚鉅。而追卹未必及也。特紀之以追配古要離之風。與顏同事被害者有周景文。

萬曆壬午武林民變顛末詳弋說中其時撫臺發兵擒斬醒醉相半非露頂即側帽惟戴巾人得幸免至今武林風俗人人愛戴巾怖心所結相沿成習自壬午始也

序齒錄以教讓也而多隱年則訂盟之始已相欺矣自茲以往何事不欺最可恨者北闈習氣房頭與長班合謀以欺同門之友座師未受其一而門生已耗其九于戲言嚼之暴斂未加于百姓橫征先及于同年丁卯南闈榜首沈君欽分各止貳星此張希仲對予言者紀以志美使後之清脩者有芳躅可襲

紂去舜千有餘載舜以玳瑁爲梳無非之者紂以象齒爲箸何所不可而箕子唏也若圍棋不作自堯蹴踘不作自黃帝樗蒱不作自老子笙簫不作自女媧綃不作自伏羲刺譏且百出矣紂作粉見博物志此亦趣人借其兇惡耳下此

而曹植之雙陸又名長行局名握槊漢武帝之藏鉤蒙恬之箏雖戲具然皆獨創者古人心思智巧適出今人之上今人依樣畫葫蘆猶慚其不古若也噫

孝武本紀全篇皆方士神僊封禪等事其徵賢良開道通夷用兵絕域諸務悉不載非實録也或李陵降匈奴而遷下蠶室有難于措詞者特畧之歟說者謂景武二本紀俱褚少孫所補恐

未必然 史遷叙李陵[illegible]

聖祖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國初時人倩也至于今武臣亦愛錢總戎以下無不賄升者太史公傳李將軍惜其數奇隊其家聲而未稱李廣孫李禹爲太子所寵幸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可知李氏先世不惟勇且廉也。與報任安書臨財廉。取予義。士卒同甘苦數語。默相照應。抑禹正所以揚陵也。讀史

者于此三字急須着眼

平津侯弘賢相也其得體要處在諫止通西南夷築朔方郡雖其間不無遷就而所全實多汲黯戇直人也見其委死遂以曲學阿世加之然武帝獨智自賢。須以巽入。弘與黯相反而實相成畢竟黯不能容出守淮陽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乞骸不許反褒美焉弘。孝。後。毋。纔布被果詐亦脩名之士爲相時所默調陰救處弘不自言人亦不知說者毋紐太史公貶詞而猥鄙之也殺主父偃、偃原恣横、偪齊王自殺、傷人主。況親之薑力主置朔方郡以開邊釁與弘異議偃實自速戾焉罪不在弘其徒董仲舒于膠西董廼迂儒祇堪作藩傳耳未必弘妬之而脩郤也

新安有一悍妬妾死變雌雞其夫感異夢而買歸家其嫡妻憑欄觀之見彼恃强逐他雞不容啄叱曰賤娼汝已墮畜生類猶如是横耶雞聞

語立刻觸階死此微友唐星槎言也武林有一啞喉漢不能言却能謳歌忽一日高聲大唱羊房火起唱之不止衆奔至羊房已成燼矣他屋賴以救焚此杭紳趙繽菴言也二事恐未必謊靜中念及紀之以資鼓掌

藝苑卮言歷舉古今貴而壽者自商周至我明凡五十六人却遺趙充國馮道韋素不載夫三人昭然耳目者尚遺之則其他漏遺者多矣惜

予腹空不能殫其姓名爲根卮言中厠武元衡
覺夫安武爲藩鎮所嫉、囚死、不能優遊待盡何
名爲壽、
婚喪慶吊之儀有費少而反適觀者有費多而
仍苟簡者不在有侵年無侵年有樽節無樽節
間論也善用之則一以當二不善用之則百不
及十譬置薪于竈竈大小同薪燥濕堅脆輕重
同而計其所燎相去倍蓰乃知一切豐儉皆以

智運也
昔予計偕長安爲卜夜飲與蕭山黃大年作藏
鈎戲勝負未判閣中方伯書挑鬭氣甚雄予應
之曰先破黃巢、後征方臘、座中以爲雅謔二友
俱成進士相繼物故久矣思之惘然
匈奴列傳遡其先爲夏后氏苗裔括地譜云桀
放走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
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呼爲匈奴。然則冒頓與

禹蓋淵源一脉哉。天何分華夷也、祀之用夷但
悖禹不悖桀、萬世而下、受北虜大患皆成湯遺
澤焉、假令紂而不死、亦遭放流、種類滋蔓中原
君民其無噍類矣乎、
品題百菓以荔支爲第一楊梅蘋婆遠不逮也
予意將荔釀酒定勝葡萄借閩粵炎熱恐作酸
耳好事者嘗于岩洞幽冷處試之龍眼不幸與
荔同域錫以奴名或亦其自取不然腹厚而核

細雖濃郁遜荔而恬雅超之矣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睢不爭
而聽孔子馬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
圉拙說而得說者以爲寓言非也予宗有一物
正如是蓋愚與愚相投氣味懸合曰哀曰野名
不虛矣
王元美戲爲文章九命傷才士數奇也一貧困、
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

人無終尤無後皆歷指其人而中有未當處或才不逮于作者或自貽伊戚非貝濫才士郎昌濫數奇耳元美後瘡瘍半載殷都秀才過而戲之謂宜加十命蓋惡疾也因復枚舉其人評之予謂十命當分天刑人禍兩則綺語誣詆者遭陰殛之報天刑之憤世怨懟者羅陽網之報人禍之然平坦之腸必無警句光塵之品寧有奇文卽欲抑其才以自諱而不能此數奇之由也

若曰享名太過銷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更有説焉文人于妙不必更作他業卽此已爲世所深恨猶入宮之女豈嘗詈諸嬪嬙而反唇側目者趾相接也

吴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此文人矜誇習氣也但父子不同倘如蘇之于禹偁之于宣乎作未必定勝述也借聽者不以此相戲耳昔李于鱗秉憲關中許中丞宗魯問當今何人能詩李首推王元美次推宗子相許但索宗詩觀而不及王蓋此時子相見爲考功郎故也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慚面赤夫對于鱗而問詩人猶既見王猛而云豪傑不至也已可異矣末段光景尤醜世俗中作此態者十人而九予數奇每遇此輩不得不舍之也

比部郎初到任例當入獄宿一月謂之提牢予嘗戲刑曹諸公暫作地藏王菩薩三夘蓋諷之

也圜扉死囚必誅不以聽者固多爲國行法不得不誅而情可矜疑者亦不少也今人但知防範罔知憐恤能于此發菩提心則法星卽福星矣

人有敗名喪節爲清議所不齒者尤宜憐恤祗因相與狹斜一念之差悔莫追耳本來恥辱心原在也予爲孝廉時郡邑公舉公會亦隨衆一出有一夫子然獨坐獨立獨行同袍中羞與爲

伍若將倪焉予就彼聊逼寒溫亦厚道也而我之聲價自在後賢當深味之

古人讀書不窺園者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董仲舒但三年已耳此皆腐儒學究但專記誦絕少心靈者也園尚不窺豈樂山水若以尼父語按之即謂不仁不智亦可

宋試科目在八月中旬其改至九月者因蘇子由患病而韓魏公居相奏後其期者也後遂定

為例古之宰輔愛惜人才如是予瞻登第後英宗即欲大用之魏公以為太驟必老其才而為衆所信服乃可大用不然反累之也其愛人以德又如是魏公才品足以驅駕二蘇故培植長養咸有節候不若絳灌之于賈生如妬花風雨但摧折之而已絳灌才品遠出誼下實見得誼少年輕薄不可使遽得志非盡出于忌也

顧比部携榼小園見石隙中所吐草花指示予

曰此妙藥也名曰小薊治小便赤白濁神效向患此恙四十日莫瘳遇喬醫生用此配合他藥一劑而愈識之以示後人顧又自述其楹聯一對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化陳為新語頗佳併識之

辛比部滇人也小心謹言一日與刑曹國博十餘衆聚飲予亦在坐諸公語及男色事辛曰吾鄉絕無此此非人所為衆大笑曰我輩其人乎

非人哉辛面赤蹐踖久之甚矣謹言之難也

世間難事有七一曰覓葬地二曰擇良師三曰尋館穀四曰貸朱提五曰書室奚童六曰作婦人傳誌狀壽祭文七曰訂期遊賞或問師既難擇館應易尋予言不剌謬乎予云幾見良師而無館穀者乎或問訂期遊賞何故難之予云地位間志趣不同以貴招賤以富招貧則匪人乘機濫矣一切朋交不拘寒燠咸以同調為主談

何容易

豹文金錢虎文橫斜、大不侔也予廣其旨、有錢之惡人曰豹、無錢之惡人曰虎富欺貧豹食虎情態相似

桑穀之樹人布種則不生鳥啣其子墮地則生豈氣相感耶秋海棠手擲其子則不生。以箭寄之則生。卉木之厭薙斯人也如是、

老者壯者少者數十人聚于一堂則判分爲三各從其類此有我相即豪傑不免又有少年人似耄老成人似童者兩情仍自氷炭

項羽不稱帝而自號西楚霸王、似草寇氣質且西之一字。已絕無混一之意。何必嘆天亡哉其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其寄廻宿遷。富貴故鄉之鄙見耳。顧不使沛公居關中、而蜀漢處之則四塞之險、百二之雄、羽明知其爲要害地也說者謂羽未踐天子位況身首異處當降爲世家不當厠本紀儒生成敗論事多主此說獨不思二世呂后視羽且何如哉昏辟濡犯置本紀則不倫而夷于世家又無此體羽事雖不成不失爲豪傑也厠之本紀固宜

古人塚不一其處有爲人所慕而壘土以寄思者有姓名同而後人傳疑者故子路墓一在清豐、一在長垣、一在開州、扶蘇墓一在慶陽寧州、一在延安綏德關雲長墓一在當陽、一在成都

萬里橋、上古逾邈女媧伯夷陵原亦不以一二畫也

淵明五子雖俱不好學然豈遂不好遊不好弄耶。令彭澤纔八旬而三徑就荒橘可想矣。松菊不刈以爲薪。猶有存者。蓋桑梓之誼未絕也。迺陶公餅粟無餘。飲酒未足。安所得貲爲卜築費哉。所云日涉成趣。衹自嘲。非自快也。

羊欣書法摹魏夫人梁武帝誚爲婢學夫人舉

止羞濺于謂人苦不自知梁武之信沙門亦頭
陀學佛。假意慈悲也。又云學欣書者爲重臺古
人稱輿臺之賤、以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臺迺
執役之最賤者、故呼婢。之。婢。爲重臺。而詩紀臺
臺、史紀栢臺鳳臺鸞臺又爲尊稱矣
晉溫太眞擊錢鳳墜幘訴不行于王敦、漢袁盎
斥趙同下車、譖不行于文帝古人術數相類、未
必相師也、

姪智有勝叔者袁盎之兄子種是也、廷辱趙同
種之謀也、從爲吳相不劾治王、但說以毋反幸
得自脫、亦種之謀也、然能聽用其謀則盎豈癡
叔耶、盎從史盜盎侍兒、卽以賜之、後從史爲校
尉司馬、卒賴其力以免于吳、微從史則盎爲刀
下鬼矣從史報恩之厚、盎知人之明兩足多焉
侍兒亦非常婢也、往復事不可爲訓 侍兒事亦未穩 子謹于
智者樂于處從、子房行少傳事而叔孫通爲太

傳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皆處後也豈眞自揣
其不若哉防其傾軋而以讓消之且事權不專
則責任輕而罪戾亦輕也
陳平畫美人圖以懼閼氏、而白登圍解、此策張
儀早行之矣、令靳尚駕此說以紿幸姬鄭袖、因
得自脫于楚、未必陳之效張抑智謀之士、所見
畧同耳閼氏與鄭袖、其情相等、而單于與楚懷
王、慣聽婦人言亦不約而同也

說客能自揣者惟陸賈耳折難結箕倨之尉佗
而令其蹶然起坐奉約稱臣此猶不難孝惠時
諸呂用事、劉氏將殆賈度不能口舌爭病免家
居、何其善韜也、將相交驩之策、曲逆非不知而
燕居深念者、未知太尉心事何如耳、得賈言迎
刃而解、此旁觀勝當局非平智出賈下也
張釋之止嗇夫之拜此說非是禽獸簿乃上林
尉職掌、此而不知、則溺職甚矣何以尉爲非宰

相不問錢穀者比也，文帝言其無賴，最是嗇夫承帝問而代對甚悉，一以寬尉罪，一以解帝怒也，何云喋喋利口乎。假令是時無嗇夫代對，則尉且得罪黜矣，卽拜為上林令，亦鼓舞之術，而爾釋之固止，此必與尉有舊而巧詞以為之地，釋之非利口而何。古帝王有天資勝臣下而反過聽臣下者，此類是也。然人主小心慎毖亦是美事。

釋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何鯁直也。及景帝卽位而懼其脩怨，用王生計謝過苟免，又何靡也。嗟乎，景帝殺吮文癰之鄧通，而貸劾巳之張釋之，苛恕兩截，何也。通寵臣，殺之可以收名。釋之名臣，貸之亦可以取名也。景帝刻深之主，特以名心為累。于張則逆用其情，于鄧則順適其忿。竟不知桑梓敬共亦可以得名也。吮父之臣所損多矣。[illegible]

杭州諺：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着嫁時衣。言其能自開拓也。然此皆過求語，自我者來能吃得分時飯，便為守成之男；能着得嫁時衣，便為安分之女。

漢功臣惟黥布真反，史但云滅，不云族。韓信激之使反，反形未成；彭越則絕無反狀，夷族不巳，甚乎。漢祚四百載，享國長久，天道殊不可曉。豈錄其誅暴之功，畧其行事之毒耶。雖然，新莽篡位，漢祚斬矣，此後兲脉則光武仁厚所延也。

韓信微時坐法當斬，賴滕公故得赦，史不詳其酬報之事，何也。信報漂母小惠，忘滕公大德，忽蕭何知巳之恩，斬楚下將鍾離眛以媚漢帝，負故人之義，挑激陳豨反以陷之，種種皆薄腸也。張倉于王陵猶韓信之于滕公也，倉位至丞相，古人舉動倜儻，片言而死，因立赦，言者聽者俱有俠氣。若今人則以為非常之原也，曰法不行

也豪傑喪斧鑕者多矣

宦途蹭蹬吾有說以相解借一命之榮作萬生之福。一樂也。究親累害吾有說以相寬借今世之財了前生之債。二樂也。多口譏謗吾有說以相慰借他人之誣詆代自己之懺悔。三樂也。墮身地獄。觀想天堂。遭時不如意者不可無此心境

箕子次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終令命皆順人情所喜悅也。次六極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弱皆順人情所憎棄也若宋人必且以攸好德居五福之首以惡弱冠六極之先矣

晉文公初娶狄女再娶齊女三娶秦女反國後但迎秦女爲夫人。夫狄猶小國也。齊秦並大國而齊女又文公所素愛者。向時戈逐咎犯者何心。齊女殺蚕娶而醉遣之。此情此誼何忍背之

眞堪入江淹恨賦哉白頭吟不足嘆矣要之齊與秦並宗人女非桓公繆公之親女及妹也。但此時桓公已薨繆公見在又爲之誅亂臣呂郤又送三千人衛之以備難故耳。仲尼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予卽其受餐返璧與愛戀齊女二事衡之則晉文公色而不貨然竟以秦女爲夫人又勢而不色也

或問文公若迎齊女將若何。予曰文公又不要進鄉賢祠只如傳奇中趙牛兩夫人敵體亦可也。只因欲霸諸侯。恐失驩于秦。遂以並后匹嫡爲嫌耳。曷若併狄女迎歸。鼎足而居。不大快乎。眞正英雄。決不肯做薄德事。惟偶道學乃忍爲之。不知觀過知仁。原不礙兩廡間生猪肉一塊也。

昔人以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爲進德之國又以貪把書卷爲實歷日子則夫名利之場延損德

之藪而目不識丁者虚度浮生真可惜也

人情趨異故傀儡踰尺方相踰丈皆非常形也闕人情貴似假疊石有渾融若天成假似真也闕洞者玲瓏若人巧真似假也短不傀儡長不方相行者過之而不顧假山不似真真山不似假遊者遇之而不驚矣惟智人善用異善用似而我以真常涉世不愚乎哉

諍臣諍友不宜惹人之厭當九用其隨而一用其撚一者鴻鉅之計九者纖微之圖也事事糾

繩如無疾人輕易服藥一旦疾篤仍以常藥投之豈能奏効

吳俗有四貝之諺一曰令貝一曰者貝一曰分貝一曰戎貝謂貪則必賭賭則必貧貧則必至于爲賊而後已也予廣之爲五乃有貝也近時賊多通賄于捕官官得賄而反佐被盜之家反怒擒盜之役亦世道大可憂事也

世廟改文宣王爲至聖先師易像爲主卽起孔子于九原亦必必肯真英主作用哉一時腐儒迂儒各有異議祇因胸中竅厤蔽塞渾是八股時文填滿乃出此倍上之言耳試申其說蓋孔子原以德重不以爵重者也卽欲以爵尊之王之上有帝帝之上有皇而僅限于王則卑之也極矣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尼病間遂以行詐欺天罪之生不敢當侯禮而歿顧敢膺王號乎是

儒紳士大夫之識反出黔婁妻下也况王號創自唐玄宗安知非楊國忠等所更定乎何足爲法太抵凡庸原無特見假令舊稱先師而新改爲王則又羣起喋喋爭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像與俑奚別哉是欲孔子無後也像乃二氏之教非儒教也類二氏爲異端而偏用其像甚矣時文之塞竅也

飛兔日行三萬里則自燕至滇可朝夕往返乎

此不經之譚也古人馬色尚黃故黃帝馬有飛黃騰黃乘黃吉黃翠黃紫黃之別毛詩駉必曰四黃蓋有所本也周穆王傳八駿名目幷幷而王子年拾遺記悉與之異說者以爲未見本傳故也予謂本傳亦未必確安知非好事者所附會秦始皇有七馬其第六曰銅雀而魏武帝亦以銅雀名臺未詳其故

千里馬必六七成群方可備人主之用蓋人主

出入其護從最多單騎飛馳衆騖莫及若將軍戰馬防其敗奔以疾速爲貴只單騎亦足矣漢文帝自代還有九馬浮雲赤電絶群逸驃紫燕綠離龍子麟駒絶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正嫌其無用也酸儒不深思以爲不貴異物可笑也

萬曆間寧夏叛將孛承恩據城負固城破突圍而逃其所騎白騾乃素愛者承恩被獲此騾哀鳴不食而死承恩不忠于國騾忠于主豈人果不如物乎惜其異類無識不能苦口諫也可謂義騾當匹休義馬

陸產之畜形體皆可限量惟豕與鼠有數倍于常體者豕可重三四百斤太倉鼠尾長一尺蓋二物屬亥子猶之乎水族也　鼠食巳至久則大如豕

信陵君救趙救魏兩破秦軍名動諸侯雖然才必試而後見當邯鄲告急時信陵將畧人無知者卽信陵始願亦不自意其能如是也觀其約

車騎百乘與客同赴秦軍則胸中原屬孟浪此時直請于魏王之前分晉鄙兵半自將以救趙亦可侯請而不得他圖未晚而計不出此吾故料公子不自知不自信也惟侯嬴知其韜畧在晉鄙上教以竊符奇策倘他人則無益于趙有損于魏嬴未必輕以此策獻矣據跡則晉鄙無辜冤死按其實鄙亦固陋無足惜者秦以移兵擊魏嚇王魏王宜其惴惴鄙而社稷臣也不當

以唇齒之勢動乎其時幸而按兵不出出亦無濟。為平原君者求平待斃別無片籌。與晉鄙等復何殊哉。不然陽割地以求和而陰設伏以擊其惰歸。是亦一策。惜趙君臣膽落而不能也

山林高士。其靈心傲骨者出而仕。貧如善知識不能秉粗適大衆托鉢。免不得與酒肉和尚聚首。腥氣逼人。歸脫芒鞵。上禪床卧。此際即是淨土。但恐明日又要托鉢。若得脫離此輩。獨自求

訂火宅亦化城矣

宋儒謂文王演易。流為卜筮之書。箕子陳範。流為災異之說。聖經何不幸哉。此論迂甚。夫聖人不言則已。言必期于救世。虛譚而無實際者。異端曲學。借以驚愚俗。于日用何裨。卜筮決疑。乃吉凶悔吝所自出。災異悟主。乃用人行政所攸關。是天道人道合併之精也。顧云不幸乎。況文王原因羑里之囚而演易。箕子原因武王之訪而陳範。則卜筮災異。蓋要渺處。非粗迹也。宋儒尚口與晉人等。晉之清談不甚惹厭者。猶有陰柔作用在唇舌之外。如淝水破秦等事在焉。宋儒只一箇誠正。兀朮來也是誠正。徽欽去也是誠正。曾有以良知二字。戡定逆藩。如我浙王文成者乎。一切事物但歸之于理。至于天。巍巍蕩蕩。不可思議。亦曰理而已矣。理何不幸也哉。

孫皓對晉武帝語。氣太峻。頗非保身之哲。劉禪

謂此間樂不思蜀也。說者又以為太蠢。予曰非也。後主固庸愚。然孔明教以學申韓。則亦非塊然無知者。果塊然無知。而以申韓之術進。參朮飲死屍。孔明不若是之愚也。出師二表。豈對木石敷陳哉。能安于愚而不自用。是即其一隙之明也。不然。武侯為所掣肘。能自由乎。亡國之後。轉思孔明遺言。而飾為痴蠢。如啞如聾。苟延殘喘。于申韓亦頗有入處。申韓原不足佳

國朝祝允明翰墨甲當代、擒詞頗非當家如玉
盤金餅四字開口便俗議論尤鑱鑱其汚衊于
忠肅公。非本懷忠。孫。因。徐。有。貞。是。其。外。祖。故。耳。
王元美與祝皆吴人。王極口究于。不左袒有貞。
乃其靈處。祝握筆作書。是其本等。而妄議社稷
功臣。可謂不安分矣。耳食者毋爲所惑
鄒陽爲羊勝。公孫詭。所嫉從獄中上書、書奏而
梁孝王出之、尊爲上客夫李斯亦從獄中上書

趙高使人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則羊勝公
孫詭不至如趙高之毒梁孝王不至如二世之
昏也鄒陽既倖脫不遠引高飛而猶栖栖與枚
乘莊忌輩客遊于梁可謂不智幸而孝王早薨
人無所庸其嫉不然爲勝詭輩者豈少哉。
野史如草木子、雙溪雜記、枝山野記、剪勝野聞、
容坐新聞、震澤紀聞、明世學山、都公譚纂、群居
解頤傳信録之類多誣誑不足信王弇州燕語

中力辯其謬二則耳食不確、一則横議不公予
生平絶不作野史傳奇小説等書恐墮口業報
也
世間有一種人懶觀正史勤看野史讀秦漢文
千遍不熟誦傳奇曲調過目不忘者皆邪慧也
岐巧也又有一種人與顯者一揖之後面目終
身不忘即世説新語所云公自令人難記耳是
人亦將曰公。自。令。人。難。忘非我之善記也

世人見吾行卷有引呂東萊博議相譽者甚受
其累因思王元美先生被劾語。崑山弋陽之譏。
充斥于後庭。與此正相類可發知我者一笑。
皇明資治通紀與高氏鴻猷録述　聖祖始生
時有紅羅浮水面、即取作襁因以紅羅障名其
地、説者誕之、謂實録備載瑞徵、偏缺此耶必傳
聞者誤也、由此推之、正史亦有不足憑者、香孩
兒營、與紅羅障何異、近代猶如是、遠之而吞卵

顧武等事、上世渺茫之說、寧足據哉、不敢據以
爲有、安。敢。據。以。爲。無。聖人所謂缺疑者此也、
金陵季冬。桃葉無恙。因題詩其上以示粦月家
國傳。韓南粤人也。渡頭臘月燥如埸。桑葉萋萋
不長寵。莫認長干爲嶺表。峯帷何處是桃根。
祖制見任官不許建碑立祠。天啓末年毒璫生
祠佈滿省郡舉世若狂　今上龍飛詔毀嚮以
充軍倫公憤大快其遺黨竊議改爲神廟于斷

而興之神不歆非類譬四服而加諸士大夫之
身榮耶辱耶況以自殺之罪闊、而神肯依其宮
臨其位、亦不成其爲神矣、
虞姬伏劍于垓下、綠珠墜樓于金谷、太真蒙面
于馬嵬、美婦人未有能令終者、非紅顏薄命之
說也、霸王沐猴、季倫財虜、玄宗昏辟、不足以庇
其所懽、當時幽憂棄置而不以色升者、玉石並
焚于崑火、史不傳矣、西施托身范蠡、蠡全則施
亦全、是以君子慎所托也、然西施功存霸越。非
其他色荒者比。又不在紅顏中論矣。
張齊賢微時何至乞食于盜、史載其能啖肥豬
十餘斤亦怪矣哉凡人命中食神健旺者體豐
厚縱飲食、又喜謳歌蓋脾性好音也、
王元美云自古文章之士每有仙去者蓋天地
冲美秀特之氣見予獨多來有所自去有所歸
理或然耶因歷舉古人羽化與解其職等異以

實之予有說聚初世爲人者。于文章一竅。未能
通曉。凡以文章命世靈心靈語出人意表者。其
人原從沙門星宿神祇中來者也。此等人慧足
而福不足、故生前坎壈、歿後復還故物、蓋謫仙
也。其。性。習。絕。與。人。殊。以。此。
諺曰朝内無人莫做官。然吹噓汲引未必納賂
則猶古道也至于今則否苞苴不入雖親故滿
門音問絕矣暮夜繞通雖羈孤伏野除目登矣

予欲改二字手内無錢莫做官。
人與禽獸相異幾希其饕餮同其傾軋同其懶惰同其淫狎同其附和而不特立同祇緣胎孕之初父精母血皆六畜所化就、況交感之際五體俱横、即欲與禽獸異、不能也、惟嗜飲。好外。二事、乃禽獸所絶無者、而嗜肉好内之人。遂群起議之矣。
客有謂予不善作詞曲者、因以小令為題戲擬黄鶯兒一調〇春色爛衢門為迷花幾斷魂、夭尨隔水多嬌嬿、薰風似溫、鶯聲似吞、林鶯慣見蓬霜鬓、羨閒身、懐人無語、清興寄芳尊
漢史出司馬遷范曄手筆、唐史出歐陽修手筆、聲價自貴、我　昭代多才人而不令備史館之職千載而下必有追惜之者
宋人稱檳榔有四德醉則能醒醒則能醉、饑則能飽、飽則能饑、吾戲錫以名曰鄉愿菓、

弇州續集較正集更覺自然無斧鑿痕而訛傳出山人曹子念代筆、可笑也元美命世才、千秋大業、豈甘假手崔季珪耶、曹果抱才如是、顧不自已立名、而為他人捉刀牀頭、不若是之詭且愚也、此必曹氏裔謊侈其先人、而耳食者惑之耳、曹自稱元美甥。而元美文集云。友人曹昌先。其人曾謁先君。其著作予嘗見之。
余初綰牧綏未三月章縫數十人請以邑前餘地建立生祠、余正色呵曰、某何事、併罪地方、而以不肖執跡狃蒙、非所望于二三子也、既而見他邑生祠有塵覆其面者、有火灼其楹者、有詩詈其像者、有刀斬其頭者、宋必此令之果惡而愚不掩然、求榮反辱、宜然哉、天啓末年逆璫魏忠賢生祠巋然遍于京省不及一見而敗拙過王振劉瑾遠矣、後之君子無端而忠賢其令謂之不祥、吾舊有生祠口號三首恐傷時不災木

今有毒鬭富之、附好事者一笑術艮直待去思
蹇。廟貌忙營未去時。寳篆若同周八百。兩岸飛
去讓生祠。後賢追請自蘇菉。溯涵堪爲畏壘甚。
香火昔無下注處。石梁跨水架生祠。更豪尸祝
不如茲。募簿沿門徵覈施。可怪古人多闕事。石
公宗尖、一生祠。又一首已忘之矣。末句云歛。荒。
前。絘。器。生祠。
孫權奉書曹操尊之爲帝、而自稱臣操大笑曰、

是兒欲置吾爐火上耶、此有鑒于王莽也、莽之
篡數千萬稱功誦德之人速之、莽之戮亦數千
萬稱功誦德之人陷之也、卽謂崔呈秀諸鄙夫
害死魏忠賢亦可、
身世如逆旅。旅未有不逆者。而望其順。骨肉爲
究親。親未有不究者。而求其瘥。秪自苦耳。人生
本來根器原自懸絕有享科名爲人所羡而自
彼言之秪受業報者有處約素爲人所輕而自

彼言之寔受福報者譬如州官郎署得之曰降
別駕得之曰陞、當遡其資格所從來也、
王文成破寧藩歸勒石紀功。在匡廬山太子讀
書臺。蓋正德庚辰歲也。末云嘉。靖。我邦國。明年
辛巳　世廟龍飛改元嘉靖。人謂文成被異術
精于數學而然予謂安知其非偶耶。嘉靖我邦。
書記之矣。假令萬曆庚申歲而提管者曰天啓
其事亦將歸諸讖耶。前知耶。然[illegible]

曾經用之。偏安短祚僅二載。宰相須用讀書人。
此言不謬。
近代輔臣無從得謗者莫冤于王經石公其子
衡本眞才也而儀郎高桂彈之直至覆試而始
白、後中式辛丑科第二人廷試亦居第二其女
曇、陽本眞仙也而浮議蝟起以汚之、至登白簡、
昔賢謂佛仙不産于微賤、必生國王大臣之家、
恐受人凌慢、觀世人毀曇陽于、而此說又不驗

矣
爲圖近市則日暮有滌穢桶聲五鼓有殺豬聲天明有荷担鬻物聲有冠蓋傳呼聲有兒啼嫗哭聲皆不雅馴惟婚姻鼓吹聲差足娛耳而輓歌聲又令人悽慘不樂若市居吳城則又添一機杼聲必不得已合此人聲雜以雞犬聲嘈嘈嘐嘐聽者莫辨其庶幾乎稍能辨則不堪矣聖人所謂耳順此亦順乎否

人雖善別能別此蠅之異于彼蠅耶螻蟻亦然大而鸞鶴則微有別矣又大而犬馬則稍有別矣仙佛視人。猶人視蟻蠅也。孰從而區別之。不第此也宰官視輿皂、面貌雷同、頗難識認、僅可于肥瘦長短老幼間別之數日不見恍恍乎不復記憶矣

世間真正節義因貧賤而湮滅人皆知之自富貴家飾爲節義丐文人褒褒者不可勝數而真正節義反疑其飾也此亦十之一耳然文章中虛實較然難掩慧心人自覺之

賜煖耳者謂風氣寒甚即百官侍朝時亦許戴煖耳非未賜之前、在外併不敢戴也古人賜劍履上殿、所重在上。殿二字、亦即賜煖耳之義。不然士民未嘗蒙賜而先縉紳擁貂、不悖且僭乎昧此者謂之太葸昧目有正推陪推、以俟　上之自擇而不敢專也甚屢聞但　欽點陪推而

舉朝狂鬨出言悖亂、無人臣禮、幸　至尊優容不然殆矣昧此者謂之太橫

漢高帝中流矢疾篤、自安于命、不使良醫治病、且嫚罵之、何其達也賜金五十斤。不太奢乎。終喜其病可治一語也。此與貧家令事同。人情好諛、即豪傑不免哉

釋門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果爾則忠烈死者。反不若偷生者乎。予謂此大雄氏慈悲好生意。

蓋權教也。

鍾伯敬先生擬曹操讓黄祖殺禰衡書可稱文家能品。予戲擬黄祖答曹操書其畧曰丈夫處世非乘雲而龍驤即縶坯而蠖屈。驥之于馬遇伯樂而跳梁如故豈堪鞭策鹽車之下寧復有騏驥哉。衡有逼人之氣無踰人之才與孔融同一流人物足下以鼓吏辱之士可殺不可辱可辱非士矣孤故殺之以全其節亦猶足下殺

孔融之見耳。然足下借他詞以剪所忌不如孤直截痛快甘冒殺士之惡名也。嘗試較之衡慢罵以自速戾死無所恨融實不反而闔門收禁覆盆之冤十倍于衡倘羣臣中有負懷反念者足下將按以何律若謂衡小有才不足忌不足殺此自奸雄隱衷故智當今負罪而隸于司寇者豈人人負盛名與孔禰相頡頏而足忌足殺者哉足下料孤必能容之而汲引至前智乎不智乎料衡必不少貶料孤必不能相容而忍于相送送之日即殺之日矣其心事有不可對人言者無怪人言嘖嘖有假手于孤之譏也且足下非但辱衡已也阮瑀厠列琴工劉禎減死輸作皆優伶畜之僅保首領所差可處在亦能受文人之辱耳孤私揣之足下所忌者在智士不在文人以故陳琳辱及祖父而不加誅恩寵彌篤楊脩慣露機警無辜受戮雖其所自取而愼

枝甚矣若衡者不文不智徒以一片傲骨骯髒覇王之前不爲足下所忌而爲足下所愚若果爲足下所忌不用之即殺之斷不以眞正英豪委棄于孤側也衡爲人不諳時勢概用猖狂欲以輕人而反爲人所輕倘其持論嚴整物望翕歸衡之爲衡未可知也足下何优于融何惜于衡哉計自今以是非付之論定殺衡一事孤獨任其怨未敢以分謗望足下爲盛德累也足下

其再思之、
才者衆所忌也才士者衆所欲甘心焉者也人而憐才。豈不犯衆怒哉。殺生人與放生人勢不兩立。然殺生者多。放生者少。忌才者多。憐才者少。則勝負之數。有所歸矣。

泰山無字碑說者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世師其智移而之冢此說迂甚按史記始皇酷好立石紀功以故鄒嶧山梁父山之罘山碣石門皆

有刻文而泰山但立石獨無刻文者。此乃其封禪處。非紀功處也。天高難近。岱宗最高。于此設祭。與神靈便于上通。張晏說可證也。若欲以此愚黔首而疑後世。始皇不愚至是。

世間能醫之士負時名者無不惟與文人才士遊者至文人才士有疾夫豈惟不計利卽竭盡心力勿恤也此其所以通于醫也慧也此世間瑞氣也

登岱有蘇頲書頌、在摩崖銘之旁、何物林焞以四大字奪之。眞千古罪人也此無可救藥者。于杭西湖亦有殺風景事二端淨慈寺。山。門。外。大。樹。四。株。其根盤錯屈曲如蜿蟺龍蛇狀。爲孫中貴所塡塞。不令人見。今亦無人知者。靈隱寺冷泉亭溪石縱橫轉折如流觴曲水狀頗有畫意亦爲孫中貴所塡塞似閘似壩好事君子肯去其塡塞之物則三十餘年殺氣一朝消盡此猶

可救藥者也。孫中貴點綴湖山頗有微勞然遇士大夫勸脩勸造則堅執不從。不脫涓璫習氣此二事舉動蓋孺子養大鳥之喻也

愛人者。各以自己所得力處敎人。予避地白門歲一歸掃墓知交諄諄勸勉勿讀書勿作詩文夫林下老翁舍此何以遣日、然予不以爲異者。知其愛我也。彼。自。己。所。得。力。處。在。是。也。

詩人如袁石公鍾伯敬雖脫楚氣、而自以爲是

力詆前輩、亦其鄙陋處也。迺鍾起袁後又傚刺袁、益可笑矣。詩古文之脈、至今日不絕如綫、又復彼此傾軋、必至舉世聾瞶而後已。倡議攻濟南者爲公安、而反噬公安者爲竟陵。螳螂捕蟬之喻、若爲此輩發。迺辭壇中之黃雀、豈少哉。黃雀所遺之矢、蟪蟻負載去者、又不少也。

野史多誕、而祝允明所紀、尤其不經。如所載吳城老父每剔耳、耳中得物甚多、五穀金銀猶

可云、羅綺絹帛之類、皆出焉、則誕甚矣。莆門一媪亦然、尤可笑也。此翁善書而貪、鄉人妄譃之、遂認爲眞。而附諸志怪之刻。至于慣詆于忠肅公、則列子所謂秦人逢氏子、得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者、顛倒錯亂、自其症候使然、不足怪也。

淮南憚汲黯、遼人憚司馬光、猶然藉人主之明與信耳。不然宮之奇固在也、而璧乘貽矣。伍子胥固在也、而美女獻矣。夫寧惟是、孔子大聖、不能沮女樂之不歸、其高于宮之奇伍子胥處、在不諫而徑去耳。若非孔子、則腐儒持論、又道不不能格君心之非矣。

黃大年先生有言、貧士資館穀者、脩儀薄則難處、脩儀厚則易處。蓋主人雖欲輕其師而不能自輕其延師之費。重則俱重、故不受慢、不受侮。大年又爲予言、名士終于不發、以處館壞心術

損陰德、悞人家子弟故乎。無是也、若溪沈千秋亦作是說、不謀而合。後兩君俱成進士、予有說焉。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敎弟子時、預卜其將來矣。人家脩儀朝廷俸祿、皆非悠悠忽忽漫不事事可銷受者也。世之君子、弗迂視予言也。

黃大年先生有言、太史公纂述賈誼之文、則誼文卽遷文矣。此說極是。譬諸曲焉、出自綠珠之口、卽爲石家腔、出自莫愁之吻、卽爲盧家調而

曲有二乎才子之筆氣佳人之肉音變化不一
也

山水之名勝每因詩文賦記傳播人間予有妙喻山水猶舉子焉才人高士猶主司焉僻遠之山水有終身不得見主司一面者密邇之山水有終年自獻而主司不屑收為桃李者遇合有數顯晦有時至于吾杭西湖猶如名士慣考高等而未中者何也亦學有賦西湖獨無坡偈豈

棄之耶

漢興之初君負臣漢亡之際臣負君夫安知莽卓操三賊非信越布三勳之輪轉乎

宰官中以畫名者圖屏冊葉但書號不書名雖非真筆然取以充數備員不得不與庸劣畫工一體陳列君子慎術以此逃名亦以此也

種花者灌溉同雨露風日亦同然路旁之花不如僻遠之地茂且滋者豈盡由戕賊之故緣看花人眼光注射有所以鑠其神也花亦踏衛玠之病最畏人看也花氣得人[illegible]

江陰謬宮諭昌期與張祭酒袞同邑張　世宗朝人物也篤行君子邑中議進鄉賢而謬時為孝廉以張公立朝正當大禮大獄未嘗有疏持之竟不知張公原有疏在實錄中特文集失載耳張之曾孫孝廉諱紹祖者與謬友善謬必不肯假借一日謬與張孝廉同在友人家縱談者

召仙箕上判云袞之孫謝君教誨謬慚聳默禱則云老夫過多望君寬宥謬又以己之生平默禱則云君才高天下節義自負當為一代偉人謬又以己之末路默禱則云功名壽考惟德享之謬君竟遭魏璫之禍寃死狴犴鬼神不惟前知且寓規瑱焉此張孝廉親對予言者後輩好輕侮先進覩此自當汗顏

弇州山人續集載潘司空治河得遺骸一副頭

額似馬首其肢節爲民間攫去因神其事以爲龍骨而進諸朝貯内帑焉予以臆斷之必非龍也龍則飛天變化縱死亦沉于海委于山耳殆鰍鱔蛇鰻之類歟況龍乃君象以龍骨獻。殊非嵩呼之體。不敬甚矣。此　世宗朝事也免于遠問者天幸哉

宰相子勿令判鼓此宋人防壅蔽意也假令蔡京居相子攸判鼓未必不開告訐之門以逞其

奸然此豈可以爲常乎

郭景純事元帝凡三上疏一因刑獄之濫一因日有黑氣一因帝留妖人任谷在宮疏皆情辭剴切蓋直臣也博學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所著有洞林注釋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蓋詞臣也耳食者但列諸方伎之流悲夫若紐商羊萍食諸異則仲尼大聖當冠方伎久矣

松之枯也自下而上。梅之稿也自上而下。人身之毛在上部者從根長。在下部者從末長。人足之行男子踰域則右足先舉。女子踰域則左足先舉。俱可默自驗也。

講章時務可經世乎論畧策料可用兵乎予謂見文士當削去初場但觀其謀議武夫當削去末場但程其騎射如是庶所舉者畧堪用乎

人心信鬼而疑人故星命家每托諸異夢之黙啟異人之陰授以神其說人心趨赴而任耳故

以術糊口者每借重宰官詩文爲標榜非得已也若眞正嚴君平管輅則不必矣

予未至金陵時莫不侈言其勝因僦居焉蓋借六朝二字爲影射欺以其方也及至所見殊不然因思釋道家所言異境奇域黃金爲室白玉爲階沉香丹砂等充溢之類皆屬虛幻不過引誘人修福耳如小孩子不肯讀書便說讀書有許多好處至于寂寞寒窓之苦落第淹滯之苦

宦途隱忍之苦置不言矣

士大夫生漢唐宋時如生國王大臣之家不覺氣揚生魏晉五代時如生娼優隸卒之家不覺氣短陶潛阮籍輩掘此而自放于酒蓋隱情也論世者不可不知

古人以布衣而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不易宋詞勤請僅乃得郡外補耳以故歐陽永叔蘇氏兄弟每每與難退之感出處行藏至今日

而掃地極矣可羞可涕可鞭可殺不止于長太息也

米南宮袍笏拜石呼之爲丈頗有晉人風味下壺禮法之士性面嚴冷則又當于宋人中求之矣此皆雞羣野鶴特立而不隨世轉者也

紀載家一切神奇之事必歸諸武侯一切趣事必歸諸坡老其詞濫而失實未可盡信列女傳載蔡琰詩云爲董卓驅入胡地夫文姬流落失所乃伯喈遇害後事伯喈在卓方禮之安得有此況卓生平祗此憐才寸懿可因弒逆大惡併沒之乎范曄不察採入本傳由此推之正史尚誣何況稗編雜說可輕信耶

江水用礬澄之方可飲然煩發脹蓋毒由所吐納有怪異藏伏而人不知者蘇子瞻久飲江水晉蜀而覺井水腥澁其所飲者益清遠峽與羅浮楊子幾泒未必江水之盡甘也而以爲貞江

賢于北江夫豈其然

于瞻自言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蓋子瞻原非凡品其來爲戒和尚其去爲奎宿故羅漢特現神異在他人卽敬信奉之未必有此光景也

沈氏日旦初集卷二畢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秋

送南少宰侗初張公棠擢北上仍以少宰協理詹事府事序　代留都縉紳作

大人臣必出處正而後可展經世之畧遡公之遯跡而家食也在逆閹亂政之世詩公之出山而典留銓也在　今上龍飛之初及公之內轉

而還　朝也在清議光昭泰茅畢拔之際天下想聞其風采公亦自慶其遭逢詞林出處之正無踰公者之行也去採路漸近矣方今　主聖時危諸艱攸萃四夷效尤于遼左環伺而動遼左靖則夷夛悉銷試與公熟籌遼事可乎古人當迫急時庸愚袖手退而避賢者路今人當迫急時庸愚逮袂進而掣賢者肘公知其故乎古之名將以八千兵當符秦以五百兵當兀朮戰勝而有餘今之債帥以十四萬兵守關門而不足公知其故乎澶淵之役許犒金錢不過三十萬南北寢兵者四十年奴酋豕突以來請帑徵餉歲費縣官金三百萬而全遼淪沒迄無寧歲公知其故乎嫗公于不得處日夜仰思此亦公仰思時矣譬閭井富民十年訟而家不破者無有哉林泉隱逸岌岌乎抱焚見之懼清夜淚落而不揣之夫猶視蟒玉爲奇貨毋迺以國戲乎

究之轉尚方爲杜郵即此夫也公試思補牢顧犬何者爲急著乎在朝諸紳但聞有復遼之語而未必俱存復遼之志局外遺英縱或有復遼之人而又不獲操復遼之柄貪鄙之徒惟思乾沒援遼之餉而恬不畏威遼之誅任慾之臣不使竟守遼之功而偏代受失遼之罪更可異者喪師辱國罰不及于始禍之元兇猶謂國有法乎論至此又費公一番仰思矣憂時憤世如公

佩佩建議不啻宗李則既有其志矣吾見其人
矣自　神皇迄今疏十餘上流播海內傳爲石
畫吾復聞其語矣雖然相業何者最先良平之
智不得不出鄭侯下者以薦韓淮陰一事扼要
爭奇爲漢元勳臥龍失關張後束手無措則將
固戡亂所必資乎私揣公之深心必有一二鷹
揚黙注于疇昔以答　聖明者不日　平臺召
對咨將材于新輔定不以乳臭肥瘦等賄賂汙

齒頰也公詞臣也請以詩喻李杜奇才不登唐
榜必科目是拘則是漢不得淮陰唐不得汾陽
而宋不得武襄武穆也然捨此則又有一種貪
緣之紈褲進故覈將材最難必也廣爲詢獨爲
試試之以覘其謀試之以程其勇試而薦其可
哉蓋何所以試信者不載于史無從知之然必
非無據而謬薦者公肯留神乎否公雲間人也
先達徐文貞相業甲　永陵曩時嵩甚忌祀禁

不聞聲虜直趨順義無所掠遁去皆文貞運籌
之功夫以　肅皇帝之威嚴文貞得便宜從事
娟側席虛懷如　今上乎公不難仰止先程以
捷四夷暢　皇靈副入堤之屬望而惟願公爲
天下得人于以拓其經濟爲出處重爲向列屬
吏光故于其行也規頌兼陳是爲序

、與學憲樊致虛公祖書

不肖養痾白下無名可逃刎安何必入海善藏

其拙夷門莫知有侯栩栩蘧蘧自悔長揖督郵
晩也愿諭番注懃懇畸人傲吏何自物色于慈
臺哉憐才高誼篤舊雅懷並偪古人矣雖然過
情之褒多緣溺愛蒙索取俚刻邁說董子明雩
不盡由膠東之故賈生賦鵩實則因長沙之以
也老公祖文壇龍象藝苑斗山亦豈抱嗜痂癖
耶何索之急也初意俟身後始出以避目前悠
悠之口今爲知己所迫黽力獻上業已剪拂于

若山還祈升冕于玄晏政如浮圖攝天邀有含
利光明便令夜叉辟易耳不肯始受五斗之累
旣墮五文之障以老于五濁之世而不能遂五
岳之願皆命也達命如老公祖何以策之茲者
買舟掃墓渴欲望見清光而遠嫌且止傾嚮之
忱在菁莪之卒章矣外有所責人生于情何能
已已孫明復之乞粟或不取厭于范文正乎臨
楮無任依戀之至

當今之世不容人做好官行好事養安持祿原
非得已然好念當常存諸胷中豈因畏途風波
遂埋沒我本性倘機會可乘不妨救濟遇高賢
下問不妨傾吐若概用浮沉之術則內昧良心
外負科目鬼神職之必遭陰殛凡冥司幽牢皆
生前行好事而遭謗做好官而被黜者也。世無
說謊之佛祖。安得忽果報爲荒唐而不怖乎。

錢塘羅貫中者元末人也作通俗演義三國志、
及水滸傳、行于世其子孫三世得啞疾、豈抉微
盡巧見忌于造物耶在小說中稱聖稱神真所
謂集大成也吾杭推不朽人物此當屈指、星命
家王玉田亦錢塘人所著有醉醒子集晉世貫
勲海寧人生正德間先玉田擅名術並奇中

老者無寐乃多思之故顧云心血不足可笑也
近死之心、後壽兒孫、前遡恩怨、枕上如年猶如
童子聞詰朝演戲。徹夜不眠。總由妄想所致夫

童子平日一眠到曉。何獨此夜偏心血不足耶。
因思多而傷神。致耗心血。則有之矣。

記者紀陳蔡諸徒並宰我子子貢殊未確短喪
而斥其不仁晝寢而謂其何誅蓋孔所痛絕者
祇因其賢仲尼于堯舜、遂冒濫言語之科、則有
若類萃一語、頗足相當何故漏遺也、豈遭難時
偶離索耶、

繭甕于鏤纅于杸其爲華袞而被帝躬爲敝屣

而叟弓足、寵辱大興、蚕總付之不知也、古入所云身後名此足以破其障矣

蔓草附松栢猶可附尭李則立槁、蓋松栢結搆挺拔超出蔓草之上、故不能相累、若尭李骨幹脆弱一受纏綿、輒奪其雨露遮其風日束其枝葉故立槁耳小人倚附君子亦然君子當自揣其爲何如品不當寛于茹納輕爲此輩作緣以貽悔也世之君子桃李多而松栢少愼之哉

禮記曾子問有所謂接。祭。者接乃疾速之義、四書中接輿接淅、亦此意、

酉陽雜俎載入土不爛者惟硃漆箸與頭髮二物予所見殊不然野外暴露之棺年深被發之壙但見骸骨不見髮也則髮先骨朽矣穢壤中亦頗見朱箸然剝落將盡僅存稀微耳

豫章劉鋌、名將亦世將也、每進兵、或五里、或十里、必遣偵者搜山而後復進、蓋防有伏焉、什伍隨兵自擇定。而帥不强之。氣誼素孚。緩急相救。卽此二端、已覘其用兵之妙矣、遼左陷而鋌陣亡、乃賊臣楊鎬害之非其罪也同時有杜松者、勇而無謀、然與鋌皆忠義、皆爲鎬所賣、說者謂其輸國情于虜又賂虜有無難詰鋌義兒曰劉招孫、力敵千夫、鋌臨別向鎬叮嚀、如統三發則勢急矣、當出銳師以救我、至是統四發而招孫三潰圍出、引領望救、救竟不至、竟以身殉、予所

聞于東征士卒者的有據也紀之以志痛

招隱詩有兩解、自林泉人言則爲招仕者而諷之隱、自君相言則爲招隱者而使之仕也

蘭、桂、牡丹、芍藥、水仙、茉莉、瑞香、臘梅等花、色馨俱擅者用糞穢灌溉則滋茂、但以清水沃之則立瘁、惟桃于清水覺相宜。故爲蓬島中物耳。嗟乎今之宦途以書畫詩文筆墨等作禮儀贄要人、與養花者沃清水同、

以不肖待人所失者少所得者多以聖賢望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塵世中爲聖賢者千百之一二。爲不肖者繭絲牛毛。無窮極也。

册書所云身之八殺。（[illegible]）以貪爲首。命之四業。（背惠怙己不肖嫉賢能）以背惠爲首。實則怙貪之人。未有不背惠者。不背惠不成其爲貪也。貪之義至于好盡。不但欲盡人之財。且欲盡人之情。盡人之力。不但欲盡已之謀。且欲盡已之毒。盡已

之美。設有人焉贈以百金夫寧惟不感而心憾之。曰何不密以相授。顧招搖耳目使衆共知也。何至使彼負仗義之名。吾蒙割潤之跡也。則謬巧其說曰彼如是如是。不得不餌我也。卽不然亦必曰彼孟浪非輕財也。此背惠之一端。乃貪之證也。（[illegible]）

笋之初出。斩然挺生而人不覺。覺之。經旬不能盈尺。且轉眄萎矣。花蓝亦然。豈花竹秉性亭潔厭人覩之而然抑人目俗且毒一顧之後損其天機遂不復如初見時耶世有善養花者卽善養生者也（[illegible]）

以百年通計之則五十居半、亦大衍之數也故曰五十以學易此孔子年踰知命後語恐壽筭不待則歲月有限難以盡易之妙必天憐其好學之苦而加我數年逎可耳紫陽云加作假五十作卒誤無疑也然歟否歟

花之重臺者必不結果。文之艷異者豈能集福乎。故稱門人弟子曰桃李。取華實並茂之義。然桃李花果皆尋常無奇。惟無奇。故可久也。

國家設科取士百十人中得一二儁彥或功業或節義或文章各居一焉如唐得裴度宋得韓琦之類豈惟全榜生色庶一番勞費不至落空否則蠹國賊民之士有不如無反不若漁者舉網無魚猶無害也唐榜得李林甫盧杞。宋榜得

秦檜賈似道。天生亡國之臣以報李趙應有一段因果可專咎舉主乎顧有國家者不負忠臣不負勞臣蓋綿祚之至計也

士大夫以官爲重者爲外吏不敢與豪右相角爲內吏不敢與權要相角入門戶中偏與同襟相角然同襟彼此傾軋最能壞官嗟乎是豈必嶺外能死人哉

小宛遭時不淑。相戒免禍。以敬儀爲首務。東晉之士。偏沉湎于酒。其彼皆壹醉之儔歟。抑托諸酒以寄其狂歟。殆匡時無計。不得已而然與。詩人苦情。似異而寔同也。

今人作詩必五首十首二十首皆務外也竟不知前人有七首十一首者不然古詩十九首豈不能足毛遂之數哉

宋之和議儒者相傳罪檜其說誠是但和亦談何容易譬兩造角訟彼此求勝不可必得則和雖非上着亦中策也宋有吳韓劉岳宗李等人物氣足吞虜不然金朮兀肯許其和乎後世無和具而復恥言和竟不知其何所恃也

人身之勢陰陽原無定名醫方云滋陰補腎又云壯陽固腎腎小附權貴曰趨勢蓋指此物也而中消無勢可趨亦曰趨勢此五虎五彪十孩兒輩所以死不服也雖然唐之季世天子受制于家奴呼宦官爲父母請以是爲孩兒解嘲

熱腸人處世最苦腸熱則眼清眼清則口快口快則招尤世之大賢絕少大賢聞過輒感庸愚愎諫輒怨睚眦不止乎怨輒思所以報復之矣調世之術。腸眼俱冷。競稱爲長者焉。仲尼加祝鮀于宋朝上見衰世必佞而後免。即。徒。黙。猶。未。足。以。容。也。

殷高宗漢武帝享國長久其精神原足以持世也桓靈短祚神靡而不振氣散而不收故委靡

也附權者引繩披根氷山果足恃乎主譬諸樹權姦譬諸蠹而蠹死必後于樹樹死則蠹無所依蠹死則食蠹之餘者無所附矣

人情藏險。恐其漏洩于言。則以一笑掩之。人情敗露。更難逃遁于言。則以一哭掩之。笑哭非眞總以濟詞說之窮也。而有道之士每挑之使笑使哭玩世不恭等諸弄孩

降夷內附而收之以爲名此古人失策處也流

害直至于今中華之產雜以夷種肺腸倍難感化秦由余漢金日磾唐李光弼渾瑊之流何可多得望一二于千百失策甚矣風會日薄習俗日衰職此之由

起家科目者後口厭薄貲郎夫貲郎之爵明買明賣比諸通賄權津借與援以竊高位者私買私賣孰曖昧孰光明乎

罪阮籍者謂其母喪死猶圍碁決賭此名教中常談耳籍蓋原壤之流立意自廢者彼正欲令人作如是觀籍與山濤赤幟竹林爲好友濤舉孝廉籍所爲如是蘇子瞻曰陛下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以籍之賢之識何難修名以待舉而骨瘠哀毀甘讓持籌之王戎爲之所愛端不在名矣學士家眼界須寬勿被古人瞞過

商武丁曰高宗唐李治亦曰高宗宋趙構亦曰

高宗唐宋昏辟埒諡于三代之興王冒濫特甚標出以悚後世臣子諛主者適所以陷主哉

英明果銳之辟厥胤每多仁柔故漢高帝之繼世乃孝惠也唐太宗之繼世乃高宗也扶蘇不祀。天所以感秦。戾太子不立。天所以祚漢。然則劉禪何以亡蜀有二說焉一則禪享國太久不如孝惠等之蚤世一則先主原過于仁柔不應復以仁柔濟也

衛武公不迂腐處全在善戲謔而不爲虐否則與方春時和不可折柳等陋儒無以分也

血脉有不必傳若桓溫之先爲桓彝盧杞之先爲盧奕黨類有不必錮者張去疾之後爲張良許敬宗之後爲許遠

夏日于地上見一蟻負一死蟻急趨夫異類縱袍狐兎之悲自未有相收相卹不忍捐棄如蟻者也靈哉蟻篤哉蟻其悲哀之情當有不殊于

人者造物視人猶人視蟻等無有二

關真君護法建寺出天台智者智顗傳此開皇十二年事也今佛寺中塑關像爲伽藍神盖本此然予有說焉業已受師五戒後世猶血食之恐非神意所安况寺賜玉泉其名雖美却由晉王廣具奏而得夫隋煬獸行鬼所唾也神顧歆之乎自開皇壬子暨仁壽甲子九十有三年而廣之弑逆始著豈禪師與神不預計其將來之惡歟

東平王漢之宗室求史記諸子漢秘不與猶然禁挾書之陋見耳唐以詩春秋禮記賜吐番從裴光庭之奏也賢乎漢遠矣當今編戶子史而閭左六經邇宗室之爲東平夷虜之爲吐番者幾寒畯之士中華之人除鉛槧外肯讀書者又幾人哉

肅宗即位于靈武權也初發馬嵬時父老遮道

固留已奉旨傳位乎但上皇自蜀還當仍以帝位讓父而退處青宮俟玄宗再有命太上皇禮處之庶幾子道不失而心跡兩安然且慼張良娣譖殺建寧王倓豈能爲此哉此非口舌所能轉以故李泌見幾而去歸衡山也

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代宗時關中斗米千錢空匱如此賴劉晏爲轉運使而帑臧漸充用人固理財要著晏爲楊炎所陷無罪

而死藩鎮且蜂起矣
削七國之策發自晁錯而錯即死于其事幸蜀之策發自楊國忠而國忠即死于其途謀國者愼之哉謀之不臧併禍其身雖欲怨天尤人得乎。

野史多不核者弊在食耳在護奸故凡傳奇小說毁于忠肅者乃徐有貞姻黨毁于文成者迺宸濠餘孽李士實之流未可輕信當代人物所借光以抗衡漢唐宋者于王外頗不多得。毋使受青蠅之點哉。

沙門所載諸天名目與道家絕不同廼靈寶琅函俱道書也所載三十六天又各各不同盖道教始于張陵不始于老子特借老子以樹幟其後駢枝于寇謙之濫觴于杜光庭而僞撰百出符呪黃白之說紛然嚻馳去老世清淨之旨漸遠則所云三十六天者倘亦强設名目以欺世而莊無對證者歟

本朝中涓謀大逆者二曹吉祥劉瑾亂政者十一王振牛玉汪直梁芳韋興李廣魏彬谷大用張雄張銳馮保謀叛者二喜寧畢眞賢者只金英黃賜懷恩張佐忠者二雲奇何文鼎有邊功者二鄭和劉永昌功罪相當者二蕭敬張永自正德庚午逆瑾伏誅後至天啓初年凡百有十載而復有魏忠賢之禍。緹騎四出。籍沒。廉官所殺戮賢士大夫無筭。其姪良卿封寧國公。封侯封伯。賜鐵券造府第。海內稱功頌德生祠遍于天下。借大工名色搜括民財市鬻鄕貳。內帑金珠珍異盡輦歸私室。言官結舌獻媚而巳。卽天變示儆。日官懼不敢奏。此古今一大刼也。

緣木求魚必無之事然峽中有鯢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聲如小兒啼荆有鮎如鯢聲亦如兒啼俱能緣木學者局于所見[illegible]廣之若博物

仲尼决不作此等語

開元甲寅秋焚珠玉錦繡于殿前此何心也而辰春遣宦官下江南取鵁鶄鸂鶒等物又何意也擢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相此何心也信任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史思明以致亂又何意也從古主念之雜無踰玄宗者惑武惠妃之譖一日而殺三子則太平公主之謀逆亦觸影響何者王琚張說魏知古等品皆不佳或因王

勢太橫而文致之歟蓋搆釁宮闈以巧博名位乃小人梯榮之常態朝紳公正者知之而不敢救救之即指爲黨古今同此情也

尹子奇四寇睢陽自春徂冬幾一載夫睢陽誠要害地誠當死守然矢盡食盡而擄不至與其城陷毋寧委空城與賊走保他境猶爲長策哉况睢陽原許遠邑境巡特借以捍賊者乎城陷之後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則睢陽空城子奇果不能守委之無傷也若巡遠走入陳留是有無限作用惜哉猝不及慮吾不爲當時之雀鼠僕妾惜而爲巡遠之忠烈惜

嚴莊乃安氏將也助祿山叛君殺慶緒弑父受其降而官以司農則肅宗之謬可想矣夫古之君亦有納降者然史必書某殺某以兵降以城降莊有一于是乎未幾史思明詐以所部來降旋叛去僭稱燕王鋒不可遏有以也更可異者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與嚴莊同列擢伐元勳埒爵于叛賊之黨太心憤且恥是以九節度之師並潰于相州也

李長源與帝同榻寢因而請去所謂臣功太高亦太奇不知何所指也以長源之恬雅不當自鳴其功又云不聽臣去是殺臣也語俱不近人情總緣肅宗昏極故耳李唐自太宗外無一賢辟即毒如武曌猶令人有餘思也

大臣無愧于御製碑者唐有死節之段秀實宋有正色立朝之韓琦于德神二宗頗生色焉魏徵李勣張說趙普李用和瑣不足道矣何煩御製爲也假令安祿山未反而以考終則玄宗定有褒美悼惜之章寧肯默默已耶

朱泚圖奉天經月向使桑道茂之言不用築城不堅李懷光之救不至城中乏食則德宗無死所矣懷光功最鉅顧釜鬲于盧杞咫尺不得面

帝憤恚而反德宗之驚亦不在肅代下也

古人所謂將吏將士者在將之下卒之上如幕賓記室參軍之類以咨謀議以通情款即諸占候習醫藥命相之術者皆收備緩急之用故越兵伐蜀有君子六千蓋此輩也今亡之矣

霞彩麗天渾似鳳荷錢得水便成珠此予夢中詩也餘句惜不能記

王叔文專政纔半載耳無大過惡且有美舉二焉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之類一也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也何故犯衆怒而得貶蓋順宗耳軟骨脆不足以庇叔文至憲宗嗣位猶窮叔文之黨而貶柳宗元劉禹錫也二人皆賢者豈得以朋黨相加遺乎夫成王時周公治內召公即不悅韓琦主撤簾之事富弼即不悅百世之下毋以韋皋殘叔文等罪惡而遂少叔文也皐雖賢不過如召伯富弼且節度在外得于風聞而

叔文德業聞望不能如周公韓琦則受屈宜矣彼憲順庸主豈能排衆非而定一是哉後之君子事美辟則宜任事庸主則不宜專專則無補于國而身受其禍

奸人陷害善類必言之成章持之成理鑿鑿動聽武三思對中宗云柬之輩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也五王果入其彀中盧杞言于德

宗曰李懷光勲業盖世賊徒破膽若乘勝恢復長安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得以爲備後難圖矣以故帝惑其說詔屯便橋懷光自負解奉天之圍咫尺不得面帝怏怏而反聖人所謂利口覆邦此類是也此不苐庸主熒惑即英主未能速悟但英主能追悔耳漢武帝江充其證也

事有曉盖而餙恕其生平者狄仁傑爲五王是

也向令五王負所舉不能反周爲唐則仁傑祗名教之罪人矣

與人共事而好立異議甚不便于已身予嘗見婢僕養雞者一雞獨棲獨止不與衆雞爲群每當飼時衆雞聚啄而此一雞常不得飽人之立異而失利者與雞何殊

秦二世爲凌烟閣欲與山齊而唐太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所圖功臣乃長孫無忌等猶賢奸參焉未幾武曌篡矣唐昭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惑奸相柳燦奏圖四鎮元帥以梁王爲首俄被弑矣夫凌競凌倨乃不美之名烟霞烟雨亦山林寂寞之象非朝宁所宜崇也二世受禍于望夷以下凌上未必非讖彼麒麟雲臺名實俱雅唐不漢是師而效尤亡辟耶

仲尼因史闕文彼馬遷史記補入褚先生司馬貞固不足道至于宋儒事事以孔律人者而大

學引程子語意補釋格物致知二章闕文之義何居

前代父子濟美者相業則李吉甫李德裕呂蒙正呂夷簡將畝則李晟李愬曹彬曹瑋節義則稽康稽紹翰墨則王羲之王獻之科名則梁顥梁固兄弟濟美者霸業則孫策孫權辭賦則陸機陸雲文章則蘇軾蘇轍忠烈則顏杲卿顏眞卿恬退則疏廣疏受理學則程顥程頤勇敢則

吳璘吳玠此皆眞實匹休絶無纖毫假借者

京營戎政卽古之南北軍左右神策是也錦衣衞卽古之司隷校尉執金吾是也說者曰京營當用宿將勿以世祿參之錦衣當用士人勿以緹騎爲之非也用世祿則保帶礪之念切而憑城社之念銷用宿將則藩鎮節度使不在彊圉而在輦轂有大可憂者用緹騎則武夫跋扈猶有文臣制之用士人則賢者少不賢者多非作

威招權卽委轡煬灶有不可勝言之弊此 祖宗有深意焉未可輕議予更有說焉京營較錦衣更重承平之世仍用世祿戡亂之朝特用宿將不易之定論也

觀書者但知墓誌碑傳行狀多諛筆不知對錄雜紀頗多讐筆俱不足憑也後人作史須愼之予嘗謂史氏不遺陰譴定遭陽憲故私居不敢借擬野史等書且恐身後有僞托者而預訂于此

帝王降生必有所自說者謂宋仁宗係赤脚大仙輪轉此猶近似盖仁宗賢主也至謂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則不倫何者明皇無道之主跡其糊心垢行幾無復人道豈上界有此等樣仙耶

語云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夫弓箕猶形相似也冶裘則懸殊甚矣豈陶之

外更有冶裘之外別有裘乎

神廟初年江陵專政京師士大夫拜帖不寫正字但以紅籤盖面因張政府名居正特避其諱也相沿至今不改有昧其故者仍于紅籤上寫一正字可笑也尤可笑者巡道馬呈秀郡邑手板皆寫禀字不寫呈字則名且単諱矣守道程載伊郡邑供億不開下程止開下陳則併其姓亦諱矣不識張孚敬當路時禮帖中例用奉引敬

字樣何以代之焉保用事時太保少保字作何稱呼

馮吳觀六旬贊像

先生高齋名山響坐環堵中生丘壑想先生道號曰吳觀躡足登峯天門泮渙先生綮脩有遊史咫尺墨莊登臨憑几先生吏隱拜中翰秩邁秦松冠彈晉漢先生壽卮公侯執桃熟三千籌添六十

戊辰七月十一旭際池水熱甚魚悉浮水面有死者蓋是日末伏已畢地氣夜升故也不然月照露零水宜凉而反熱無是理也謹記之

戊辰九月初五日閱邸報見饒侍御疏中語切中今時用人之弊喜而錄之其畧云戸部主事行邊受事數月不過司支放耳即曰此邊才也爲之咨部轉邊道矣或偶值夷虜不來支吾半載有餘則又曰此眞邊才也加級加銜未幾而躐陞邊撫矣碌碌庸人建牙樹纛邊事尚可問哉予廣其旨而戲言之方今幸拘資格耳不然場屋試士一切管供給官悉超轉翰林院洗馬修撰等去矣蓋文武殊途因食得官其爲捷徑一也

風俗僻嗇處衣冠染色未便非尚白也玄宗幸蜀圖山谷老弱聚觀皆冠白巾好事者附會謂追思諸葛武侯而服至今不除何其迂也夫楚

業士民亦尚白亦豈感周公瑾而爲之服歎況鄧艾破蜀者也蜀民不祠亮而祠艾宋洪咨夔毁之曰毋事佐讐而忘父母此其證據云

王全斌貪縱妄殺止于貶官曹彬沈義倫與之共事各清愼自守歸槖惟圖書數卷而已說者曰平蜀將帥古多不利夫桓南郡吳漢岑彭鄧艾鍾會郭崇韜康延孝等或有宿業或自貽伊戚未必盡屬于數奇也豈他山川社稷不靈而

蜀獨靈能作祟于伐蜀者哉果爾則受伐之時蜀神何一籌莫展而偏仇于蜀平之後耶清慎如曹彬等免矣

六十干支皆有神神皆有名相傳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夫神即不好媚何至反好侮耶呼其名是侮之也而顧極其褻沃其僕乎

本朝一切怪誕之事皆附會于劉誠意猶前此

異聞奇舉盡歸諸葛武侯也按誠意洪武八年卒此時懿文未薨建文僅週歲而預以袈裟剃刀度牒等物緘篋授之有是哉此載震澤紀聞

文人多謊筆俗人多謊口以謊口傳謊筆以謊筆實謊口自盤古至今釀成一謊世界耳

王祥李密世所稱孝子也祥歷仕漢魏至高貴鄉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且尊崇為太學師及高貴鄉公弒祥僅以涕淚塞默而已晉武立又拜太保進爵為公其出處如是密與祥同時以故君為偽朝悖義傷教一至于此而天下後世無非之者豈忠孝有二道歟抑溫嶠之絕裾真而王祥之卧冰假歟自徵聘途開粉飾百出篡漢之巨奸固嘗舉孝廉者何責于此輩哉

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則廢為廬陵王自取之也說者以取日虞淵為五龍功君為唐社稷

計則廬陵不必復也復之祇足以庇奸為媢牝自固計則廬陵不必薨也薨之適足以召兵此武與帝靈蠢之分也唐宗室尚有賢者可立而必欲匡復廬陵則五龍者特富貴之徒非豪傑之士也

漢高帝馳入信軍更置其將吏趙太祖雪夜幸普第與之定謀俱出其不意以震駭之此英主馭將相之術也

與武曌密謀廢中宗爲廬陵王者裴炎也。炎竟爲曌所誅。激李孝逸速進兵敗斬李敬業者魏元忠也。元忠幾不免而倖貶爲高要尉。然則殺人媚人。祇自求禍耳。此外有蘇良嗣焉、批懷義之頰。有王求禮焉、請閹懷義以肅宮闈。而武曌末如之何。神姦巨憝每借清議以箝人也。

藥中有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脯犬血鼠尾牛膝之類皆非血氣物也有缺盂覆盆釜鐵大戟

鬼箭天鈎之類皆非鐵石器也有胡王使者戴文浴徐長卿之類皆非人也最初得名之故醫家未能深考嗟乎古今爾不爾者何限

魏蘇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吉茂中笑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言其雖近君未免捧溺器也。漢孔安國以儒者而掌御唾壺朝紳榮之得非以溺器唾壺有上下之別。緣此分寵辱哉。抑漢人無耻更甚于魏耶由此觀之古之人主左右然用士流不專用閹人給使令也

人品有前後兩截者平陵方望致書隗囂以范蠡咎犯自況飄然遠引何其超也厥後立劉林作天子自爲丞相卒蒙顯僇悲夫萬曆初掌科吳時來侍御董傳策抗章彈劾權相聲動朝野未幾一以墨敗一以積惡爲逆奴所弒由頭蹉尾鳳表鴟裏大率塗飾于先敗露于後非必中道而改節也

古之人臣亦自稱朕故象曰干戈朕琴朕弤朕伊尹曰朕載自亳屈原猶曰朕皇考自秦嚴定律令而朕之稱謂始獨歸人主矣

隋史萬歲征南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背刻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蓋數已默定武侯抑何神也萬歲武夫不學無術罔知弔古顧仆其碑以進將古人精心韵語委諸草莽何異對犢鼓琴

祥符元年王欽若獻芝八千餘本又獻泰山芝

三萬八千餘本六年丁謂獻芝三萬七千本兆
年又獻九萬五千本夫芝以罕爲貴以稀爲瑞
若千萬計則畦圃之毓爾按新莽時獻瑞者亦
但獻芝而不及他物豈他物不可假芝可假耶
抑朝菌之類誣指爲芝耶抑或有異方秘藥可
巧奪化工而助之長使成芝耶

冊書曰仁得之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仁得之仁
守之其量十世不仁得之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宋儒笑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不知
賈生蓋本諸冊書也宋儒以仁義二字爲養家
飯碗被漢儒奪去作此妬辭

羊祜爲蔡邕外孫祜平吳當封乞以爵土讓舅
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充別傳祖睦乃蔡
邕孫也則邕豈眞絶嗣而說者謂邕無子悉以
書授王粲此何解耶夫亦有子而不好學讀書
與無子同耶淵明五子但覓梨栗之意歟以故
蔡邕傳亦不明言有子無子也想邕女感不止
文姬一人特以慧顯故且曹公贖歸遂彪炳青
史耳予因是有言外之感王粲羊祜俱名流蔡
氏一脈秀氣旁注外家深可惜也若然則文人
之無後者獨中郎乎哉

煬帝宮有迎唐八寰髻兆太原之興煬貴妃作
愁來髻兆馬嵬之縊皆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讖
也

朱子作綱目原爲通鑑書蜀丞相諸葛亮入寇
而作也溫公係司馬懿裔故一切篡弑等事皆
曲筆以狥乎帝之崩雖明言置毒酒中然但以
帝崩爲文綱目則直書安漢公莽弑帝頗得春
秋之義莽竊比周公而等漢子秦故巧立孺子
嬰夫子嬰者秦之降王而孺子者三監流言指
成王也

蔡琰入胡爲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附

諸列女說者非之予謂此猶列侯列仙列宿之意非貞烈之說也

唐王昌齡高適等微服入酒樓諸名妓歌者咸是其詩則風雅遍于閭閻矣宋學士王珪月夜召入禁中賜坐行酒嬪御出領巾紈[illegible]索詩各以珠花潤筆衣袖皆滿則才名徹于宮帷矣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宋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則聲價重于

四夷矣夫詩文衰落未有如今日者也止不以此衡士則幼不習壁服官臨民又無暇也何必求田問舍而始弃髦之乎

内典有所謂壓油殃者業報也世間人慳吝不拔一毛者當受之此蟲出盖州形如鼠值春暮從水中自呼其名人因取起以重物壓之油津津吐出油罄僅存其皮仍投水中復活亦異矣哉

古語云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此語因漢周澤而設澤臥齋宮妻來問疾謂干齋禁收送詔獄晉劉毅亦然二人看得官太重乃吳起一流人物詭激不情

予計偕之年曾附一題者鄱符北征值歲大祲饑民肩輿求活予午食罷袖麵餅將以犒之題者亦徵兩日此餘餅乃驛中隸卒所凝望者

切勿携去或問何故靳犒饑民析犒驛役予曰驛中使客往來慮生謗焉希延譽焉此老爵位直晉尚書而止聖人所謂患失鄙夫無所不至者繹之令人毛悚[illegible]

湯將軍胤勣濠梁人洪武初以裨將出守孤山死之其人能詩有守宮詩存于世自是宮中一粒丹點時何易守時難[illegible]蕎夢冷情初斷蜥蜴魂銷血未乾榴子色[illegible]剝淅茜花光映玉鉤

寒幾廻試捲香羅袖。留與君王仔細看。此詩出
文士乎亦稱作者兒武夫而兼以節烈重乎
元元貞二年燕人楊佐宅雙燕巢焉一夕雄者
兒鷙墜、貓食之、雌悲鳴不已哺諸雛成翼而
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巢中抱二卵、人疑其
更耦、徐視之、乃殼也、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亂
者異其貞焉成化六年塩城縣漁者見鴛鴦交
飛、獲其雄、烹之、雌不勝哀憤、奔投沸湯中而死

漁者隱之、棄羹不食、此烈。鴦。也、較貞。燕。更奇闋
中有一牝馬産駒爲牡、比長其家强之使合、牡
馬跳躍不就、其家以被蒙牝馬身面詒之遂合
焉既而覺是其母、立刻哀號、觸階而斃、嗟乎春
秋時公子完通乎國母反不如披毛戴角之馬
有人心哉、

楚材晋用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故燕不能留
樂毅而趙用之魏不能收范雎而秦用之晋不
能致王猛而符堅用之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
契丹用之周不能信蘇秦而六國用之皆所謂
藉寇兵齎盜糧也人情貴耳賤目豪傑每受屈
于本境而獲伸于他邦然甄別亦甚難淘金者
總不出乎砂而砂無算矣

河伯、姓、馮、名夷、而讀者以馮爲平、二十八宿在
天各有次舍故曰宿而讀者以宿爲秀、尚書本
言爲上、而讀者以尚爲常、其士訛乎其有所避

諱而云爾乎

國史有失實者如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戮之
下于獄此不知出何人手筆然昧心極矣夫孝
孺腐儒也死難之忠誤國之罪未足相準而一
段英烈之氣亦古今所罕見者安得以私見而
埋沒之此必悖節之臣愧且忌而誣之者也

狄梁公悉毀淫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而吳興
八王廟亦馳檄毀之肸蠁遂絕神亦不能爲祟

顔眞卿刺吳興復題其碑曰西楚霸王而祠之
兩賢所見不同如此蓋吳興卽今湖州羽嘗泰
末借叔梁避仇處也烏江乃羽自刎處昔時渡
者相沿焚紙錢方敢開舟否則風波大起有書
生題詩醒之三分割據猶嫌少。一陌黄錢直幾
文。仗劍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巳屬他人。此後渡
者遂不復焚紙錢焉大率此等事皆邪鬼么魔
假借正神名色以邀牲醴者非眞也羽殺降頗

多地獄業報累刼難償何暇分寃叨人間血食
耶

舊史詆李鄴侯隨時俛仰無可稱述此學究語
非史筆也侯心超富貴之外併超名節之外肅
代德皆庸王且多猜忌况所處者又骨肉之間
袵席之際稍知自愛者誰肯以身之利害試乎
侯每徵必出每出必有所濟其不可及正在此
耳猶如神仙度世。現殘體惡疾。以自點汙。不期
于絜身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孔子所弗屑。歸
絜其身。孟氏之隘論。亦非所以擬伊尹也。鄴侯
與佛圖澄同一見解作用。而有儒釋之别。

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
弛力卽當樂歲詎可廢耶所云索鬼神乃倉卒
間祈禳之舉至云除盜賊則又平時之實政矣
遭一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
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爲民害士宜

不諳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苦故
必謀于邑。謀于野。謀于獨。謀于衆。謀于賢。謀于
不肖。謀于富。謀于貧。而權衡斟酌。始不至于偏
枯。切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

蘇長公座客行酒令以一故事證兩卦名一謂
光武兵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謂劉寬婢羮汙
朝衣、家人小過、長公謂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
小畜。後斬大畜。蓋因牛字起見也而說者附會

蘇爲荆公父子而發倘荆公聞之豈不切齒顧衡字作葛衣記有倒濺毀姻一節、吳中人亦附會顧爲趙定宇而發顧不自安極口辯誣謂葛衣記在趙事之先。已災木矣。與蘇正相類、世間仇隙皆惡口造言者所巧搆也、

客有向賈秋壑請郡者。以曾奉祀眞武。因不食鱉、秋壑曰眞武之龜、與鱉懸絕、龜鱉不拢、何以治民遂不與郡。座客戲之鰒鯗不肖眞武之蛇

乎。蕪箏不肖眞武之旗竿乎。皆不可食矣。滿座絕倒。夫賈平章世所目爲權奸然因是客糊塗。遂不與郡。亦留心民隱者。今人情面爲重、夫豈惟郡。即節鉞且濫授矣。而哆口罵詈。何以服古人于地下。

皮相者見貧賤人瘦則便云寒薄、肥則便云濁俗見富貴人瘦則便云清俊、肥則便云厚重、皆不察其神也、風鑑書曰聞聲而人喜者、曾結緣也作事而人喜者曾度衆也識不識皆愛敬者、累刧眷屬也、聞聲而人惡者、曾負宿世債也、作事而人惡者、曾滅衆人德也、識不識皆憤怒者、累刧冤報也、凡此皆論于相之外者乎有說焉星命相近而福有隆替運限相近而壽有延促形貌相近而遭有平陂其家之堪輿異、其人之脩積異其族黨之藉賴異、其所生之時地又異、也就一途以定之豈能懸合、

魚名懶婦獸亦有之、虫名守宮、木亦有之郭璞所指槐樹是也鳥名九頭、獸亦有之王充所云蒼兕是也、

史筆有寬浮無證者愛其人則曰朝野欽服惡其人則曰天下怨嗟如遼人勅邊吏云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之類夫郭令公寇萊公皆與夷虜曾相關涉溫公未嘗掌軍務遼人何自知之其爲飾說無疑

戊辰二月望樹已勾萌條達十八日大雪群卉盡萎三月復芽然有因此剝落而終不陽者乃知卉木亦負氣不堪摧折也

大乘密嚴經載雪山惡獸名曰能鄣慣以詐食諸獸見牝鹿有子者便作悲鳴聲相呼見牡鹿便現角與之相似往親附彼因殺而食之見牛馬等種種悉同彼形以肆其毒予謂人間鄉愿柔媚以局人婉轉巽順求適其意而不覺墮入

術中者皆能害類也我輩不幸遇此可意之人當深思痛絕毋貽後悔學士大夫共以予言爲楊園之道乎（執言者稱其實使觸邪者反而觸此亦一解也）

鬻子云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夫神農之非他人不能知知之惟黃帝耳若陋儒則以爲神農安得有非也予隨詰之黃帝亦安得有不是處

堯降二女于嬀汭說者曰以刑于試之非也若然則舜之授禹又何不以此法施乎當時惟舜盡人倫之變備極艱苦堯亦疑于厥心必釐降而後可察其眞也頑嚚傲三凶萃于一門蓋千古希有之事而帝女下嫁匹夫是事亦希有獨孔門擇婿驚人哉

國語記長狄之形不過三丈穀梁云長狄之死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以三丈身竟橫九畝則是三尺三寸餘爲一畝不隘矣

乎（已於方廣十丈不類方經乎）

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輩皆布衣詩文乃光嶽靈氣非時王所能顯晦故夫才庸筆劣而掇巍科者命當通也未幾名泯泯矣君相能造命不能造名能錫福不能錫慧

南齊顧昌玄烏程令也父法秀泰始中戰亡遺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如故有司請加以法僕射

劉郎之坐不贍給兄子。竟錮終身。古人清議之
重如是。今人清議太輕。廉耻太喪。官情太篤。面
皮太厚。以故槼瑫兄男亦太多也
按論語太師摯適齊。子語魯太師樂。則太師在
周特典樂之官。無保傅之責。按漢書太史奏客
星犯帝座甚急。又太史奏德星見。則太史在漢
爲司天之官。掌緯象之事。與文章紀載絕不相
干涉。後世稱玉堂學士爲太史公。祇因司馬遷

作史記。其父談曾居太史之職。而詞林文有史
館之說。遂訛以傳訛耳
水葬而食于蛟魚。土葬而食于蟻蚓。與夫不葬
而食于烏鳶。蛟蚋等無有二。不若學浮屠氏火
葬。而歸藏于祝融也　渡出各王人將作其親子
省直解元初中式書肆每僞稱射利。學者不
深辨而詆之。及真稿遲出。則又不獲覩記。予嘗
謈包鴻逵舉業之粹而人疑之者此也。昔唐太
宗評蕭子雲書法。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綰秋
蚓。蘇子贍觀其遺跡。以爲虛得名耳。夫太宗子
贍。皆慧人。又皆攻此道者。所見安得齟齬。則跡
之眞贗異也、
材泉之人于朝政風牛馬不相及。然數月不看
邸報。便如聾瞽。士君子不覽觀上世之史。與混
沌之民何殊
予疇昔字永定。于文廟題一　梯聯道花登天。得

其門者或寡。文未墜地。非其類者不詠。所謂非
類指楊雄韓愈王安石諸公等倫。而學霸以爲
議。巳群稚碎之。因念蘇長公倅錢塘時題詩僧
壁。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武林惡
少不自揆者。亦謂長公詬之。長公曰。周伯仁所
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予才不逮
戴。而遭與之同。因紀之
法堂聯附紀。謂威非恩恥。則雨露足矣。振盪何

必風霆惟衆即獨也故與隸璟焉怖畏不翅神鬼莫評官卑乘田昔曾試孔庿嫌邑小彭澤儘可容陶

宋有王量提學患無佳墨取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家碎斷之墨合擣和膠成挺自負精絶近代舉子竊取坊刻改頭換腳活剝生吞皆王量之墨也　宣廟時大內不戒于火金銀混燒入銅不可分剖因鑄爲鑪餅等器光色絶倫

近有造假宣銅者妝宣德通寶爲之竟不知當特寶源局錢與他朝無異祇有銅而無金銀坊刻僞托名筆而操觚家誤認爲眞竊取之以入于自巳之文又假宣銅之類也

燕中人有失去貂鼠帽套者吟詩一首但改唐人舊句而不自剏其詩云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識之以資鼓掌 此殆曼倩之談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八夜應天府庠生葉貴芬死而復甦云魂遇官長傳呼至隸卒呵之猶認作人世也自言吾庠中人何得詳詬乘輿者命偕至署曰汝死矣吾亦金陵人家住南門外姓任名㢸號左橋今職遊奕大使來歲當遷三元錄事汝數未盡何遽來此葉忙迫哀懇任索簿籍視曰汝罪多減之嗣必矣第一節不當爲人作狀搆訟破敗人家產餘猶小愆也汝歸當斷

葷持齋即不能當禁食丑尤不可黙丑脂燭腥穢觸天天神照見若血依吾言即科目無望當得一官葉聞言驚怖少頃數邏卒押之登山恍惚間仍在牀褥也因傳語任氏子孫建道場祈祐黃冠趙景之出疏文示录因備述其事按左橋公即世巳二十餘載矣生前孝親喜捨貧特鬻魚負擔五鼓過一槻光噴尺許恠而跡之則盜所藏金也因是家生漸饒天之報施善人意

猶未罄直至爲冥官而後已予特紀之以醒世焉

萬曆乙未年餘杭鮑赤城卒誤巳隅續矣既而屍微動氣復蘇言至地獄見閻羅矣予悲泣不自勝閻羅曰死者人所必有爾汝獨哀鮑答曰年甫十六有心事未遂者三在于人世走一遭耳一父母生之未得送終一聘妻未娶一讀書十載併秀才亦不得做言畢涕淚駢集閻羅爲

之動容急與查簿則鮑霈之孫鮑廻之子也廻當有子霈不當有孫因與授記姑延命一紀汝歸而修德則科名可望不但壽也否則未滿一紀即追奪矣猶記所書對聯陽世紀綱多漏網陰司法律不容鈍物化人人化物化化無窮陽生陰陰生陽生生不已此巳酉歲王虛宸對予言者王係鮑受業師且與同邑所傳聞當不誣及壬子科鮑與予俱中式爲同年友叩之但點頭後成進士爲御史巡按河南以依違士民之請建造魏璫生祠罷官特畏禍之弱衷非媚竈之戎首也君子哀其遇可耳不必苛責

宋李公擇與客遊天柱寺過司命祠下見一桃焉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不爲人所得疑其爲眞靈之端分食之則不足時蘇徐二客各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予食桃予覽此而嘆曰此桃也安知非道傍李

乎縱苦祇二母自知之耳恐拂懷歸者意必不令二子知也然公擇區處亦自得當分必非司命之神默啓其敎孝之念也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冬

黃州太守黃大年先生傳

浙紹世家推蕭山黃爲最其遠祖仕宋提舉兩浙自崇德浣溪徙黃竹塘嗣後科目蟬聯甲乙榜綿綿不絕凡數十傳而及先生其入仕版而泒脈切者承德郎筆峯公登正德癸酉榜爲先

生高朝列大夫竹山公登嘉靖戊戌榜爲先生曾江夏令文麓公登嘉靖戊午榜爲先生王父云父靜臺公母劉太安人首舉先生錫名師賢後易可師字聖孩別號大連盖厚自期也王父文麓公博綜經史詰之曰古有大連小連善居喪汝號云何先生應聲曰爲大父父祈壽考廼大年、非大連也音韻混耳其慧捷如此然弱齡好弄王父篤愛之一杖幾斃𨑳而慟王父亦慟

自是發憤下帷若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王父督之曰但讀汝書可大亢汝祖居官未嘗造織業也、王父既罷官灰冷其宗人踰千聚烏合之衆圍其宅數重諆盖叵測先生夜微服越垣詣邑控圍旋解時年纔十五居無何新令下車課士廣文習氣酸不以先生姓名上先生執白牘求試令難之以無庠案故先生莞請曰明府課士將閱案乎。抑閱文乎。令詘衆日之竟拔

置第一冠軍。山國英譽鵲起歲甲午廪于庠登浙副榜、盖謄錄生悮落數行主者爲吳曙谷太史道南、豈解以硃墨卷参對乎、丁酉文場復不利會成均空虛選天下譽髦實之伍公袁萃適充督學使者先生自傷數奇幸簡明有司閱卷待脫膠庠之厄連公繼芳則先生知己哉歲巳亥先生與吾杭葛公寅亮俱爲榷關使者潘公洙所物色、潘以才賢領闈省解額雅負人倫氷

鑑黃葛所以締交旋締婚者皆因是未幾北征中流自誓必不以老經生復渡此江纔入成均其名更噪于越天下士雷動而趨之謂得雋可計日俟也庚子癸卯兩作孫山外人其名更噪予得雋歲丙午始登順天榜爲第八人是時謄錄生又將先生秕慄落四字主者又議刪本房陽公文忠以對策之說進得免刪而主者爲誰何甲午試官吳曙谷是斤斤一節于先生所加

幾何而久客長安其行藏良苦家人亦日夜念之不置先生自念鎩羽倦還既恐爲江神所笑而以下第老經生往返萬里自觸于炎凉之網蘇季子覆轍具在況又傷王父志乎以故歸念愈絕讀書之暇得交驩海內國士予以自廣者又因是訪李贄于園扉識杜松于偏裨二君皆昭代有數人物錚錚青史雖凶終亦人傑哉斯皆丙午以前未登賢書時事丁未春復以孝廉

下第稍稍改換眉目遂渡江歸而王父文麓公已八旬矣尚矍鑠文靜莖公亦以上林苑良牧署丞　予告侍養先生拜疏稱觴喜可想也未幾相繼謝世去先生服闋上公車庚戌癸丑復下第如故屆丙辰吳曙谷適入政府與會試而先生適成進士識者惜之謂先生名動寰宇兩榜不得一元予曰不然丙午北闈鄭汝鑛以白丁中第四、丙辰南宮沈同和以白丁中第一、俱

千古未有之災異俱奉　旨論遣俱曙谷太史司文衡所爲一時名士半作劉蕡先生荷瑭中摸索藉手了經生債殆邀有天幸哉屈指計之先生自巳亥人燕至丙午凡八載其館穀主爲括蒼鄭中丞汝璧至丙辰又十載其館穀主爲晉中潘憲副文新城王大司馬象乾胥以公輔器期之觀政後職授行人使楚使閩軋軋以奔王程武夷洞庭諸勝何從試先生而窺其作用

哉庚申　覃恩貤封會言路缺官輿論久屬先
生當得省卽不然亦臺而忌者必欲出之于外
翻借蜚語轉畱都比部尚書郎先生既不屑以
斯撓且貧官無從得賄一切要人平日致慇懃
者坐視而已夫人臣不擇官而仕分誼固然但
虛有用于無用爲　國惜才深可痛悼癸亥滿
考遷湖廣黃州太守卽王父文麓公舊遊處也
意謂可稍展泹畧一吊屈魂尋蘇跡甫出都門

而劉太安人訃至矣抵家毀輿瘁併疽發于背
而卒悲夫先生自舞象暨釋褐浮沉儒冠者三
十六年自大行至二千石浮沉進賢冠者八年
嗚呼噫嘻世之蘊珍而不成進士成進士而以
郎終或促筭者豈少哉先生黃金橫帶列街上
大夫不爲賤享年五十五不爲夭顧位有卿而
壽有耋若或嗇之意者享名太盛取忌造物而
然歟比及葬距歿之日已六年所矣其家人思

慕不置猶恍恍乎若先生存者先生頎而皙美
鬚眉快論驚筵英風四射望之若神僊中人俯
而似狂峻而實坦生平以國是爲己任出入禁
闥備位耳目其素志也大行無言責官守畱都
無大獄恥以躍冶見奇最後空得領郡之名未
嘗一日受事郎有奇莫展夷考生平蓋猶然在
方之內焉于何能飾所無以阿之然好面折人
過遇與調者倩而嚴冷故于世寡容自爲諸生

時痛飲達旦醉後輒吐其牢騷之氣甚至怒罵
予嘗謂先生居恒晉下壺也既醉漢朱虛矣流
俗無竅謂先生負才自豪虐我以酒夫先生介
性不可一世所與對飲者其人未必盡邪而意
趣相左如此寧復有臭味哉先生稔以知人自
許吾枚舉矯矯者試之察其色不足後果以媚
璫敗不出先生所料惜不及見耳嘗自言吾交
遊滿天下而畏友三人謂葛尚寶屺瞻及同郡

陸君啓憲長名夢龍者是其一爲予予讒焉予
誠齊人知管晏已乎先生然然良久曰吾聞人
多所見不錯　神考末年士大夫門戶角立先
生不作左右袒人亦疑衡不敢引爲黨援一時
登壇之傑玄黃龍戰先生獨惜而心奴之以故
終始冷局訖無揚眉之期知交亦不意其末路
自此古之人抱經世志業而不獲伸者鬧托之
詩文以傳先生深心大方具良史才倂此亦不

獲伸命也吾與先生久要習其梗概其家子衍
祚克孝克紹能仰體先志而乞言豈與腰壽米
同日道哉按葛陸兩君子匪求田問舍者流克
勤官守所在著績百姓思之俱不負先生所期
許予獨附降辱之林隱放自適以遲客老也忝
先生知人之哲云
沈子曰予聞之獻子之友五武侯之交四爽吾
雅一而先生三之方諸古人介廣狹閒矣視近

世悠悠者矣知先生酷喜良朋故門無雜客所
交與抱片藝者咸接引遊大司馬之門供溲渤
之用可謂熱腸腸熱者多疢疾㢠父曾罹此殃、
惜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皇明江左逸民沈長卿于戊辰仲冬廿二日拜
舌衣落于蕭山麻溪淸化山之陽歸舟抵金陵
適寓感而有傳時崇禎元年臘八日也
何ト乞摘一已之錯但耳則合于古人之錯爲

一錯聞盜臙謗展禽必痛絕矣聞陽虎譽担蹠
必嚮往矣譬衆生以口受食以臀遺矢腸則其
傳送之路也聽言亦然他人以舌發聲我以心
審音耳則其傳送之路也耳不禀命于心心反
弛權于耳則但具傳送識無含藏蓄流言甚語
錯認而轉告于人猶食已落腸腸不受而復自
口中吐出果何物哉有道君子聆無稽之言入
而卽化如洪鑪點雪卽此是進德處

乃詔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其時國用充牣故
為耳不然度支議加賦矣唐詔賜天下大酺三
日其時處事登稔故然耳不然天子議減膳矣
有國者擇理財之臣備祈年之典蓋可忽諸
夫人一往不返者性也作意而為則習也未有
不自知其非者晉人有言仲容已與吾此流。汝
輩不得復爾。仲容、即阿咸也。味此意則一代風
尚氣習隱然自露于言外矣、

擬督郵劾彭澤令陶潛疏

臣聞長吏非仕貧之官衝邑非弛負之地以故
假館曳裾者或可納履而民社攸肩誼不容于
遽去宦成考績者尚靳投簪而撫字方新情何
恝于長往茲有名實俱虧進退失據如邑令陶
潛者大可怪焉遡派係陶侃之孫見今司彭澤
之牧罔遵功令羞執手版以相迎蔑視官常繇
駕歸帆而先逝藉口晉平陽之飲醇躭糟丘若

性命不念劉玄明之戒酒等政務於弁髦公田
三百畝悉令種秫襄殘似乎可指在署八十日
惟事賦詩簿書置之不理松菊何地茂右頭不
戀官而戀家則懷土之陋見也麯蘖與彼獨親
却不飲清而飲濁則乞墦之饞口也慮田園將
蕪豈出山之初意棄城池不守托玩世之高風
既云三徑可樂何所見而宦情頓濃果爾五斗
可邀何所聞而歸興忽發藐按部者可為鄉里

小兒難乎其為上矣苟綰綬者盡若五柳先生
毋遁以官戲乎臣更訪得潛家居處行為陛下
誦之有謂其不交同儕而專與田父對酌者是
何體統有謂其不用釀叟而親以葛巾漉酒者
是何舉動璧有微瑕奚啻閒情一賦瓶無儲粟
何惜折腰片時躍冶之氣未除考槃之心亦假
此一臣者懶以藏拙濫廁名教之中傲而多機
豈在形骸之外特膏肪未染縱無暮夜之金然

邊幅不脩雖逃月旦之口北于稽叔夜更覺不
脩方之瀰亘乎尤屬無賴所當與浮躁例罷黜
以銷有位以懲不恪者也
沈子曰督鄙不知何許人氏激靖節一去貽譏
千古然姓名無可考矣想其人可鄙為靖節所
習者故云鄉里小兒也、不然奉事上官亦宦途
常體陶策仕時豈不念及而臨時迺飄然也歟
林田未熟去不旋踵有大不得已者窮猿奔林

又逢梟作祟能無怨乎古人以有。蠟。無。別。駕。處。
為。善。缺。予所値皆有別駕無蠟處。與陶不異。亦
命也。嗜蠟何不嗜別駕無蠟何傷蠟豈書于別駕乎
古之隱士如巢由嚴陵者多矣而三子何以獨
彰巢由所傲者陶唐聖主嚴陵所傲者光武中
興令主故更覺殊異耳孤受主令主其敢傲乎
三國人主競推備有英雄之氣操有霸詐之謀
然皆得所憑藉或借名于宗室或邀寵于皇王
惟孫氏則崛起而絕無憑藉更自不易堅策權
猷畧相當不可以偏短定優劣也
虱之走也顯向于北、絕不向東西南三方、豈北
方背陽面陰、與虱氣相感召故耶、今之人跋涉
萬里趨名利而北征者皆虱類也、書此以博一
笑、
題江邢善像贊先生閣閣當得官月通引役術
嗒焉喪我頹然大忘非鬢非禿官止行藏吾闇

救時良相昔有贊皇以君熱腸術擅長桑何不
效文正之劑宋而文饒之瘳唐
題子雲四弟像讚
破名壇障、如割瘦瘤、衷匡涇渭、跡混薰蕕、與人
無競、而風波忽起于亂丘、暨波息而風休、依然
狎圖畫以忘憂、幾見鷹準于淚中逐鷗、
戰國人有言富貴爵祿蓋可忽乎哉夫忽富貴
忽爵祿者其人誠不易得即有之亦嫌犯造物

所忌何者造物所以簸弄人者全在此忽之則造物失權安得不忌忌則毒有所注故斯人所遭往往困厄屈指古今人可黙咏也

田文署門翟公亦署門本欲嘲客適以自嘲焉耳客無稱嬰杵臼之賢無灌夫之直不自愿其結客之非。而反以交情交態致怨于客。猶黍豕而怨其不爲驥也。亦痴迷極矣

人欲無厭貴矣而復望富富矣而復望貴二者

俱全又祈長壽壽考矣而復望子孫之賢善是求備無已時也周公訓子以求備一人爲過刻況求備于天乎

人之技巧有從慕人者有從忌人者惟讀書好學則共指爲迂。絶不倣傚。然但有子弟忌尊長而上擬者必無父兄忌卑幼而下問者亦見人情之凌偪而妒勝也

齊魯大臣二人史失其名非失之避諱之也可

見古人亦有曲筆猶存隱惡之意

穰苴之誅莊賈孫武之戮宮嬪皆出其不意若復請于王則法不行矣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自有應伏之辜九齡引此二事署狀頗不相符況此時明皇寵眷未篤九齡但罪其負恩以寬帝則可不當料其叵測以羞帝也明皇好勝負氣反使元惡漏網皆九齡激之使然乎謂九齡特僥中耳果灼見其必然忠于謀國者何得迂疎

題爾說者多九齡先見又以曲江遣祭出滂卹家多明皇能悔過而杜少陵與之同時有褒揚故僕射張相國詩絶不及此豈史筆誣耶抑于此微不滿焉故畧之耶

漢韋玄成以明經相唐李吉甫李德裕以任子相古人不拘資格如此今人以廣文限明經以郎署郡守卿任子資格太拘人不自愛殊可痛也

蘇子瞻迂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非也若卽墨堅守不下猶白起之于邯鄲勢迫情急以死爭之卽雄才未必能得志焉白起亦豈欲仁義服趙其文種所以挾夫差者空存其說張惡所以抗尹子奇者實有其事矣毅與嗣君不合陰念破齊後退而無以自處或緩于進兵是其心事上王道致亡效徐偃宋襄所爲也至謂師老于外恐諸侯乘其虛以救齊爲名則更有說春秋

之夫差戰國之湣王皆與國所痛絕者勾踐昭王則諸侯所憐也況淖齒救齊而顧殺湣王擢其筋分其齒楚本謀如是乎抑毅有妙用乎史記云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則毅策原自萬全子瞻初責其不當用王道篇終又責其不能用王道所云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皆王道也持論自相左矣當時有田單征殺果如此則火牛之計寧俟騎劫代而始發哉大抵文人論事虛浮不切賈誼之答子嬰蘇軾之罪樂毅恐屬少年時意見略之可也

淮南鴻烈解云鯨魚死而彗星出蓋氣機感召上徵于天儒者指爲災異謂除舊布新之象殊可笑也如日月當食不食失其常度山崩川溢反其常道謂之災異也固宜

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耳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張少孔子

四十八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且相從最久則數子者年未弱冠已執贄門墻矣文學德行已居然成才矣孔子自道三十而立比于弟子猶晚成也後生可畏。卽畏七十子耳。

孟氏以伐燕爲宣王事史記以爲湣王事此孟說確而史遷悞也湣王無道豈能伐燕予謂湣王卽宣王子必宣王當燕噲子之之世與兵搆

怨湣王當燕昭樂毅之時受禍亡國事勢想當
如是

世間人有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反不爲兒孫作馬牛是惡人依樣葫蘆是蕭人有不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反爲兒孫作馬牛是勞人依樣葫蘆是福人

自古亂亡之辟必有蓋行之亂鑒覆轍而懼也以故帝相被篡少康中興厲王奔彘宣王中興

衛懿公鶴軒召亡文公攬丘復振子噲致亂燕昭市駿骨致昌晉獻之後爲重耳齊襄之後爲小白歷歷可據英誼之君必有悖敗之嗣狃積安而恃也以故帝啟承大康失國周宣中興幽王被弑齊景之後爲晏孺子燕昭之後爲燕惠衛武之後爲衛莊晉文之後爲晉靈歷歷可據由此觀之桀紂之後未必不發憤自振也借哉以揖讓兵征誅之迹湯武能之乎必周赧漢獻方無藥可試耳楚懷之後爲項襄始皇之後爲二世、天絕之也、天如此絕人者古今指不一二屈

留都百年以來百姓謳思者止一丁公耳名賓號改亭初爲操江都御史後爲工部尚書彼革弊先清其源如禁私鑄。則加意于官錢厚重而且多則私鑄不禁而自革矣。如薪價騰踴。則但平江上之蘆葦。而肩挑之松與葉。聽其自便。則

薪價不禁而頓平矣。後人昧此者幾致激變百姓怨憤切骨其意非不爲民而處置無術使人呼爲書獃子然丁公只用得四書學問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

騶忌以鼓琴說齊王。三月而受相印。朞年而封成侯。然考其術。非名法。非縱橫。殆楊朱之派也。初事桓公午、既事威王宣王、其時秦與三晉相攻、各求救于齊、騶忌一則曰不如勿救、再則曰

不如勿救、三則曰不如勿救、然竟不言所以不當救之故。蓋救則所費糧芻、所損士馬、皆國受之。此取爲我之術也。夫人臣之貴、至相與侯、極矣、而操術僅止于此。其識超淳于髠上、髠顧欲以微言悟之。何其不自揣耶。

啖名之路不一、有從無耻而得名者、有從彌縫而得名者、有從無忌憚而得名者、有從立異而得名者、大抵皆穿窬之行也。名之收效亦不一

有因名而取利者、有因名而賈害者、有因名而成功者、有因名而僨國者、滅宗者、皆有道君子所不由也。用世之士、不得不借資于名、全軀之士、藏名逃名、自玷其名、廼作意爲之。後人莫爲其所愚而輕置喙也。

文人子孫多失學、廢書又不在數奇之列、何也。家門秀頴之氣原有限量、此豊則彼嗇、一定之術。爲祖父者奪後人之慧性、爲子孫者斬前人之書香、有施必報、此廼因果之說、而非造物忌之、亦非口業筆業致之、世間人但爲祖父惜、不爲子孫惜、其惑滋甚。

楊升庵先生既不嗣、且遭督晳之變、墓骨被掘拋擲無存、何其慘也。王元美先生謂其家藏抄錄秘本、不以示人、顧陰竊之、伎爲己物、不知秘本久已鐫播人間、楊尚不知也。予謂盜名與盜利等、其陽譴與陰譴亦等、盜利者爲綠林、則盜

名者爲墨林矣。蔡中郎所秘者、獨一論衡已哉。受禍亦不淺也。

偶閱淸音閣集、乃吳江顧大夫詩也。序文弁首十餘篇、皆進賢冠下吻、無一佳者。惟山人王百谷文差可耳。日久論定、名下果無虛也。然當時遭謗特甚、秪因布衣起見耳。昔人刺孟襄陽詩以春眠不覺曉一絕爲盲子詩、刺賈浪僊詩以焚却坐禪身爲燒殺活和尚、蓋孟不由科目、賈

從浮屠出身故也客問其詩果有病乎予曰孟何有眠夜二字。便非盲矣。賈句上半聯云寫留行道影。便非活僧矣。客深然之

衛風淇澳小雅抑之篇皆美武公之賢史記謂其用賂賂士以襲攻其兄于墓上而迫令自殺此必無之事也武公名和其兄世子名餘謚共伯栢舟篇註衛世子共伯蚤死而不云被殺此必有據衛自康叔肇封傳國于康伯自康伯至

貞伯凡六世皆以伯爵顯頃侯厚賂周夷王始得政侯繼之者爲釐侯餘與和並釐侯子也餘果既立而被弑則何不謚共侯而顧謚共伯乎況被弑之君應得不祥之謚共猶美稱也其爲世子早死無疑和初立亦爲衛侯以將兵平戎佐周有功得稱公此犬戎殺周幽後平王命之者也由是觀之世子未即位不敢以侯稱而降居于伯豈若史記之誣乎索隱謂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則康叔初封已爲侯矣其子孫稱伯者乃方伯之伯非降爵爲伯也此說大謬昔世世爲公而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齊亦世世稱公而得專征伐即方伯也左傳亦每云齊侯可見侯者五爵之總名不宜執一視也

洛陽天下之中序省者宜以爲首即不然三楚興龍之地宜以爲首今都察院十三道刑部十三司皆首浙竊不解其何故豈非因諸省繫東

西南等字偏而不完故歟則浙亦吳越一隅也近見坊刻仕籍忽首浙忽尾浙得徹未安于心而與令甲觭耶

古人有托而逃之事後人認爲實然元德秀年六十。不知女色爲何物。夫山野蠢極之氓或蹈海西之疾未有文人而顧昧食色之性反出禽虫下者其時武曌淫甚。魯山自有隱腸。非旁人所知也。世俗好奇相與侈譚或其年未臻耳順

亦未可知

古人有貴壽而不令終者武元衡是也元衡年八十八已踰耋矣假令先一歲病死豈不快哉若漢伏生先一歲病死則經不傳名不著又可入恨賦矣

史述豫讓事但言其友識之不著友之姓名呂氏春秋載青荓爲趙襄子參乘覘橋下見讓佯爲死人叱荓去荓曰少與子友而吾言之失相

與之道賊吾君而不言之失人臣之道乃退而自殺此與鉏麑同情與田光同念眞可作讓友矣但倉卒間未得即死此時非讓殺襄即襄殺讓并處君臣朋友之介能坐視耶讓以死明節欲愧天下後世懷二之臣譬孩兒啖蜜說甜鬚眉丈夫方竊笑之必不噀涎也臣業已懷二心矣何愧之有此瞞憂中囈語但說自已話他人絕不省也

夫人怒氣所乘緣器量廣狹爲準譬大海焉非月不潮非風不波若深溝積潦湧之潮起揚之波生何者其所受原隘故易動也

人身備四氣之和此舊說也予謂兼六部之象試申論之五官四肢各司其職高卑位置不相亂也非吏乎納飲食遺臭穢手攣錢鈔身彼布帛若倉庫然非戶乎鞠躬磬折長揖左避拜跪趨蹌非禮乎矢口相詈戟手相爭蟆鬪鵲搏甚

至歐死非兵乎或蹶或割候損頭目錯傷指股燒香疤刺繡字非刑乎涕唾液溺不異溝渠拮据胼胝不異營繕非工乎不但此也口操是非爲言官筆灑詩文爲史官喉出謳歌爲伶官足勤迎送爲驛官舌司庖廚爲大官眼卜陰晴爲日官手植稼穡爲農官而心則衆部之總途庶官之要領也

燕市幇嫖者謂之篾片如楄板溲散并用竹篾

籍之則不結聚閒中客媒合青樓之惟亦猶是
也南都幇嫖者謂之六頭子進門在前頭。謂引導至
院者出門在後頭。謂隨行不敢比肩也坐的是案頭。謂侍坐也吃
的是骨頭。謂酒美殽以奉嫖者得的是抽頭。謂于娼家所得之錢十分
取一抽豐然若聽的是丫頭。謂娼家狎婢伴閒客眠以酬其奔走之勞者
評詩者謂少陵贈青蓮詩頗多而李集無一懷
杜句此俗情也古人廓落不似今人有唱必和
有贈必酬也或云旣道白詩無敵又擬諸庾開

府鮑參軍者何况云佳句似殷鏗又在庾信鮑
照下矣毋迺忌而刺乎予曰不然庾鮑殷三子
皆六朝時詩人人情信古疑今重古輕今非但
他人卽自心亦然以故樂毅自比管仲其實毅
勝仲良多仲假尊王之名借諸侯之力以成覇
業毅有一于是乎以弱燕摧强齊如拉朽而隣
國不敢救田單不敢出仲能之乎李白詩遠過
庾鮑殷而杜少陵舉以相方特習氣也李白豪

于詩有自信之眞而不以爲然于賀監則知巳
也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襟言外有餘感矣
人生酒色財氣纏縛終身各有偏重處楊秉自
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然則氣之一字秉猶
有所惑溺否
三代封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至百里而止其
後兼併至七國盖流弊使然非先王初制也漢
初封功臣以千里計則是定鼎之初已成不掉

之勢矣但鑒秦之驟亡謂孤而無輔竟不知秦
之所以亡全不在此也敗封建爲郡邑猶其得
策處也漢旣失策因有屠戮功臣之慘吳楚連
衡幾危宗社復有戕賊同氣之殃事不謀始尾
裂莫救揆其隱衷起自匹夫慮天下不心服而
借功臣雄覇之氣以彈壓之又慮功臣願奢而
先以此餌之後尋釁誅之未必盡鑒秦也然亦
忍矣譬越人嫁女厚其粧資其後力不可繼則

溺之此可爲漢封功臣之鑑
人不可濫推恩恐僥展侖者推恩于盜跖非其所願也人不可浸遷怒恐惡傲象者遷怒于虞舜投其所快也[illegible]
至卑之官莫如令出入時衆耳而目之傳呼導擁先期過知漢王兩至信壁奪其軍寧無一人卻看此侍武定陶閻盡旨目耶如此則信豈得不卑而說者曰帝能駕馭豪傑弄信于掌股之閒嗟乎皆儒生之見也

范雎入秦王稽鄭安平力也雎苟德之但當厚酬金帛子女田宅可耳不當以人主官爵爲私家報德具也安平將二萬兵圍急降趙其辱秦莫甚稽守河東與諸侯通坐法誅此二事雎寔無以自解微蔡澤幾不免哉世之慕富貴者謂澤奪雎相位予謂澤不第救雎死且保全其名也

廉頗以名將稱然所倖勝者齊魏燕而非秦也按史記趙奢李牧皆嘗大破秦軍頗無一焉完壁歸趙後秦即拔趙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頗束手無策及爲楚將又無功長平之役秦數敗趙軍頗堅壁不敢戰幸以趙括代得藏拙耳不然未可知也吾想頗之爲人不能用寡以敵衆又不能用衆以擊寡將畧可想見矣然與趙王境上相訣過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猶有大臣之風焉蓋相才也

澠池之會欲嚇趙以取璧近于市井鴻門之燕欲殺沛以成功幾于盜賊矣七十好奇殊不奇也所借威力原出自項羽祇博羽一笑而不從倘增而事儒主也安所見奇乎

六國諸侯皆駑質也連衡易合從難蘇秦本謀原欲衡也奈孝公既卒商鞅初誅不得志而改圖焉強撑十五年從約解散犀首欺齊魏而攻

趙。蘇君尚未被剌。猶身親見之。茂如何也。雖然張儀入秦後、六國鳥驚獸駭、追思蘇秦代膺乘機拾兄唾餘。以修從約。而儀位益堅矣。

從祀孔廟者罷公伯寮此定案也至改祀于鄉者七人蘧伯玉與焉則殊未當予謂夫豈惟蘧卽管仲晏嬰子産史魚公叔文子之徒但經仲尼游揚者皆當配饗以妥其在天之靈可也或問此中有前輩在置之兩廡恐聖心未寧予曰

不然序德序賢豈以世代爲低昂哉廣成軒轅老子生不同時而同廟况漢唐宋諸儒侑食者旣在百世之下則伯夷叔齊柳下惠延陵季子左丘明老彭等亦可在百世之上特泰伯周公等雖所甚慕而先朝神明之裔體統未便姑置之耳

分崩之世用兵者不便于設伏蓋他人境地非我兵所得伏也以故說舌見長取效一統之世說無所施伏無所用全視其紀綱之振弛賞罰之明紊以爲興替紀綱振賞罰明則豪傑登朝紀綱弛賞罰紊則豪傑棄野至于豪傑棄野爵不獲伸而一統者又將轉而爲分崩矣此三國之後復有前五代後五代也

人于求備處不能絜矩于聽言處偏能絜矩有士于此生平未嘗說謊而人疑其誰者非不信彼也不自信也猶如葷酒和尚人前作爲齋素

及逢真正齋素者心反疑其作僞與此同一見解

予嘗謂絜矩之說畢竟非孔子語未晦翁亦謂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夫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所造已不及顔况曾子之門人視孔子弟子又倍蓰矣譬諸重譯展轉錯悞絕非本音場屋試題以大學先論語此在聖經則可若傳文則是以曾子門人之言加諸至聖

先師之上倒置甚矣先儒何所見而相沿不破乎

予友楊政平云諸佛俱種種心廼能平等如子所說則聖人但有一心聖心因不可以絜凡乎予曰是絜規。非絜矩也。是但絜得人心。未嘗絜得道心也。試就平天下者論漢詔獨天下今年田租之半祇有田者蒙惠耳無田者不沾恩也唐詔賜天下大餔三日祇豪貴人喜耳窮而怪

與貧而酒者十日等于十年滋戚也必以所獨之租分贍無田之家以富民酒食分膳貧民庶幾胥樂然有是政體乎可謂平乎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衛鞅李斯變亂之臣也秦變亂之國也衛李以變亂驟相旋以變亂族秦以變亂驟帝旋以變亂滅此萬世龜鑑也

子嬰諫二世不聽與晁錯之父同一苦心俱有所不免一飲藥自殺一為項羽所殺豈非命哉悖鞅斯宗人毋以禍敗提醒二子者雖然趙良非不巧說也而竟不悟即提醒亦無益也然有別族輔氏之戚案在何至駢首就戮哉

古人面目邈不可即祇于衣履弁帶間別其為王臣為四民九流為漢唐宋朝人物肖像者于此葫蘆不第畫虎類狗併狗亦不類矣甚哉畫不可無學也秦蜀山川不類閩粵吳越山川不類齊魯塞外海外山川不類華夏繪家一概臨

摹豈能偪真甚哉畫不可無眼界也游藝格物君子難之何責于筆耕者

地方人靈者六畜亦靈人蠢者六畜亦蠢蓋即于造業處使受必殺之報猶北路響馬強盜即于行刦處梟首以伏其辜也或曰然則輪迴因果乃境內城隍神所主歟予曰閻羅天子尊重已極安得料理此瑣屑事耶

沙丘密謀惟斯高亥三人知之何自漏洩于外

令史遷形容敷陳鑿鑿哉想斯下獄後自分必死而吐其陰事耶則所云殺扶蘇蒙恬蒙毅趙高始造謀而斯勉强遷就者非其實矣斯可疑處在秘始皇之崩以無真太子故至于禱祠山川不遣他人而遣蒙毅則天也始皇帝崩于七月夫秦仍周正以建子為孟春則所云七月者提綱在午乃丁火司令之候而居轀輬車中直至咸陽日久路遥帝屍不腐且臭乎凡此皆不可曉者

四民中窶貧者極多世人靳捐斗粟吝捨半金遇沙門則施樂不倦叩其胃中不曉一義猶夫人耳農夫冶匠縉紳章縫不屑交揖見衲子則禮貌有加與坐而問核其隱行靡所不為反不如尋常百姓此皆以有髮無髮起見者也故宋度牒之稅最重

書肆射利凡既行世者業已有定價則陰裁去之以減省其紙未行世者業已名噪為人所購則偽添入之以高騰其價此惟李龍湖袁石公書遭殃特甚緣世乏具眼故易售欺耳庸人所見畧同另有臭味倘見眞書又未必解厭也吾髫年所讀史記諸書偶見他本輒復改竄近時剞劂精于曩時而錢虜妄改者不少讀書者必覓舊時善本參對不然毒甚于秦火矣

相傳西湖之蓴沉于湘湖則味更甘爾然此物生于春夏之交過期則了不可得張季鷹待秋風起而思蓴亦晚矣古人有托而逃之言不可泥也

自宋元至今朋友之倫漸滅盡矣交情變態覆雨翻雲非人世之薄也上不以此風厲則俗不勸以故忠臣孝子節婦在在有之而悌弟絕少至于良朋石友則不啻少也絕無之矣然此脉終不可斷猶存于劍俠之中

詩文中有彷佛二字迺儒家綺語夫佛豈好彷者哉史不云乎視陛下為何如王若然者視空王為何如王也

麋鹿二物以角枝奇耦分陰陽此載在月令夏至一陰生故鹿角解冬至一陽生故麋角解形象節候鑿鑿可據宋人以麋為鹿之大者合為一欵恐于格物之學有礙

亡徵二字倡自韓子宋元所以亡者病在賞罰

不盡一資格太拘賄賂太盛耳眞得賄賂而薦人者藉口曰我破資格也眞破資格而薦人者被謗曰彼得賄賂也趙甲循良而優擢者乃錢乙焉孫丙失機而梟示者顧李丁也此不起之疾必斃之症賢人隱智士去兵革與天所以資眞主哉

匈奴之俗獄久者不過十日是繳于刑也一國之囚不過數人是囹空之化也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是相卹之義也史記載冒頓所為如是中華則不然獄有經年不決者邑囚有以百十計者斬首級有以老弱充數冒功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三代時已然矣

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自文園創之頗覺膾炙人口此等文字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勦襲唾餘便屬效顰而可厭薾子雕方鄙夷相如昔效其

齒牙哉無陋者不察一切小說悉摹此體令大雅之士酸噯欲嘔

貳師戰功方高誅斬大宛南越王頭皆其所為衛霍不得分美巫蠱事起竟坐赤族不寃且痛哉即暴秦不慘于此矣漢武此舉蓋受累非淺此與求神僊之念同貪生怖死總痴見耳輪臺致悔獨追念戾太子已乎

萬曆末年俗尚大袖不半載而東南西北翕然

茅屏罷郡傳命有是速乎士林用以揖讓猶可
婢僕紛紛效之灑掃執役多所掣肘
繆賢景監一流人物然藺相如不因其賤品而
衛鞅則謂其始進不正人固貴自堅苟役之君
子寧方毋圓勿藉口可也
自魏至隋人主習于詩賦無不忌才也者以故
明哲之士沉晦以自韜而無名氏獨多或其人
遭禍患爲將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字而何佳

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煎鹽之利未必始于膠鬲不知起自何代養生
家貧淡不貪欲容顏肥白而壽考故上古之世
人壽踰百歲雖云氣數淳龐然豈盡解吐納術哉
蓋政簡而人笄減亦是一說
或問狗不豈之氣獨鍾于人亦旁及畜類否乎曰
有雞犬千歲者猶經豈顧無命乎死有遲速即夭壽
之說也食有豐嗇即貧富之說也性有馴驁即
善惡之說也或問食何以有豐嗇乎曰朱門者
狗厭飫饑餘蓬戶守犬爭攫棄骨王孫飛騎豆
粒盈櫪單丁款段乾沒芻菽吳越之猪何知敵
草燕齊之豕未曾嘗穀總一畜而地殊家異所
食懸絶何云無豐嗇乎
達人以四海爲家懷土者以郡邑爲家迂儒曲
士以里閈爲家財虜以墻垣第宅爲家孩提以
斗室爲家大鵬鷦鷯量分廣狹其于逍遙一而

已矣
勾踐對范蠡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夫
吳爲仇讐猶憐其行成之使種爲功臣顧忍于
賜劍哉大抵險譎之夫當利害關切處猶欲他
人代任怨而已居其美蠡之鼓而進兵爲自身
功名結局非爲勾踐也其遺勾踐書請從會稽
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
誅于子此二語殺機盡露蠡迫急浮海非見幾

爲也夫差不嘗欲分吳國半以予員乎皆不情之言也亦竟殺員說者謂種惟不聽蠡忠告以致殺身予曰不然種見書稱病不朝豈復諫者流特徐爲之圖耳不料其辣手毒腸如此迅速也假令蠡之去輙稍緩旬日雖欲爲陶朱何可得哉衛獻公出而求復對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復之衛侯入而殺喜[illegible]分國之說也

何謂從政從者隨也政有畫一之條我不過奉行之耳此大夫士之體也何謂執政執者主也政有當損益者張弛由我此宰輔之體也大夫士好事紛更宰輔依樣畫葫蘆各溺其職矣

古法有不可泥者　祖制有不可違者　宗藩例不應試今驟破此例而輿論稱快安見古法之當泥乎文武諸臣必用賄始得遷轉亦　祖制否乎

桓魋陽虎非仲尼所深慮所深慮者少正卯一流人物王孫賈彌子瑕非仲尼所絕望所絕望者衛靈公一流人物其折媚竈之問塞子路之請固是格論亦屬托辭蓋實見得靈公昏憒不足與有爲也方其見南子時猶未絕望大聖人作用如神龍戲海不可以硜硜之識律也蘧瑗與仲尼如此交驩而不敢汲引亦有見于衛靈之無道也

持齋誦經僧見酒肉婬穢僧心生怖畏厭薄即此便不平等便涉嗔恚便不能忍辱讀書用世士見求田問舍士超然遠引即此便不廣大便招怨而梯禍蓋彼衆我寡衆怒難犯犯之者必凶禰衡嵇康有靈當以予爲知言

丁未歲予讀書西溪之佛慧寺戲爲四六以贈館童之執爨者內有警聯惟君子遠庖廚轉予于恤代婦人議酒食舍我其誰同學嗟嘆其工

已酉歲予客燕都有太醫院官葬父其先世蘇人也而家于京倩予作啟靈四六內有警聯雖吳會雲遙知英𩲸不難于飛度更長安日近應夜臺可便于依光戊辰冬夜榻中忽記前事辰起書之予文零落人世者不少矣

古來降胡者大率出于憤激未必天性姦邪人人盡亂賊也驅迫之使不得爲忠義耳飛將軍李廣貳師將軍李廣利威虜匈奴功高汗馬居

然不免于死且族也何以塞中行說之口服李陵衛律之心

人有因夢而破家者有因訟而得良友者有因賊而幸得利者有因文而活命者有因殺而起盛名者有因詩而赴詔獄者有因謳而得官者有封侯而致族滅者有因青樓熟敬一箴而得鼎甲者有悞稱　廟號經　御駁而傳臚第一者有邑報門役受業于茂宰而後貴極人臣者造物却以人爲兒戲

客有言命者謂人日次日主坐申申屬猴故性動不寧此戲之也彼人認爲確論予因而廣之坐寅者心喜搏噬坐午者分當馳勞坐巳者數當口舌坐戌者誼當把守雖言之成理而人情物則有不當然者紀之以發一笑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予反之曰天下安注意將天下危注意相試申其說開元

之時可謂安矣九齡等調鼎相得人矣然以一祿山擾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安注意將也靖康之際可謂危矣岳飛等擅兵將得人矣然以一秦檜敗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危注意相也處不安不危之世者將相並急顧不注意賢而但注意錢則幸蜀航海之禍豈特如唐宋而已哉

廢后易儲儒者駭爲非常然亦視其辟爲何如主何如后何如儲不當妄爭以誤大計也漢世

祖並行之。而炎鼎無恙。然羊裘老翁。不聞起而作四皓也。儘見朝臣之有識矣。伯邑考被縻後泯泯無聞則文王所見不錯幸有發旦輩在不必效堯舜所爲不然與賢之事豈西伯所難能哉四皓羽翼事特曲徇呂后之請于漢社稷絶無關也孝惠如意。俱昏庸無英氣不堪以去就死生爭。猶如斬雍齒可。封雍齒亦可乃極無緊要事。知此義者寡矣惟高帝與留侯乎

近世蓄古物者自誇曰我有宋板書夫宋板所以妙者在無錯悞字耳此惟博學之士精研而抱疑于以備考訂則極快事也然一部中不過幾處考訂訛便威故紙矣有等不讀書人寶爲骨董譬武夫所用八十斤大刀文人藏諸齋頭寧惟無用且不相宜也標出以破世俗之惑

人生極樂事是過良友讀奇異書是看佳山水極悶事是文人才士無錢極快事是守財虜不肯輕用一錢尤可恨者秀才受科舉之累士大夫受做官之累。不死不休。若以微罪黜。任其所爲。福樂不減于生天也。予晚發而早罷昔時良友皆以棄世自傷孤子更欲覓朋又皆受此二累也者舍斯文之脉絡而他覓。則非我族類。我不忻與之友。而貧官無財可悅。無利可趨。彼亦不暇與我友也。燈下書此志慨

觴政之説皆酒徒無頼者所托也夫蓋公爲政李廣用兵猶且寛簡便衆飲行樂耳而商鞅其條包拯其面亦俗矣哉

花得糞而茂多培之則蛙蚓得糞而肥驟飫之則死以至净之品資至垢之物如山人之愛錢以養身之需爲戕身之具猶墨吏之穢爵東方朔饑死飽死之諭誠然哉

袁石公曰我輩非詩文無以度日鍾伯敬曰人

王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皆靈心靈語也然兩公皆不壽考古今著書立言之士能長生者有幾得令終便爲大幸文士中司馬相如猶功臣中郭子儀也

作文者不習于詩則機不流暢作詩者不嫻于文則氣不貫串作詩文者不得趣于山水不旁通于世故物情則景不逼真不淘汰于心境則韵不超絕不印證于高明則局不轉換法不整

嚴而病不照見源于此道者當自知之

詩者思也言思依詩探其神也后妃思父母則咏葛覃思文王則咏卷耳南國思召伯則咏甘棠衛女思歸則咏泉水許夫人思宗國則咏載馳秦風思賢則咏蒹葭屈原思懷王則咏離騷漢高思豊沛則咏大風意至而詞隨之絕無作詩之意故可傳耳今之詩何思乎不懽之笑不悲之哭索然無味下降而爲時曲竟不知張郎憶李媼耶抑韓娘想魏傖也乃擊節稱賞者頗多則一番寬泛詞頭又被無識者領受去矣

李長吉詩存于世者二百三十三首題其臨終時手授契友以傳者也賀之外兄與賀既有私憾必當出其刪落者以暴其所短而悉投溷中則猶是愛護之也李藩蒐而惜之怏怏于逸詩之失傳豈真知長吉者哉人當名盛時無問詩文字盡其胷中陰有所悔悔初習時不能藏拙

已流播人間作離弦之矢耳有心人存而挾之可得重價甚矣名之受累也而谷董家好利又不能居此奇貨也

古今人情欲剪所忌各有中傷之術中牧臣必曰納賄中朝臣必曰樹黨中重臣必曰謀逆中才臣必曰訕上中詞臣必曰無行中邊臣必曰通虜非英主孰從而察之

予童子時見先人書架上有一帙云中流一壺

蓋士夫宦滇黔者所刻也廼攻治發背毒疾其藥名白麥飯石篇內圖其形狀併所以服之法甚悉大率此疾九死一生得茲方效四弟子雲言粵中多山羊其血二三盞可救人一命凡被毆被跌肢體折傷者但喉氣未絕濃酒調服之立甦此二方可以濟世士君子積陰功者留心覓之作福無量

予年十四隨先人至書肆閒覽偶衣鸚綠色袍有名士李姓者戲云服色鮮明蓋以綠裨目也予應聲答曰胷中亦復如是彼人大驚甚哉人不可以無學

先輩靡不畏後生者自仲尼已然矣有辭壇盟主致書于予徐陵爲𤇆收藏批則門下盛德事也未幾物故予稔哀之不忍暴其姓名而識之以開傖父之竅 [illegible]

燕喈學堯人皆知之唐玄宗學漢武帝人不知

也安祿山之禍因金日磾起見一日殺三子瑛瑤琚因巫蠱戾太子起見空中神語實淵求符因文成五利起見事事摹仿焉蒐剔受出于無可奈何又不覺與鉤弋脂合

人臣以節義著非國之幸也金人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欽宗入虜營者誰乎脫去衮冕者衣受辱李侍郎即欲不死而賁國之疑千古莫白然一死寧足蹟哉古今人功名而[illegible]節義若張睢陽外指不多屈也

蘇長公示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說者病之謂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即偶聚故處豈能復記憶夙世事乎此語似是而泥長公身陷詔獄岌岌乎有性命之憂無聊而爲此詩與子由永訣也詩不可泥泥則離騷句句皆可議矣況二氏有輪廻之說因緣之旨安知軾轍不復爲兄

弟子子瞻歷寺級而悟前身安知不記憶夙世事乎。此等頭巾話侵入筆端甚塞人孔竅然最能動俗

賀監乞賜鑑湖一曲識者識之謂勝緊隨處可樂何必帝賜竟不知季眞越人也越俗悍極必凌侮太子賓客而後快若非出自帝賜卽欲偷一日之逍遙不可得也論人者不但當論世還須論地。廼可服古人之心。

一二品文官止于章服間繡仙鶴錦雞屋舍器具不濫施也今勳臣家日用之物一槩飾之以蟒則蟒亦褻矣

首飾日異月殊不能出珠玉金寶外巾袖千方百計不能出高低大小外天下事何者不然有變者有必不變者方其變也視不變者殊覺可厭非能趨時也茅靡而流也方其不變也視變者頗覺多事非能矯俗也膠柱而泥也巾袖介不高不低不大不小之介識者目爲鄉愿則又添一重公案莫若兩存之以有待今日高明日低今日大明日小轉徙不測令人呼我爲服妖不亦快哉必欲諧俗則高低大小兼備。人高亦高人低亦低人大亦大人小亦小必欲有費則先高後低先大後小一剪刀之力耳東坡有言只一碗羹看破世間禪和子予亦有言只一頂巾兩隻袖看破世間成人小子

宋劉后欲郊群臣諫莫聽有一夫云陛下至圜丘將作男子拜乎抑作婦人拜乎斯人善諷固矣然劉殊無口才何不答曰南郊儀注自有女媧氏舊章在卿不必過慮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春

或問蘧說之義竊聞教矣子亦有觸乎否答曰弋說初出邑父母周侯稔稱之謂言官有毀無譽但刺慝不薦賢切中今時惡薄情態旣而周爲御史所薦賢多人臺省翕然效之至于今散秩亦薦人矣武弁亦薦人矣或以賄或以情而薦矣或薰猶異調各以臭味薦矣弋說不階厲階從來救世之書風俗黙爲旋轉然發一藥則變一症此予有觸而取義于蘧也

富貴之徒祇就其一家一姓之所積與夫丘壟所廕之厚薄以爲榮枯至若三大功臣七才子之類係闔郡閒氣所毓不專以一家一姓堪輿論也蜀生三蘇而眉山草木萎死此其證云

議論無宋氣者宋朝止陳同甫一人卽蘇文忠公猶畧帶些宋氣

梁大通間攺複道曰于迷道詰曲二十餘門以試曇鸞大師大師孑身獨出不假輿容而足無悞武帝異之夫梁武崇信佛教不求悟而顧求迷耶因此知隋之迷樓非煬帝所剏或昉諸此耳

國初高太史啓字季迪其詩直超宋元而接脉于唐其逮至都而論腰斬也因魏觀以大常御出守郡旋徙郡治乞高公文上梁而衛帥誣觀有異志併波及高後世冤季迪者仍以詩文故而魏觀之死等諸螻蟻無哀之者矣

忠臣如還債兒女賊臣如討債兒女此前輩舊論也吾卽其意廣之忠臣轉世必討債賊臣轉世必還債安知鐵鉉非徐有貞前身嚴嵩非于謙後身哉雖然在漢爲亮在唐爲皐丘山之下諱姓不諱名則正氣豈因輪迴攺乎此吾有激

之諱不可向痴人前說夢也

古今壽者多矣而至今屈指彭祖人不可以無年古今富者多矣而至今屈指石崇人不可以無錢若乃無年無錢而顏淵獨聲施不朽人又不可以無學不可以無行也

桃核卮銘爲吳中丞座師壽

結根吐蕚兮蓬島外實中虛兮是道飲此旨酒兮難老何必安期兮獻棗

脩眞書謂啖桃花久能令人容顏悅澤如酡夫如是則山癯野叟終日食萊當化爲藍面鬼終歲食豆腐當美如冠玉皙若傅粉乎

張謂贈喬木詩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嗟乎拒客而猶入其宅妄尊而猶過其門亦太無恥矣流俗盡然木獨不爾故可羨也不然色斯舉矣人顧不如鳥乎亦何羨之有

鮑防雜感詩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自衛懿公以鶴敗而乘軒貽笑遂使鳴臯聞天之物等于濡康之玩。是鶴以人輕也。然趙清獻之所隨。林和靖之所放。即此胎禽羽族。則鶴仍以人重矣。雞之五德亦强加名目焉耳祖逖起舞。高鳳飄塵。豈因其有德而屬念哉。鮑詩借以自況以遠近分重輕而雞鶴相衡亦擬物不于其倫也

孝衰于妻子猶盛德事也孝衰于奴婢孝衰于狎邪之滛朋

天理不外人情自世有狗名之輩逆情以飾理一切人間讚賞之事俱不可令鬼神知然一切人間唾駡之事鬼神未嘗不矜宥焉予謂倒漑賢于鄧攸遠甚非有道者不能知此說也

貧難起家者必由内助富厚廢家者必由内蠹無功無蠹譬傷寒病以不服藥爲中醫也予何

以知其然于僧道居積知之

國朝駙馬起家進士者。馬横、殷爵、孫純、俱夏邑人也。梅督學山東、爵自言爲汝南侯後願改武階。自齊民尚主。而帝壻帝女。隔閡于閹媪。不得自由矣。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古人非噉名不獲已而托之名也三皇五帝道德安在三王五伯功業安在亦只留得一箇名在天壤間耳至于名

雖云不朽總屬烏有矣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皆無聊之詞也酒果勝名則獨夫酒海足以自雄何必作如許惡遺臭耶遺臭與流芳並垂不朽亦總不離乎名亦總歸烏有

古人作詩卽將同時人姓名如崔灝李白之類于題句中直書不諱豈若今人一片世情稱公稱翁之不足而丈且兄之也稱之曰子遂以爲弁髦之矣竟不知孔孟只稱得一箇子、

宮闈中所積者伏陰之氣。邊塞中所積者驕陽之氣。閭閻中所積者窮愁之氣。山林中所積者淹滯之氣。冠紳中所積者瞍牀之氣。狴犴中所積者寃抑之氣。六氣鬱勃上于天和。則爲旱爲潦。爲兵爲疫爲災異。必然之勢也。君相調燮。于此加意焉耳。

堯服桀服皆帝王袞冕非曹交所得僭也若云遵其制度不敢異服以違時則凡有唐之民皆

堯有夏之民皆桀桀又不獨曹交一人能自異也今之人戴綸巾者卽是武侯乎着羊裘者卽是子陵乎又閲學院試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生文以九尺對四寸、分作二比被黜、可發一笑

賢才在朝如朱魚在沼衆魚不以爲侶而臨觀者又注目焉故位必不高鄒陽不仕漢而曳裾于衆豈得已哉向微上書自白幾爲獄中鬼矣

臣王莽諂董卓者何啻千萬人而单以子雲中郎藉口彼何嘗居高位哉特享高名耳二子才不甚高但氣色稍異于衆如沼中朱魚當時朝臣盡蝦鱉蛤蟒之流即同朝共事時已崖異之矣大士不爲龍見而爲魚潛眞可憫也。

先賢持論云爲兒孫作馬牛已可笑矣然不失爲痴有眞正惡人于骨肉間作秦越視者又不可以達之一字加也

古人謂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此自一說葛覃詩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則是衣不如故也楚詞驩莫驩于新相知則是人不如新也

鹿鳴如笙簧之可聽小雅呦呦章盖取義之與也而晦翁註不及此豈生平未嘗聞鹿鳴歟予月夜于臯署中乍聞因有觸于詩因思大豕牛羊終日鳴故無好音鹿終日不鳴故有妙韵默之一字鹿能人不能也

熹宗末年廣開事例以助大工納銀若干准其節孝及魏璫敗而共詆之曰此崖呈秀所條也良心喪矣予謂此正良心未泯滅處其時有五虎五彪十孩兒在豈容呈秀一兒專美耶

晉公子重耳受餐返璧此載在左傳以故辭饋者答柬云返璧今人誤曰完璧曰完趙則紕繆極矣藺相如事于交際有何關涉而引用之耶冠紳中尚訛以傳訛何責于齊民也

木蘭女代父從軍十年過臨而鮮覺其非男則貌可想矣不然同澤中夫豈無好外者能自匿乎即不然亦石女也唐人作木蘭咏多矣未有疑及此者予言豈穿鑿耶

友分益損師亦分益損非北面事者即爲典刑也試以母譬之座主爲生母親近世受業師但漁獵東脩者爲乳母督學提調之師成均六館之師尊而不親爲嫡母至于拜門生認老師則

水滸傳所稱乾娘者近是

論衡述魯哀公之問以西益宅爲不祥劉向新序改而爲東益宅夫東西懸絕吉凶應相反矣豈別有說耶策馬力之將疲非生以爲顏闔新序又以爲顏淵也古人著書率意下筆而不深考類如此

牡丹芍藥性喜糞穢而蚯蚓藏伏于下以搖其根則枝葉稿死安得吐花是世間逐臭者無如

蚓作孽者亦無如蚓也顧云無求于世乎

金陵之俗衆爲政一云斧子一云鎖子一云回子一云辣子各萬餘自相黨援何謂斧子蓋豫章人持斧而斲者也一夫受枉萬夫捐助或每銀幾分或每錢幾文共控于同鄉縉紳使主其事必勝而後快何謂鎖子乃徽人之貧窶以造鎖爲業者也其齊心協力亦如是至于回子最可畏焉銅錢之高低貴賤陰操其權而官不敢問民不敢不從爲政者順之則相安逆之則變起所云辣子即土著無賴是也今天下幸無恙耳設有緩急何計調伏此四子哉予有說焉進賢冠下人各有心衆欲爲政尚不能以材智相雄長而此輩反成臂指之勢則其中有絕倫者焉拔得一二而萬夫皆可使也漢唐宋蒐羅之術廣不盡束于科目　本朝但以科目繩世而三途中復不能盡其用殊可嘆也

金陵之俗田民刁過市民山民又刁過田民與他處郡邑大異四方士大夫來宦此者不可不知

國家之弊千孔百瘡歲復一歲依然如故頊爾改絃易轍則愚侗之珉駭矣譬石榴焉花葉茂密而蛀蟲剝蝕殆盡僅存皮骨耳多事者燒之剔之塞之榴立萎矣賈長沙王臨川豈知此義故古人惟蓋公爲不可及也

漢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有五色大鳥見于濟陰郡之巳氏縣時論以爲鳳非也梁冀專權羽孽示異癸亥歲中州五色大鳥見時論亦以爲鳳未幾逆璫魏忠賢流毒天下矣其聽言官之糾彈絕日官之占候亦絕賢士大夫非死即黜無得免者

當今財匱其因有五一在俸薄蓋俸薄則家用不支難責以簠簋之飭循如牽餓牛入場圃而

麥稻能不損乎二在掾多侵牟者猶鼠同眠絕無異議潔己者執法而謗興雖劉晏持籌韓滉握算不旋踵敗矣一在苛科目而忽刀筆總一浙人耳進賢冠例不得入戶曹胥史千百成群作奸犯科何所不至竟不知天下清官固少清胥尤少也一在不久任不交代席未煖而秩已遷矣一在不器使人之材智各有所近做秀才時不問家生一旦居官使掌錢穀吏書何修而得此哉此五者財匱之大端也人但知戶工二部不得其人不脩其政足以耗財竟不知他部昏亂勢必貽累于戶工也

暮春新綠滿園海棠柔枝嫩葉更可人意倏而無風自折以飛鳥爰集故也園中不乏勁柯而偏集于此想枝折時應驚怖無措乃知白下鳥亦奇蠢寧獨犬吠主爲可異哉

銓曹書役頂手每三四千金揣其弊藪多在胥

史異途于意州縣佐領係民牧必須用隔省人做至于倉場巡簡驛丞等微官只須用本省人足矣一則免進京赴部守候之費一則籍貫履歷朗朗可稽無累虎跳飛過海活切頭之弊一則桑梓之地恐日後伲家報復不敢爲惡其選權或聽本省撫按主持季終類報亦甚便也豈銓郎可進退大僚而撫按遂不得黜陟小吏乎如此則銓部事約而弊稀銓役頂手不革而自

廖矣。此輩實繫有徒錢神通天遇淸通簡要者不容其席㛹輒嗾人彈之逐之于不便巳處輒以 祖制藉口夫頂首踰千金黑虎跳等諸弊相沿二百餘載亦豈 祖宗制耶

上封事者遇難處之事動輒曰當用恩力甲科夫劍賜尚方身膺蟒玉棄城而逃者非甲科乎呼逆璫九千歲懸晃旒像旦晩行五拜三叩頭禮者非甲科乎安得吐此陋語供天下後世笑

端章縫中有巧詐者曰漢重外戚竟受外戚之禍唐重藩鎭竟受藩鎭之禍宋重理學竟受理學之禍 本朝重科甲亦受科甲之禍否有識者聞此可爲寒心

國初鑒胡惟庸之覆轍因不設立丞相此得失參半者也權輕固無莽操之奸勢渙亦無姚宋之績言官糾彈固足銷城社之孽議論掣肘亦須滋築舍之疑

夫人聚廬托處祇父子兄弟夫婦而巳至于苑囿園林。必當築朋友之室。孟嘗君代舍幸舍可法也。古人用美人行酒不似今人之拘但不當如王敦毒手客飮不盡輒殺之耳

夫人少時束于家嚴不敢縱逸及長頗受科舉之累及通籍又受居官之累至于罷官後儘可自適而橐中或未辦買山錢或力能歌舞燕樂恐後裔效尤或後裔亢宗而室有老妬婦相壓

皆苦境也或數者皆不慮而髮落齒搖乏濟勝具則不如速化爲快若至老而康健又無諸苦趣波及便是神僊顧及動而掣肘迺有進鄉賢祠瘩塊結于胷中未銷眞泥犁業報也丁卯歲吾杭進鄉賢祠者。一案十人。鄉評相嘲。有許由林逋願出鄉賢議。則僇辱殊甚。吾拈示以破斯人之惑

蕭頭士孫女流落爲賈人妻論者惜之以爲文

人之一厄近世有身頂冠紳惟恐其女之不流落而執箕帚于銅臭之門何王源多而沈約少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杜子徵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此出抱朴子考醫家種子方未嘗以二藥為君而二子单服之見效豈別有說耶

隆慶丁卯先人以鳳陽司理分校南畿所取士

三十二人蘇徵居多既而為直指忤權相江陵張致政歸田則蘇徵交態大異于趙庭慰解之非蘇厚而徵薄乃蘇靈而徵蠢也其最有情者為顧大典顧名元其最無良者為徐學易余啓元先人按訐汝他日宦途必無忘懷于此今子[illegible]底死灰朱紀之以勸懲來茲可也

夷音可通于華者以其音合之于字故可譯也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安從譯之古人通鳥獸音者不獨公冶長介葛盧也虞夏之時有栢翳三代而後有和菟有王喬有楊翁偉有楊宣有李南有成武丁有公昉有魏尚有宇文仲有管公明有沈僧紹有張子信有白龜年有孫守榮至若遼宗室神速姑能辯蛇語抑何奇也予謂此或精數學而假借鳥獸以神其說者不然輪廻墮落應有追傷宿世報應等音而諸子所牘史冊所傳不過粟米狼戾與夫悱死之聲及降境

情事焉耳又不然莫慧于聖豈三皇五帝周孔夷惠微箕諸人無一人知者尤可疑也更有說焉閩之土音漳泉與福自已各不能互曉而況他郡乎猶是同類也莫能知之況異類乎

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樹而去此古人假托之情非眞也其聘晉還時取道于徐則專諸刺僚事已遙聞矣公子光之為人寄而悍札借詞脫去寶劍以示不設備焉不然使事雖畢自涂

歸吳尚有千餘里負劍亦可防不虞曷爲輕棄
哉札始而致劍嗣君嗣君以先人無命不敢受
則徐君亦廉介者曩時未必目覩而色欲之也
果色欲之未必不露于其子矣札此時亦未必
心許之果心許之則以贈爲辭而令其可受矣
豈應于身後發其隱情而居人于墨致嗣君受
父以德萬不可受耶札總欲自白其廉自標其
信以聞于光而銷弭于無形非眞情也

申包胥超處在辭賞而逃然亦其見幾處也假
令受賞而居高位則當伐吳以報仇是時吳强
而子胥得君談何容易包胥善于藏拙故逃也
包胥智者不智則求救于晉矣晉許而儒不足
恃也可恃惟秦竟藉其力以復楚戰國魯仲連
全學包胥其却千金而逃去非爲名高也蓋不
肯帝秦後有許多禍患須人料理而以一去結
局譬放火者不得救焚之人則延燒廟社罪莫
逭矣據事勢則申猶緩魯更急也

程嬰自刎以下報公孫杵臼于地下論者以爲
太過予設疑端使後賢酌焉或居岸賈之黨未
盡滅者欲甘心于嬰而伏戎叵測抱隱憂乎或
孤兒稟勾踐之性不可共安樂乎嬰死而武服
衰三年假令嬰在則山中十五年父視之僞跡
一追想之不以爲恩而以爲恥因以爲仇矣蠡
去越後勾踐何嘗不黃金像奉之而竟殺文種

掩背冀之羞泯石室之辱也嬰得無慮此乎下
宮之難取他姓嬰兒殺之以愚諸將無辜凶夭
情實可矜嬰必以頸血償乎抑或者幽明境隔
地府之事人世不知則人世之事地府亦不知
而不惜捐軀以下報乎高明之士幸再索之以
廣予所未及

戒色之言發于慈母則信出于妬妻則疑飮酒
近婦人紂以之死信陵君以之生一切忠佞禍

禍因人轉徙者也。故同一惜費也，在富翁爲慳吝，在貧士爲寒酸，在君相又爲節儉矣。同一不治生也，在豪傑爲倜儻，在常人爲遊惰矣。猶今時官評甲榜之風力，卽科貢之浮躁；是科貢之罷軟，卽甲榜之持重是也。此南華眞人齊物論所由作也。

晉天文志謂五星之精降于地則爲人，熒惑爲小兒歌謠嬉戲，故云匹夫熒惑諸侯，蓋取義於此也。

南斗屬吳越分野，民謠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而其禍則吳越受之。歷考前代熒惑守斗入斗者，一見于漢元鼎末，幾南越反矣；再見于漢永和末，幾丹陽賊周生訌矣；三見于漢熹平末，幾會稽賊許昭等僭號矣。所云天子下殿走，不盡然也。韻叶相協，如形家乾記兒孫代代作三公之類。然其徵應亦分久近，梁武大通中示異，

而十三年徙方有臺城之變。本朝洪武二十三年垂象，而十四年後建有靖難之師；嘉靖庚子著祲，而十三年後蘇松遭倭寇之慘。其間如漢孝武、我 世宗皆英辟，萬無播越之理，卽順靈庸主亦獲免于蒙塵，則下殿走之謠不驗。梁武與建文舉動如是，可盡諉咎于熒惑乎。天啓癸亥六年夏，熒惑犯南斗而入之，而守之殆月餘，將以魏忠賢群小當之乎，抑別有杞憂在他日乎。吾以卯世之前知如管輅者。

丙寅冬，武林黃貞父先生病故，一時訛傳因看魏監生祠言語不謹，内臣斃之杖下，遠近合喙如卽眞者。于戲，云他年魏敗，贈光祿少卿之根倪此矣。至戊辰春，則魏已戮屍問碟，而此事果登白簡。古今節義如此者可勝道哉。黃生平好名，瀕死而博得美名，目可瞑矣夫。

仕路中如沈同和之白丁而不敗露者不可謂

無其人野史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以爲奇疾予謂美愚原不識字亦無他疾也

九世同居者不止張公藝已也婺州浦江鄭綺亦九世共爨其十世同居者有京兆惠從順焉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黄美解州董孝章河中姚宗明焉其十三世同居者有江州陳昉焉其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焉其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琳焉其十九世同居者

有會稽裘承詢焉並載宋史以予揣之大都得力于貧貧則無可爭亦大都起家于農農則無暇爭故能久也豈盡人人賢哉至謂能忍與無聽婦言豈其然乎下此而五六世同居者不足異矣况其間有獨子单傳者哉後魏傅陵李凡七世同居長幼一百九十八口宋德化人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青陽人方綱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族屬繁衍食指不支未知何法以調之也古人累世共爨侈爲美談今人一家之中突烟四起悲夫不幸兵戈亂離雍睦者骨肉相衛保其丘壟卽王政鼎遷而家風如故否則蕭墻之內有不忍言者何暇怖藩籬之外乎

內丹未成而服外丹者輒死精氣內也非金石之藥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金石所能變化內丹成而不得外丹則止于不死而不能飛

行上昇外丹之力可點瓦礫成黄金何况化皮骨膚髮乎古人輕服外丹隕命者皆智巧之徒未必方士能惑溺之或者誤認吾內丹已成而自着魔耳至于試黄白之術傾橐以殉則愚不足憫天下豈有貪財神仙又豈有神仙之丹肯充凡夫之橐者哉

國初耿秉文首拔長興一則取其名號之吉盖長者久也興者隆也一則舊說謂湖州永無兵

火之災攻其所不備也一則梁武時有王氣在三餘之謠祗從餘干餘杭餘姚三縣厥勝而長興邦有餘干山餘瞿溪餘魚浦正可當三餘也聖祖用兵之始名世開國之初臣子不可不知

客有携觴小有園賞芙蓉者酒酣感憤時事予戲言但當怨天不當尤人客殊駭聽予曰子不見沙門標題于刹宇乎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人所以不行好事者由天不曾生得好人子但以尤人之念并注于怨天此段姻緣天不得不受客笑而不答

詩韻惟七陽易押故蒙師口授兒童所讀千字文百家姓二小書皆宗此韵

崇禎改元初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海颶忽作漂没人民無算最受災者海寧海塩及蕭山等近江之邑僵屍各六七萬浮于水面婦人有裸

體而手帶金釧者盖水夜發不及着衣也城郭中尚無恙此亦異變特紀之

水退後棺價騰踴善知識不能遍給以蓆席殓之沿海居民無恙者所得漂没箧器甚多獨杉木有商人印記在亦爲豪有力所得嗟夫上蒼有一番災譴卽有一番督察善知識何不自愛乃爾

猗猗閣記倂附朔風軒毅齋二記

古之康侯號最賢者無踰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令人呼已爲小子不弟壽且謙也箴戒于國恭恪于朝是其娉節也睿聖番名有斐進德是其風猷也而得力處適在淇澳之篇當時朝歌諸邑豈乏他植而菉竹起興其致固已超矣友人暴乾先備道其居亭成國之賢袖中出三記示予一爲猗猗閣一爲朔風軒一爲毅齋曰子其記之予曰君業已記矣再則贅曰子其合記之

予諦觀三記所稱閣軒齋者脊麗于拓園園可百畝許公退食暇所逍遙怏適處也係竹肉洵勲家所自有而一種清風素節超然聲華之表者非猗猗莫肯非閣莫寄則繹公命名之意端不在衛武下予緬思古人房千里所記竹室王元之所記竹樓祗于榱桷楹牖間斳虔而爲之但戕竹形未領竹趣虓是圂質當而襭階砌領竹趣者非公其誰況王猷命駕元屬江左遺事

公以廉靖之品寬綽之政雅鎮于留都泮渙既自得體又不失朝廷所以用世臣之意浸假而奉命北征承　聖主之清問訴窮民之積疲于以調其協風暢其惠風分其緒風振其英風紆其疾風皆于是乎在德意之所翔冷行將風馳而遍寰宇直留都已哉翔風軒公所以自期籛齋客所以期公也盖宇宙之太和元氣半係世臣之培篤世臣之精神命脉全視其宅心之厚薄以爲延促公仁人也仁者壽定理也還以壽世壽民而壽國不獨壽身昌後其餘慶耳豈斤斤吐納之術導引之方效山瞿野叟之壽以爲壽哉嘗試就竹而按之竹之受風宜風衆所知也而竹之爲籛君知之乎後凋勁節不殊于松然歲一生筍凌霄而拂雲孫邁其祖以相禪于無窮則竹所獨也故秦以五大夫之爵封松而三代勒功銘勳非鐘鼎卽竹帛以識不朽此說

君未之前聞也合而觀之猗猗者竹之生意耶猗猗閣者公之生趣耶翔風者天之噫氣耶翔風軒者公之逸韻耶籛齋者餞臺趙先生取義老彭以祝公而拓園者公借園以自拓其才情德度不使畛域局耶公行矣盍深惟拓義而廣之自南自北等園耳拓園百畝拓疆百里等拓耳公何不效召穆公之闢國以光照其先烈卽衛武公之平戎佐周何多讓焉金臺市駿之地

葺舊圃而新之而以予記爲券安知非公之新
豐乎予與公有姻婭公曾以記屬予而未走筆
茲因暴友之請而記之公意以爲何如
巳巳元旦後三日燈花復巨如前夢中自吟詞
成白雪憑誰和、命到紅顏只自嗟、醒而續之巫
女君聞郢曲奏、魂隨屈賈赴長沙
詩之有韻如射之有彀要以法束其才也唐人
詩甲千古。不能不依音韻。誠難之也近時剏爲

違韻之調復何難哉待因其起家甲科山人輩
展轉傚之然類處似彼佳處又不似彼向將生
吞活剝于何李者今復强扳硬証于袁鍾可笑
也
田横乃田和苗裔也和求爲諸侯而横顧不屑
爲諸侯至于自殺借五百人碌碌無以此說寬
之者
徐庶之歸曹也終身不設一謀魏徵事文皇却

有許多好話徵不惟愧庶愧息嬀遠矣
武帝殺鈎弋、景帝殺栗姬、皆呂后淫毒有以啓
之然天后辣手百倍于呂而帝楊張諸尤物繼
起自若也亦存乎其人耳唐中玄肅較漢武景
遜庭矣儒生操筆于武景旣訾其刻薄于中玄
肅又刺其昏庸將何術而可
古人喜佩劍故詩中有吳鈎豐獄等語今人無
此習而詩猶仍之可笑也漢書以莪擇爲財擇

乃抄謄剞劂之誤而後世據以爲奇尤可笑也
斯之謂驚
古人執笏不但覲君想迎謁上司亦用之所謂
垂紳正笏二物原不相離也東晉易名手板新
亭之役桓溫叵測王坦之倒執手板此其証云
唐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泚方謀叛未篡實位秀
實執笏在手欲何爲乎又其証也說者曰笏者
忽也人臣有所奏請、慮其忽忘、則書諸笏、此或

因呂端故事而附會之端以笏書大漸二字召太子、義嚴而跡奇有段之風猷、無王之戰慄、不忝此笏者也、

韓愈三上宰相書蘇洵上田樞密書說若鄙之以爲漢世無此文字而不知自隋王通始也通獻策不報作此辱人賤行而世無非之者反師尊爲夫子嗟乎古之上書乞憐獻策希寵者多矣而三子獨傳愈洵受文章之累通受道學之

累也、

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謂之五福而不及貴者非遺之也欲令居高位者失所恃也人主喪身亡國皆覬于挾貴貴則責望難副受享難酬何福樂之有貴而兼此五福是爲六福貴而缺此二福且不成其爲四福矣此聖人微旨也更有說焉桀紂天子也其貴猶不足恃況盧杞秦檜等奸相貴極人臣直有限之榮耳顧欲驕

天下士哉

周衰權力用事道誼湮微孟子標出天爵闡明天子諸侯不敢輕與士友語雖過于透露絕含蓄然救世之言不如此則人心不動戰國說客全靠這幾句話糊口比于沙門飯僧福德子輿莫大焉食客三千但知感孟嘗恩抑末矣

鳥有極異者大於燕小于鸚鵡名收香倒掛畫聚諸香貯羽內夜倒懸于架移晷不動徐散之

香滿簾幙蘇子瞻所謂倒掛綠毛么鳳即此物也性馴擾出入人懷袖間又好集美人衣上費氏星槎勝覽謂爪哇國有五色收香倒掛鳥今蜀中不聞有此則李贊皇所賦扇中五色桐花鳳又非此種矣

畫家以人品重者文待詔徵明有三不應謂親藩中貴外夷也其次陸叔平治以諸生老而負節癖其畫皆不可購得者呂紀林良所長翎卉

俱以薦入金吾、供役仁智殿、時論輕之、張平山路、善人物、爲孫𥅆使所辱、搵其左指、以右指畫鍾馗。幸左轄懇之得解。戴文進、被徵爲畫院祗候、以讒歸、以憂死、此數子雖欲遂其高而不可得。然皆以翎卉人物震動俗目者也。徵明輩山情水意。此曹實不契合。否則三不應中。有一迫之者、殆矣。擇術既異、榮辱斯分、豈有幸有不幸哉、戴無所丕九長於山水沈淪[illegible]第一等[illegible]矣

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以落霞爲飛蛾、非也、飛蛾羽色不佳、有何景趣、而勃入賦、蓋秋水長天係二物、極上極下、落霞孤鶩亦二物、無情有情合之爲一、則景趣聿新、

昔有使虜者、虜云、白玉石天子建碧室、使者對口耳王聖人坐明堂、爲虜所哂、蓋以壬作王、誤也、而以王作玉、虜亦誤、何不曰口耳壬中國生聖人、對義結聚于第七字、而石室壬人音韵亦協、庶幾畧安、

唐抑所文獻、萬曆丙戌鼎元也、座師舉觴相賀曰、勸君更盡一杯酒、唐答、與爾同銷萬古愁、思亦巧捷、語氣不祥且對師承汝亦失之不恭

人但知名教縛人、不知方外亦自有縛、禪林題詩、染翰法家、引經斷獄、皆外道也、吾有說焉、九流中有所謂雜者、逃入此窠臼、庶得自由、非刺或可免歟、即有非刺、不過非刺其雜、而雜之一

流、吾蚤巳扼要、爭奇則毀、即譽矣、

尚書曰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方命作違命解、非也、凡物圓則流、方則礙、方命乃拘攣執滯而不通、故民受其毒、蓋布命者定爲律令、不得不方、奉命者當相機因俗、隨時切不可方、內方未免以學術殺人、外方亦未免以王政殺人也、能圓活轉徙、即平易近民、處此說、漢儒趙岐所翔、而其旨未暢、予特暢之、

或問如何是不方命榜樣答曰吳越風俗以充
里胥爲辱爲累閩粵風俗以充里胥爲寵爲利
總是東南一塊土而其情已冰炭矣拂而施之
則我施之爲雨露彼受之卽霜雷然令甲未嘗
不貴均役戒包攬也拘方固執民何以堪年荒
而禁鬻子女則併父母俱塡溝壑矣不若聽其
鬻以糊口猶可兩全耳若歲稔許其加息贖還
則貧富胥沾恩澤然方其危迫時稍露贖意則

富者誓不鬻貧者無生路矣卽販鬻他所猶愈
于餓斃桑梓也至于年荒而禁遊船禁演戲禁
土木長民者何厚于富室而惜其費何佻于貧
民而絕其活命之路必欲使庖人舟人伶人梓
人等速死而後快歟凡此皆奉命而不圓活以
方圯族以方虐民者也嗟乎時稅塞人心竅能
不方命者絕少故王荆公流毒直至于今也

山人徐渭爲總督胡宗憲幕賓胡獻白鹿而表
出徐手　永陵嘆賞惜哉胡之攘爲已有而不
以徐薦也宋濂之薦方孝孺亦　皇祖詰之不
敢隱耳然胡公受禍時徐獨無恙則未必非福
蔽賢適所以保賢哉

項羽之失天下不專在弒義帝古篡叛得天下
者多矣何啻重瞳吃緊處全在棄韓信不用而
二事增皆坐視不諫假令羽未路悔而以是讓
增增何辭自解免耶試提衡觀羽不負增增負

羽耳疽可無發于背鴻門之計羽縱聽增其時
韓信尚在善謀如良平不推戴之立爲韓後必
與何定計招之以共翊漢又布越協心助力羽
未必能遽混一焉何者曹孫智勇十倍于項孔
明一身未必遠過三傑而劉禪帝蜀無恙則孝
惠何獨不然乎此論雖破天荒亦借蜀漢事作
前漢粉本而非翻也

文園以稱病重于漢隱侯以善病表于晉後世

士流作清態者無病而詐言有病夫即真病也詩文愧二子但病與之同則凡紈褲子弟肥軀胖腹能啖東坡肉者與斯人之詐病不差絲毫而病則云清肉則云俗亦舉世之魔也

新安富人輒喜刻書貲有餘也鏤版頗精整然輒喜改書傳至後世惑心人動疑須旁搜原板對証爲古人雪寃亦快事也予閱蘇子瞻全集謂其中僞文頗多聞者駭之及覽子瞻尺牘自

言不幸爲人所僞乎始自信目力之確閱袁中郎狂言觴政瓶史等篇俗而且酸絕非名筆後見袁小修爲其兄序亦云狂言等篇不知何物所假非家仲筆也乎不覺失笑

符呪之術有靈有不靈固係授受之高下亦存乎其人耳總此鬼籙而農夫握之則字拙文士握之則字佳故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箜篌不得妙旨不發妙音此之謂也

唐高帝出獵見大官刲羊憫其無罪就死地命以死鹿代之此心與齊宣愛牛事同假令齊宣目擊羊死苦楚又未必不以他物代矣雖然倉卒間死鹿亦不易得勢必殃及于生鹿也善哉子輿氏曰見牛未見羊也

刺客之無成者爲鉏麑爲豫讓爲荊軻爲施全刺客之有成者爲專諸爲聶政然皆有未盡善處超于成敗之外而併泯其名者古押衙一人

而已義峻風高令人馳慕正史何以缺焉

牛壽幾何馬壽幾何雞壽幾何人猶得按期而考之蟻壽幾何則人不得而知之矣甚矣格物之難也聖人有所不知此類是歟非歟

六朝子夜曲歌乃當時委巷口語以吾爲梧思爲絲憐爲蓮釆入聲詩而制器取象者亦因是蓋其來久矣近世畫屏帳者如爵祿封侯之類以雀鹿蜂猴四物當之如喜得連科之類以蟢

子遊房二物當之寔諸本此、

富貴人不壽者慾以耗其精侈以銷其福誤以損其德也貧賤人不壽者思耗于謀生神疲于殫力病伏于失調也時論以六十為下壽七十為中壽八十為上壽此臆擬也予以數準之年當六十納音一週屆六十四則卦氣已滿此為下壽盈百歲為中壽踰百歲為上壽古強等非眞地仙不過以上壽稱耳、

天啟元年金陵嫁女不擇期不擇配舉城若狂愈禁愈譁蓋訛傳選宮女再民謠云龍飛當歲首、女兒賤似狗、大姓人權人小戶手攜手、富室筵席開貧家豆腐酒、衣衫借親鄰、蓬頭不嫌醜、將彌月而人心始定人情始安、

天台智者安禪七日而湫潭萬尺化為平陸藉開眞君力以建立道場神力如此其鉅至能變易川谷則夫滄桑互換之說未必氣化使然即天神所黙轉矣儒家局于所見駭其所聞以飛來峯等事為怪誕不經盍以玉泉寺為左券也可　安禪制毒龍湫潭為陸何有於毒龍哉

宋儒謂人身小天地予倒其語天地大人身也人身能如如不動乎達摩面壁大年九年後未免漸動天地淸寧安其覆載之常此靜體也陵谷易位星宿移隕此動機也人久靜則以為異天地乍動又以為異是人身與天地性情形體

了不相似何從而位且育之必以陵谷易位星宿移隕為天地之大災異、亦將以安禪入定面壁不動為人身之小災異乎、漆園所謂終身不解之惑此類是也

齊丘欲竊化書為巳有而諱峭之名自在蔡邕欲秘論衡為談助而王充之譽彌彰說者曰齊丘忌景升、殺之以皮囊、而沉諸河、又曰景升羽化、非齊丘所能殺也、又曰齊丘以自己所著寔

入其中如五常一章推尊仲尼景升道流肯援
儒爲重邪況篇中自稱小人必非景升口吻種
種擬議皆竊書盜名之罪案也王充幸不爲蔡
邕所汲引得免于董卓之禍當時亦名籍甚又
好收藏異書所埋没者何啻一論衡哉
廬生所遇之呂翁。屬開元間事。其時洞賓未生。
不當扭揑爲一。洞賓所度之姑。姓趙。名何。另有
一何仙姑開元間已蜕去在洞賓之先不當混

冐爲一。戲劇可毋拘、而傳期于衆、胡可弗考、按
純陽子五十歲道成、登咸淳榜進士、則六十四
齡矣、且非後五代人物、而況可于唐人中求乎、
輯唐詩者、併載黃鶴樓句、尤可笑也、
爵齒德三尊分屬儒玄釋三教于義亦協爵何
以專屬儒儒重五常而首舉君臣則貴賤之等
也序爵不尤重乎齒何以專屬玄玄門長生久
視以延年爲秘訣定不加雲房于王母之上列

偓佺于廣成之先序齒不尤重乎德何以專屬
釋釋門慈悲爲尚智慧爲宗行願爲本皆德也
有佛而後有祖有菩薩有羅漢序德不尤重乎
非謂舉一而二可廢就最要處論也
奕與兵近與道遠與智勇近與仁讓遠與申韓
近與黃老遠與貪嗔痴近與慈儉信遠
坑儒坑卒自秦始而坑法不傳唐節度使李希
烈掘坎于庭欲坑顏魯公此僅一人耳長平四

十萬衆、不知作何坑法、
見棗餠而口流涎孩提爲然髫弁無是也見佳
冶而陽壯發、髫弁爲然、孩提無是也、食色二字
因年消長卽毛羽亦然矣道家辟穀雖下着因
是以汰其滓穢不近淫慾一舉而兩消之亦捷
法也
天下之物私則必藉于傳公則無待于傳故孔
孟無傳道語而宋儒剏之實因于二氏焉傳燈

傳衣鉢傳法傳符呪口闢異端而身願自爲異

耶

丘長春眞人、不專于玄而得力于禪、卮言感悟蒙古呼爲神仙錫便宜金虎符總領天下道教夫佛圖澄之言、不見用于石勒、而長春之言、深𢍜合于元祖說者曰長春能呪瓶水生金蓮花、元祖因是信之、果爾則錫飛杯渡葦航塗掌等伎倆亦非澄所難者何靳不爲于嘗謂混一之

主與偏覇迥異不但華夏卽戎狄亦然石勒嗜殺別有所見若以龐居士之說進則魚水投矣故澄言納鑿不相入也、元祖于長春猶子房所云沛公天授者歟

曾子致謹于易簀殁求其寧也故深喜童子愛人以德而以細人姑息斥元、夫子作春秋正防僭亂之漸而子路使門人爲臣僭孰甚焉祇因好勝一念幾破敗其師生平故慽之深而曰行詐曰欺天甚哉送終之禮弗可苟且從事孟子所謂喪死無憾者此也

桓眞人昇仙記詡闕隱居四非之外又好雕琢文辭勞神典籍窮究經旨標述異事坐是未卽上昇若然則語言文字不茀禪門障亦玄門魔矣而二氏藏經充棟何也大率學道未成者每駢枝其說妄附會子玄術而文人才士如駱右丞華隱匿姓名逃之外方肯掃去筆墨不抒岐

見乎以故大還丹歌、托諸吳猛、醉思仙歌托諸許旌陽、鉛汞歌托諸嚴平君、龍虎歌、托諸陰長生、破迷還丹歌、托諸鍾離雲房、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諸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眞三歌、托諸劉海蟾也、不然好名者方盜竊他人秘書拾爲巳有而顧捨自身實作他家珍有是哉若果出仙眞、不當以鄙褻瀆聽聞、又不當以要渺輕漏洩也、

郭汾陽子儀生八子、顯者四李西平晟生十三子、顯者亦四、世俗誤傳汾陽王七子皆爲顯官旣鈌其數又溢其辭特核之予鄉八子之家無多得曰施曰何暨予宗凡三姓然皆不能盡入泮宮爲諸生、况八子俱顯有是事乎、始武林人造言以昆玉八計、必無中式者盖引施以例其餘也、比壬子予登賢書壬戌何君允中成進士、而浮議遂塞

元僧智常華亭人也著佛祖統載其事有與沙門無涉且不核者第十三卷云安祿山陷長安有賊臣助逆者其人曾爲閬守而畫像在路次玄宗幸蜀見之怒斬其像首其人在陜無端首墜果有是異何故正野史俱不載而智常又不直書其姓名也若云天子能造命則安史之亂玄肅豈不切齒怒罵未聞祿山思明病憊不寧何也誕妄極矣予書載曾參母臂爲人所捉參在野頓覺背痛而歸與此頗相類

佛祖統紀盖宋僧法槃所撰也謂知玄法師見重于僖宗賜號悟達左股一珠隆起痛甚生有晁錯二字玄自傷夙業卽右滕安卧而逝考水懺先有賜沉香座生人面瘡因果則又隔世事矣説者疑其不合而不知梁武至唐僖介陳隋二代間相去叁百餘載胡可混也特因神僧傳誤以沉香座爲僖宗所賜故啟惑耳、雖然面瘡

巴蓼、股珠復發、八功德水所洗、當其不然、

劉德成名操、十六舉甲科、爲正陽鍾離所度、得仙號海蟾子、世俗畫工繪一蓬頭赤脚漢側蹲一蟾、謂之劉海戲蟾不知其何所本也、吾因是想之白紫淸邈有天幸、其不作白玉戲蟾者幾希、

凡進諫者必察主有可恃納諫者必使臣無所畏范雎非不畏太后穰侯而敢于盡言無諱恃

昭王也有所畏無所恃而懲以嘗之輕則誅重則族

客有請繪關漢壽廊壁者王元美先生酌定四事一爲斬顏良一爲樊城破曹氏七軍一爲天台受戒建刹一爲殲蚩尤凈塩池後三事俱確但首一事未妥耳夫白馬之役原非得已立効報曹預爲去計然當時昭烈羈孤依袁萬一風聞如二嫂何如漢祚何揣公事後必陰悔于厥心非所安也予意公生平節概遭際尚有可抽揚者何必此試述二端俟後人酌定漢獻帝賜錦囊號美髯公其遇亦榮悉封操所餽金帛在庫速奔備于袁軍其風亦峻是二者可擇而補也 掛印封金明燭達旦二事可易啟衷之筆事

輪廻之說相沿久矣說者曰孔明再世爲韋臯翼德再世爲岳飛獨雲長永以神道顯不入輪廻中得非天台智者引之入三摩地耶愚有疑焉護法善神尚能籍庇三寶免胎生之苦趣何以五祖戒禪師反墮落作蘇學士軾也豈渺茫無據乎抑別有端委不可思議乎

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有外道婆羅門者訪佛無神通立五丈竿懸鉢其杪施食曰瞿曇弟子不能飛受者倪出吾下時舍利弗不忍犯佛戒隱而過之賓頭盧不忍屈佛道飛而受之以是見擯不獲從佛遷化至今猶在聲聞果中夫賓頭盧于應眞爲第一尊者于佛門稱大弟子而微落貪嗔便自退轉舍利弗能忍辱精進矣我輩于世法中隱而過者絶少飛而受者頗多也

唐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芳五字及見坡老石刻心動盖其年已五十三而蘇詞作于黃岡結句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見者駭爲詩讖後登朝十餘年而謫又八年而逝伯虎見詞郎

令徹去尋病卒、猶之響卜、言者無心而無休咎
聽者有意而有吉凶也、易筮亦然、天下事好者
難逢惡者易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假令
探兆者拈得此句道未必聞而亡期已迫、然子
竟不知何時吐此、豈因夢奠兩楹而發歟、非然
也、

從古宗室之不幸者無踰李唐、武曌殺唐子孫
殆盡、黃巢復殺唐子孫殆盡、以故劉氏有東西

漢、趙氏有南北宋、而唐一敗塗地不克中興、殊
可惜也、

五代有成汭者亡命改姓郭、後貴顯、鄭準爲草
表復姓云、功非霸越、乘舟難效陶朱、志切投秦、
入境遂稱張祿、此語浮而不切、范文正公復元
姓、引用此聯、恰當不易、予友周野王、山陰人也、
本姓孫、占籍山東、成進士、爲尚書郎、意擬滿考
後誥贈以報周氏、旋復姓焉、未竟其志而歿、予
戲擬一聯、冥慰逝者、魯邦孔寄、雖姬公錫壤之
鄉、越國禹歸、近武子用兵之地、倘才鬼有靈見
之當爲一噱

孫武之斬宮嬪、定非有心、穰苴之殺莊賈、未必
無意、賈寵臣也、苴請以監軍、使陰制己乎、果陽
借重乎、以苴之力量能殲君所嬖以伸法、豈患
權輕而人不附哉、請之非情也、予謂景公昏惑
寵賈、則必信賈、自古未有佞倖而不讒賊者、方

晏子薦苴時、將相已有成謀矣、哀哉賈之愚而
墮彀中也、朱虛侯亦欲以是術殺產祿、惜其氣
太浮、機太露、而計不行耳

富貴功名節義道德性命文章靡不落空、就諸
空中衡之、文章稍實、蓋數者皆賴是寄且傳也
極而帝王之運、聖賢之脉、天地之撰、悉典籍延
之、人當屬纊後子孫念其先人、丐文諛墓、總子
無可用情處、苦用其情、身後名輕、生前杯重、乃

遠者之謔詞亦恐愉者所藉口也果爾則孝子
慈孫但以酒食祭足矣何必費陳壽之米匍匐
乎才士之闕哉

丞相無軍功而封平津侯自公孫弘始未必弘
曲學阿世以梯榮當對策時天子擢弘第一則
相位侯封並基于此今人托要路爲舉主猶借
其力汲引況天子門生乎武帝又非尋常天子
乎史言弘希世度務則善揣摩者矣而何以登

十策弘不得一也

堯舜禹皆黃帝之後考世系放勳爲黃帝五世
孫重華爲黃帝九世孫文命爲黃帝五世孫漢
書顓頊五代而生鯀史記顓頊生鯀未審孰確
然則嬀汭釐降乃以姪孫妻祖姑羽山殛鯀又
以姪孫殺叔祖也噫

劉隨州詩食參將可待誅錯輒爲名蓋因至德
春正聞王師收復兩京而作彼所指之參應高
力士等倫所指之錯應楊國忠等倫又云蒼生
屬伊呂明王仗韓彭則李泌郭子儀其人也古
人下字皆有着落無迂而不切處摘出以醒初
學

項羽本紀不詳虞姬伏劍漢書亦因之後人何
所據而謂虞自刎耶想當然耳虞歌曰大王意
氣盡賤妾何聊生羽好色人也虞不死羽未必
潰圍出羽初意東渡烏江聞亭長艤船待且甘

言勸渡心動而止蓋向者陰陵迷道爲田父所
紿致漢兵追及有所懲也

三代而後有極陋之政如一帝而改元者凡幾
漢唐宋皆然予揣其故改元則必大赦文武公
卿必有恩典覃被于是合詞貢諛以邀至尊不
費之惠我　本朝遠邁前代者此其一端云

沈氏日旦初集卷五畢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夏

○武林沈烈女傳

予聞之節婦十有九眞烈女百無一假盖節可飾而烈不可飾也嘉女貞者動輒引栢舟詩爲窽然夷考其姜靡他控母但以死自誓實未嘗死也而人爭稱至今求眞實抱痛而死如沈烈

女者哉烈女世居仁和平安里于所生爲第二女其父名皇恩寠甚鬻線餬口其母．氏其翁皐椽以於潜人僑寓省城其許聘待嫁之夫爲俞國柱業儒未就以瘵疾亡歲在丁卯其締婚之初年在天啓壬戌其往奔夫喪斬衰哭踊成禮而留侍姑嫜者凡兩閱月其復返母家坐小樓不下而縞且齋焉爲主爲位如慕如疑每食必祭未嘗傾刻忘者殆兩年所其畢命之期在

崇禎巳巳三月二十日夜其所以迫急而投渠之由盖氷人作伐將以三月二十二日復受他姓聘故其慟不欲生繫俞氏姻書與其夫之主于衵而夜啓後扉自投于渠者覎也勢也非名也其乍見衣浮水面而驚而父母始覺知者爲乘流之舟子其死未幾屍即僵起而所繫姻書猶不濕者焉夷之顯其異即烈女之耀其靈也其生長寠家而知書解大旨自幼矢貞惓惓于

罔極之未報深以爲憾盖夙有慧根且有先見焉其死之次日所僦居忽傾壓而其親入山殯女幸獲全無恙豈烈女孝感所致抑天心曲爲呵護不欲泯其貞耶予里中慣毓倩人褚僕射以忠著唐史可考　國初王項兩僉憲以清顯其子甚至鬻菜求活直指憐而周之遂欲疏玫直指歿之日紙衣就木其苦節如是好事者相傳爲忠清里今百餘歲後復有沈烈女夭予以

廉直罷官不媿鄉先達幸與烈女同里同姓復生同其時又幸未先朝露而猶及爲烈女立傳是亦一奇也

人但知武林有西湖特因白蘇得名耳竟不知天下爲西湖者十四自武林而外一在順天府玉泉山下一在鳳陽府潁州一在開封府許州一在鄢陵一在歸德府睢州一在汝寧府城西翠花亭待月臺側一在成都府崇慶州一在敘

州府富順縣一在福州府城西南一在漳州府龍溪縣一在潮州府治西一在瓊州府治西一在桂林府治西凡十有三處

孤山一在順天府通州一在順德府內丘縣一在永平府撫寧山海衛一在常州府靖江縣一在揚州府泰興縣一在廬州府城東一在杭州西湖中一在青州府昌樂縣一在萊州府濰縣一在四川行都司凡十處

古人祿厚故貴者必富遂以晏嬰爲儉公孫弘爲詐而惜福之旨昧矣反曰沽名今人祿薄甚至有即署十年而逋負未償者債帥之外又有債紳其究也乏養廉之資絕仕貪之路隄防一決不益賊其心豺狼其面蹊壑其慾不止也

人于諱死之念獨深七十歲人聞六十歲人物故曰彼自不永年耳二十歲人聞三十歲人捐舘曰世間短命能幾俱不念及于自己眞可哀

也至于岳飛誅而韓世忠懼雖有我之念亦塵世之悟也惟范蠡去而文種留則我相安在

鶴未必盡羽化也人概呼爲仙鶴猶狐狸未必盡成精也人概呼爲狐狸精每于物多恕也至于人亦有爲聖賢者而人與人相與未嘗曰此聖人也此賢人也類同則忌恒情哉雖然狐狸盗日月光華吸男女眞炁有修鍊之術其成精宜也鶴則何有吐納導引非所諳也熊經鳥伸

非所習也而亦得仙者或傍眞人之丹鼎竊其餘以蛻骨或海外有不死之藥與草與菓幸而食之得以長生故曰近朱者赤亦非虛言也

聖王不貴異物則史冊不紀物之形狀色澤亦不傳于後世萬曆間予親見上苑有五色鸚鵡且善舞又有純紅者純白者舉朝絕不以爲異酉陽雜俎載唐玄宗時曾有五色鸚鵡張燕公上賀表稱爲時樂鳥亦陋矣哉

卓王孫一財虜耳其墓尚留崇慶豈非以文君故歟文君一奔女耳其名直傳至今豈非以相如故歟古今人惟文士爲不朽耳倉公精于醫其名不藉女以彰其身則藉女以保緹縈與木蘭俱非凡人在丈夫中不多得也

唐薛濤一妓女耳家浣花溪旁以溪水造十色箋後世相傳爲薛濤箋由此觀之不但功名節義借文章翰墨以傳即敍稀之流亦借文房一賴以不朽耶

變化之端不可意揣雀入大水爲蛤說者曰念所注也腐草化螢壞麥化蝶亦豈草麥有念射注于螢蝶乎天下事有深求而反失者此類是也然則何居予謂此即濕生化生之說無他旨也

儒生不閱內典不知宇宙間無所不有覩天問招䰟諸篇遂以爲怪遂以爲誕妄未必然之事

此亦夏虫之疑冰也楚人尚鬼其所指巫咸巫陽蓋實有是職實有是人豈孟浪語乎

春者春容之義秋者揫斂之象祝壽者當云千春節而反云千秋節舛矣豈白帝司令金母持權正萬寶告成之候歟

秦始皇帝所鑄金人十二董卓毀其九苻堅毀其二但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夫毀九猶欲存三也毀二猶欲存一也人心好古念

舊卽癈之中存不忍盡癈之意在賊臣草寇尚然矣祖龍焚書猶存卜筮醫種等書周易幸而無恙董符見解各與之同聞諸故老金寶之屬入水土者數千百年必當出世不終埋沒此陝河金人不知何代復出世也然亦神物不可力取强索聽其自然在滄桑變換時乎不然于言又添一重罪案矣

朱晦翁二十二入仕七十致仕其生平所著經

書集註綱目等編皆宦途所述者今人仕優自不肯學耳反藉口無暇乎欲改離騷二字期不信命。告乎以不聞。期信三字改作懶學。可謂曲肖人情

盧照隣以居喪過毀而得惡疾投潁水死蓋孝子哉駱賓王作檄討武曌思恢復有唐宗社兵敗赴水死蓋忠臣哉王勃躁妄貽累及親楊炯憸刻竟歿宦邸非盧駱等倫直才名埒焉耳說者紐裴行儉之品題遂概謂文人無行悲夫乎閱世久而稔知史不足信或王楊傲骨招忌史所短之之詞撫于飛語訛傳未必皆實錄歟譬閭里美人物故凡一切妬婦醜嫗知與不知極力詆之而後快也

尺之爲赤也歲之爲遂也裁之爲財也非古人好奇乃錄者鐫者之悞也今人太信古而云古字通用恐後之覩今展轉訛錯不待魯魚亥豕

已也此惑從來無人說破皆腹太空心太虛之故

欸乃音襖藹或以爲湘中人泣舜之餘聲或以爲操舟者動搖櫓聲未知孰是

夜夢一縫掖譚鋒楚楚云有人于此但取一事之名而餘皆不顧未可盡信也醒而記之其說亦尖

楊升菴著異魚圖贊細按之鯢鯉鯽鱸石首鰕

餖飣俱民間日用之物未嘗異也豈好事者說
托升菴哉抑升菴別有見耶
古人有有意之事而托諸無心者如雪夜訪戴
終于不見或偶有所觸不欲見載亦未可知而
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皆徵詞也蓋晉人秉極
窄而僞作達類如此亦有無意之事而彼此附
會飾說欺世者如周子窓前草不除本僕懶所
致而云恐傷生意豈眞情乎蓋宋人事事物物

要歸到理上此一代之魔障也
閏月無所着落以前十五日屬上月後十五日
屬下月此曆家强解之說非心所安猶調停世
事者各認一半是也
擬古樂府擬古詩十九首此最可笑譬優孟之
肖叔敖道學先生之摹周程張朱縱偪眞祇供
鼓掌若猶有毫髮未似處不畫虎類狗哉人但
知字臨帖爲書奴竟不知詞壇擬古亦詩奴與
文奴也去效顰幾何
暑月醬甕雖緘封極密而蛆伏焉蓋蠅所產也
自外乘內伺釁而入故善爲子孫營窟穴者莫
若蠅而蛆之于鑽刺則天性也子叔疑其鼻祖
哉
省會之地不因有府學遂無縣學順天應天乃
輦轂之區而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邑獨不設
立學校豈重首善意乎

孟敏墮甑而不顧孟嘉落帽而不變子古以爲
美譚然當時士習如斯適識也非力也妄加以
鎭定之名非善觀史者也
解紛救鬬不可過激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
稽康爲師不逮康死乎夫成均廼賢藪也何無
識一王于此壹似有深怨積怒于康者作此中
傷計耶
尙秩有無意得者石祈子不沐浴佩玉是也姻

親有無意得者王逸少坦腹東牀是也命數既定方正可風流亦可否則作意為之祇供人一番描寫耳

智永習書以退筆藏大簏中複瘞之曰退筆塚夫亡簪墮履或哭或悲蓋無意偶失者耳退筆則棄置之餘也何珍惜若是豈其臧獲所為若果出自智永本念覺胸中未必灑然

始翁詫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葫蘆語

也匏瓜無口安能飲食況植物無不繫者何獨匏瓜蓋匏瓜乃星名也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此但以象麗天不能採而烹之以適口子引此以喻有名無實者爾即詩人所云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意也學者察之

仕途文移以上行下其詞曰仰如仰府仰州仰縣之類甚至有不當仰而仰者骯髒吏受之氣輒不平乎為解嘲古人曰仰以觀乎天文曰仰不愧于天曰仰不足以事父母則凡仰我者皆天我而父母我也即不然高山仰止亦山我也人至于為人所仰何德可銷而顧惱之懟之皆不明仰字之義也

古跡有極誕者如囚堯城是也夫堯為天子分誼誰敢囚舜為聖人情理安忍囚況堯廼謚也死後之魂尚追尊之顧繫其生前之軀哉

道推三皇功推五帝秦政合之曰皇帝伊尹為

阿衡周公為冢宰新莽合之曰宰衡所見相似然後世仍皇帝之號不仍宰衡之稱者政令終莽凶終也

支公之鶴翎翮既長即便飛去不顧雲龍山人孤山處士皆放鶴而鶴復來歸不異歐公之縱囚也豈鶴亦解人意為避趣耶乎園所養鶴每夜時東南隅巽方候月亦一奇也

總一讀書人耳市井刀筆玩弄之而有餘神奸

桀黠吞吐之而不足非市井刀筆其伎倆及出
神奸桀黠上也〻爲士君子所忽〻爲士君子
所疑其心思有用有不用也
巳巳歲嫁女治粧琢銀匠不屑與描金匠同飲
食據愚見此二匠絕無低昂然自生區別如此
亦異矣哉進賢冠下所相與者非必盡科目也
士氣寬而工量反溢爲之一慨
人性介動靜間太枯槁則不活潑太摩勞則不

寧謐與人接物一槩倒屣而迎非也一槩杜門
而謝亦非也夫人物亦種種不齊矣有當日日
見者有當五日十日〻一見者有當一月一見者
有當週歲一見者有當終身不見者涇渭混淆
何名爲士
婦女粧飾逐歲一新而作俑自蘇始杭州效之
以達于東南兩閩粵川貴等風靡南都效之以
達于西北兩晉燕秦豫等風靡此豈有檄文期
會媼妁傳宣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率五年
乃克週遍所始之地厭棄已久所效之地纔彷
方新大可笑也古有劉夫人粧。初終不改。蓋女
中之傑哉。
人身耳目口鼻皆有實用迺若無用之用其眉
乎眉能徵情憂則攢眉畏則低眉喜則揚眉急
則譬之燃眉整則比之列眉美人作態則曰顰
眉才子修容則曰畫眉人而無眉不成其爲人

矣五倫六藝之外有所謂詩文者亦人世之眉
乎至今日而蛾眉付諸烏有可勝悲愴
丁卯九月朔飲葛屺瞻先生于小園蓋荅其中
秋之酌也秦水部慮回席且畏吾譚鋒托疾不
赴葛問及時局予曰東林屈極必大伸三朝要
典必毀板惡璫必磔附璫者某某必敗至初三
早而〻新主登極之詔下半載後快心之政與
予言〻一一符合乃知異術不必嚴管世味外人

早了了矣是年八月十四日楊政平同張希仲諮予言別相與感嘆時事予曰非藩邸繼統必不能翻局楊曰其在　信王哉予曰勢太迫急期不遠矣未兩旬得　龍飛之報何覆射若斯神也長安有李　皇親者　神考所自出也逆璫無端馳柬致謝云聞汝爲祖爺建生祠耳李實無此意然懼禍不敢不建特不請　旨不懸額但增塑一像以土垣界之側隣東嶽廟璫敗

即刻毁像爲泥撤去其垣懸額曰天醫祠人服其先見嗚呼豈進賢冠下智不及一戚畹哉

勝邑白蓮敎倡亂時有孝廉張還白者諱緑篤行君子也賊過其門相戒曰此張。聖。人。也毋輕犯之且絶糧之際反有所餽遺賊盖良心未泯哉此與歙幸秀才酒事相類賊平張亦不因此蒙謗乃知骨俗之厚雖大壞極敝時猶存周孔遺意所以致此者可深痛也長人者能不任其咎乎巳巳京察。張。聖。人。以。酷。濫。斥。

漢功臣自三傑外功無踰樊噲者沛公入關意欲止宮休舍果爾則資羽以口實其時進諫卽還軍覇上者噲與良也鴻門危急幸脫虎口者亦噲與良也噲功高使擊盧綰時帝巳病甚復信讒而令陳平卽于軍中斬之幸平有妙用載與俱歸而緩其勢不然噲與綰合謀事有不可知者其時韓彭巳死孰制之乎此高帝臨終亂

命最失策處也

鉤弋之誅有鑿子呂雉耳呂雉後來作用皆高帝所不料者其胷中絶無防之之意使帝田思預防必有所以處之矣英雄之睥。又係創業。豈經生家廢嫡易后亂常變古等語所能束縛哉。說者紛紛揣摩俱隔一膜帝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反者豈若耶濞之言曰寡人年六十七親自督軍則此時僅十歲耳

帝何自知之周勃已老豈能留至五十年後扶危定傾而云安劉必勃帝盖慮孝惠之懦疑不能鎮撫其社稷而有他虞焉不指吳濞亦不指呂雉也若憂呂之危劉而卽以安劉之人對危劉者言之高帝不若是之愚也大率儒生議論祇供有識者一笑

韓退之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

鈞樞觀此詩則韓公之不愛客不好士自吐供招來人情趨熱始慕而歸之如鶩者終忌而嫉之若仇貶竄之漸已釀于此

仲尼稱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鄙臧文仲則曰知柳下惠之賢皆不言其爲聖人而聖之自孟氏始仲尼聖不自聖地位太高故不輕以聖之一字容易加人孟氏眼底看來聖人太多亦揣已衡物而心服之耳

蕭何安所試而識韓信之爲大將信亡而躬自追之盖眞知灼見其才也如論力則受辱跨下乃至怯人也豈何亦知兵法而暗與信合遂器之耶非也世間不知醫之人頗多而具慧眼者良醫庸醫一見立決何知信亦猶是已

閩中鄉紳述其邑城隍之靈自爲人時已具辯才或難之曰天有耳目乎曰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口乎曰有天何言哉有鼻乎

曰有上帝居歆有手乎曰有天方授楚有足乎曰有天步艱難以人之耳目口鼻手足一一配合于天而取証于經傳亦頗解頤

觀玉者必于其瑕玉可假瑕不可假也所謂觀過知仁者是也王旦不諫天書是其瑕也遺命削髮披緇以殮一片苦心令人惻然宋人必欲求其無瑕則自孔孟外無一箇完人矣

晉公明清酒三升助其譚鋒宋子京女使列侍

資其史筆。如是則才情始得自豪。蓋寄托于此。非惑溺也。自古文人無不喜譚者胷中意見不發舒于口則腹脹欲裂。苦無良友接譚。而庸愚驚聞高論又不領畧。不得已而操筆記之。又恐傷時觸忌。姑托諸評史以寄其憤悶之氣。通其欝塞之懷。蓋猶服藥瘳病。而不知者。以爲好名。以爲勞于著書。亦可哀也已。譬病者飲黃連湯三歲孺子疑是蜜汁欲奪而嘗之也

林泉飛灰無可取利處則過門不顧反曰彼寡交也又曰彼性傲也又曰彼不和乎俗也又曰彼難相與也嗟乎進賢冠下據要津者豈人人延攬之人揣謙人人同俗而易與乎亦必有孤介如予者而其門不羅雀也世俗趨利者着着踏實。着着落空。不善藏其身也。善藏其身者。予間處緇衲。此無用之用也。

街坊說古者至曹劉交兵處雖婦人女子亦知左袒玄德至岳秦構隙處雖市井小兒亦知切齒檜賊半是直道半是習心若謂盡出于直道乎則何以范陽人呼安史爲二聖也若謂盡出于習心乎則何以長安石工不肯鐫姓名于碑末慮玷清議也治邑者。鄉約講解。乃切要之務。而豈迂乎。

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罪不獨殺漢使已也陳湯擊斬其頭功鉅矣妬功者誣以矯制之

罪腐儒法吏合喙攻之竟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不復再振悲夫漢法邊功陞賞頗厚。而獨苛于湯。至爲人代筆自潤。猶不相容。豈盡恭顯咎哉。皆匡衡陰賊之故也。衡爲宰相起家經術媢璿妬功。其念一也

常惠之節爲烏孫所盜自以辱國當誅竟封長羅侯蘇武秃節效貞十九年如一日位止典屬國漢賞厚薄任意何嘗有定衡哉由此觀之史

筆亦然矣内狗一已愛憎所奭者少外狗通國是非則滿盤皆錯全局都差試就目前諦思而稔知史不足憑也此手晚年有獲處也

疾之足以死人者甚多而發背弱症皆無活理事之足以亡國者甚多而暴虐昏庸總無興機乃知漢桓靈晉懷愍唐肅代宋徽欽只一味昏庸便可亡國何必暴虐如桀紂而始籙訖哉

卜式助邊說者曰此巧于買官者又曰此以中

武帝耳皆非也式既得御史大夫仍持論駁鹽鐵船筭欲烹弘羊夫式以心計起家者其所爲與弘羊不異何疾之深也此式之徼諷也人主好大喜功則財賂必詘財賂詘而富民不自保矣故先以利嘗之後以言利之非動之然必備位九列而始正言高論則主不疑式之趄識不但愚漢君臣且紿後世文士矣嗟乎使石季倫而悟此也何至以財自賊哉

太平廣記摭發塚事有棺槨皆朽而屍如故者豈非以水銀殮歟男猶可也女體裸而爲惡少所窺辱莫大焉百計經營衹供百世後椎埋者之一盼亦愚且痴矣死欲速朽殆謂是耶

侯嬴之計善矣其知人之明則古今未有聞者知如姬之必不負恩而肯爲竊符知如姬之不輕泄其謀不私請于王以憤其事知信陵之用兵足以破秦存趙而不虛殺晉鄙知晉鄙之必

疑不奉命知朱亥之膽與勇合必不當機退怯凡此皆其知人之明又皆其所嘗熟籌者也然徼邯鄲之役逢時處勢數子者安能各自建竪以垂名後世哉

四公子推信陵能得士秪因侯嬴一人起見遂謂其有識竟不知侯生所以報信陵者專感其不以衆人待已也他公子所食之客寧無如侯生者存即有奇謀不屑告矣以常情揣之豬豕

所聚駃騠耻與同槽亦未必果有侯生存也予謂戰國人可從祀孔廟者無踰信陵竊符救趙得聖門之權養士有別合聖門尊賢之等近世待山人墨客但取法孟嘗君不學信陵君前輩却不如是

唐人以詩擅譽者惟崔姓待盛又皆一門五代至宋寥寥無聞豈前此菁華太洩故耶大率漢文人不嫺于詩唐詩人不嫺于文惟　本朝人

有兼之者漢之李陵唐之韓愈柳宗元其兼之者也宋則蘇氏兄弟亦能兼之

大曆十才子其子孫以官顯者惟李端錢起盧綸三人而已餘則夭者弗嗣者纍纍也　本朝有中原六子惟王世貞子王士騏登進士位至吏部尚書郎餘則夭者弗嗣者亦纍纍也

或問六畜性情有勝人處否曰有四民九流以至婦寺莫不自負殊尤與儕偶逈然懸絕惟雞猶不然此人不如物之大凡也

萬曆丙午丁未間詞臣負盛名者顧公天峻湯公賓尹物望翕歸真所謂高門且開流水接軫也未幾被彈家食群起而攻之兩公竟幽鬱林泉二十餘年相繼物故吾成均師李公騰芳爲顧所累然爲人坦朗無然之者後位至太宗伯朝紳合喙薦揚吾中式大座師朱公延禧爲予述曩時光景沈公潅已晉秩諭德矣與顧同年

同官意欲拔附訂期携尊及門與之一談屆期而往自旦至暮守候良久竟不得見而歸蓋其時九列言路絡繹不絕密語移晷不得其間故也沈輿隸各出懟語此亦敝衙門異聞也予曰沈公世家名士自待不薄顧何故鄙夷之耶朱曰顧以經世自許嫌沈骨力卑弱故外之耳朱師與湯同乙未榜與沈相繼大拜湯顧目中豈復有朱沈哉而末路若此殊非意料所及是以

深心大力之士不露機鋒乃能究其作用先侍御曾有言江陵作編簡時吶吶不出諸口人以爲易與而容之後之詞臣其以顧湯爲楊園之道乎。己巳四月廿一日識

或問情面何法可去曰此衰世之症候也場屋亂則宗師徇情面舉措亂則上下司彼此徇情面人主不可恃則三公九卿各徇情面巡方者採訪于豪右于匪人則郡邑長吏徇情面皆恐其他日修怨也情面二字必君相協心乃能去之與諸臣毫無關涉

客問簠簋不飭至今日極矣何法整之曰非古人皆貞今人盡黷也有故焉蓋迫之以不得不墨也州縣長吏初有討缺之費不討缺則僻遠寒陋如同貶竄既有到任之費攜挈十口就道千里水程治裝猶省陸路資斧無算況家屬有二三十口者路途有四五千里者貧儒筮仕既

無朋術勢必借京債以充之重息厚償二月新除五月報有司初選等第獨、此苦誰則知之巡方入境有討薦之費、不討薦則父母無封、官評不美必有後患、給由有謝薦之費、不謝薦、則褒褒未幾、彈墨隨至大計有朝覲之費、同年同鄉新舊勢要及會試諸友各有帕儀卷資之餽僚踰四年有留部之費、全以銀之多寡爲官之美惡雖吸髓剝脂以橫取于民而糞家自潤者蓋無幾矣況逆璫時又有捐俸之令、又有助餉助工之條、雖夷惠處此豈得有廉名乎

客問銓部與臺省得之既難則挽回積弊豈遂無豪傑乎曰彼自有彼之苦非我所得知也大廈將傾一木焉支徒爲躍冶金無益也清執而敗者予多見矣 但不及見調處

臧獲不靈主人所不能攝者二事一司閽一司酒客之來也居亭有願見者有厭見者蠢僕或

拒或逼意與之奉既不能先期預訓又有不可
明言者酒之寒温因時宜隨客性既不能一一
調適偏于美醲乾沒獨多擬于未登筵時先以
惡酒饜之則客至時已醺醺不省人事矣是二
者極難主人代攝又無此體必得高美之客自
已排闥而進于尊前稽核醞醸可耳

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而言及于死無不怖畏者
何盖人自朝至夕自幼至老但思作家但思做

官但思子孫成立而絕不念及于死譬諸秀才
終日應酬嬉遊絕不念及于考一旦考牌頒下
骨驚毛悚如何不懼幸而寬限兩三月將經書
温熟將臭爛時文記得幾百篇其氣轉豪勃勃
欲試偶因他故忽改試期于來月則必有懵懵
不樂之色總此士耳何前懼考而後憂不考也
祇因胸中無備有備起此二情死亦然矣凡人
精神于積善行樂二端加意者皆刻刻念及于

死者也是人死去縱不生天亦叨冥職斷不若
人世賄賂公行也若然者何怖于死縱使閻羅
寬期未必遽樂若謂死後茫茫無知此自諱短
之言即此語已落黑獄障矣王教聖人豈肯說
謊哉予行年五十七書此自箴非敢箴世也巳
巳四月朔識

宋有詞而無曲元有曲而無詞皆詩之變體也
詞到精切處比詩更難

清平樂二調　春冷梅遲

春分前後試看梅和柳臘盡冬踰猶數九何故
淒其相守〇去年此際梅殘只今悄悄餘寒漫
道困人天氣未能止渴先酸
久踈良友花杳君知否林下詩人忻載酒風前
作拋黃綬〇百年強半眉攢尋驢且趁居宜莫
待衰遲行樂那時追想長乎

蝶戀花二調　傷逝

幽汶泉臺何日曉。一夕長眠塵土相圖遠欲寄
音書冥路杳。夢中惜別魂歸早○龍性難馴朋
類少。遙想荒丘宿草啼哀鳥。意願生平嗟未了。
蒼天不使英雄老。
在世行藏原潦倒。知己無多文酒交情好。一般
驩喜同煩惱。牢騷怨氣頻頻道○誰料浮生難
永保。四望青山埋恨猶嫌小。疇昔分離嗟草草。
與君尚未傾懷抱。

意難忘三調詠西湖災異

蘇白遺芳嘆年來堪厭滿地庚桑神君舊尸祝
闔寺陡祠堂將進酒更燒香世界成何樣宦輿
濃搵衣跪拜敬謹稱觴○休嗟嗣續難昌這諸
臣媚子。盡是兒郎。閒宮千萬所。愛子兩三行。腰
間繫白勝黃。捧溺又何妨。慚負了湖光山色。豸
繡金章。
世態炎涼感生祠拆毀能不悲傷碑文曾有字
廟貌倏無椽初作偏愍司房患夫鄙夫陽翻效
尤峩冠博帶斑彝翱翔○閒評節俠無雙這呈
羞露醜悔恨難忘身名空敗壞。富貴在何方。貪
緣事命主張臧穀等亡羊。白日間無端蟒玉。清
夜思量。

日月所以不取厭于人而時時願見者光景常
新也雨然乎哉亢旱驕陽見之乍喜曰靈曰甘
日時尋常零注則蹙額攢眉稔苦之矣我輩見

賢豪長者如見日月見一番有一番識見矩矱
議論種種動人見庸愚鄙夫如見淫雨面目業
已可憎語言又復無味顧以天道言之晴明時
多陰晦時少以人類言之庸愚鄙夫多賢豪長
者少生斯世也居是邦也苦雨無窮期矣

唇吻中之節義不盡出于假也間有真者焉刀
鼎中之節義不盡出于甘也間有苦者焉功名
中之富貴如渴飲醇恥辱中之富貴如蛆饜糞

故君子不願有節義之名又患無富貴之實人情有難忘者小惠及人則沾沾德色與其感且報也有易忘者受人大惠則耻他人知之又恐是人居功非惟不感不報而且以為恨也

人有初念正而轉念邪者有初念邪而轉念正者此危微之關亦命也數也畜生但有初念絕無轉念其不如人在此勝人亦在此

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薛能詩

也能位歷節鎮以驕恣債軍殺身特庸材耳而妄議武侯何其無忌憚耶倘當時隆中不出則鼎足不成備無立錐地權能以蕞爾吳梳操哉勸進禪位不俟至丕矣武侯蓋有大造于漢者庸妄之徒萬勿耳食此說

文人持論當有英雄氣飯後鐘碧紗籠乃唐朝王播故事也傳奇悞移于呂文穆予邋說中已剖之矣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初立以倖進備位宰輔不厭人望出為淮南節度使題楊州惠昭寺木蘭院詩以志慨按東坡先生譏之云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為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秪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夫世俗論事論人但據末後顯榮薰灼併初時狼狽耻辱狀亦遮拾為美譚殊無士氣予故謂坡老此譏大有英雄氣不狃成敗持論也以實揣之鳴鐘會食則巨剎焉非托鉢餬口

者比何吝惜此一盂飯哉播必自取侮而為闍黎所厭苦耳當時非足恭以諂之即盛氣以凌之如近世惡少年所為者不然胡不相容至此況微時壁間句已經久遠播既貴後僧即泯其迹而避地焉亦無不可顧特加表暴而以碧紗籠之此闍黎亦豈常人也哉

弘治十四年禮部侍郎謝鐸上疏謂納粟納馬之例恐開貪墨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

萬一再行則彝倫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鐸此疏祗爲國體惜耳今日事勢又異昔時聽訟者遇詞狀有一監生視爲奇貨百計挾詐或曰當避嫌也或曰恐招謗也或曰誰肯挑這擔也心下十分齷齪口内十分狠狽此衣冠中禽獸哉何啻盜賊因果惡報其子孫當生生世世援例亦被貪墨詐害

宋人譚詩猶如說夢動輒以理之一字繩之則詩脉絶矣如李白詩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杜甫詩雨中百草皆爛死韓愈詩花開十丈藕如船諦思之皆礙于理然不失爲佳句者情在詞先意在筆先能壓理且奪理也大率詩者以笑代哭麥秀之歌栩自箕子何必離騷吐驚人語以駭俗聽哉即如三百篇中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載翁其舌西柄之挈等句無倫極矣夫豈特悖理哉而仲尼弗刪悲其志也志不憤語不

奇志不哀語不異斯詩家三昧非腐儒所知

人身如漏斗茶飯酒肉皆下走人身如債主兒女妻妾相聚處人身如藥查津液煎盡委泥沙

祿山之變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王維與焉魏璫之變從逆者亦以三等定罪盖例成法也而求一王維了不可得嘗試以事勢衡之唐士大夫處倉卒間偷生愧義猶可原宥近世稱功誦德建生祠拜乾兒者處暇豫間殺人以圖富貴不可貸也

文廟以木主易塑像不自　世宗朝始也自洪武始凡郡邑城隍及太學皆毀像爲主載在令甲天順壬午蘇州太守林鶚秉聖像剥落因併從祀諸賢俱易以木主丘文莊極言其是迂儒不諳掌故嘉靖間矢口妄爭徐文貞號稱識者亦呶呶置喙甚哉時文之塞竅也秀才變爲學究偏不究及于此

順應兩府附郭之縣係輦轂之所故縣令六品比外邑長吏七品者殊稍示尊顯而甲科反不屑爲以體統陵夷權勢旁落故予意扶風重地當于外吏中擇甲科賢者充之兼御史銜不受制于府以示尊　朝廷之意三年滿考仍轉京堂其所職掌詞訟不許巡視衙門侵越如此則小民受福多矣譬直隸知州不屬府轄已奉爲舊章何獨宛大上江四縣不爾乎若狃于相臨

之例則順應兩官雖尊、猶是府也何獨府尹見巡撫偏長揖乎存此說以待議禮者酌之

嬪御殉葬夷俗也　國初猶仍胡元遺風至英廟始禁革著爲令對宋濂方正學解縉等諸臣所潤色何事乎

本朝守令之設遠過封建但州縣小吏有上官彈壓而藩臬大吏漏網偏多則賢其民賊而佻其民愛世所以不得太平也餓眼饞腹妄准詞

狀以規贖鍰如養家活命之符巧計生情肆行牌票以詐屬吏猶負嵎貪人之虎至于進表一節陰謀隱毒種種難明苞苴不入廉吏左遷豁壑既塡墨官高擢有言官身受其苦者、曾曰二司官止存堂上一員郎除各道民困其稍蘇乎此論亦快、

三正途筮仕當從司府守領州縣佐貳磨練年餘、然後轉他官庶不以民事爲宵試耳納級之

途斷當塞徵聘之途斷當開縱得僞隱士、猶愈于得眞賈豎也、雖然理財用人豈得歧視惟在平天下之王乎

饔頭初香蛾蠓紛起此劉伶畢卓輩酒鬼所化也蚕蛾淫縱無度此紫玉韓仲輩色鬼所化也蜣螂累糞尤此王戎石崇輩財鬼所化也蟋蟀好鬪此要離項羽輩氣鬼所化也一鬼化爲多虫多虫各各變化以故酒色財氣四種人今盛

于古永無休歇
詩不碍禪而入有以禪廢詩者是唐士夫皆三寶罪人矣浪仙靈一輩皆當入阿鼻地獄矣看得法門亦隘矣
閩俗端陽節有以初四日爲期而稱觴焉者予固已異之矣及詢閩友鄧道協則云分軍民爲兩日凡隸民籍者于初四隸軍籍者于初五予笑曰民原當四其四民哉軍原當五其五軍哉

但不知匠灶籍屬何時賞節耳予爲定期其在四五日相接之候亥子時相介之間乎雖然可四即可六何必五之是而四六之非乎推而廣之重陽先一日爲八後一日爲十皆可登高何必九之是而八十之非乎 歲时队主不必穷整
人當危急時言早語遜二世爲閻樂所迫呼近侍宦者爲公曰公何不早告我項羽爲漢兵所迫呼騎士爲公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此猶曰生死項刻急不擇音也蔡京奉詔免相何至呼子攸爲公奸人失位與干辟失命同其情態可畏也亦可哀也 可以有呼弟女多姪者
右丞之撒捏紇讀之心酸奉天之詔悍將聞之涕隕皆天下之至文也文而寬浮不切則譚子所云嬰兒詈不令人怒婢妁譽不令人喜者近是以故彈章薦牘不足爲輕重榮辱而士氣不光士節不振也惟天下之文人能罵人能騙人

惟天下之奸人能知其罵與騙而謔浪承之若爲不知也者
蜚廉善走以力事紂武王伐紂時蜚廉在北方爲紂作石槨還無所報命爲壇霍太山報紂已得石槨遂死之而葬于其所與樂布奏事越頭下向按蜚廉至非子凡七世由是觀之則秦之公忠當襄公未生而已然矣此載史記必有所本而譙周狃孟氏驅逖海隅之說疑無此事不

知鹽廉雖勇敢萬夫有鷹揚之尚父在何必遠
逐始克戮之祇欲甚紂之惡爲武王地故掩其
美此意學究皆然不但譙周也
窮措大謂漢王不惜千金行反間嘖嘖稱羨按
史記陳丞相世家盖出黃金四萬斤也間楚相
亞夫間楚將鍾離昧悉藉此金事前悉所爲事
後置不問沐猴已就檻矣天下事勢有所窮智
有所困力有所窘非財不通後世忌功者以幾

穀誣才臣忌品者以簠簋汙廉吏皆寒陋之小
人也 [illegible]
萬曆癸丑廷對有楚人熊姓者卷已進呈而誤
爲烽火爲鋒火遂落名于後葉太傅對予言此
係敝門生今提督閩學者卽是士流因舉伏獵
侍郎與鋒火提學相對又云周公之過非所以
爲訓也此公名之訓故云
秀才小試高等所係甚重孤詣獨學便于求友
其次貧者便覓館穀富者便禦外侮近世場屋
取士頗亂予親見有寫別字而中式者況世風
惡薄報怨者多報德者少提學官防子孫受禍
卽不做亦得
浙中學臣自萬曆壬午至今四十八載其最具
慧目能得士者晉江蘇子溪濬第一豫章陳赤
石大綬第二最盲最顛倒者長州伍容庵袁萃
第一天道昭昭伍公歸田而雙目頓瞽崇禎二

年六月初九日燈下識
漢武以衛青尚平陽公主光武欲以宋弘尚胡
陽公主而未諧其時二主皆寡居古帝王家法
寬恕再醮非所諱也
昉宜嚴嵩當國時白下有脫巾之變射死司農
黃亞卿朝廷置不問其子世蕃號東樓者寔爲
此謀曰但罪死者則生者可無慮外而軍心安
矣然如國法何且漸不可長東樓腰斬罪案此

其一云戊辰六月十五日許水部招飲偶一貰郎談及往事稔服東樓應變之權予戲云此說可以通用假令閩庠諸生殺了師長只說此師罪原當殺而士心安矣閩城百姓殺了官長只說此官罪原當殺而民心安矣如師長官長止于破毆破罵其士民量給賞賚則持刃弑上者雖不沾賞亦無怨矣貰郎聞之默然

祖父居官時樹德樹怨處自心業已相忘子孫

以舊日子民之誼奢望子人不遠子里乞憐求助或抽豐或索札是人情然無由厚者逐回薄者如肉投虎口無得免者諺所謂芥子落針孔也有一直指之子爲諸生父歿出遊于一吳姓兵憲意有厚贈不料乃父仇也坐以夾帶私鹽瘐斃四十枷號遣戍死于途

田齊世家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又和卒予桓公午立則是小白之後復有兩桓公也

或問六道中人與畜生何至相埒予曰人者靈蠢之總途也佛仙形體不殊于人妖魔精怪塗飾爲人畜生中有蜂蟻烏鴈等絕勝于人人中有亂賊奸兇等反不如畜生雖欲岐高下得乎或曰子以最優之異類銜最劣之同類是杯水車薪之喻也試平等言之予曰貪嗔痴三字人與畜生皆備婬殺盜三字人全有之而畜生但有婬殺絕無盜也酒色財氣四字人全有之而

畜生但有色氣絕無酒財也即舉食之一節較屠宰割剝其毒與豺虎鷹鸇無異持齋者自謂慈善然牛羊猪馬鵝五畜何嘗茹葷啖腥乎人生時受用遠過于畜生畜生死時苦楚遠過于人此輪廻報應使然而其道一也道猶路然人與畜生所由之路皆當墮落又各各肖似也雖然人中有畜生焉。不好名而瀆倫者是。人中有餓鬼焉不惜羞耻而饕餮人飲食者是人中有

脩羅焉恃剛用罔健訟植黨者是人中有神焉秉英氣而輕生嗜殺者是人中有天焉藏慈心而好生惡殺者是六道惟人介可上可下間予故曰靈蠢之總途也所謂惟危者此也

色損人者也食益人者也太宰何曾僕射帝巨源俱有食單謝諷有食經段文昌丞相有食經五十卷孟蜀有食典一百卷人知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劭更甚日食二萬錢有日食五萬錢者

爲杜悰日食三萬錢者爲和嶠元載姦相所用食器三千枕李文饒賢相一杯羹費錢二萬不太侈乎此不過浪得豪舉名以實計之用錢一萬乾沒其半祇五千耳用錢一千主人所塡腹者未必盈百家僮門客千百成群尚有嗷嗷待哺不獲沾餕餘者以戕物命則銷福損德誰當其業不太愚乎予鄉萬曆間有賈秀才田布衣五六人終日聚飲掣籤而食六畜烹調炮炙法種種異竟以是廢家此雖瑣尾不足道然吾欲以食籤二字繼響昔人食單食經食典亦夜郎敵漢意歟顧先朝人卿相而賈田士民處勢迥異胃濫焉可也

不種而生除之復蔓者草不育而生薰之彌横者鼠皆天之好生也小人猶是耳世間有無草之地乎有無鼠之室乎有無小人之國乎殺草者莫如霜而胡地有青塚之異捕鼠者莫如猫

而唐時有同乳之奏況欲以君子去小人而爲人主者偏左祖君子無有是處

李夢陽獻吉幾爲劉瑾所斃獄中急書片紙出德涵救我康海疾馳見瑾閹者不報然康巍科負物望瑾鄉人也聞之即延入飲危詞動之引高力士容李白事以悦瑾遂得赦瑾敗而康坐黨逆削籍竟不知康前後與瑾絕不比周祇救獻吉一事與之交涉義俠處翻成罪案殊可哀

也伶人演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清議薄之魏閹時朝紳坐視同年之枉死。父母公祖之寃幾而莫救。豈。以。康德涵為殷鑒耶

嘉靖間負戰功而寃死者曰張經經不知何處人何科進士按葉福清日本考經以嘉靖三十三年總督兩浙先是經總督兩廣有威惠討調廣兵以禦倭未集而少司空趙文華以禱海至述素媚奸輔得高位因狎侮經經不稍貶趙屢

促出師經謂兵機秘密。又不告以戰期。趙遂劾經養寇 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又破賊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斬西市。嗟夫予嘗謂忠臣功臣為奸臣所陷者轉世必為亂賊今張經安在哉楊鎬王化貞二者必居一于此矣伯有作祟。思以慰之。非錄張經之後而贈謚焉。恐氣未易銷也。

范應期嘉靖乙丑科鼎元也萬曆甲戌科范分校南宮鼎元孫繼皐總督馬鳴鑾皆出其門范没後其子貧困孫見居亞卿之職致書于馬懇其念舊垂盼盖以座師子叮嚀同門友宜無不用情者顧咨諭將領不許浼范居間僅贈白金六拾兩促歸答孫牘硜硜小人不能大有所助也此事范公子親語於者 昭代人心風俗以

薄為道有刺薄者反群起非之故友誼益衰夫自孝標廣絶交論出而倒溉臭名流播千古此所關于世教不小予能默乎且願為佳公子者。閉戶耕讀。勿以泉下朽骨。觸人冷面可也。

世間贋造古銅古畫及偽托地仙活幾百歲者俱以年月官秩不恊自露破綻為有識者所笑乃知讀書博學不受誑于無賴免失青蚨亦作家者所急也

儒者以封禪求神僊爲人主莫大之愆然皆小過也朝廷舉動貽累百姓者纖悉皆有所碍如媚臣獻瑞改元猶無大害惟築阿房幸江都征高麗等事傷財損命毒痛盡民受之故就宋氏論天書花石綱爲壞矣王旦童貫品亦懸絶、

裴休相公法門中推龍象爲死作于闐國王說者曰此業報非福報也謂已見黃蘗圭峰旣談般若不當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予謂不然

休于法門窺其三昧而非眞欲成佛作祖者也富貴之疾已入膏肓其幸而不墮落者。三寶力也。牛後轉作雞口業耶福耶古有碎帝賜龍腦鉢者謂當以瓦器食壞色衣水懺袁晁之佹因沈香寶座而洩則休也免墮泥犂坑塹是卽福矣

壽夢之欲立季札爲其賢也諸樊始而讓札旣而傳弟餘祭餘眛以次及札曲成父志則諸樊未見其不賢也。壽夢何故欲廢之死不序齒諸樊餘祭餘眛相繼蚤卒天也人何能爲三君中有一長年者。則札之讓節不若。而吳之篡弑不成。史記吳越春秋俱以王僚爲餘眛子公羊傳則以王僚爲壽夢庶子、二說盾矛據昭穆之序總不當立使公子光得爲口實也晉事頗類吳、重耳在外。則夷吾且不當立況子圉乎子圉王僚之被禍皆自作孽不足憫也。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諸匪夔弗頫雖有如無也蓋憂其爲亂而波及于已非憂其將死也此等兄弟惟幸其死豈反以是爲憂乎商聞之矣只泛說若泥定聞諸孔子豈聖訓洋洋及門之士獨商聞而牛不聞乎四海兄弟商欲以朋友之一倫補兄弟之缺立論甚廣先儒評商規模狹隘恐未必然、

有司之胥曰書手下僚武弁之胥曰識字夫書

手猶易充也識字之名。豈易當也哉。郎楊子雲
恐未必無愧。其所問奇之人之胷中。可測究也。
東坡有言太白迺自招不識字。豈意今日識字
滿天壤耶。
詩不用故事惟三百篇爲然漢魏六朝即不免
矣況唐人乎然三百篇所以不用故事者四言
四句祇十六字耳詩不拘沈約韵惟晉以前爲
然唐人即不免矣況後世乎然晉以前所以不

拘沈約韵者。韵家雖出而約未生耳。今人未能
爲三百篇之詩而但云不當用故事是未曾辟
穀先求羽化也躐等甚矣未能爲晉以前之詩
而但云不當拘沈約韻是三家村人本無巾幗
可藏自托于科頭也大言甚矣此說剏自公安
效尤于竟陵。而山人無識無學者因藉口以藏
拙。有臉皮男子不當拾其唾餘
張禹孔光杜欽谷永皆以經術顯者應變陳言
并黨王氏其所由來者漸矣譬諸狗焉見主人
時少而豪奴日投以骨搖尾擺首迎之。兒主輒
吠且噬矣。夫富貴爵祿亦人主之骨也而假手
權姦使其示恩于衆狗以自取夫吠且噬甚矣
成帝之昏也世間眞豪傑絶少眞姦佞亦少假
令成帝稍稍足恃則日食地震等災異張孔杜
谷輩未必不直言以邀主眷且博一擊邪之名
也不得已而絶望于人主乞憐于私門明知天

下後世唾罵而不暇顧焉以苟竊一時之富貴
爵祿是諸臣之不能安貧所致亦其所遭際使
然也故夫居恒拏拏口談名節而不能安貧者
末路皆不可知不可保者也嘗試衡之薦賢于
公室者第一流人物也蔽賢次之最下則收入
私門此王氏篡漢之漸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六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秋

上韓象雲首揆書

謹啓不慧與老師相盖叨年誼之末焉前乙丑榜第十三人以言官忤江陵歸者卽先子也貴門人葉友諱震生與不慧同硯席交契廿餘年癸亥歲曾以拙刻弋說漫呈台覽隨傳台命欲

一見之其時不慧被謫補官葉友上體師相憐才之念篤舊之情下體貧官守候之苦而汲引其間此誼今人所難乃薦書兩至相府竟不敢瀆起居者求人二字生平赧之乙榜遷客雖非張鄧德比而敢不以王文正待師相乎後同籍有仗義者使廉官不費一錢而補閩中臬幕纔一年有餘無力資緣卽轉　王官罷歸今隱居白門如矢離弦不復作仕路贅疣矣林下無求之人以年誼一脉鴻便附書師相幸垂聽焉

恭惟閤下傑邁漢三良齊虞五以不世出之資事大有爲之　帝天下想望其鴻施此豈依樣畫葫蘆時耶當今朋友道絕獨四倫延天地間耳姬公吐握無論卽如張曲江猶有十二歲小友效其謬謬厮謂以人事君者此也鄴侯相業全在薦灌陸梁公相業全在薦五龍使魯而大用展禽豈復有三拒之禍哉是皆臧文仲之罪

也昔人有言呂夷簡在位棄范文正不能用有甚相業且閤下視今之世治乎不治乎寥世習氣貪財樹黨而所攄皆陳腐餖料不中膏肓盖　主聖時危之秋也所患絕不在虜虜易與耳非如宋元昊兀朮其人者然而大爲國患盖國之有兵猶家之有訟世無歲歲訟而家不破者卽富比陶白能支乎哉費日增訟日屈則訟師非其人耳仙鄉將種所自出閤下家食有年亦

曾物色幾人如韓岳輩乎以報　國乎以應

乎臺之淸問乎當今用人之法大異乎古古之人試而後薦今之人薦而後試古之時憑耳目薦人今之時憑情面憑賄賂薦人古之時薦拔而僨事者累及舉主今之時遭謗而遷怒者波及門生古之時經薦管蕭薦韓只一人今之時負贅懸疣如儒童續案如輿隷點名冊古之時因能授任因地程材今之時六曹流轉四方奔

馳古之時以簠簋不飭爲耻今之時以囊槖不充爲拙古之時情之所牽猶知有法令之時利之所在恬不畏死倖竇滋濶而巧托于破資格之說眞豪傑誓不用也實心任事而妄加以納苞苴之名眞經濟無從顯也便于已者曰此廼

祖制焉不便于已者曰此非　祖制也進賢冠要敎刃鏁之所爲科甲途中蹈貴郎之所不猾罪罔罰異功埒賞殊體散而無所歸財耗而

不敢問以數十年沉陰之氣欲振刷于晷刻以千萬人茅靡之習欲砥柱于隻身仲尼所云三年有成直指曾耳在今日卽寬限六年訖無底期也幸　皇上銳意求理虛席以待師相不惟臣民望見太平卽　二祖　列宗之靈實式臨之票擬談何容易指端衮鉞萬里升沉筆底絲綸千秋罷辱此何等擔荷耶閣下正色立朝久負時望其進退各有本末觀天下事如駕輕就

熟何藉饕食耽憂但令民窮財盡而搜括不已肢體之疾翻成腹心之憂爲人臣者危城而視爲甌地則無死之心也閣下何術銷人理外之心而動人以功名中之富貴乎古人有眞不願富貴而周旋君相間不忍捨去者齊仲連李長源是也此等人非爵祿可致而可以延攬致者孰敢能爲國留神乎今日所以通荃宰之情者惟省戶部召對二節倘羣臣耳食聚訟言無可

採動 皇上菲薄儒紳之念未必不復效 神
考之深居靜攝矣他時票擬之權又未必盡歸
政府此國事之大可憂者雖然有吃緊處 皇
上之精神惟慊臣子之墨此自 高皇帝令甲
故六部刻銜皆冠以清吏二字今賢相以身先
之是杜貴棠之袴節挹楊綰之高風則遵 祖
制在是得 君卽在是彈虜亦在是矣人生衣
食所需幾何矜楊杜之清先有楊杜之識也否

慧與世無求何敢欽美獻諛亦不敢過為戇激
之譚伏惟執政休容察納幸甚天下事可言者
多非隱淪所敢及也拙集弋說邇說左燈詩韓
四套奉覽教寄書者為仙鄉綦給諫之弟亦年
雅也其人可備藥籠與否吐握時當自得之不
敢贅臨楮無任惶悚之至 歲已巳二月長卿
再頓首具

、代黔撫料理黔中狀 天啓癸亥作

臣奉 命撫黔值奢酋發難安邦彥宋萬化相
繼陸梁苗仲倏附倏叛陸廣河失守而普安又
見告矣無何安南危若累卵矣蓋蠻夷之性叛
附靡常急則僞降緩則仍訌彼之愚我者在降
而我之自愚者在撫以故捷音甫聞敗書隨至
黔中事勢大率蹈此議者曰百年逋寇一旦撲
滅黔力豈能獨支計必滇兵出曲靖以斷賊背
川兵出遵義以扼賊吭粵兵出泗城以沖賊肩

而後可長驅直擣冀得志焉臣以為此猶家合
圍之技非制虜之猷也自陸廣鴨池兩河潰敗
而賊鋒猖狂苗仲復從焉思逞圍都匀犯鎮遠
逼遵義札三十五營于金刀坑虎頭山等處欲
何為哉彼分以擾之我合以防之彼虛以嚇之
我實以備之我則憊矣春秋時子胥撓楚實為
此謀卽兵力果雄額餉果贍已非萬全而况青
崖之捷洪邊之勝能贖普安淪陷之辱否臣有

策于此安南界萬山中。四面賊巢。上下懸絕。孤
城彈丸。而賊趨之。非勢窮力蹙爲負嵎憑阻計。
即佯攻安南。以誘我師之援。而厚集其師。出吾
不備。未可知也。莫若委安南以疲賊而徐乘其
困此周亞夫委梁以敝吳之妙算也梁乃漢帝
親弟視安南且何如哉而不知兵者曰安南何
可不救則當事者且掣肘矣由來蟻聚豕突之
寇利于速戰我持久以俟之則勢漸瓦解若橫

挑兇鋒與犬羊決一旦之命幸而勝士馬物故
所損實多不幸不勝國威不攝地乎蹙不知兵
者曰師老財匱訖無成功則當事者又掣肘矣
古之名將因糧于敵或募民屯田今升斗軍儲
皆仰給縣官自黔達　闕不啻萬里之遙能爲
將腹饟乎必川粵滇三省額解之需盡存留協
濟以充黔餉然後無乏　世宗朝有行之者胡
宗憲總制兩浙不用此以殲倭乎彼所擅支錢

糧蓋七省焉而不知兵者曰冐破難稽利權太
重則當事者又掣肘矣臣以爲撫黔亂者當寬
其文法專其責成而徐圖于勦撫之外別有廓
清之方畧在區區奢安小醜其何能爲不深維
永世之便宜而今日請兵明日請帑此刀促戰
彼月算餉則遼左覆轍可爲寒心臣謹條列封
疆情狀并區畫事宜以候　聖明察納幸甚
予館居白下僧道乞食者對臧獲大言汝主不

出見吾必有後悔吾非爲募化來者也不慧虛
心恐有異人交臂相失又恐爲無賴輩所誑書
七字于墻能對者延入相見數年以來無一入
敢瀾者七字云何富貴人。爲貧賤鬼。
程伊川渡涪江風浪危迫舟人皆失色伊川正
襟端坐神氣泰然既濟有樵夫問焉公是達是
舍伊川欲與言而去遠矣予謂非達非舍不過
迂濶矯鎮焉耳不然樵夫非常人也豈應巧謔

若是
後漢明帝楊后有顛狂疾醫莫能治惟內傅孟
召爲文后喜讀之狂疾頓醒是豈特枚乘七發
能令太子有起色而陳琳之檄能愈操頭瘋已
哉　此亦人假設自解或立憤手評
金主亮南侵說者以爲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而來乃柳耆卿作望江潮詞所致此說非也又
謂宋君臣南渡以後荒迷于西湖不思恢復亦

非也胡虜猾夏借此爲口失國播遷聊以遣悶
耳　主臣莫當一筆存直把[illegible]諸君痛飲一讀三嘆
贊人有識見者曰慧目可也曰具眼則未確子
意具眼即具臣具員之義雖列雙眸祇備五官
之數而已竟不知古今相延以具眼與慧目等
其故安在　具是若眼力具添
天氣晴爽雲爭月明其色蔚然而藍故杜子美
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韓子蒼詩水色天
光共蔚藍宋儒謂蔚藍乃隱語非可以義理解
穿鑿甚矣
宋學士蕭眞見御製詩謂可方沈約雖桂水日
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帝不悅將人臣
比主上恩遇漸薄嗟夫漢文帝自歎不如賈生
唐太宗親摹虞世南書法皆同朝共時有相臨
之分而嚮往乃爾矧異代之君臣有何關涉而
云爾乎陋哉宋帝之見并忌才俗腸亦不具而

蕭學士因諂獲罪不足惘也
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子謂隱字未確盍改爲
坐戰客有以絕技誇魏文帝者但低首用葛巾
角拂棋子運動局中並不用指卽改手談爲首
談亦可
筮龜皆自己精誠所結也筮瀆不告龜厭不告
易詩舉以爲戒古人齋戒衣冠澄神定慮然後
敢問吉凶今之時固無司馬季主管輅而于飲

食猥雜之際乎目者偶坐一占而四五事一卜而六七人以術爲戲已則褻侮而咎其不驗鬼神寧不懟且弄之

夢溪筆談載雷州紫厭有詛。呪。人。死者初以熟肉變生肉既以生肉變活肉凡所食牛羊雞豬悉還本形而小再呪之則漸大又呪之則復熟令人食之腹裂而死必以金帛求解訊其呪詞但云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二句已耳。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此說非也畢竟另有呪語、蓋奸宄雖輋死、誓必秘其術而不洩、折獄者非令面試以伏其辜、則人心不醒、今時私雕假印者。亦必令當堂面試。不然恐後開辯賓。且恐誣陷人者、致有覆盆也、汀州歸化縣有金。蠶。蠱。宜揃審錄案卷犯証具存秦令君爲予言之

維揚屬邑近江山間者居民獲一巨黿二十餘人舁至家不能進戶置馬廐中時已暮矣明早

齊往視、則虎蹲其上、矢石交加、兀然不去、細視之、則虎脚爲黿所噬、相持良久、衆前刺虎斃、刀斷虎脚、將欲爪分黿、一老者倡議此虎素爲民患、黿寔有功、何忍噉之、衆皆首肯、但爪分虎肉、仍舁黿放之江中、此得于傳聞者因紀之

古人謂金帶一腰今人謂之一條皆未妥莫若謂之一圍、一束、其名乃當

西江中有兩山孑峙因號大者爲大孤山小者爲小孤山後人訛孤爲姑、因塑像祠焉紀異志怪者因飾爲禍福婚媾之說種種駭聽夫塵世謊言誕論已不勝詰矧幽冥悠謬何所憑証而定其虛實哉 小孤嫁彭郎大姑原作姑衣裳

古人用材雖盜賊奴虜亦不捐棄況刑餘哉故孫臏以刖興季布以髡顯狄青以黥奮不但縲絏罪人居然爲聖壻也後世則不然微青永錮失先王用刑之初意故肉刑可施于古不可施

于今予曾有復肉刑之說特少年偏見耳書此
斜之

諭俗歌　　天啓乙丑署福清印戲作

士民雖願沈公留沈公苦楚堪啼哭縣堂隔遠
不親民緊要告示俱藏蓄。當班衙蠹掣籤呼比
名下名盡埋伏原被紛紛催出牌惡差賄延不
帶轄。代庖八旬審廿詞。安得美餘來積谷。城中
此那無一來流言人捏要加六。公文私折擅承

行縣官到底不經目前官審畢已一年招不送
看稿不錄上司未了四百宗每日催牌如火速
申詳紙贖久瓜分。新秦庫吏情忙促。試卷從來
用印鈐。合堂跪稟舊例不。積書中有九尾狐弄
得衙門如地獄梟快半是兩頭蛇我無辣手愧
孫叔指官駔驕壞聲名甲頭直堂何太毒沈公
心跡却雙清城隍誓詞須一讀豺虎縱橫五百
餘盡靠衙門資養育不勝責革任安排恐見夜

叉食人肉所以沈公初到時陡生發背憂無祿
幸得錢粮自己明。徵收解給無滲漉。從前冊籍
亂如麻日久難分石與玉半言虛謊受天誅變
作猪雞受屠戮不如及早賦歸歟束裝辭印趂
他逐心血枯乾損壽元寧可回家餐薄粥士民
且聽沈公行行後焚香對天祝吾亦爲汝禱蒼
天。早選清官來賜福。

攝融四十八答

或問衙役由來無良故稱衙蠹于偏崖異福清
者何答曰山川正氣邪氣旺氣濕氣分注于民
而成善惡郎化國亦有匪類但他邑諸惡散布
于市于郊于遠方而福清豺虎蝎蝮鴟梟羣聚
于吏書皂快以食民爲生涯以弄官爲衣鉢故
可駭可異耳

或問福清錢粮較他邑倍如拖欠其病根安在
答曰拖欠病根不專在百姓鄉紳儒學亦不專

在保家管催尤在糧戶房書手、
或問保家云何答曰郊野之民東西南北分爲六隅隅民進城納錢糧者投宿寄食處即爲保家盖保其人而即保其銀也初意望保其所欠者代輸于官流弊反保其所完者侵收于巳保家之貧難者駝用錢糧以糊口度日保家之饒裕者駝用錢糧以置產放債貧難者僱人比卯受責猶驛遞之有招募夫饒裕者多畜家僮輪

比猶驛遞之有養贍夫即按其限數多寡而摯籤笞之如木擎石痛癢不關如刀截風鋒鍔何試攝融者遇保家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管催云何答曰管納戶而催其錢糧每一人轄十餘戶即賦役冊所載機兵。是也又稱爲秧手、即皂隸亦充管催焉、管催有上下兩名官不能一一識認其面兇惡十居其五比卯時納戶不至方責保家保家不至方責管催管催又

不至則摯籤標牌拘之其不至之故有兩或欠多懼責而不至或納戶巳交銀于保家保家巳交銀于管催偷懶而不必至惟管催不到。則實寔拖欠。真真侵用。別無辯賫。然管催之奸頑誰不知之而納戶甘以國課投彼無良爲身家累何也其故亦有兩保家作弊爲管催所窺所挾。而合同瓜分則無他虞。納戶畏管催攪擾索酒求食無厭。而即以官銀餌之。省巳私費。因牐收

私票。以致課輸而簿不登。上名下名。輸流替責也。攝融者遇管催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糧書戶書云何答曰糧書大獘有四而貼浮票不與焉其一在洗。補。總數如人戶趙甲每歲該納銀九十五兩神奸洗補九字改作三字即趙甲一戶歲逋六十兩矣其一在加。添。細數如印信收票錢乙僅納銀九分五厘而比較簿上神奸加添作八兩零九分五厘矣其一在那。

移姓名據印信收票玄字二千七百四十號係孫丙納銀五兩一錢而神奸登比較簿開註李丁所納則孫丙完課者反受責而李丁逋額者反逃笞矣其一在捏。造。虛。數。或查印票但蒲黃字三千號而神奸爲周戊作弊冤開黃字四千零四號周戊納銀三兩矣至于不許貼浮票必要實填欠數以便比較此法自以爲巧機發奸胥一冷笑耳攝謝者遇糧書戶書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糧書戶書作姦但爲納戶比較計何必弄彌天之局況錢糧有保家管催分轄又有里長收入櫃中彼不經手作姦何爲答曰初時不慧亦抱此疑既而訪得此邑情狀凡納戶之狡黠者保嘗之侵收者與積胥陰相授受通同作姦或所納實八九錢而翻以一二兩收也或所納實八九色而翻以紋銀廣法收也如人吻渴不及擇水稱貸無門甘負國課積書弊久欠多計出無奈作此神姦所以天啓元二三年錢糧逋至二三萬莫可問也

或問分単之法于徵糧甚便自糧房戶房變亂成法以故近年逋欠特多子何不復舊乎答曰代庖者席不暇煖予自度能終其局乎此在巨室主持。新令擔當可也。

或問倉廒候缺者係屬官開而無事可分命各

隅催徵否答曰只完得屬官之事耳古人所謂厩長立而馬益瘦也祇多一番騷擾無絲毫益況此官去後反得藉口委咎

或問他邑皆有數千銀兩鎮庫催福淸庫如洗甚至隨徵隨解累月無半鏹存積空空緘鎖亦怪矣哉答曰攝官晝勞千案牘催科夜復憂大盜切帑不如無生今幸得濃睡到曉亦苦中之樂也

或問清弊之法云何答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之人第一須青年甲科盖世情所重者世路卽可騁也第二須清操第三須神識第四須上位相信然四者之中信上爲難不相信則催科急而以爲要火耗也。比較嚴（本見明書抹）而以爲板頭重也。影響于貪酷二字以中傷循良者。予所見多矣。故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之人

或問予所論者人于所詢者法也假令有其人矣法安施乎答曰一人自有一法不相沿襲等單父而子賤巫馬期勞逸懸矣然單父皆治元祐新法只可荆公自行他人行之故決裂耳況法立弊生經世者不輕以術告人猶刺繡家鴛鴦可看。金針不可度也。

或問錢糧之弊畧聞命矣敢問事件難完其故安在答曰在關提院司道府批一紙予侯官縣其原告趙甲盖福清人而目侯官籍也侯官因

行關于福清提犯而原告趙甲匿侯官作負嵎之虎其被告錢乙就縛而轉解則遊釜之魚也賄賂而莫拘則疑弓之鳥也無端無因平地風波而牽連孫丙則以肆其詐害有佹有隙異地勾攝而坑陷李丁則以暢其報復于是蛇蝎之差豺狼之快指張元爲章元扯周豐作周奉而民不得安飽其賄則扭生作死餓其慳則捏鬼爲人而民不得安縣官千辛萬苦拘得幾犯具批解訖未出國門而犯已賣放矣批已沉匿矣本府他邑催牌火急仍復另具文起解到彼當堂討保而原告趙甲藏匿無踪不出對理矣日久費盡或值農忙所解犯只得逃歸本縣而原告趙甲隨卽出頭催審矣催牌又復雨注罪經承吏書矣竟不知所謂原告趙甲者烏有先生乎抑實有是物乎八閩生靈無一日獲安枕皆關提之爲害也

或問緊要事件必須關提可概廢乎答曰予鄉惟人命強盜兩大獄方用關提小訟則否然亦原告同衙役潛往僱覓黨援以防拚奪人犯先偵後擒先擒住眞正人犯然後弃入縣堂役進關文將犯收監另日回文關復不似此處以關爲利以關爲戲也

或問原告初詞亦以人命強盜揑頭[illegible]能洞察乎答曰初雖不知僉牌後知爲冒籍則謊詐

已畢露矣小事卽請註銷大事卽請改批及至改批而原告泯滅無宗卷牘經年莫結凡改批本縣者必先將原告監禁于此以俟其守提則案得早結而謊狀自稀此要訣也

或問官之廉汚不齊智愚不等倘有寃抑未雪必須他邑別館互相訊鞫以糾其錯悞斯爲平明之治子言得無膠乎答曰察吏安民非[illegible]事也安民卽在察吏之中試以福清論令而賢耶

由他蜚語流言如過耳之風卽詞狀中有賄囑勢焰等語中傷循良處兀然不動則土豪官幹訟師學覇窩家等氣短矣一切詞訟悉依擬而不苛駁悉專任而不旁批可也令而不肖耶遠辨去之難以旦夕少緩而斤斤于詞訟掣肘之無是體也若疑其賢又疑其不肖爲奸頑所竄則邑中滋多事矣惟人命強盜不嫌詳愼卽但考覈爰書還當再推敲耳

或問刁民越訴最畏批本縣其說何居答曰爲令者蒞政半載則邑情曉暢如駕輕就熟其所判斷未必差謬刁民避之如狐精狗怪偏畏當境神祗而不通世故者以爲彼官判斷未能服人咸願質成于我沾沾自多此刁民所得志而竊笑也

或問上司批詞至福清而寢閣如石沉海何以令爲答曰印官問解一批有七求爲初求該房

出牌。次求快手提犯帶審。三求該房做招送稿。四求謄清送印。五求拘集犯卷起解。六求該房出發落单。七求皂快徵追紙贖。求之畧緩便拖延月餘。然七求之中。惟帶審追贖試事極難。牌出數月杳無一犯到官。票發經年絕無半鏹入庫。因此七求爰生四異。上司原批詞狀僅八犯、而本縣拘犯之牌或添出三名、或減落二名、與原狀不對、一異也。乘官忙迫不暇簡點所立之案與所申之文不對、冊書又與文書不對、二異也、或但解原告而不解被告、或但解被告而不解原告、或但解卷而不解犯、或但解犯而不解卷、三異也。奸胥又於舖中私折公文。匿藏上司批狀。不使承發房知。併不使印官得見。而以舊時所盜漏印票擅動硃筆、私自詐人在上司催牌火急、以爲年餘不報、而該縣實不與聞、四異也、

或問經承亦畏比較乎答曰不畏比較時催人代責、若欲革除催比之弊、須本縣送比時面試筆跡蓋印子字上、比時對驗筆跡相同、方是正身、庶稍知畏乎、

或問吏畏革前程乎答曰不畏已革之吏、數載後、上下司俱離任、俱係新官延平府將樂縣移關福清縣、有本縣工房吏某曠役兩年查係原籍福清逃回已久今特差役守提、福清縣行查回文、某吏果患瘋疾在家未痊、容愈即解、二邑印信移文可憑。三考前程、依舊無恙。人人如是箇箇皆然誰爲僨家而挾且首哉、

或問印如何盜答曰用印時不許稟事。此恒譚也多役圍繞以遮其目。亦未着也喫緊處在各房所送僉大套中挿入。然挿入在出私衙請後堂之頃。門子手中捧套。而奸胥乘機挿入也。破之有兩法或仍於內衙。只一吏一書。當面用印。

不許多役圍繞。一法也或佯爲不知俟其漏去而仍送案前、復閱搜摘其弊以示神明亦一法也

或問子不輕易僉牌亦有說乎答曰有三說焉此司詞狀本縣詞狀雖神君豈能盡記僉牌時必該胥送原詞、逐一與牌查對、庶有名之犯、不致踈漏無名之犯、不致牵陷況此輩奇詭怪怪借有駕空揑虛造出原奉某司某道批詞而騙

官惧僉者百姓不知見有印票拘拏即受索詐其說一也新官初任亂僉舊牌紛出擾民盖進賢冠下纔親簿書不知緩急自露精明反助奸胥奸快詐局能酌之寢之積德修名所關匪細其說二也寺租魚課等錢粮或經手徵收者本拖欠三百一十兩、而印官行牌催督顧云何以尚拖欠一百三十兩、奸胥通同舞文視儒紳如木偶名曰催牌實爲罪員罪役立一公據而侵匿一百八十兩正額苟非眞知灼見數目的確安敢茫昧混僉其說三也

或問子每以硃。筆。印。示。貼子民間又躬臨親驗其意何居答曰融邑堂遠與民居隔絕衙撞太歲指官騙每將要緊告示藏匿不[illegible]粘俟本官乘轎出衙佯以磚石壓子鹿角之上轎過仍復藏匿小民何由得知十吏一心百書合志千快同謀令融者深居官署如孤陽陷沒

子羣陰之中親貼告示萬非得已然不貼于公所、而貼于百姓門柱。有深意焉神君可默會也

或問子不輕批執照不輕給告示其意何居答曰執照者其事已經審結恐後來披俛無憑請卷末便故批與印信執照以杜後患若事未審誰是誰非不諳顛末故弗批也告示者官命令或爲地方公務或爲縉紳學校體面非一身一家之私也若人人象魏箇箇章程即日給

千紙猶未周遍故弗給也
或問子不喜聞逝倭二字、有說乎、答曰閩民以海爲田以舟爲鋤捨姓命于風濤盜賊之中以規子母幸而得濟棍徒刁詐挾告忍乎不忍乎此仁人長者所隱也
或問販米者欲給批文遠征、此亦救荒之策而予不概允者何、答曰此輩若詣楚羅、惟恐其不速往也、仍于本省鬻販、大率私自接濟海冦如

遇官兵擒獲、則以縣批爲解、幸而無恙、袖手空歸、更詣縣立案、我飈入海洋、遭逢大盜米刼去烏有也、故不輕給批文、而省下米舖專一過羅與福清爲侻亦不通之論也
或問直堂吏書作奸如何様作答曰察官所問過事情、後訟有相類者、揣摩曲直勝負而騙原被犯、此一訣也、或伴爲異調而暗則協黨張吏李書、各左袒一犯、未知誰勝、勝則所騙之贓、彼此均分此又一訣也、
或問子朔望詣城隍廟行香畢讀燒誓文而此輩猶能播弄乎、答曰閩中風俗健訟好勝、然亦無大贓使用、不過十金內外耳、人命重情贓踰百金之外、據犯人本心與其明捐八金求人囑託、寧暗費十六金倩直堂吏或甲頭或庫吏代送與官、則體面光彩、此受病之根也、以故衙蠹乘其危急而騙誘之、曰官之誓文衹粉飾以欺

人耳、如某犯刼殺事、某吏過贓若干、某犯打死兄命事、某書過贓若干、皆我所親見者、如不信問保家、保家曰然、再不信問門子、門子曰是、鄉民愚極、能自持乎、如蛛結網、暮夜蚊自投入無些過者、故誓神文不得力也
或問誓神文試一誦之我今諦聽答曰福建按察司照磨沈遴謹昭告于福清城隍之靈曰遴以愚戇下吏承乏攝篆于茲土也凡有錮蔽賴

神啓之凡有靡弱賴神振之當今人心不古百姓好說官長要錢衙役謊稱老爺托我或云此官外淸內濁或云此官初淸後濁然此可欺土民罔上位而能逃神鑒乎雖然遯生長官家雖甘澹泊愧不能與世無求至於聽訟自當求淸玉潔暮夜之金吾知免矣嗟乎邑令秩卑權重舉筆生死轉念哭笑此際稍有汚邪鬼神肯容我否思及此而名節之說小矣官之有無去留

又小矣今與神約卑職係血肉軀而神明非土木相也倘聽訟有錯悞處必神之陰隲未到如卑職食言自欺併以欺神神其殛之謹奏每朔望擇語音淸亮之吏高聲朗誦于神前卽燒入爐內使通邑盡知 官用私生不必同文

或問明民之法至誓神極矣猶不見亮則如之何答曰治怪疾者必用奇藥吾有術于此特雕城隍神小像長尺餘供于法堂拈香禮拜而後聽審以絕羣疑悠悠之口庶少緘手

或問墨吏必用狡黠者爲腹心爪牙循吏亦用機警者以備採訪子有之乎答曰閩俗與浙迥異浙之衙蠹媚官以害民閩之衙蠹朋黨以侮官此邑自吏書至皂快凡四五百名無一人願得官之驩心者如初進良心未喪間吐一公道語卽爲輿論所不容受官笞責不啻廷杖之榮荷官奬譏奚翅市撻之辱故揖融者動而掣肘

每遡爲書生時執筆行文有迎合貢諛等語今爲八閩賤吏而追繹之皆囈語也

或問人多傳舍其官子代庖者何必認眞迺爾答曰有不得不怒之勢他人作弊惟恐官知福淸人作弊惟恐官不知試枚舉焉禮房吏翁廷鍊僞寫硃票僉快手鄭安姓名于舖戸李仁處支紅燭九斤旣而翁廷鍊執票銷筭卽以自已僞票襍于官票之中希圖混冒雖卽時發覺追

償其價而設心頗奇衙役乘機流言這官白取民蠲不肯給價反要禮房賠銀怪乎不怪乎

或問福清學田約千餘畝半埆半腴皆爲土豪陰占而不敢詰有諸答曰何必福清向予在永定時縣有租百餘金原爲邑令公費者沉没已久官不敢問至于藩司公署則孝廉踞爲書院前令生祠則生員占爲己業大通橋租不輸于縣而輸于豪右闔中如此者多故予嘗謂福建

當與四川雲貴一樣設立土官而以我輩作流官可也

或問催比錢穀刑名子不喜標牌而喜立簿者何。答曰標牌則散爲千百而其權下操難以糾集。立簿則彙成咫尺而其權我握易于清查。况遣皂拘快如用狼擒虎無絲毫益不過以飛籤火票爲媒又索詐幾許靑蚨耳故予常戲云此籤此票只完得你的事不曾完得縣事亦眞實語也

或問移文立案如吏農納叅歲貢武舉給巾之類無甚關切緊要而猾書重叠混冐固已異矣予如此搜剔獨精予所未解答曰此無利可射不過欲試官昏否耳姓名同也一事兩批一人兩案不幸而敗露則嘵嘵辯云同房人不相照耳無心之悞也卽有神君默思此何利之有規避去矣幸而不覺察哄得落手則騙詐犯人將

所批所印作公據以爲官昏如是我們儘可弄權况因此而騙得印信封筒又可他用未爲失算予所以稔留神也

或問呈詞稟帖皆寫今月而不實開正二三四月何也答曰專爲將來辯賓計也夫豈惟十月可混于五月夫豈惟景泰可混于洪武卽指爲宋熙寧元祐之今月可也卽指爲唐開元天寶之今月可也卽指爲漢神爵五鳳之今月亦可

也

或問此輩開寫錢粮不結總数。何意答曰結總則有稽查。有稽查、則難作奸犯科、如精明者詰之、則曰倘後續增。難以銷筭。故不結也。

或問他署卷案蝟集手不停批予攝劇邑而晏閒如是寔挈汲臥何術致之答曰此予耕心田處也虎侯詐腹未飽賄延不到爭遇比較日久畏責通同該房很僉一牌而官不覺也比時匿

了舊牌。持出新牌。則半年未結之案。反以月日不久。而僥倖免責。官之忙。忙于此也。民之害。亦害于此也。牌換則差亦換、向時賁豬以獻豺虎止于一兩。今日需另以賂李虎、則費二金矣、此輩遇予而技窮輙干上司處覓一催牌促之意在換新牌。予但提責原差。而已。僅于舊牌上硃標再叮嚀幾句。而已。以故法堂清暇而百姓感之入骨

或問衙役狙詐貴鄉特甚何以獨推福清答曰敝鄉百姓靈極故衙役不敢肆且省會官多覺察甚嚴福清百姓愚與柔合衙蠹縱橫如入無人之境閒有窮奇大憝又與衙蠹同心併力食人矣。噫

或問予綜覈如是叢怨與謗固所甘心假令巧者反予所為亦可邀譽否答曰其怨更甚其謗滋多盖盗賊猶可情感福清衙蠹不可恩結也

此輩併此意而窺之末一着作何解法

或問盗賊窩家較他邑何如答曰福清多盗賊而又有詐害盗賊者多窩家而又有詐害窩家者無端興訟曰我被刼去衣餙若干也將案賊盡告將窩家盡板其柔者願賠其戾者上控賠者虧折而為取償之計控者憤恨而肆報復之謀紛紛提解疊疊寢閣事件所以愈不完也

或問天下之邑惟正堂方可發監乃福清則人

人士師矣甚至有斃于囹圄而邑令猶不知者何悖亂如此乎答曰上司關提人犯者不經正堂而委衙官則衙官因各立一監簿有錢者保、無錢者監、衙役因是以羅織無辜而發監、學霸因是以誣陷子民而發監、正堂之奸胥惡快因是以稟佐貳稟首領而發監、或與禁子相為表裏而收監、其白冤訴枉而呈鳴于堂者、即時查放已用過幾許錢矣、不然因安得上書也、

或問閩中孰為最苦答曰百姓最苦前生惡稔今生做福建百姓、前世業輕、今世做福建有司、故予嘗詛呪衙蠹願汝生生世世做我今日之官。報答百姓可也。

或問如是則福清與地獄等矣答曰不如。地獄有閻羅天子執法。有地藏王菩薩解罪。今茲血肉之令、能閻羅其貌乎。能菩薩其心乎。權輕則慢。慾牽則靡。縱作效風雷之振刷。總以官起見。

而不以良心陰德起見。何益哉。況地獄是是非非。福清是非、非非是。萬不如也。

或問福清和尚見縣丞不跪、但長揖、有之乎、答曰然、監生在正堂擽臂大罵有之乎、曰然因服聽審、稱老公祖、老父母、有之乎曰然公孫不避令長轎、有之乎曰然攝官燕呂大行以護送葉政府奉差至也、而七豪禁戲子勿往、有之乎曰然呂大行目擊可問也、

或問閩亦仕國也福清稱劇邑焉子何云爾乎答曰人見犀象沉檀之物、皆從閩來。遂指為善地。然皆海外物也。惟荔枝佛指柑蘭花。號三絕。清議之嚴不如豫章。人工之巧不及吳越。宦此者對予皆有煩言。歸語鄉人。咸疑宦途套話而不相信。故圖謀入閩者。踵相接也。

或問子向曾令永定矣何以復來茲土答曰善哉問、長安同藉相勸從來閩中註誤者。即畏避

閩。汝何故復往予謂惟予迺可復往耳倘前此有聽斷不明者可對予面而加唾有暮夜不謹者可鏊予篋而取償然自反無之何畏避之有

或問永定衙蠹較福清何如答曰譚宗師有言下四府之三等。俱可作上四府之案首。此以文秕論也。至于風俗人心則反是。夫衙蠹之甚不甚。亦若是則已矣。

或問福清驛書蠲子編篆即隱去有之乎粮書

沈氏日且　卷七　三十七初集

戶書日夜憂懼肥者癯皙者黑有之乎答曰然予初受事陡生發背未幾頭鬚爲白遂飄然棄官抵家兩月而陞審理矣一片苦心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世有天之君子又何可使之不知

天啓乙丑歲福建按察司降補從七品俸照磨署福清縣事沈遡自署其考祗因不昧良心。衙蠹盡皆切齒。若非獨矜苦節。巨室豈能相容。焚香聽訟法堂供城隍之神。任怨被彈昔年占浮躁之考。惟求無憾即安。晉必三黜迺快。

抄白福清鄉宦葉臺山閣下來書

昨婭壻所告詞蒙垂念拘提已獲其人付差役矣而差役至中途徑放之去盖敝邑之各役其敢於欺公亡至此乎伏望嚴究原役拘到監追便可立完而亦不虛臺下之厚意矣伏祈台裁不盡

抄白福州府蔣二尊來書

沈氏日且　卷廿　三十八初集

征塵劫劫不得與世丈快談讀尊集千古隻眼發覆多矣頃自鎮東抵長樂途中忽有邀入飯肆者詢之知惠中火竟令與輿皂同室覯携具者一傔丐乃傭保也大似嗟來之狀弟故拒之然不可不聞于台臺希爲一訪恃愛爾爾唯崇炤

此二事怪甚恐聞者不信特錄其來札爲証據以見縣役之橫一切有司獲罪于鄉紳上司而

猶不自覺者觸此可瞿然矣

申督學道譚 諱昌言

河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遜爲簡舉枉法儒童以遵憲禁以謹職守事竊惟 朝廷設立提調官員下不敢侵上猶上不得侵下也以故由縣送府由府送道各省皆然今卑職忝司永定縣印于一千有奇名儒童中陸續收取五百五十五名不爲少矣本府榮任方新未洞舊蔽獎賞今

據府案所錄有縣冊無名縣試無卷者九名鄭明鳳林周易鄭際昌謝皇猷賴文俊蕭鳴鳳鄭臣輯盧譚拔李應泰是也有已經縣試未經縣取者三名張聚奎饒承瑄盧喬春是也有縣試袖卷而出未嘗續取軍餡熊突然收錄仍復代考敗露今未除名者二名孔律時壬天佐是也今奉府票盧喬春改名盧轉亨盧譚拔改名盧傳元且諭吊取原卷夫業已頂買頂賣何原卷之有職雖鄉科不才未敢與聞提調職守貽後人唾罵寧解綬去官斷不補卷補印以玷官箴謹將枉法儒童姓名開後以絕邪竇爲此具禀

復申譚學道公文

爲去僞童以存真童足冊數以備遴選事憲臺持正秉公下吏何敢煩瀆但卑職所簡舉作弊儒童十四名蒙本府已查革十三名矣卑職雖蕪陋乎然縣案前列者猶豐遺珠不惟虛憲臺

作人造士之念而永定額數比他縣獨缺不平之鳴將叢詬于卑職矣謹遵憲諭不敢增溢額外亦不敢減損額內仍以孤寒真才十一名祿足原冊額數卑職昨已申請本府印卷准附名冊末以備憲臺慧目覽收庶幾事體畫一他縣不得比例紛更永定不致泣玉叢怨爲此具禀此時卽欲飄然掛官幸遇譚公同先生端人也不允府請而悉憑縣案故誼無可去苟祿者又

半年焉

祭永定前任令何辰麓文（諱瓊）天啓辛酉作

遜與公桑梓一脉先後司官公溘然長逝已二十二年所矣遜承乏茲邑初聞有林烈女餓死與公家嗣子被劫矐目二冤事甫入境而西拔嶺以風雷示異旋撰文餙扁旌之貞魂慰矣夏秋禾谷兩孜雲黃歳美父老莫未曾有夫所謂調燮。陰。陽。若。不。過。洩。幽。憤。以。快。輿。情。而。已。論至

此則良有司之調燮與政府不異直廣狹焉耳今春淫雨遍山邑之恒未幾氷雹損苗大風拔木遜自揣無咎以速天譴非公之怨毒憤盈必不至是史遷有云甘棠且思况其人乎隷卒之賤剽官于旅襯之餘罄其貲砂其裔而群爲之諱宦遊者其懼矣秦眞虎狼之國哉雖然天下公論。半出于學校。而永定公論。全出于廉民。所以使遜得悉此事之顛末者非他人乃廉民也。廉民頌令官之德。因追傷前令之冤。三代直道詎泯于人心哉。遜表章烈女與民同好治公家之仇與民同惡卽不敢自謂民之父母而調燮永定者意在茲乎公而有知釋憾此邦相其稽事畀以有年不第慰遜亦所以酬民也

申院道府揭帖竟以賄脫置之不問

禀爲元惡久漏今當速剪事原任知縣何瓊由選貢浙江杭州府富陽縣人與卑職同鄉萬曆

三十年三月病故于永定與襯而歸泉快温殞智等以護喪爲名中途劫槓悉掠其貲仍矐其厥嗣雙目使爲廢人以杜告訟通邑共傷共冤而久漏網者鋑神庇之也然何知縣怨氣不伸陰魂不散每于署中作祟卑職已撰文祀之捨群冤于犴狴矣非仗憲斧專轟擊未快人心茲除惡敢徐君茂辣廷爵何材宗不開外謹將元惡姓名列後

計開

温積智　戴　貞　廖　才　鄭至董

廖　清　廖至亮　廖國恩　、于証李汝亮

以上計八犯

汀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遊爲政蹟事甲職視棄官如棄敝屣視造福如造浮圖捴之知命安命付毀譽于度外耳筮仕頗有殺孔殺產之謡今幸日久相信邑士民咸悅謹將二月十九起至

九月廿九止所行政蹟據實敷陳以備觀風者之督察倘片語虛誑明神殛之

計開

、表章烈女

烈女林靜壹姑西坡嶺人年十四富豪陳伸謀爲媳以重賄要其父母陳伸聚麀瀆倫其子陳上遜烝嫡劉氏巷衆昭然通邑所醜靜壹姑絶粒七日而死此萬曆乙巳歲事陳背雄性惡埋没烈女幽光者已十六年矣庚申二月遊至而舉人賴維嶽等生員盧日就林際春等公呈鳴寃甲職先以朱漆金字扁旌之題曰慧烈超凡鼓吹旌旌賁相望于巖谷而邑中頗知節義兹將捐俸建祠先爲文以紀之有林烈女祠堂記刊行

、剪除寇賊

先時邑中苦盗每一夜而四五驚甲職初至而

將盗生積賊羅矛俸等六犯審得賊証俱眞申文發配無辜釋放者十餘人失主乃廖榮等也又將積盗黄滿黄細二犯審得賊証俱眞申文發配失主乃生員張鳳翩也邑中從此臥得安枕士民舉手加額既而王政和賊黨百餘以所積狗神壇認金三百兩貴緣求脫甲職思漂官浄乏袖持未決而盗復横矣布商廖汝庄白晝被刼深山無援竟不知孰爲賊也甲職密偵得

眞賊趙四滿范元章范子春等三犯併獲贓布一十三疋到縣擬徒申道其所扳無辜鄭姓者審明釋放盜復稍戢

一釐剔衙蠹

自吳知縣旣陞衙外市棍冒充書手者甚衆卑職初至卽時查驗前官所給印帖責革詹可敬賴近尊等一十八人又續革詐財害民快手廖宗等二十餘人又續革捕皂捕快鄭富張文[illegible]

兆等二十餘人衙門稍稍嚴肅

一賑助貧士

行文儒學公舉貧士又自加採訪斟酌得三十三人自捐俸薪馬價等銀周之游弘新等各助二兩賴恩錫等各助一兩皆面封面給不容代領

一整葺宮牆

學宮自建邑以來隨修隨圮卑職所因者雖前官未竟之緒而帑空如洗募諸民民無應者以孔孟三字不如佛老二氏之動民也卑職捐俸助逸外所餘無幾茲委曲設處佐以罰鍰新宮巋然環橋驩悅劾勞督工者書手丘一英民快張以福鄭祿

一汰革官價

官價以下奉上原不爲泰卑職豈欲矯情于譽但小民費于官者有限而衙役乘機狐假者無

限今米薪肉菜等廿切悉照民間時價紋銀平買平賣不用硃票先付價後買物而銀色縣紋民心快悅負販者熙攘爭售凡土木工匠等價亦悉與民間同領價者當堂面兌面給

一優卹勇裔

永定開邑于成化間至嘉靖末年兩經寇敵義民許恒信林棻等十餘人戰亡從此久懷褒元之懼士氣怯懦卑職捜其苗裔給優卹銀五兩

以倡勇敢方承平無事時預爲未然之慮一旦
有急方可用也

、施濟藥石

夏至先一日候屬純陽不當雨而雨正繁露萠
所謂妖雨也甲職抱疫厲之憂捐銀五兩命醫
官歐陽世穆于上杭買藥料製飲片丸散以濟
貧民之病者已而時疾小作貧民頼以救治邑
中德之

、清浄囹圄

邑僻而奸縱捕官捕役與積歇堂役相助爲虐
往往無故擅監平民恐嚇詐財而印官蒙蔽不
聞其相沿久矣甲職訪知痛革此獘獄中舊設
一局乃禁子與重辟牢頭困苦輕犯以嚇財者
甲職躬履其所立刻毀之仍設一鑼置獄中使
受害者擊鑼聲冤囚犯收放皆有監票非重情
不監候捕官不得擅監

、完聚仳離

愚民闕辛養之妻徐氏爲符呪所害甲職擬徒
申文使得完聚愚民楊丙生之妻王氏爲貧棍
楊志文拐賣龍巖王侍御任生員家甲職捐俸
九兩移書張令贖回還之使得完聚惟愚民張
元瑞之妻蕭氏爲訪吏徐州貴所奪甲職提出
蕭氏命元瑞領回而元瑞懼禍不敢領則甲職
未如之何矣

、條陳度牒

永定小邑也近例捜納度牒以佐邊餉永定祗
龍歸萬壽等寺三僧共該銀十二兩然必欲解
此僧于千里之外始至府既至省路費須多禮
房需索刁難于愁萬若僧人寧死不顧往甲職
申文藩司但解銀至省請給免僧人跋渉千里
迷外藩司果成人之美邑民德之

、代輸削免

當今財匱已極不惟裁減役人工食也部文且抑削正途優免矣幸永定科貢出身者少正途無多幾人卑職曲處代輸約銀二十六七兩稍存　朝廷待士之禮士論謬許其識體

、公平訊鞫

縣官總紙贖則偏護原告羨生詞則黨護學覇與土豪卑職絕無此想惟據理剖斷曲直就事論事絕無成心邑民咸服其公

、收養遺貧

何謂遺貧各邑孤貧冒濫月糧以致清查裁革定限名數每一貧物故方許頂補如是則候缺者何清難俟當轉索于枯魚之肆矣卑職私自收養不支糧銀令初收跛疾𤸇瘓等數人

、詳慎誣關

閩俗包攬越訴只須附鋪兵傳達則人未出縣境而詞已准于府矣跡未至府門而詞已准于道矣層累而上以司制道以院壓司光棍告善良盜賊告失主行關提究困民于千里之外此八閩之通局也卑職稔苦此事擇其近似者應之太甚者停之漳棍陳偉自齋臬司告批海澄關于上永二縣提犯幾三十餘皆無辜且無因也卑職將偉痛責三十監候申解守道押還海澄訖廣東潮州府亦來關富民吳子高等希圖子卧賣放卑職亦屏斥之又積賊蔡希素揑名

嚴仁光告失主林大波于臬司批福府提卑職亦屏斥之

、俸膳獄徒

重辟有月糧養命而未配徒囚獨無以故徒往有餓死於囹圄者貧也非病也卑職自買米付禁子擇其貧而無家屬送飯者養之從此獄無病故者矣

、繕治橋途

修建永濟迎恩政平等橋民不病涉修整北城樓以防盜賊道不拾遺士庶懽悅皆覺官盧五昌役滿吏張奇猷効力督工者也

、清釐站務

凡夫價一切當堂面給俱紋銀足數止應實夫嚴禁折乾永定與廣東接界驛遞疲困甲職痛加裁革兵科尹上疏閩廣之間勘合牌票濫行畏東路官覺察皆走西路然則西路官可不加

之意乎蓋指遞也

、嚴禁首領

此輩擅受民詞皆與堂上書快猫鼠同眠以蒙蔽印官今訪得惡快鄭以貴贓証俱確問徒申詳五里之民懽若更生

南贑軍門周應秋獎語周君原欲劾遞因本省按臺鄭諱宗周者移書致遞云不依細觀其人其才大可用也遂改爲奬此本府推官寇諱從化密與遞言者寇亦君子人也

明同照乘之珠才捷吹毛之劍陽煦萬井秋肅一庭

福建軍門商周祚劾語商公浙江紹興人明知遞賢無力薦之只得從府所開而劾語反似薦語情亦可原

自負才名全憑性氣事體頗能擔荷不難府怨以任勞施爲或致乖張未免拂人以從欲謗讟盈街官箴掃地此一臣者所當照浮躁例改教者也大計時本府知府姚同知熊各有揭帖至

部遂降壹級補令職

既補臬幕月餘通申院司文

爲懇恩乞休以全晚節事遞直憩見黜叨補令官祇資格所限乙科無經世之權貧緣不工賢者絕仕貧之路舊例回散降官每借書差名色回藉以遁素餐之羞然與其留此一線纏綿贈蹬于宦途不如直截痛快徑自浩歸之爲便也況今水土不服強淹于此受人凌辱士氣何在

欲賦靖節之辭適奏維摩之疾懇恩垂憫賜與乞休罷職歸去以遂冥鴻之願以慰正丘之懷銘戴弗淺

夢中所得財寶醒來烏有虛者不可執爲實生時所得財寶死去烏有實者不可還于虛也

積德處可以修名亦可以損名敗德處可以損名亦可以修名修名處可以積德亦可以敗德損名處可以敗德亦可以積德知其解者誰乎

莊生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非眞人不能爲此語

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有晝必有夜有人必有鬼倘無鬼之說者其心跡曖昧不可使鬼知鬼覺故云無也無鬼則無地獄無地獄則惡人死去豈不逍遥故以此說自寬耳不然五經皆言祭祀孔子亦云鬼神何必佛老二氏始悉其情狀哉

唐高宗太子弘爲武曌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號義宗駱賓王討武檄何故漏遺此欵元兇莫大于弑逆豈文人之思未暇及耶大凡露布檄文須有擒拿如老吏判案手不可帶經生氣

避諱者但當避目前不當避及于古如漢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卞莊爲卞嚴之類非也至于文帝諱恒因以恒山爲常山假

令祭告五岳本致虔也而翻改易其名神享之乎故曰山川都邑不以名也此賈生之諷也

天妃廟在在有之此海神也姓林氏福建人永樂七年正月遣中官鄭和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金陵之儀鳳門祀之其原號乃宋靈惠夫人也恐腐儒悞認爲邪神效狄梁公燬淫祠而賈禍焉特紀之

沈氏日旦初集卷七畢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冬

閩中荔支通譜序

夫物各有止魚止鰣菜止蓴菓止荔極矣是數者東南異味天所以私知味之人也而予鄉頗有憎棄蓴者安知閩粵巴蜀間人人喜啖荔哉是人以命酸故躬逢異味如同嚼蠟不使雋永

譬病夫食蜜衆競云甘彼獨稱苦庸非命乎然蘇學士誇江瑤柱之美謂雖齊素人不覺口角流涎此說是否以予揣之食而不知其味者尚不乏人必無不食而反知其味者閩中人日用而不知知之而嘆未曾有者秖從他人齒頰得之盖耳之于聽非口之于味也四方人宦于閩者居非其地或至非其時有啖有不啖啖者有喜有不喜而所啖之荔有美有不美所喜啖荔之人其詩文有嫺有不嫺以故上下千載譜寥寥曾不盈寸迺耳食之徒不識方紅江綠為何物亦附會其美形諸詩歌則譜且充棟此猶盲者譽花聾者賞笛十八娘有知不復作笑莫美人哉予舊嘗令汀其下邑接壤漳者荔樹稀如辰星至建延邵三郡其民老死曾未覩見鮮荔何況屬厭而四方人遇閩人輒云此貴鄉仙品也閩中人未經啖荔者輒妄受四方之諛而不

慙亦大可異哉嗟乎斤斤一荔自妖妃郵置後以口腹貽累而土著者色驕風聞者舌妬總涉有我實則燕趙蘋果吳越楊梅皆遠出荔下嚮蕆益懸矣此不易之評也雖然月中蹕度千有餘里仙桂托根幾何而自下望者但云月桂巳耳未嘗支離分屬荔為天下菓為人間菓非爾家菓爾郡菓豈閩所得私且阿乎荔譜刱自宋蔡君謨至我明徐美公廣之鄧道協增益之

蒐羅大備然皆閩人使不知味者得借爲口實予也東西南北之人論至公也若云鄭瑗而僑因護之予則焉能

千頃齋集序

予昔嘗取道溫陵峯帷遥睇則紫帽諸峯秀麗如畫曰快哉人文之盛孕毓此乎既而思斤斤拈帖之技簪紳之榮于三立何當意必有五文鴻碩傑出其間而屈指按之泉郡脩詞家標幟

者自李龍湖外諸作者英多蔚起更僕莫罄較他郡才特雄其白眉數子中而流寓者爲黃明立先生先生溫陵望族秩介兩廂六館間宦于南都卽家焉以老蓋二十年所矣巳巳歲予因鄧參軍道協獲交先生鄧邇福之詩人予先生爲年家子于不慧則芳隣也先生久慕予而傾蓋愛敬各恨相見晚其所著千頃集詩文凡十餘萬言沉深溫厚出之有源探之誠不易測展矣叔度之家風汪洋而未有涯也集中代者十之三按晉侯絕秦書代自呂相張方平諫用兵書代自蘇軾夫然則代亦何傷東山之詩周公以元聖位冢宰不難爲歸士代思婦代先生又何靳藻釆不以翰墨結施捨緣乎且獨不咏屈原傳乎原爲楚懷造憲令卽代之義也放廢不用詞無所寄而作離騷良亦苦矣說者謂詩文應酬詞頭多譽而少直且乏性靈卽先生亦謙

謙自道予曰不然毀者宇宙之殺氣也譽者宇宙之生機也諛墓所獲視薦剡幾何而以矯彈墨之怒罵庶生機長而殺氣默消亦文人調燮之一助也仲尼大聖自云如有所譽何況先生先生弁髦簪紳荃蹄括帖毫楮爲耒耜帙爲田畹畏予之高隱眞溫陵之遺賢嗟乎蘇司業自傷遭時不淑以幸識元紫芝爲生平快事予于先生亦云

漢書劉向傳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傷之也亦幸其不及見而早卒也向與周堪同受恭顯譖而下獄得不死亦幸矣十年不遷豈足道哉向非貪富貴者依依不去僥倖元成之一悟與屈平同一苦心朱雲卜王氏之必篡而病不呼醫猶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梅福訟王章之冤一旦棄妻子去九江亦可哀也哉夫爲人主者何故使忠臣至此極也

王莽只一味假謙恭此外絕無所長漢兵至且迫矣猶然向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學孔子口語比于初篡時學周公模樣皆蠢且迂之徵也特以元成哀平四昏主連綿在位更值海內豪傑缺乏卽助逆諸臣如杜欽谷永張禹輩庸劣有餘雄詐不足莽之崛起在此徒也如是之易豈非天哉三國人物十倍于新漢獻之駑下不殊于元成哀平而猶能以空名延數十年者孫氏父子兄弟力也有吳則蜀不孤立吳蜀合則操有所憚而不敢遽卽帝位吾觀篡叛較之操不于其身于其子然幸以考終莽踐祚十八載始斃漸臺董卓無一朝南面之樂燃臍三日夜不休非巧拙之殊所遇時勢異耳

苕中三諸生于試卷中漫用無聊二字爲文宗所黜偶演傳奇扮優人臧倉登場是生嘲臧姓

友曰始祖耶始祖耶臧應聲曰臧倉是無聊者是生恚極不能復答蓋吳中諺以去勢爲無聊故也此謔巧而頗毒

昔人謂蘇長公文章似戰國人有縱橫氣此追而上之也予謂子貢雖春秋時人然觀其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機鋒作用適出蘇張上蓋戰國人文之祖也孟荀文章確是戰國的派但除去仁義良心等字雜諸儀衍中絕無分別董

仲舒王通文章添些格致誠正等話雜宋儒集中亦絕無分別。

黿有極大者週圍通計之可十餘丈試割其肉以繩懸之則徐徐墜地幾盡所存于繩者祇一綫耳在將絕未絕間人乍見驚訝則從地上徐徐收起復繫于繩依然如故視原肉不减分毫此事大異粵紳萬孟郁所言也記之

李賀每旦出乘欵段從小奚奴背錦囊遇有所

得即書投囊中恐其遺忘也此與王仲任墻牖悉置刀筆其意頗同奚囊錦囊之說昉此然但可加諸作詩者至于資斧路費亦用之則左傳垂橐之義也溺其旨矣長吉七歲名動京師韓昌黎皇甫湜賓奇之連騎造門與之並轡而歸所賦高軒過一篇乃援筆立就者妬之者以爲鬼才此即韓公贊語中所云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踰其虛幻者是也可見憐才者即褒奚

詞頭亦嘗點檢恐旁人借爲口實賀父名晉後舉進士或謗其不避家諱韓公又著辨諱篇爲其解嘲甚矣庸俗之忌才也比醜婦妬美人等無有二

劉先主盛德人也觀其不忍取荊州雖失策然一片仁心可敬可愛劉禹錫詩業復五銖錢似狹小之生兒不象賢似恥笑之凄凉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似戲謔之矣且長篡賊之風短英雄

之氣非體也語意還該回護繞是

李肇國史補謂韓退之登華山嶺險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得下夫作書必携帶筆墨傳書必携帶僕從尚有翼之而行者何至于哭且訣耶文公直寄意焉位高身危退轉無計猶墨翟之泣染絲阮藉之慟歧路非眞也然文公又載諦詩以實其事故人益信之而不疑

予以一金簪綰髮原重三星至七年後剋去四分袖踰數月翻視其裏則聚垢一撮非絮非綿非塵非垢卽袖中布帛磨盪而成者所謂漸也故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匪朝夕所致法界猶褡袖然元氣日以薄財求日以耗末如何矣

杜子美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詩未報恩波知死聽古人絕不以死字爲諱今人却不敢用用之亦未必妥

或問習氣何故難免予曰絕類離群者豪傑也豪傑卽綠林綠巾亦有其人倚墻傍壁者衆人也衆人卽科目宰官不能自脫故云習氣耳先有習間後有習心既有習心因有習氣或問豪傑無論試言其尋常者尋常秀才如何習氣曰高等生不肯與下等生會文竟不知解元汪鳴鸞曾考四等會元許獬頻考三等百計經營惟在一館有館之後不在館中此尋常秀才習氣也尋常儒童如何習氣曰臨考對鏡拔鬚求妻質珥平時絕不讀書罵異途爲奴才官見先達非股栗無措卽出言無狀此尋常儒童習氣也尋常公子如何習氣曰自負門第耳食譚文不曰先祖先父則曰家叔家兄與貧士會秘誓不沓費一錢受名士巧詆寘然罔覺此尋常公子習氣也尋常任子如何習氣曰異常之謙異常之吝厭讀正史喜看閒書此尋常任子習氣也

尋常例監如何習氣曰謂文章無憑道關節可鬻好結黨生事而穿其藍衫慣舞文災木而刻其胡說此尋常例監習氣也人當以豪傑自待而快予言不當以尋常自局而憾吾語

或問對客陳說本出眞心實語乃語未竟而客以他詞亂之其故何也予曰有三病焉因是客心粗氣浮不沉潛審聽故因是客自已說謊疑汝亦是說謊故因是客世味太深忽其人并忽

其言故
爲楊易爲墨難楊近于詭激而其機順墨近于痴迷而其勢逆楊氏眼冷可以寡過墨氏腸熱必至叢怨楊者猖之濫觴墨者狂之流弊也指爲異端彼亦不得不受而心情見解猶有一種淵窅處不若後之入口闖楊墨以自附于孔孟者又墮入異類而不啻異端矣

稱謂有可到者呼秀才爲相公呼隱士爲徵君

呼優婆塞優婆夷爲菩薩是也稱謂有必不可到者呼六部胥史爲大爺是也大爺者邑令也

本朝非甲科貢士正途不授此官

萬曆壬午乙酉間士大夫居鄉者三品京堂以上輿皂臧獲輩方稱老爺即陳敬亭公善非不方伯也而老爹自若也今州縣佐領家居亦僭稱老爺矣㓜聞耆宿云曩時三品京堂公子方稱大爺臺省部屬落臬公子但稱大叔我[illegible]

時已冒濫大爺矣今則不然市販之兒隸卒之裔無不大爺也者和尚既可稱老爺則和尚妻亦可稱奶奶和尚子亦可稱大爺矣有是哉

王安石欲以李定爲監察御史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此猶宰相意也乾淳間帝欲賜謝廓然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林光朝不肯承旨繳還錄黄一道則以人臣抗人主毋迺已甚乎說者多之謂此舉過江後所未有予謂此舉過江後

臣強君弱之漸寔基于此縱使除目不當光朝當白諸宰輔諫諸言路以寢其事非中書舍人所得專擅也即不然或密奏焉使外廷不知亦厚道也而居然繳進亦横矣哉同一反汗與杜衍封還内詔不同蓋所關係大小異也後之人臣事孱主者孟浪舉動不可便負節氣我于主上既可沽直名則主上于我亦可傳能容之名也上下相蒙不殆不已

祿山陷長安、王維扈駕不及。爲賊所得。按維有輞川別業、其家頗富、富人情性、當倉皇迫切時、必須位置區處、不若杜少陵蕭然無累也、賊平後、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維亦與焉。幸肅宗憐才、出諸獄、遷太子中允。不然無噍類矣。後之臣子遭時不淑者。但忙走隻身可也。

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吾取五物屬之、騶虞屬仁、不食生履生也、獬豸屬義、能觸邪也、(缺)獺屬禮、

祭獸魚也、鴻鵠屬智、高飛遠繒弋也、雞屬信、遇丑午則啼也、五物所長、人皆不及、而反曰此偏致之品也、中庸接踵子當世矣(鷄亦有五德可以人不如鷄)

吾杭有佛總甲、盖聯絡僧俗間以作善事者、嘗讚蓮池大師能前知未來事、誇爲神奇、予曰此特定中之慧、非修行之驗也、予在胄監時讀書淨雲庵已半載矣、庵後廢圃、可畝半餘、一夕心動、謂藏獲曰、速持燭燎遍照、則草莽中果隱隱一賊蹲焉、驚賊竄去、又少時至婦家留飲、忽失去銀鑲杯二隻、遍覓無踪、予指佛堂前磁爐曰、莫非匿此中否、索之果獲、又一日書房中心動、盖不探潘寡姐已月餘矣、至而與言近日藏獲沈高、負逋頗多、必來稱貸、貸必十金、姐宴須慎、且累子區處也、姐大駭、答曰、彼昨日實來貸我十金、吾許以明日應其求、今當卻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蓮池而神奇也、予亦神奇乎

佛總甲又問定能生慧固矣、然諸凡修行者皆習靜、皆趺坐、何獨蓮池能前知乎、予曰黃河本濁、澄之不清、淮泗原清、淆之不濁、蓮池所得力者、本來根器、非後來修行也、年未三十、即免諸生而皈三寶、誰有此大勇乎

文臣無尺寸功而襲金吾者、不可勝數、托言運籌、借名善後、冐濫寔甚、有大功而謗議叢生者、招忌故也、功名之士、又不屑以賄通也、以故遂

濠賞格凡內官軍官領兵者皆封侯而王新建
但以伯爵終並無議及公侯者或曰文臣例不
得封公侯誠意其證據哉、予曰不然帶礪之盟
從汗馬生、從拓土生、是以謀臣如良平、不得封
王、誠意猶是已、然　洪武初年伯爵僅二品、後
與公侯俱列一品、則新建既可以伯、寧不可侯
且公和況文成規自戡亂、不專以謀顯、非青田
所得例者、存是說以待後之廉想者采焉、

子年未遇花甲所見巡撫受奇禍者為吳善言、
為党馨為趙可懷、為徐可求、萬曆壬午江陵張
政府議減兵餉吳公撫浙奉行太驟士卒鼓譟
昇至營中欲效留都先年射雞黃侍郎故事、其
後党公撫寧夏亦以減餉故激變、臠其屍為肉
泥、趙公撫楚適值楚府宗室搆譏與王為仇趙
不緩言調劑立刻隕命于堂、徐公撫蜀蜀亂苗
兵陽以萬人助義而陰鉄額三千意在胃破錢

穀賞賚也、徐必欲核實遂譁而前、碎屍萬段此
四公者、皆蹊刻迫急乏寬然有餘之度、蓋自速
禍焉、而國威國體所傷多矣、然胷中尚有所執
因有所迷未必盡出于壘也、近時有畀自肅王
應豸之事、更可太息、紀此覆轍為後車之鑒
集句詩起于晉傅咸、不起于王安石、凡人資鈍
而心堅者乃能旁摭成韻比造篇更難爽快人
豈耐煩為此

花有取義于禽者、雞冠鴨脚是、卉有取義于飛
走者、虎刺鳳尾是、菜有取義于毛鱗者、鹿角龍
鬚是、境有取義于獸者、羊腸熊耳是、
蓄[illegible]圖亭乃趣事也念及于後裔之不肖
而料其必不能守則索然（恐不達）無味生退悔心求田
問舍、强算持籌乃俗腸也雖子孫甚無賴而役
從不休窮日夜以經營而無變計何也向于高
明者徃而即返、向于汙下者入而不出也、

凡死牛死狗不因病而驟斃者如人中惡或食毒草毒物或偶感陰陽戾氣其遍身血肉臟腑必有一二受毒受戾處命塞人食之輙死以故食死牛死狗之人有死有不死也愛食敗肉者若以予言爲迂賜使自裁

陶歌菴太史與人札云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視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此說非是我輩知交契誼散處方隅豈能作買舟訪戴事幸有

許借之便補官入覲之便得聚首長安此塵勞中一大快也山水亦然遊貲遊伴豈窮措大所能辦所能期必籍居官資其僕馬腳力以縱目于登臨亦軼掌中一大快也居官而復戒遊則官念未化原非遊品遊料若人即不遊亦得

人于郵舍再宿而去不覺感慨依戀有不忍遽別之意此爲情乎抑爲著乎然亦指精絜解宇言耳頗堀杇棟急去爲快猶如見俗物厭客口

亟亟留而神不屬矣人情于別離閒全以愛憎起見不但有情之血肉爲然即無情之土木亦然哉雀經舊巢而噪燕過故壘而喃鳥亦然哉何況人類也

韋蘇州送官人入道詩公主與妝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膾炙人口然宜有病夫區區珠翠所值幾何不以贈別同儕必令公主妝去已酸極矣況角冠而君王看戴則寵未衰也肯棄置

之使作步虛聲耶雖云詩不可泥此病却須一針不如項斯詩玲瓏委宛

古跡因人而得名如灌嬰井澹臺墓之類不可勝數惟帝王園陵經兵火後無復存者三代漢唐宋皆然不必專痛夫徽欽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此非的確語也孔曰父父子子左曰王帛子女則男之稱爲某子猶女之稱爲某氏而各以姓冠之者也至于單言子則觀

面相對不必更贅以姓是卽爾汝之義謂之輕褻亦可而顧云美稱乎王安石呼呂惠卿爲福建子亦美稱乎

古人愛花皆愛其能長久者也梅可半月餘菊可一月餘蓮可三月餘否則色之艷麗者無踰牡丹香之郁烈者無踰桂而愛者絕少夫豈特朋貴耐久卽花亦然矣

孔子周流天下不專在行道與得君亦欲廣收

門弟子爲用世之具耳譬醫師入山採藥預備藥籠中物然後可以攻疾以故七十二賢豈盡魯産子路爲卞人子貢子夏子晳子羔爲衛人子游爲吳人子張子正爲陳人季坎樊須子里爲齊人司馬牛爲宋人漆雕開曹卹秦冉爲蔡人公孫龍任不齊子丕爲楚人子南子徒爲秦人子期爲晉人不一其處盖孔子遷蔡三歲而始得弟子三人如是其難也則孔子終身所經之國其國之賢善才能瞭若指掌矣其國之利病興除又因其國之人而洞悉之矣假令孔子得志令七十子布滿列國如神針所刺沉痾立起朞月可三年成豈足道哉而說者云卽不用世吾徒自足以相樂天壤間安得此酸語流入兒童耳邊傳爲老學究衣鉢耶夫醫人讀方書滿腹聚藥料充棟而病家不使按脉調劑此爲最鬱之事有何快樂而云樂也此等話但可加

竹林稽阮輩非所以慰孔門師弟也子年魔見一棒打殺

屈原詞臣非謀臣也倘其爲謀臣乎必養晦以待時武關之誘秘耶栢耶之歌尚有可以自見何至預沉汨羅爲亦功名節義中人非文章中人也倘其爲文人乎退而著書足以自樂何至煩冤之極蹈彭咸故轍爲意者逆知頃襄之不足輔望絕而然歟若非上官大夫靳尚輩子載

後安知有騷則源之〓一死勝他人百生矣

古人生長富貴而抱韜畧者信陵君擅才華者陳思王俱以不得于兄遭讒抑欝而死假令二子者陰懷不軌倘其緒餘足以有國有天下顧耻不爲也自不得不出于死之一途嗟乎食租衣稅者尚以韜畧才華銷折其福又况享科名而躍冶者安得不數奇也

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三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予廣其義當其爲隱亦弗臣也如嚴光之類當其爲將亦弗臣也如推轂專閫者不受君命之類

舉至細之倪者曰一星論其極微也今夫星麗于天者不知其若何方隅自下視之則無幾耳人自以所見爲分量天下事何者不然星其顯者也試卽傳奇一節觀之出甍師手筆定有一

講書課文關目出吏胥手筆定有一拷訊鞫獄關目出山人手筆定有〓吟詩唱和關目皆詭巳起見也

庶人婚姻假士服以行之諸侯將繼統先以士服入見天子一借之成禮一借之鳴謙然則士服在可上可下間卽今時儒巾靑圓領是也

春秋載鼷鼠食郊牛角一巳異矣而至于再夫牛未用于郊猶生動之物也鼷鼠焉能食其角哉今據目前所見牛角盡完未有爲他物所戕

者獨魯郊牛遭此厄哉不免郊而免牛何歟閟宮詩說者以爲美僖公也此時已有楅衡之制而鼠食牛角頗成公七年正月事殊不可曉

曆有自相矛盾者旣云上朔日不會客作樂又云是日宜嫁娶夫嫁娶豈有不會客作樂者乎可笑也

舜造漆器諫者十人禹稷契皐陶伯益必無一人與者其所諫之詞史臣亦不傳何也愚夫難

與慮始假令羲皇時已有漆器舜驟華之進諫
者非他臣即此十人也
百姓費百金朝廷未得其半官府費百金百姓
未得其半此猶勢分隔絕使然至于婚嫁之禮
父母費百金子女未得其半則兩京風俗虛奢
與他省郡迥異也北京行聘者兩人擡一鵞南
京行聘者兩人擡兩鵞豈獨鶴乘軒可異哉
命名者我也受名者物也然名無定執即呼先

生爲徒呼門人爲師亦可也呼姐爲弟呼妹爲
兄亦可也師徒姐妹兄弟易名而命之即易名
而受之有知故也有情故也無知無情者不然
名木以石名馬以牛不受也即以木名木以馬
名馬仍不受也不受而施者窮矣
輔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此正德年間
事前此俱奪情奪情非張江陵所剏也特此典
久曠而復典則與論駭異況張恃權而橫人不

得不借此爲口實以剪忌迂儒不諳掌故特揭
之魏璫時有以奪情規崔呈秀而援引江陵者頗贅呈秀[illegible]
王毛仲嫁女天子命宰相以下悉詣其第意在
羅致宋璟盖寵異之也夫毛仲閹人豈奉刑之
先已弄瓦耶及嫁則毛仲已有年矣乃知古帝
王所寵婦寺屬使令者多不專在色也
燒字吳人讀作梢閩人讀作少蘇子瞻蜀人也
其海棠詩更燒高燭照紅粧則從吳音其徙歧

[illegible]

亭詩盡放青青沒燒痕則從閩音殊不可曉
京師士大夫死于病者少死于醫者多世間善
男子欲作佛事者慎擇良醫厚聘至京廣施救
濟作福無量但不當徇情面憑薦譽認庸醫爲
良醫翻致藥殺人耳鎮江乃天下醫派之宗試
詢道路衆口咸云其良醫也三人之言同則匪
情而匪薦譽矣良醫居鄉每歲所獲以百金千
金計豈區區數十金可延致數千里外乎更可

異者太醫院官不知湯頭丸片爲何物糜費祿食至尊壽考者絶少雖天數使然而人事亦未脩也

子服景伯權臣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鬻權之謂也景伯而果知子路之冤則直陳于季孫可也不必對夫子發不平之鳴矣子以命折之卽以天折王孫賈之意同迂儒錯認景伯是正人以爲一片熱腸竟不知世情浮游語耳夫子勘

破宵小態狀微以冷語相侵不惡而嚴矣

淘砂澄金此小人之能也而君子有不及者掄才衡士輙多遺珠非認砂作金卽疑金爲砂此李杜所以不由科目而劉蕡終身不遇也

幼不遜長無述仲尼何取于原壤而與之交而以故人稱也夷俟以戲孔子看孔子作何應法呼之爲賊以杖叩脛總戲之也不然孔子生平待人從來無此峻厲而壤無一語酬答安意受之又未聞蹶然起謝何也揣壤意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儒家亦有是說安見己之倨耶孤畢身而伏以俟傲者庸知其非抑耶但貌涉不恭不可令二三子見故切責之耳若謂壤宗老氏之敎則又不然老氏守雌守黑標訓示人且以驕志傲色戒吾夫子夷俟豈其擬哉

爲友人作鑪銘

荀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聊寄

博山于几案設

代鄭按臺疏稿　天啓元年稱建永定作

爲直陳當今急要以祈　英主速斷速行事臣累閱邊報憤激之衷久欲披瀝自念奉　命按閩路遥難以遽達卽有芻蕘末議仰賫　天聽恐臣所言者在　朝諸臣已先言之祇滋贅耳昨偶讀宋相文天祥傳有元兵入汀四字夫汀乃閩極南之郡尚不能免則　神京密邇遼陽

皇上能旦夕安乎臣今不敢迂詞取厭謹據
臆直陳　皇上試垂聽焉夫慈事不以謀勝而
以力角此前車之覆轍也然當今不患無謀患
無用謀之人耳言路雖通賢路未闢譬沉疴危
在頃刻而庸醫不揣不退雖有神醫耻來問疾
忠臣義士徒抱敵愾之念何益哉臣今有六策
可實見諸施行者爲　皇上陳之第一策各直
省更置武科分爲三則一韜畧科一膂力科一

技藝科陳腐套策一切不用郡邑不拘多寡務
期得人本處撫按面給路費若干起送至　京
備用唐武科亦分數等郭子儀以膂力科起家
後靖唐亂封汾陽王第二策選將最急于行伍
中萬人選千千人選百百人選十十人選一角
智角勇智勇合者爲大將分者爲偏裨宋之狄
青岳飛皆奮跡行伍謚武襄武穆第三策封爵
最急能復開原者卽以開原侯之能復瀋陽者

卽以瀋陽侯之使其世守勿予事後爽信可也
雲南黔國在我　朝爲已試之成效矣第四策
文法宜寬無識之夫議論苛刻掣勞臣之肘灰
志士之心英杰潛藏而不肯試有竪于經畧熊
廷弼也古來周公東征樂羊伐中山皆以三年
計今廷弼尚未滿兩年也嫉而去之全遼盡失
參肉豈足食乎第五策軍機宜秘而我所欲行
者露章傳宣偵候不嚴而虜所已行者事後方

覺此目前勝負之大關也馬邑之謀洩而王恢
喪師渭水之伏成而李靖奏績卽使廣武君之
策得行淮陰侯已蚤有備豈被擒乎第六策擇
言而聽遴選有識有學諫臣六員。或八員。隨政
府入閣議事。謀斷相資。不使群喙爭鳴。以熒惑
主聽。唐貞觀間諫臣隨宰相入閣議事。此太宗
所以興也。臣六策雖不敢比于六出之奇然皆
當今切要急務望　皇上獨斷而速行之臣更

有望焉誅戮者實禍也官爵者虛名也當此殆
哉岌岌之時　皇上欲海內才智之英舍身爲
國受其實禍而猶吝惜此虛名副使陞叅政
都司陞叅將循資拘格能得人死力乎伏望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當有不次之擢也可　皇
上召見　皇祖神宗靜攝深宮章奏遲發竟不
知曩時天下猶太寧也假令　皇祖而在閫遼
陽失守必翻然改圖取法　世宗矣伏望　皇

上重賞嚴罰寬臣下之小疵決　宗社之大計
雷厲風馳取法　世宗肅皇帝英斷以恢復遼
陽臣不勝激切懸望之至

上葉臺山相公請啓　天啓乙丑春作

伏以調鼎奇猷佐三朝之鴻業擎天巨力奠八
極于安瀾惟間氣篤生偉人實上帝賚茲良弼
恭惟大師相大柱國元老閣下量廣休容謙隆
吐握玉融毓秀耆英宋氏潞公福洞鍾靈孝友

周家張仲德威暢　人主聲靈者千萬里出處
關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似茲北斗仰瞻未許東
山穩臥遜章句小儒風塵下吏願奏笙簧于籩
豆之側獲覲耿光于社稷之臣謹詹是月日敬
列匏尊肅迎袞舄乍欽龍象之範稍遂芹私渥
聆金玉之音可勝燕喜伏祈賁然寵臨曷任欣
忭踴躍之至謹啓

募助童年兄傳啓　萬曆戊午冬作

謹啓童養所年兄自壬子彈射以後羈愁三年
値長安桂玉之秋家徒四壁旁觀猶且惻念同
籍寧不動情摘微文而遭顯黜之條。是蹊田奪
牛之紛也。攻會榜而借鄉試爲兆。其設網離鴻
之誤乎。茲者是非漸白朝紳共嘆其寃恢復有
機我輩宜周其乏諸年丈天飛在即廷召有期
減旅舍之一觴作福無量萃行廚之餘瀾沐惠
彌弘政如應龍之興風雲不過救時之急而甘

雨之潤枯稿遂爲當厄之施羨起熱腸定來羊
舌之泣克敦雅道寧貽李絳之譏多寡惟命所
揃弟不勝祈懇之至

于氏義田記　萬曆丙辰年作

當今通患在生齒繁而財求不阜非獨魯也乃
魯尤苦歲祲詩不云乎自今以始歲其有方君
臣胥樂時岌岌乎年穀足慮則天靳降康自昔
然矣今　皇帝御極四十有四年而魯大饑登

青萊三郡父子兄弟夫婦相食　欽命發倉粟
十六萬帑金十三萬賑之而道殣猶相望焉則
東方司牧之臣平時所脩備謂何矣子過汶習
聞其邑有衛幕于誠齋公者爲富而仁且俠也
割腴産千畝以贍族遞于氏義田其他義房義
塚義橋義船之類種種私竊計大凶之年每有
不凶之家豈虛語乎已而聞于氏宗人艱食如
故異之則其田已瓜分矣蓋援公初願實欲積

貯以給宗人之貧者使沾溉于無窮後不竟其
志草結此局非本懷也而公仗義之芳聲反緣
此顯予因思豢狙者不朝四而朝七狙悅更何
如哉然難爲繼也而欲自完則不得不爾何也
盛世禁人爲非而季世不容人爲善世豈無富
埒陶白而捐半菽于于姓如剜其肉者乎假令
媿且忌而流言中傷不曰沽名則曰避役當事
者不察重徵發以困辱之是敦睦之苦心翻成

門戶之隱禍爲善者懼矣幸有成美之賢令相
繼表章而公之義問愈顯雖然范文正舍其宅
而黌之至今在也尋其所爲義田輒湮滅無考
者何蓋田有專屬黌無專屬無專屬故能久也
而名則並傳不朽于氏義田之設日久滋蠹不
待智者始卜而其名與汶邑相終始所厚于風
俗人心者多矣嗟乎藩祿耗于玉牒之紛雖司
農束由措手何況于氏君子嘉其意可耳使宰

汶者而通是意也汶民幸甚使轄魯者而通是
意也魯民亦幸甚何憂乎財匱何虞乎歲祲何
藉乎廟堂之賑貸于氏義田安知非吾儕不龜
手藥乎而吾以望今之有位者

觀察使葛公鑄泉局遺澤碑　天啓元年代閩中巡撫作

今天下財賂蓑耗十倍曩時不第司農計殫而
[illegible]守一方者若不能爲無米之炊惟侍潤時君
子觀變以通其所窮我　昭代定鼎以來野窮

于生齒之繁　朝窮于邊防之棘而所在開局
鑄錢實昉周官九府遺意然予聞之漢初吳鄧
氏錢布天下而私鑄者始有厲禁今非有強藩
變倖蠹蝕其間而錢法梗塞者何輕重出入之
際計臣失平而錢上壅也猾胥漏實而錢中飽
也奸民扞網而錢下侵也遞行遞格幾至于不
可問非不可問也自非具眞實心勇于任怨者
則莫敢問非介然絜已毫無染指者則莫能問

以故錢法之敝八閩尤甚漳泉濱大海當洪濤
巨浸中鼓枻爲爐人入泉府在在寶源建延諸
郡又以宋元舊錢私相貿易而莆閩者問乎不
問乎迹按之若民與官爭利實則民爲政而上
無操焉由來燕齊吳楚秦趙問錢法縱有梗塞
不至如是最梗塞者惟閩獨也今　上元年百
度更始奉　旨起鑄當事者曙于所以輙空文
應耳觀察使葛公御憲莅閩既督鹺政兼署錢

法簡才賢佐領以綱紀其事而人心肅然整齊
乃復定爲令甲酌出入於帑者以三七兼搭酌
予奪於市者以新陳互換物價調而商無虧也
平準確而秤無畸也銖兩定而式無低昂也委
官乇之署則鳩工以嘗之匠作苦熱則池亭以休
之奸盜伏慝則崇墉以守之其胃且混以自羅
三尺者皆攝公之廉直而無敢逞不踰時而省
會而郡邑而市廛而村墟金錢灌輸行如流水

誰寔絜巳任慾相時而通其窮者非葛公哉剏當建酋遠訌紅夷近熾之時微餉募兵應接不暇而公以眞實心作實際事他如責海之令區畫有方濬河之法經營不倦而猶以公餘之暇爲斯文指南成群羔鴈執經而問字者趾相接也予無從窺公之才與識而竊其所兼又竊其所暇壹似有夙根慧性者宦轍所至尸祝無斁士民指爲功德而公遜謝曰吾以修職業也夥

異乎違道干譽者矣公河工將竣而鑱法告成閭中士民謀所以不朽公者而乞言于予勒之項珉亦就事紀事未嘗溢美而公之遺福于閭者寧直此哉

張僧繇閻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是一幅不能鏤諸板以傳也縱係眞蹟亦云五百年而神去況兵燹爲祟乎至于字推鍾王智永著祗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于遺像間觀想非覿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逖矣典謨精義絲毫不失徹古今遍夷夏片時著作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子瞻兄邁迨過子由兒遲适遠更無一人以詩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終三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廉耻壞則衣食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趙州所謂且吃茶未必即是宗語明茶之一道亦自不易也予無王濛之阨而道聽塗說猶能言之斟酌所聞附諸簡冊亦山居人所實受用處也

初採

採茶須及時候太早則味薄太遲則味郁以穀雨前五日為率後五日次之其色青翠者勝其濤藍白者佳黃黑紅昏皆惡道也玉茗氷濤不第消煩渴令人神爽慧開

收藏

以精新錫鑄成壜約藏拾觔輕輕築實以箬襯緊復將箬及紙數重密壜口仍用錫蓋封緘切勿臨風近火將小礶陸續零取應用庶不洩

氣

火候

煮茶火候為先爐火通紅茶瓢始上如黑炭未然即以瓢閣上則炭氣透入于湯其味甚惡扇起要輕疾待有聲稍稍重疾斯文武候也文過則水性柔而香不觸發武過則火性烈而味不恬愉皆非茶家三昧如蝦眼蟹眼魚眼連珠俱屬萌湯直至湧沸如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方為純熟候沸稍定投入更妙

投法

投茶按四季天時寒煖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復以湯注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

飲法

飲茶以客少為貴客衆則喧喧則雅趣索矣雖然竹林之侶瀛洲之朋多多益善

品泉

茶為水骨水為茶神大率茶酒二事全得力于水也山頂泉清而輕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洌土中泉淡而白江水次之井水最下矣梅雨味亦甘和雪水雖清然性陰寒脾胃不宜多沁

器具

柔苧翁銀瓢煮茶謂過于侈易之以磁旋即敗

壞愚意朱門華屋宜銀山居草堂宜錫但忌銅
鐵耳

盞甌

白者爲上飲前飲後俱用細麻布拭之其他俱
不相宜如磁甌曾經貯飯者皆用貯茶不惟味
減而膻膩之氣噴鼻細意人自能體認

貯水

水甕須置陰庭中覆以紗帛使承星露之氣則

與源頭活水不異假令壓以水石封以紙箬縣
于日下則機滯而氣閉水則腐矣吸茗之趣在
茶鮮水靈茶失其鮮水失其靈則趣不超矣

雜則失真

茶自有真香真色真味倘以甜醎等物併鮮菓
入之便失其真盖茶酒中斷不容雜一他物唐
宋人加以龍團鳳餅名目殊可笑也

變則勿用

最初青翠收藏不如法一變而綠再變而黃三
變而黑四變而白食之寒胃甚至成積

三要

造時要精藏時要燥泡時要潔精燥潔茶之妙
竅盡矣書齋清供此爲第一

祭太傅兵部尚書忠肅于公文　萬曆壬子冬作

嗚呼公毓秀扶輿起家經術功垂社稷殁爲明
神　某等公之鄉人也請與公言鄉可乎予聞之

人生于情即鬼神不能無情會館之設聯鄉情
也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邀公之靈額顏忠肅
出自　上命則吾杭所獨也故事幾闈放榜士
大夫各雄其梓里之得雋者孰多以爲快而燕
諸館如詩人所云飲食教誨之者盖先達之體
也自賓興來未之或廢亦他郡皆然夫豈惟杭
而吾杭更不可廢何也海內之有浙浙之有杭
如衣之有領袖而杭之有公文經武緯擴吏安

夏綽乎憲萬而有餘如射者之有鵠人爭儀之蓋公非杭之人。而天下後世之人也。天下後世之人皆知師尊公而杭之人當始進之日不得從先達後一瞻廟貌邮然如有所失故有共舉之莫敢廢也而廢之自壬子始一時都人士相驚詫曰人情豈相遠哉昔李、絳以僅一同榜之誼、千古傳爲口實、况在同鄉相沿之舊、廢之也何名已而董鄉會者曰邇未力不能舉以縉紳

鮮少故嗟乎多士自致青雲而醵金張宴爲桑梓累豈予儕之罪也夫按　穆宗時吾杭同朝者七侍御焉而茅公瓚高公儀張公瀚相繼踐發於都哉盛事今何如耶如辰星之麗天熹微欲盡而丁未庚戌又何寥寥也豈氣數之厄公亦無如之何耶嗟乎公之精忠能挽大物于既傾而不能熾斯文于將替貞魂義魄能令　先帝悔禍皇天鑒憐而不能以賢書仕籍之昌微默請于司命而振起其頹無是理也癸丑之春風不遠儻後如丁未庚戌乎安知乙卯不復如壬子乎廢公會者廢會舘之漸也速後進即所以翼先賢也此不可使罔子他郡而予與公在鄉言鄉不敢不告公而有知其牖我乎嘗自辛丑巳丑丁丑而邇之乙丑吾杭成進士者十人公而以在天之靈爲桑梓造命雲蒸龍變凡所欲爲者何所不得而于以燕其鄉之孝廉曾不

足道矣茲因縉紳鮮少之説而廣之且布其情于公而非責其禮也壬子董鄉會者爲誰盖水部吳大山云、

壽卓母陸太夫人六十序　萬曆甲寅春作

陸太夫人者予友卓去病先生母也今上元望後三日母春秋甲子一週同籍兄弟登堂奉觴而屬予修酌者之辭予曰夫世之鍾異質以生者其受福必遐契之卵稷之拇尚矣下而爲聃

爲鸞子孕育頗奇是猶玉之有璞金之有鑛砂
之有床視其母可知其子而惟人不然閨秀難
徵視其子而母可知也予無從知太夫人之賢
而視去病大雅邁俗有高士風予無從知太夫
人之淑而視去病溫然春融飲人以和予無從
知太夫人之慧而視去病賦性穎敏藻思勃發
凡此皆去病所受質于母者也質異則福遐松
栢貞四序而長久無壞者無他質殊于凡卉也

故但就人子而論揚名顯親非去病所獨而不
靜風寧眉壽用介則去病所邀天者似厚若就
母身而縷指之則有母德有母材有母儀而合
之則曰母質食其報而享之則曰母福夫去病
非以詩通籍者乎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是
有母質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是無母福也而
僖公以壽母侈魯頌惟側室成風稱焉雖然予
與去病皆側室子而側室子之有母質者在漢
爲孝文帝無母福者在唐爲李宸妃太夫人質
異而福遐可謂兼之矣我　國家大和清淑之
氣偏注于江沱小星自　二祖而外飛龍之位
側室子居多下逮王公侯伯卿大夫出側室者
什之六七名世耆耄出側室者又更僕莫數也
且　當今太皇太后不起家嬪御乎未轉瞬而
壽屆古稀再覃恩矣計去病大廷獨對在丙辰
之春而太夫人膺　紫誥試霞衣在丙辰之冬

此時有　聖天子之綸褒在安用同籍兄弟之
視詞爲然其祥實兆自今日而預以母質母福
之說爲太夫人祝云

奠錢塘楊自邇父母封君文　代同年友作

嗚呼子有令善則歸諸親以故　聖天子褒寵
卓異輒追崇其先如子官何况桃李顧忘之耶
遊門而不邇發祥之自猶之乎不得其門也承
教而不探貽穀之源猶之乎未領其教也某等

遊門承敎而遡發祥之自探貽穀之源孰有如
太封翁之令善者哉髫齡蚤秀射策掇科太
封翁之以經術貽也召杜兩邑多所平反太封
翁之以撫字貽也察淵覩火戴盆獲伸太封翁
之以神明貽也麼鹿懸魚四知一介太封翁之
以清廉貽也爰書旁午頃刻立斷太封翁之以
敏捷貽也倡議愷切遇事擔當太封翁之以果
決貽也禮士如賓意念常下太封翁之以謙光

貽也蓋雲間隔虎林一衣帶水民情士俗不詎
而自宜已不啻烹鮮游刃之便而貽穀有太封
翁在則師門之澤皆翁所宛矣虎林士民相與
謳思憂想于去後而不忍釋者皆翁所結矣而
虎林人未嘗習翁政如耳孫之憶遠祖摹音容
于遺像之中而一一參對于父母以庶幾其有
合也翁不爵而貴不齒而壽雖亢宗忻有托哉
而總不如享大年者更無憾于造物也況吾師
業已列諫垣爲朝廷作耳目則太封翁之澤行
將大宪于天下太封翁之思又將上結于當宁
不獨虎林人與及門之士而已也而忽焉長逝
予于太封翁痛惜傷悼豈有既哉

祭郡守沈純菴仲子文　代社友譚青湖作

嗚呼夫古人于知己鞭且忻執況其後昆哉先
生予知己也予生也晚後先生四十年所而産
于楚先生知予也蚤甫十齡而拔之童稺之中

以冠州士先生何自識之真人倫雅鑒哉已而
于困于章縫者十有餘年舉孝廉而徃返長安
者又六七年所而先生已懸車垂老矣予數從
武林人問先生動定邇來步履矍鑠乎曰矍鑠
哉精神悅康乎曰悅康哉諸公子克紹乎曰克
紹哉居無何予成進士令檇李隔武林一衣帶
水得望見先生于函杖間當時所以進予而剪
拂之者其光景宛如也又無何而謫居于杭杭

乃子膽舊謫之地主爵者以之優遷客之賢者
而予因是得朝于先生而夕于先生之諸公子
也先生有五子昔殤其二而去冬仲子亦復即
世歲時伏臘其何以為情耶風寧而木則不靜
反其常矣嗚呼痛哉子寡兄弟每壎篪其臭味
不啻手足而仲子為知己之後昆以故不弟先
生抱西河之戚而予亦頗覺有萊萸之感也雖
然何歲不殞星而南極老人自若也萬卉改柯

易葉于冰霜之下而大椿壽且摯自若也然則
先生之大年當不自古稀止而予以此慰先生
并以為仲子慰若就俗情論之則亦屬缺陷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甲子科福建擬程

聖人無道外之教以尊經也夫詩書禮習聞則
易忽而作輟又離常也子雅言有旨哉且學者
未尋語默之宗而教者先嚴雅俗之辨世有擬
一家言以傾聽者可暫而不可以為常若乃垂

世之旨出自先王即聖訓不能易也子何以有
雅言哉常道隱矣心不提醒則迷而不悟邪說
熾矣言無証據則信而轉疑然非有新奇可喜
處也試觀詩書執禮有一之不雅者乎詩以溫
而雅子言思依詩使誦詩者自得其溫雅之趣
而已書以莊而雅子言治依書使讀書者自領
其莊雅之體而已禮以詳而雅子言執依禮使
守禮者自受其詳雅之益而已子自言所學在

易而不以概及門終日言而不離三者以三者
終日味之而不厭也世運改而先民之經德何
時可改子不過為先民羽翼焉耳子自言所志
在春秋而不以責吾黨終身言而不外三者以
三者終身由之而不盡也俗學變而羣蒙之彝
教何人敢變子不過為群蒙醒豁焉耳夫人何
處不狃習忽而偏于窮經則艷異惟精義未窺
故巧托于糟粕之棄而子言言還雅庶有用之

文章、不至晦蝕夫人何事不牽成說而獨于傳經遂厭常、惟表章無力故陰竄于俶詭之譚、而予言言崇雅、使生平之刪定、炳若日星、二三子側聞明經之訓、而猶有背馳于詩書禮者于所以欲無言也、

初學滴山房杜

祭金覲垣侍御文　　萬曆甲寅作

嗚呼士有不囿于俗而發憤爲桑梓吐氣者眞人傑也其先生之謂歟我國家言路挫折至世廟而極而未始不伸何者英主立斷于俄頃非杖卽戍甚則誅故黃髮大臣望見言官惴惴然如烏雀之遇鷹鸇懼不免也言路縱橫至今上而極而未始不屈何者言官習知明主有容言之量而藻飾直詞爲將來諛墓者作誌料卽呫嗶家猶厭覩而欲明主不寢閣乎試以昔之謗謗者生今之世有黜黜焉耳先生黜人所不肯黜遂言人所不敢言寒蟬鳴鳳與時屈伸

舉朝士所心怵而目側者彈射自我令懦者汗其重發而需者悔其發之不先先生眞人傑哉蓋當是時士大夫門戶方起慮無不雄秦而雌浙不盡芟浙士不止也而擎秦之戎首者傾浙之長厚君子也實掩其不備焉已而黨援漸散朝紳稍安非先生之功而誰麇獐跳蹶于草澤田文操鑄制之而有餘虎而翼者漏于焚林之外不能攻也而先生首拗大難之端亦雄矣哉吾嘗謂東南之士有識無膽西北之士有膽無識而識膽合者惟浙人間有之試以先生而追吾浙三大功臣猶長庚之佐三曜于科名復何愧哉然先生所幸者遇明主之能容所不幸者不遇英主之立斷所不幸而幸者直氣振于朝野浙士依以揚聲卓然爲言官儀的使得大寃其用豎立豈有涯哉而令已矣嗚呼痛哉半岳摧峯中河墮月或明主所欲言未可知也而我

輩言之徵與令嗣有同升之雅不及此有子如
是夫復何憾而終以不獲大年爲先生惜豈名
者造物之所忌而特靳之壽歟

致曾道長書　天啓癸亥長安作

其苦癖之姿既嘗抱慚于獨迂僻之性又屢見
憎于人慚者益慚萍踪與世漸遠憎者逾憎浮
[illegible][illegible]哉日親但草木無知葵心猶且傾日豈精
誠所感杜魄能不結御其荷蒽臺虛心采物降

節停驂溲溺寧堪狄籠爨焦遽蒙蔡鑑徒以苟
營雞肋遂至困滯燕臺開口誰親然明之貌既
寢折腰爾補督郵之氣方雄特稔羈愁真成潦
倒茲遣小兒南還肅候台居附將下悃生涯汗
漫愧身名空贅于宦途流寓蕭條幸父子沾仁
于棨戟臨楮不勝翹戴瞻戀之至

就地滾來猶覺倣受人欺處不爲癡此黃茂才
述所見壁上語也不知何人所題亦頗有味特
識之

或問人可以勝天地否予答曰日當食不食人
之勝乎天也強弩射潮江水爲東人之勝乎地
也

稱神者云六丁六甲稱數者云六壬夫十干皆
五行變化何獨丁甲壬當權用事而乙丙戊己
庚辛癸俱[illegible][illegible]也

自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篡叛弒逆其橫

暴不如秦而取天下之詭反不及秦不但偏安
已也細繹之則唐太宗之光朗正大亦不在漢
高帝下至于宋太祖強勉爲忠厚故享國長久
而無辛勤勞勩且多陰謀其子孫亡國之慘甚
于前代理數亦宜然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八畢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春

林初文先生全集序

夫士以詩文自見非世道之幸也意有所欝不得遂願借詩文以豁之煩寃而憤懣故離騷幾出楚社郎壚左徒豈願有身後名耶不試故藝仲尼愴然有餘恫焉學者但知春秋之作由于

詩亡竟不知周亦從此亡也孔屈闕周楚運祚假令當時能究其用何至泣麟沉江爲腷哉儒生之見以文人概賈誼以詩酒畧陶潛也予嘗謂才士如列僊俱盜天地之氣俱爲造物所不容故僊有刼而士有魔　本朝才士解大紳高季廸李龍湖受禍皆慘更有林初文者建言負痛幽憂以殞顧三子皆乘時表竪末路坎壈而初文當孝廉時已逮獄矣予讀其詩文悽惋悲壯頗多言外之感其登黃鶴樓詩自云千載之下誰復有吊我者乎身不用世矣而僅望知己之一吊當世莫能必于以與諸來世其詞良苦然安知千載下皆楚楚鬚丈夫不蛾眉其貌哉先生之志可哀也已夫士生盛際惟恐人不知生叔季惟恐人知武侯亦以韜藏不容爲崔徐所知竟不獲永其天年自有道者觀臥龍亦蛇足矣先生塊壘寔甚從來無澆之者且獨不見

夫鳳鳥乎羽玄黃焉音雝喈焉百鳥飛鳴環跱其旁爲忌乎爲仰乎物則然矣而人不能㣲高翔千仞之上必不獲免夫人與鳳非同類猶妓不相容娟均是人也我獨以才士稱庸愚肯甘之乎詩文薄技也尚有羅詔獄者況上書陳言以立功自期許乎我無意當世衆猶側目而一旦以熱腸苦口強瀆于悠悠忽忽者之前將禍不旋踵蓋此悠悠忽忽者視君父不啻路人視

他人之急其君父者眞吾仇敵也遇仇敵而不下石有是哉初文忠義之性亦知鄙夫情態如是險且毒乎是以專心富貴者誓不褋一功名之想而饞意功名者先巳得罪于富貴之人夫富貴之人寔繁有徒功名之士百不得一爲其數不勝而又以骯髒之氣出之其患詎衲鑿不入已哉列仙所以逃匿者全在于能忍辱才士欲自赴於功名之會反不能受富貴人籠絡有

死而已耳王元美先生述　本朝三大功臣績最偉然皆乘危亂時崛起者賈長沙痛哭孝文朝則舉朝迂之不異桓侯之笑扁鵲由此推之靖節自放于詩酒豈眞忘世哉于以是爲初文廣即以是爲初文之集序

鬼神食氣曰歆夫闤闠而處者何突不黔何釜不甞氣所爊蒸鬼神無不之也孰禁之使不甞而禪家有餓鬼之說則是陰有所制如監齋使者之類趙家酒肉非錢家魂魄可攫取者乎若然則先王制禮即令子孫每食必祭其先亦不費之惠也何必四孟二至有常期乎得非以近于瀆且非以明民故耶

以劉瑾之兇逆傾心于康海以宸濠之悖叛傾心于李夢陽詎重其才名耶不過收人望耳然則負才名者豈獨蔡邕受董卓累李白受永王璘累已乎今世無謙恭下士如王莽者亦天所

以厚我輩也

魯哀公于孔子漢文帝于賈生讚不啻口竟莫能用孔子智而料其必不用故轍環以老賈生愚而與其或見用遂謫官以死譬閱市中物把玩不釋手者豈售主哉廼貶駁未幾旋捐價鬻去矣人主用賢亦然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夫曲阜乃生孔之邑豈七百

載前已呈露旺氣而周公謙覺其異耶
身後名固有道者所不羨然以草木同腐之人
大言藏拙則與聖訓相左孔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名以賓實名泯則實隳矣故古人
于名教名理名法名義等處一切冠之以名見
名非虛幻而不當避也
潁州與國有三程先生祠盖因顥頤而追崇其
父珦也按蘇老泉洵原係布衣中大儒故無愧

三蘇之號珦非其倫也予嘗謂唐有封君皇帝
曰高曰睿今宋亦有封君大儒矣噫
、好謀而成（婣親中有以此題下問者昬歸挑燈走筆以塞其意）
盖聞國之大事在戎子之所慎在戰邦萊暱都
業有成效非空談罔裨者比然孟氏竟不暱城
東甲以歸則謀猶未成也豈子之故乎抑仲由
之故乎由而徒勇鮮謀子又不當以甲與委矣
好謀而成非為他弟子言即為仲由言也書曰
詢謀僉同詩曰謀之其臧傳曰謀野則獲謀非
于所初論其同而臧且獲也即成之旨也夫人
疇不竭智殫慮石畫自多迺其好自用處愚也
非謀也好也非成也逮潰敗決裂喪元殃民其
初願曾不及此而猶恬不悔禍悻悻然委咎子
成敗之數豈非惑哉凡行軍者氣欲豪心欲小
飲水內熱先自惴也匹夫勝予先自恐也夫然
後有建瓶破竹之勢而銳焉無前予所謂臨事

而懼者近是敬勝義勝戒謹恐懼先聖危微心
法本自如是而出其緒餘以即戎何攻不破何
堅不瑕盖張皇六師別無他秘與固即在調攝
片念中矣殷武丁恭默思道鬼方是撻周西伯
小心翼翼崇密是征子自云我戰則克非誇矜
語所長寔內戰于心耳內戰者懼也說者曰三
代以下有豪傑無聖賢正謂事機旁午紛至雜
投醫奇療捲瘉有方書所不載者聖賢懼豪傑

不懼也顧有聖賢所懼而弛謀以聽命者有豪傑所不懼而創非常之原起而運謀者有聖賢謀之數十年而氣數所阨未必成者有豪傑旦夕經營謀之忽易而反成者倖成之與求成相去星淵故好謀者聖賢豪傑所共矢之慧謀而成者聖賢豪傑所共廸之吉而事前事後壹禀于懼者聖賢朝夕惺惺所獨提之心也防駛于微圖安于危謀其剩技耳心印耳懼徵耳夫謀

必因時因地因敵如針芥乳水之合方克奏功否則參术殺人更慘于天雄烏喙以故火牛伎倆必樂毅去騎刼代而田單始得志焉知彼知己寧惟百戰百勝雖不戰而勝亦可也其所謂善謀不如善斷就盈庭築舍者論非登壇專閫之說也謀出萬全鬼神避銳何用斷爲斷即包含於謀內而有餘嘗試屈指善謀者更僕莫罄姑枚舉之曳柴僞遁此欒枝之謀也無擇採懟

此莫敖之謀也作內政以寄軍實此管仲之謀也多方以罷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勞于應接此伍員之謀也如姬竊符此侯嬴之謀也委梁以懲吳絕其餉道此周亞夫之謀也荊州借蜀此魯肅之謀也聲言襲許昌驚走曹操穰圍頓解此田豐之謀也陰用朱序作反間駭散秦軍此謝安之謀也詐爲糧車暗伏死士以誘突厥而破之此裴行儉之謀也數者謀用而混施敗

不旋踵成于何有天地之殺機在謀用兵者非我圖敵則敵圖我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負國也罪與尸之辜合并交注于隻身如何不懼懼則好與明哲者共相揚確好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講求其所以致敗之故喪師之由豈得驀然自予雄也而茂無顧忌耶雖然謀之善否悉憑其事之成敗以爲案馬謖街亭之敗任寵游泳川之敗史氏云違武侯魏公節制故

此爲二相解嘲非定論也將權撓于中制兵家所大忌卽君命有不受而况相乎尹吉甫未嘗受張仲節制韓信未嘗受蕭何節制將相調和則可禀命而行則不可武侯魏公用非其才難逭失人之咎特其處心粹白爲千古所原宥衡其品殆聖賢豪傑之間乎衡亭奸水川之敗績亦猶是仲尼之使由無如孟氏何耳天與天廢人力安施禍將而天牖其衷智將而天奪其鑒

倂其謀之巧拙得失俱付之茫茫不可知之數而人力莫能措手何成否之足云惟是臨深履薄戰戰兢兢以挽回天意懼之日卽成之日矣吾故謂張皇六師在調攝片念中也

君子御小人中國御夷狄搢紳御僕隷皆不可使其絶望其望旣絶其毒必深緩急間有不及防備處將如之何

五代時有周人和凝曾夢神人授以五色筆宋范質生之夕其母亦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不獨江淹也然和范二子未聞以詩文名世則淹之才盡于奪筆亦頗受夢累矣予有說焉授筆之神未必盡出于靈慧故凝質之筆卽終于不還而筆端自若也抑淹寔自韜其才以免忌而詐爲是夢以愚世歟

是非亂于成敗詩文亂于應酬法度弛于調停流品混于情面禍患伏于忽畧心術賊于聲名

元氣剥于好盡

建文初年有朝天女戶者葢殉葬宮人父兄也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凡十二家悉爲錦衣世千戶夫

高皇帝遺詔山川因其故無改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此與漢嗣陵兎器意同殉葬豈其心哉特不及申戒耳當時齊泰黃子澄皆儒臣

皇長孫又好儒若以三良臨穴之說進必報

罷矣然則齊黃輔導之失獨咎冏兆錯已乎

史稱劉備于操座中聞雷方食失匕箸以之愚操使不防已果爾則備智何其捷耶而又云備有智而遲何也古人論事自相矛盾類如此偶飲侯大司成署中與侯言及此侯云操猾賊也備豈能愚之若覺其詐則如之何予曰備而剪此念也岌岌乎有性命之虞竹依其宇下哉

居官者種種好處以官起見者皆鄉人也以國

事民事起見者皆賢人也前輩耐煩說祇是腦草窠宿耳孔子不脫冕取瑟歌杖扣脛何不耐煩之甚耶

五倫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定之矣惟朋友稍覺活動隨人揀選而世乃有不擇交者四賊中財色氣迷之足以傷生賈禍惟酒聊可陶情而世乃有不喜飲者皆天之僇民也聚良朋飲美酒竹林諸賢與自得其得却反以任誕目之竟不知此曹當盛世未必然也與行屍走肉輩只醉只臥者不同

安家之法先要安身安身之法先要安心聖人說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之法在于安命安命之說昉于儒教此猶有討成敗酌損益之念焉不若禪門作空假終三觀爲無漏也

人當伶落時反能自立漸向于熱輙波靡不復自振非改節也初時原無骨力不過怨天尤人

矯鎮焉已耳觀人者于此細細窺測必有跡而不容處可以預先勘破何必俟其敗露耶

杜拾遺詩滿紙幽憂不直幸蜀後爲然當貴妃怙寵祿山國忠竊權時已岌岌乎身世是慮夫安得以好傻吐好音也此意從來未闡

子卿齧雪吞氈又娶胡婦說者曰其事誣也又曰內之丹心無恙外之節旄不屈不足累子卿也又曰陽結天驕尚期陰入玉關也又曰胡婦

國單于女妥之甚是足以洗明妃烏孫公主之辱皆非也匈奴自害武後漢使絡繹不絕生妻去帷武知之矣其子元以罪上官桀等叛坐法伏誅其事雖在武歸後然元之匪蘇武迹觀之矣元誅而帝念武老詢武在匈奴時所生子武因平恩侯達情贖歸其子通國爲郎不然則蘇氏絕矣罪莫大于無後武惟其爲孝子故得爲忠臣也

沈氏日旦　卷九　一三　丙集

山水也與人偕樂而忽入慶吊之苦詩文也與世無爭而轉入是非之場陰陽人道之患乘于所動有道之士杜門輟筆豈得已哉

夢尸得官古語也秦少游夢殯而葬者乃劉發之柩是歲發果首薦少游作詩賀子瞻亦次韻此兆殊不可解豈居官者人人盡尸位乎夫蓋棺之與登第吉凶懸矣而兆是相關夢囊得財亦猶是已

宀

以下原缺

也已

凡人多言者必懶作事善記者必懶讀書皆用心于外也用心于內者耳之所聞口必不說況喋喋不休耶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楊柳之生也其來舊矣而野史云隋煬帝愛柳賜以國姓曰楊何其誕也楊柳二樹而人合稱猶狐狸二畜而人並舉不知起自何年也

沈氏日旦　卷九　一八　丙集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丁卯科應天擬程

聖人仁天下之思于言志而益切焉夫聖人舍天下無所寄志也老安友信少懷直分內之常而竟莫滿其願矣嘗謂聖人一動念而必關天下者非天下之願欲獨責成于聖人而有意遂之亦聖人之願欲自不與天下相睽隔而未嘗遺之也茲因由之請而言曰丘于斯人不能離

之爲羣能外之爲志哉人之遭逢不能盡如人
意者何限矧以分藏之欲合體于片念則渾難
徧給而滲漏處恒多我之經畫不能悉愜我念
者何窮矧以局外之身思代爲設處則勢難曲
全而周到處恒少故夫勞擾之苦不可施于同
儕況老者乎世之息機寄于老者吾無以攖之
即爲安之耳傾軋之計不可施于異類況朋友
乎世之直道維于朋友吾無以誑之即爲信之

耳棄捐之悲不可施于壯夫況少者乎世之生
意覺于少者吾無以拂之即爲懷之耳非不知
天地猶憾雖造物無如人何豈我而反能調劑
耶然論志則含生之屬必各適其性命之情而
始無遺憾故吾時抱此虛願而此願無時而酬
非不知堯舜猶病雖神聖無如世何豈我而反
克補救耶然論志則夫道之行必盡納諸五五
之盛而始有餘驩故吾日匯此空懷而此懷存
日而釋論吾施爲力量未能快足于寸衷據吾
夢寐神情常自往來于寰宇此志慰而倘可見
今日之周流乎哉

皇明吳興名士銓部郎臧哭如評

不枯不浮不陳句句是志無題外假香話一
洗近世習氣之陋

閱于相國穀城山館集有晉陽男子行蓋隆慶
巳巳太原丈夫化爲女子故奇其事而歌以誌

之乃知古人相傳武都化爲女子非空譚也即
隆慶至今（今見之矣）崇禎戊辰凡甲子一週絕無女主垂
簾戎狄亂華之變則亦偶然而已豈眞陰長陽
消之說哉

使酒罵座不可便謂直氣大率齷齪之徒伴醉
以吐其藏宿之忿耳不然何灌夫之多也法言
莊語發自酩酊之後雖[illegible]理直而人以爲誑也
故令受者有所逃避

洪武間大學士宋濂謚文憲大學士王禕謚忠文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謚文貞由薦舉徵召太子少師儀智謚文簡由布衣薦舉宣德間吏部尚書郭璡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謚節愍交阯反罵賊而死由布衣薦舉　先朝用人不拘資格如是近時斤斤較量于三途亦可差之甚矣未幾科目狼狽令人汗顏

辭政府葉臺山書

某麋鹿之性偏宜豐草長林累次乞休閣者共駭想遷客掛冠即此便觸時忌竟以書差名色回藉于廿六日浩歸計自今不能長侍袞舄聆鼎論矣然無日不望潞公之復出蟄其啓沃願閣下為國自珍方書丹笈暇持流覧更不須論語半部也不腆之物聊展寸虔賜存為荷臨楮無任神馳

答政府葉臺山書

不舉道德之模已彌月矣依戀何日忘之世未有師相不休容而強項吏能自冬徂秋久淹者也且閣下接物謙也宥過寬也皆下吏所不逮居家安靜與世無爭有古賢相風格下吏又言所拂于懷而訛言蜂起不曰攝官如何言郎云相公如何說可笑也敝鄉人亦善謊然不如是之甚政欲走一卒問候師相起居顧溫諭下頒

錫以多儀慚愧無地承示命石工鐫俚句于岩。徐凝惡詩。山靈應惱。閣下豈有嗜痂癖耶。且謝且媿臨楮不勝惶悚之至

壽汀州蕭四府啓

伏以南極星明適當流火之候西池桃熟正值食瓜之期生我劬勞俾爾耆艾驩忻遍地頌禱由衷恭惟台臺文筆鍾靈香城毓秀才弘調鼎開濟媲美于鄴侯藻擅雕龍博奧追踪乎穎士

玆屆中元之月籌喜新添何期初度之辰丹繞一轉試看葛仙壇下藏書欲傳共羨武功山中眞人復出湖名綠水天開滙液薦霞觴嶺峙玉華民借璘珣供瑞獻某忻逢嶽降竊效嵩呼柰匏繫未克鳧趨將葵佗稍紓燕賀伏願岡陵晉秩台斗齊榮慶演箕疇九五福曰康曰壽齡符非笄八千歲爲春爲秋附頁輶儀統祈汪宥曷勝翹跂踴躍之至

賀座師吳侍御啓

伏以殿中執法霜飛簡上之花柱後惠文星映臺前之栢彈冠相慶顴俊舉笏共賀得人恭惟師臺冲襟與世無爭浩氣爲邦司直廿年澹致甘泉石之膏肓一旦榮懷作　朝廷之耳目海内想聞風采居然撥運陶材百司振肅威稜允矣擎天偉幹松驪正色共欽鳳采于梧桐豸黼抗章雖搦虎山之藜藿某賴庇宇下夙荷鴻施埏植先及于門牆化工彌篤于桃李爲吾黨之盟主幸在要津喜盛際之良臣原屬知己情深雀躍望切烏私無任懽忭踴躍之至

自邊東發難以來朝紳束手但以捐俸塞責而戀位不去頗蹈常衮陋態庚午春接出　聖諭朕方以潔已奉公望諸臣。而常廪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乎天言凛凛洞見邪臣肺肝豈不愧死

爲友人作鑪銘

荀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卿寄博山于几案設

高蔚子鄙吝語序

仲尼當春秋特號奢僭矣然滕薛邾莒等小國不堪供億自願退貶幾等則猶知揣量焉今然乎哉百金之家與萬金之子爭豐約于儀物間曾不少貶富者寬貧者而諷使從嗇痛恨入骨

凡此皆兵象也試觀今日輿臺之賤烹鮮擊肥誰非肉食者哉見士厭藜藿糲以爲鄙且吝也嵩蔚子抱救世熱腸卽以鄙吝語聽鄙吝人常言俗諺饒有至理深味盖憂孝者之不繼而針其膏盲耳今天下羞貧疾貧不安貧極矣吾武林昔氣情而茅靡日甚致特立士輕去其鄉嵩蔚子其一也嵩蔚子祖父世爲藩臬大吏清儉莫儉不若近時之墨之脊其胸中傳與頹敝捄

闡文戰失利以仕貧老也鄙吝語共一班云

豪傑不可輕易憐人。伍員憐伯嚭。夫差憐句踐。身首異處。其燭鑒哉。得意之豪傑慣欲憐人失意之豪傑慣不受人憐。其俛首受憐者。非無耻無賴之庸愚。卽操戈反噬之亂賊也。

與助教張冷石書

當今事勢非臣子擇南北之時廼士人定行藏之會也當今危地以處乙榜之鑽刺者曰吾破格焉以待甲科之磴磴者曰吾採望焉名爲用之其寔害之棄之又以授庸人之不自揣者惟幸其僨事以有辭于天下顯然明示資格之必不可破而虛望之必不可採因而乘機通賄賂遂其貪因而乘機卸担善保其位近日宦情宦套比比是矣門下自度與此輩共事能大展乎能不墮其穽乎能泯憤忮不彈劾乎能不賂權要而竟無恙乎能變易家產以充賂費乎能兵

餉奏手用人運智各各如意乎凡此皆萬不可爲者也行藏內斷于心直友之言不可數聞也今冬虜必復來墨臣必以清官抵之可爲痛哭弟此論可聞于上帝可聞于　至尊可聞于天下後世也別詩寫扇頭奉　覧教餘不磬

駱義烏靈隱寺詩捫蘿登塔遠則寺當初唐時猶有浮圖存焉今泯之矣宋考功之問以事累貶黜幸得放還夜遇異僧聆驚人警句不即時

物色而至遲明訪之晚矣末句待入天台路看佘度石橋盖諷之隱也之問與賓王交臂相失豈能從遊于石梁鴈宕間乎然賓王雖晦跡而未忘恢復之念故寺僧猶有知者集中贈末五之問詩凡二首生平賡和之友兀自不知則知人人知俱不易値也豫讓之友能識讓于漆身吞炭之時賓王之友不能識賓王于削髮逃禪之後甚哉知人難知于人尤難矣豈唐人風教

節氣遠遜戰國抑文人無骨未可因駱而概宋耶

冶城詩序

沈子曰東南山水惟建業與武林擅人視聽然西湖自南渡後始顯而燕磯鳳臺秦淮莫愁諸勝六朝以前寂如也宇內靈秀之氣結于流峙發于詩歌藉令赤壁無賦則千載下祇以戰場目之未必動憑吊之感而坡僊適致亦泯而不傳子友張石宗傑然逢掖中出其緒餘觴咏山水冶城詩其一斑也士之篤摯者材不近詩塵緣纏縛者趣不近山水又有就山水而力不能詩者則攬勝吐懷諱何容易石宗以武林人咏建業山水捨巳家珍慕他姓寶別有一番領畧處而語意清俊玲瓏居然大雅亦辭場中所罕儔者共貽詩于山併代山答詩石宗微旨要與生公點頭不異夫詩文入妙入神未易使俗流

知也庶木石或解頤乎

西湖初蓮社序 戲訪六朝體

盖聞鄧墟虞交並泯其名竹林晉賢各放于禮是古之人名可逃禮可廢而賢友必不可離也夷考其時或遠倫變或感夷氛要不過號泣鳴悲麴蘖寄傲未聞其以詩著意者琴奏自娛清言相尚庶即其詩乎當今交道弛矣士大夫講學譚禪胥有禁忌而還爲賢友累揆夫與物無

能與世無爭者惟詩耳唐制科羅俊詩爲榮梯、宋詔獄譬英詩爲櫂府、榮與櫂皆足以碍詩而心超榮櫂外者、其境可以詩、其力又不肯用于詩、孰是無所爲而爲、能聽他人之鼓舞不中輟乎、此其人洵不多得得之者有初蓮社諸子可異焉不慧流寓白門歲歸掃墓合西湖而離索山靈竊笑其迂、望南雲以興懷良朋共憫其苦茲當朱明始屆蓮葉繞放而未齊白社肇開蓮

華欲吐而有待爰建詩社名曰初蓮夫物之色香味兼者莫如蓮詞之典比賦兼者莫如詩而以供邊賓以比管絃無用之用微有合焉西湖自坡仙歿後、伶優溷雜、大減清光、酒肉號叫備諸惡趣、已六百年矣斯亦吾黨援救時也、必也濃以澹矯六橋之困方蘓俗用雅袪兩峯之神稍快、顧人忙我閒、擴以從欲、聚首時卽思掉臂借客陪主、久而漸覺衆喙後未免寒盟而諸賢

友皆非其人仲尼所樂多者近是何也繪事陋者度內原無烟霞、隱趣酬者胷中先有丘壑、自非品詣高華、才情特遠、未有不以山水爲厭、以詩爲贅者也、曰此何益之有然孰肯曰我真不愛山水、我眞不喜詩詩社一道聞有倡者不嫩廵卽止、狗情而意多、適性靈意少、比于擧業社尤難哉、夫豈獨社難而詩更難都人士急于顕名懶于好學昔時生吞活剥于何李者今復高

曾嗣續于竟陵、竟陵識敏而功疎、機靈而色瘁、倘其壽耶、所就當不止此、而學之者百醜盡呈非酸卽怪竊意鬚眉丈夫匠心鑄意應目無古人而胷中麵有竟陵亦擧世之奴且魔也中原調浮處少、骨壅處傷氣然其布局寬落韻確、卽唐人不能過也、間有句出四五十外而仍不離本韻者、唐人所不能到也竟陵纔十餘句卽假借他韻矣、反駕言韻不必拘以藏拙、以欺天下

慰矣大抵中原調已成。竟陵調未成。成則前無
作者、後無來茲、卽供奉等應亦心折、豈濟南輩
敢與肩齊乎。一時躍冶之彥、翕然鼻祖是依、有以
也。名爲步趨其風實則銷折其福况以未成才
之子弟藐已成才之先師譬市民大袖濶帶稀
網縮襪曰我時裝也、于畫像中驚見洪永朝士
冠服樸野不慚而笑亦異矣哉、吾武林習氣軟
美柔秀肖其山川認西子比西湖爲衣褒噫此

豈公侯擬嶽瀆義耶、蓋詎之也以故坡僊于西
湖雖生平精神寄焉直等諸耳目之玩不若赤
壁笋過而輒有賦也吾儕狎主湖盟濶飾蓮社
辟鄉所遊望朝雲而長揖、夢想所到挾琴操以
淺斟、寧惟西施不敢妬、而端明之神已黙縮矣、
是社也雖不廢酒肉、而戒殺生。雖不用伶優而
未始乏侑觴者。筐限于五以示儉、禮數不苛、筆
削不貸以示直、皆末俗所難也、同社者張夢珠

元徵聞子將啓祥楊政平庭梧徐楚白如珩主
昭平道堤張百常爤、及于凡七子、衆議延入者
尚多而予以犬馬齒長妄序簡端更望同調君
子擇而廣之共洗久辱之西湖所深願焉崇禎
庚午五月穀旦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書于金
山舟次

荀卿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李斯勸始皇焚書
坑儒逐客行督責等事何者是雅斯固卿之罪

人、說者因背師之徒而併罪其師、則陳相可藉
口、而陳良反無說解免矣、此等申韓刻論誰實
倡之可恨也

拜客用六幅全柬已失古人竹簡通名之意蓋
主家將命者出、仍以竹簡還客也、今儕用奏本
紙、庶民婚嫁僭用軍中旗鼓、不遜莫大于是、揭
出警世

士大夫僕從不可多畜。多一僕。則添一僕之費。

我之衣食彼者有限。彼之狐假虎威以自給其妄費者一一取償于我。則是貨利我受之。毒痛民受之。敗令名損盛德居亭主人獨受之。予每見主人居鄉恂恂自愛而狠狠臧獲作惡肩怨激怒以致訟之罪之責之民不堪命只得賄之親戚門客不敢言蠢公子又從而佐之公祖父母狗情面誰肯懲之以故一舉人化爲五舉。一進士化爲十進。每鄉會放榜小民傾耳而聽惟

恐多中名數禍及已也河南沈龍江相公鯉福建李九我相公廷機居鄉皆可爲後輩師範繇然俗有不同吳之臧獲較諸越中、鐵與綿矣分符者酌之、

鄉紳流寓他方其惡宗土著。每發假書。鈐假圖記。誣人害人。予任金陵久矣每歲一歸掃墓而里人嘖有煩言公祖父母爲所誑者不少也予倣孝廉入載曾無片牘居間卽府縣例薦童生

亦以贈弟妹之睦且貧者豈有林下死灰反作馮婦乎武林月旦不廉清議不重嘗道無所憑信揭出自白予亦因病然公祖父母自知之至今日亦當作自白

孟子既云泄柳閉門而不納又云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豈穆公初時見之不以禮其後既得見而待之又不以禮歟然穆公尊崇子思却不如是豈延攬一途亦全以門第爲隆殺乎

人有性相合而識不相及者始投而終牾夫差伍員項羽范增、皆剛狠暴鷙人也、以料事料人之明、論君不及臣遠甚、以本體論、二君皆光明一路、未可因其亡國殺身、概訾之也、

寬嚴二字不可相離相離則偏枯而失調惟外寬而內嚴細寬而鉅嚴斯得之說者謂嚴可治國不可治天下寬可治天下不可治國非也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用嚴而效積弛久玩之後

糾之以猛鄭蜀人不堪則指之曰嚴而寔非偏于嚴也試思子產之歿遺愛流譽舂不相杵孔明之歿廖立李平且泣且死豈一于嚴者哉如謂治國者必出于嚴然後可則葢公之寬幾爲亂首而淮陽卧治汲長孺何術致之世惟申韓其神者迺能黃老共迹卽敬藺之旨也秦以苛刻短祚宋以姑息覆宗秦不能善用其嚴宋不能善用其寬皆亡徵敗轍也以寬嚴分屬國與

天下者不遍之論也凡用寬用嚴者默察民情土俗何者最宜又自揣我之操術何者最便或參半用或酌量輕重用有權存焉若膠柱則戾矣

李敬業義旗初指駱賓王檄文初傳天下雷動然則敬業乃葢怨之孫賓王乃忠憤之士因其兵敗而訾之遂以知人之明歸裴行儉與世勣此千古囈語也唐宋大儒事女主者多故史臣于武曌多所回護後學不宜耳食

申生扶蘇俱庸愚迂儒人也晉不當戚則申生死秦當亡則扶蘇死何者繼世之主全視其先德競絿以矯之以晉獻之昏亂不宜復有申生暴鷙如始皇得扶蘇安靜以綏之亦故將之辟也

古人命名有不可解者棄疾霍去病猗以疾病二字安放于下而冠以棄去二字至于曾孫病

已則青宮一脈那得此不祥之諱耶

宋儒之解春秋也不誅事而誅意不責備匪彝而責備賢者獨得申韓之宗戾仲尼不爲已甚之旨

薰蕕臭味之說道其常也以變論則君子與君子牾小人與小人左卽吾所謂緣也緣之外又有權焉以君子用小人以小人容君千皆時勢使然不得不爾伐木篇爲朋友發也而歸于神

聽有旨哉

子弟資鈍而不向學者天錮之也以商以賈以農以他藝皆可小就資敏而不向學者自錮之也非懶惰即無恥無一事可爲矣父兄不知此情反號于人曰吾子弟聰明但不肯讀書耳于弟聞人贊其天資輒斤斤有喜色聞人嫌其懶惰無恥則等于聾耳之受春風過而不入亦可涕矣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本草鼈三足者爲能大寒而有毒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食之令人昏塞誤中其毒以黄耆吳藍煎湯服之立解昔有蔡謨悔讀爾雅不熟誤認蟛蜞作蟹食之幾斃然則讀書之益詎止經世已乎養生尤急矣人之負材具者曰能蓋取象于此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亦取象于此竟不知能之作用若何但據醫書主治折傷止痛化血生擣其肉及血傅之即愈道家云可辟諸厭穢死氣果爾則凡物之可治奇疾者皆可以能稱何必三足鼈乎還以是質諸蒼頡

史遷父談當武帝時留滯周南不得與封禪事竟以是發憤卒夫封禪非聖哲所尚也諸臣導主爲之清議擯焉貽譏青史談何所見之陋車塵馬足之末光傷生殞命乃最無品識者假令

終其天年筆端軒輊必詭于大道那能如子遷之確且正也班固短遷其臭味想與談合未必出于妬耶

古稱得天下之正者無踰漢高此說非是泗上亭長獨非祖龍氓庶哉予謂得天下之正者惟夏少康漢光武唐玄宗及 我太祖高皇四辟而已一殲篡賊寒浞一滅篡賊王莽一斬弑逆韋后一驅逐胡虜恢復中原此四辟之征誅與

堯舜禹之揖讓儘足相方其餘非篡弑非叛亂學者平心細意體會予言數千年相沿之師說一朝剖破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老聃對孔子亦曰請送子以言。古人贈言送言。輒敬而受之。今人不贈不送。即贈送亦不受也。吾于躁進者。嘗以命之一字相贈。于巧營者嘗以拙之一字相送。而俱不蒙受。有忽之者。有迂之者。有含

之者。竟敢不旋踵。悲夫。

舊人詩歌多有不可解者。皆因剞劂家削去註腳。後無所憑。遂強為之解。而識者相與傳疑。近世刻書者率皆財虜。甚至經傳亦妄改數字。可恨也

方言里語。才人采入詩文。即便點鐵成金。譬溝渠之水。神龍吸之下注。遂成甘雨。經史傳記。腐儒勦襲筆端。絕少變化。譬鮮菓美菜。一落腸胃。

而臭穢已不堪矣。操觚家用物取材。如明醫劑藥。談何容易

閱郭青螺先生文集。其題蕭柳堂年友遺像詩。末句云。兒女婚盟雖未誓。肯將心劍負徐君。蓋蕭為水部郎。卒時遺命以未及聘郭次女為恨。郭傷其意。因題像許以女字其子天安。此古人高誼也。郭名子章。以開府終。豫章人。庚午春日識

十二時惟亥子屬水。最為清靜。故曰夜氣。人生于寅。所謂寅恭寅亮寅格寅賓。皆敬之義也。此際欲淨理澄。即平旦之氣也。夜偏于晦。晝偏于明。皆未得其平。惟離昏入昭之候。晦明各無所著。故曰平旦

五經列聖惓惓于祭祀。則釋氏施食之說。豈誣也哉。嗟。家。世。貧。先。世。數。婚。業。儒。孫。子。先侍御一脈書香。寔先祖母陸太孺人所貽。陸乃別駕世

良公次女乏嗣先人圖外祖父母遺像歲時祀之凡二十年所萬曆壬午民變亡失豈餒鬼不當受蒸嘗亦自有定數耶此先人盛德之孝追遠而及于毋黨蓋古人所難記之以敬後賢

朋友人合兄弟天合其天人參合而介朋友兄弟間者惟同榜士耳世之寄同年者何多也起于相忌相求相凌然一榜中其侪者十之一二我輩借以擇交可也

于與侄分輕重聖人所謂親親之殺也鄧攸以好名絕嗣與吴起殺妻同一毒腸世論優鄧而劣吴非見地不明即心光不粹乃沿此頗僻窠臼揭出醒之

張僧繇閻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是一幅不能鏤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爲祟乎至于字推鍾王智永等秖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于遺像間覩想非覿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邈矣典謨精義絲毫不失徹古今邇夷夏片時著作垂諸無窮救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于聽兒邁追過子由兒遲适遠更無一人以詩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終二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廉恥壞則衣食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用兵者欲圖此土必先覔此土所生之人與之定計百不失一蓋山川險易之形剛柔恩怨之孰能熟習故也知此者李愬兀朮二人外不可多得

韓非司馬相如俱以著作動人主有生不同時

之嘆一自殺于獄一位止爲郎雖所遇之異然李斯何故得久其讒楊得意何故得行其薦則秦皇漢武識度大不侔耳秦以爲韓之諸公子恐資敵國用之又不能無疑不如死之爲便漢則天下之才皆其才嘗試用之以爲名高皆非眞賢好士癖也

足加帝腹子陵率其常態非有意傲也歸隱富春子陵安其故居非有意澹也自爲庸吻所後

談而高蹤逸致反令人鬧之欲嘔又云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此等腐語何代銷燬

答同年徐侍講書

別後更復相念念年兄温然坦度遭此坎壈政如安車蒲輪非王陽道料也丁卯春湖堤握手叮嚀已慮及今日矣弟客氣傲骨老而漸銷亦自媿當時率任太過然以薦令與墨守角安其位者兩載以遷客攝嚴邑與墨杲角與權門黨衆角安其位者九月豈凡人也哉雖不敢謂士元非百里才而全以識運不但才守也年兄近日必當閉戶著述以動人憐必當使畏路漸忘其姓名以澹彼忮枝之念而委運相時可也必當謀于有識之士不當就庸夫謀如丁卯夏勸駕諸公中流拍天巨浪參肉豈足食乎江山在望詩酒陶情未必非福弟沐雅愛不作膚語亦生平肝膽原自如是惟宥諒察納是荷

氏族大全以樂正爲一人裘牧仲爲一人劉向新序魯孟獻子聘于晋答宣子問富之語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顏回茲無靈帥以是二士補五友之數而孟子所云其三人則予忘之者又缺其一矣存疑焉可也

不問義而問字蓋忽子雲也子雲以艱深掩覆其淺近安知所問之字所問字之客無超出于太玄法言所載者乎

譙周勸劉禪降魏當魏師未入之先已發其辯
語矣及魏伐蜀在景耀六年冬與親後魏竟封
禪安樂公封周陽城侯則周之賣國通賊已有
的據而陳壽作傳。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蓋周
乃壽師。不惟諱其醜。且飾美也。陰平道之弛備
何獨黃寺罪哉寺人原無官守言責特藉口耳
後之作史者拾其唾餘又藝周有文武才志在
恢復今聞果州城中以譙周與紀信顏真卿分

廟血食亦怪事也揭出醒世宜此者當酌之
截瘧神效方用柴胡當歸何首烏甘草四味藥
各等分須稱准分毫不差用男子煎服忌婦人
然須發過四五六次後方可用此如驟截恐生
他疾餘症寒後熱重者用此方如寒後熱輕者
用當歸何首烏青皮陳皮四藥亦各等分
機雲駢首就戮且赤其宗似乎慘毒然世受國
恩而甘于降晉遽抗之家聲不足惜也惜其

未得死所耳
立國以忠厚爲本孫權稱帝而兄伯符僅贈長
沙桓王曾肅呂蒙皆稱侯而周瑜遺孤竟廢棄
廬陵以老識者已卜厥祚之不昌矣以故古人
踐祚登極之始必饒寬然有餘之意然後享國
長久不然詔旨屢赦祇扶盗賊而百姓不蒙涓
滴之潤亦當事者未深思也
杭城火災未艾地方稔不寧衆皆歸咎于塔而

袖手坐視已十年矣被害者曰業已受傷安命
已耳未被害者曰彼家祝融與我何涉誰肯當
先任事夫拆毁須用匠若干工食若干誰肯任
費磚石作何區處未拆之先靳揞一錢既拆之
後則一鬼在野衆共逐之或云當移置他所或
云某私賣肥橐百喙嘵嘵誰肯任勞任謗以故
剝膚之災翻成築舍之議不佞避地白下遥爲
桑梓籌之必闔城孝廉上一公疏陳其始末捐

勒兵餉奉　旨行撫按析毀誰敢沮之造府約用千金變賣但值二三百金耳事經撫按則督工者爲別駕矣南關之木可借以搭廠用一老成武弁協理則營兵可酌議而輪役磚石可分給行戶而戥其價以招民且院有明禁不得妄報富民以騷動地方如此則一月之間大患永息而吾有以知抗士之必不能也謹備末議以待後賢參酌

隱侯六憶辭已亡其三其所存之三惟憶來時憶坐。時憶眠。時而已予意欲補之憶默。時憶夢。時憶去。時未知妥否六朝習氣靡靡梁僧法雲有三洲歌而以長相思三字結尾豈沙門所宜也哉

先主不善用兵亮知之審矣自得亮後僅有一隅之土荊州失而羽亡誓在雪仇連營三百餘里遭吳挫辱不自揣量甚亮亮明知而不諫止

若料其必不聽也不聽而敗則必慚慚則必生隙不如任之以全君臣之情此古人苦心處也與范少伯不極諫勾踐之意司大臣謀國併自謀須是捨得一着方可除爲後圖

予友楊政平云古人視妻去留太輕故其倫全今人與之相反看得出婦爲非常之原莫大之辱故其倫瀆仲尼稱君子之道四但列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删去夫婦有旨哉此說儘可曉悟流俗特識之

唐之才子予以駱賓王爲第一可方駕漢之賈誼楊升菴先生亦謂忠憤義士不當夷于垂拱四傑而忌才者訾爲黠鬼簿筭博士後之惡少年不當攟爲口實

唐詩紀事指帝京篇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以爲賓王與敬業兵敗逃死。此其讖云若然則嚋昔篇諸葛雄才已號龍。公孫躍馬

猶稱竜又云涸轍去鱗終逝海幽會釋綢便翔
空其詞亦壯而何以遂不爲讖成敗論人成敗
論事奴氣未除令人欲嘔

碁毋潛詩題靈隱寺山頂院云下界不相聞則
高極矣又云塔影挂青漢卽駱右丞所謂捫蘿
登塔遠也今院與塔并廢吊古者不勝其慨

予弟不肯讀書輒戴性負氣夫天地間惟讀書
爲第一等事舍此讓人則性氣從何而生或曰

從門楣生從冒濫儒巾生從習見父兄體貌生
定不從鏡中照臉生也下愚可涕

世間名利所關須有福以鎮之福薄之人業醫
則治貧賤人效治富貴人不效福薄之人題詩
則對村夫俗子佳對名公才士不佳是皆命也
然更有說福生于膽此二種人矜持太過其膽
先怯以故不能奏功而見長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人情乎今人未貴而先驕
未富而先侈欲以僞驕侈掩眞貧賤又欲以僞
謙恭眞鄙吝自矜其富貴以豪于人亦可哀極
矣

光武下詔馮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因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
說者多之謂其念舊予曰此眞主作用也薄施
厚報特僻偶常態帝王于功臣豈在口腹儀物
間哉陽酬之、實陰外之、猶近時冠紳赴人酌受

人饋、而急急以帕禮相答慮其有求也、漢高帝
用金四萬斤行反間悉付陳平而不問、得使貪
之術、史稱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予謂高祖
內豁外寬已不能當此四字而況光武乎陋儒
酸氣纔涉阿堵便以爲慷慨揮霍也噫、少作之

沈氏日旦次集卷九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夏

李沆喜讀論語自言吾爲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趙普自云以半部論語佐太宗致太平亦不過如鄙夫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已讀書等耳各因人品邪正爲得力處夫君子而讀書以益其賢小人而讀書以深其詐猶

病者元氣虛而服參附元氣實則服參附祗速之死爲普之言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此說良是不然吳公子光弑僚之禍連袂起矣但所以處廷美德昭者錯耳倘廷美德昭無恙則普之識量又不在區區然端間論也顧命重臣不能保全人主骨肉普眞鄙夫哉從自己富貴起見不從宋社稷起見可爲讀論語者一慨

人有華不如夷者耶律楚材遼之宗室遼亡于金而借元以滅金與張良不異趙孟頫宋宗室也恐爲元學士哉忘祖臣虜忠孝兩乖殆孫秀之徒歟

正統土木之變在己巳至崇禎己巳則百二十年矣虜破永平密雲寶邸等郡邑削髮投降者皆己發未發八股時文人也先是天啓末年媚璫登逆案者亦係此輩廉恥掃地節義蕩然非復　先朝徵聘之典安能挽頹風振士氣耶

宋孝宗之事高宗也歲朝太上皇于德壽宮靡節不從太上皇于聚景園七十八十遞加尊號服三年喪不變此亦問視之常禮哀戚之恒情耳胡概以孝謚耶秀王爲孝宗本生父在御二十七年不一加尊號張夫人爲孝宗本生母薨僅成服後苑何其薄也光宗之事孝宗也倂常禮恒情不存矣自紹興三年間六朝重華宮而後壽皇疾不問矣大漸不赴矣成服不哭矣羅

縣引裾諫而留正肩輿遁矣古今稱不孝者莫如宋光自非喪心病狂卽有間隔之者夫亦孝宗紛飾彌文乏眞誠以動厥子耶宋臣崇理學者多若他代則又以格非二字詈其臣矣

論建都者斬秦而輕洛其說昉自婁敬斷自張良逮漢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簒說者遂歸咎設險之未藏竟不知王莽內賊非外寇也心腹之患無地不可竊發何必關中附會者又引周

公營洛如有先見而東周東漢皆享祚長久則洛何必遜秦竟不知周公營洛本意爲朝會諸侯計非定鼎建都于此也洛陽天下中央道路之往來均月日之遲速均勞逸相等耗費相當後世子孫窮蹙無歸遂疑祖宗爲三六兎預計未來而實非也犬戎倉卒蹶張原無成謀若有元昊兀朮其人者江可越海可追何有于彈丸汴與洛也幸而不來苟延五百載殘喘遂眞以爲可都左矣總只存乎其人耳魏無忌以大梁兵擊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四十年然長平坑卒四十萬衆卽秦人也秦與洛地孰勝以一晉分韓魏趙三國強弱之勢不敵此蚕食之根也都洛則仍合韓魏趙爲一晉安見其不可敵秦也予嘗謂封建之制。不可行于中土。極宜行于九邊。此當今制戎上策。能行此卽成周八百之曆。何多讓焉。内流官而外土官亦此意

地方告人命者九假一眞吾爲有司將原被告齊下獄遵反坐之律刁民無利有害以故蒞邑兩載不曾問成一重辟攝篆九月止一眞正惡人名施呆妹其年十八放火燒伯父房屋隣人覺喊因懷嗔恨誘其隣兒至牛田觀戲時纔六歲將兒縛木梭上釘其手足投之井中保甲多人舁至官呆妹挺然自認云非我獨爲袖出今同一紙扳扯舊傶二人合謀詐有花押字樣訊

之皆良民也予與葉閣下相商此事悭異閩邑所醜不如邑中自治其罪勿申詳上司各衙門爲便政府然其說予因斃之杖下不立爰書盖情眞罪當不欲拖累無辜予之本懷而葉老前未可以直告也

王公在晉常熟人初爲武林確關使者萬曆中年議關稅事與中涓相持賴其力地方獲安旋爲巡道駐劄省城亦安靜正色然非折衝料也

爲經畧兩年如酒客催花擊鼓幸而鼓聲不絕將花遞與他客免飲竟不知爲本兵時何故一敗塗地也彼去逐歸家鄧路無援予所目擊者心竊賢之用違其才深可太息凡以官起見以窠窖守官而不以見識骨力用事者承平時得大位兎全多難時身名俱喪吾舉此爲不君子不小人之徒加此一鞭勸其自揣

曆中宗初受制于母既受制于妻千古奴之皆事後論也假令未横潰時效始皇乎遷太后于雍效光武乎廢郭后則儒生又有許多評品矣始皇暴主然此事不可謂其非光武賢辟然此舉未有言其是者祇因后陰麗華故耶于亦諒其心而訾其跡也

語曰凡舉事毋爲後人所戒又曰凡舉事毋爲他人所快予廣之曰凡舉事毋爲知我者所惜凡舉事毋令謗我者引爲口實凡舉事毋爲同

我者所抱慚凡舉事毋爲異我者所得訐賠此者謂之不祥不祥之禍舉事者當之

世之先滌後濁者非改節也其初恐其旣逞也爲有司不要錢爲郎署不要錢爲藩臬大吏不要錢直至開府卿貳苞苴濫行簠簋稔壞盖發願之始原如此耳豈有早晚兩截人哉故薦舉最難然敗露不于其末即于其初自恃其廉而事上傲馭下刻者僞清也自韜其廉而卑以牧

身恕以接物者眞清也僞清有到底不敢露者
或未躋開府而病故或因他事連累而中道貶
削眞清有盖棺始知者。生前無皎皎之譽。鬼神
默鑒。朝野不聞。居官若地方遇眞清之鄉官如
明月在溪。遇僞清之鄉宦如毒龍在海。遭逢有
幸不幸皆命也、
訓蒙之書如小兒開口乳千字文百家姓殊不
相宜謹遵　聖諭六。條。各釋一章以便句。讀。亦

寓章意也

孝順父母

父母之恩等于覆載自幼提携惟恐滋殆業望
其成過期于歸教養惓惓情深如海昔有老萊
斑衣舞綵子欲養兮親不我待及時永懽無貽
後悔永訣終天事亡如在移孝作忠爲于孫楷
百行之原萬善之宰

尊敬長上

長幼之倫惟天所定二體而分原非異姓凌競
不恭謂之衡命愧彼鶺鴒飛鳴求應或聽婦言
乖其天性或因爭財相訟角勝或志趣殊背携
目瞪古有象兮欲害虞聖千載惡聲引以自儆
同氣戈矛比于梟獍

和睦鄉里

鄉里之情難施獰觸盜賊救援疾病匍匐于中
締交等于骨肉于中窩娛勝于宗族窺我最眞

知我最熟此而相尤道路以目漢萬石君家風
誠篤貴而能謙靡有邊幅何況士民可施輕薄
保甲法與關鬪井收

訓子孫

子孫不賢辱及祖父庭訓攸光象賢接武及早
圭成兔子外侮性由習移金憑鼓舞惟有詩書
可破愚魯教兒嬰孩姑息斤斧繼體承祧關係
門戶孟母三遷芳名千古生平多恕式穀可補

氓庶之家倏焉公輔

各安生理

汝願雖奢各有職分士安于費農安于糞工安于營商安于各易位而居猶如亂陣萬物之靈不乏英俊極意圖謀制于命運躍冶之金造化默愠觸落之瓶率爾躁進人如天何杳不可問巧拙同歸彼蒼甚近

毋作非爲

人性本良云胡作惡祇爲貧窮急于求索逞兇不休必至刼掠陷身囹圄如魚困涸三尺罔寛五刑何樂一切歪邪孽皆自作富貴天尸分定不錯報應乘除如花開落伊䀝匪人善根日剷

知止見幾繕身良藥

語云禍起于取不起于與此其常也予所遭則反是毛裏之戚有極貪者予捐棄以銷其望而饞腹無厭忮求不止蓋世間惡人剝死屍衣又啗其肉者其本性也非可恩結而術籠也

語云娌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此二句切中人家至隱予復廣之曰丈夫說謊而婦人信之甚矣齊人多而齊人之妻妾少也

安身之法先要安心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別無他法亦止擒住命字作定風珠

奸人設機穽以陷我我覺而不墮其術中即招

彼深恨見微之士燭于幾先避于無形如水炭之不相及豈能受累害哉若眼中無珠事不謀始僨毒盤旣加而徐應之墮計與否皆凶矣

近時人習氣比四十年前稍覺靈活予爲童子時先大夫設席燕數山人有一汪臨川甬東人也大言曰祝枝山何曾會寫一字須得潛心十年纔能到我地位有一李含西廣陵人也大言曰王元美詩文比初時更不通了先人盛德不

發其隱。予頗有雌黃。蓋此等口角。乃市井惡少年。驚嚇老實士夫者。近時耳中並不聞有此陳譚。其靈活可知。

貧賤人杜門不出應酬即是富貴何者應酬中許多恥辱而我不往領受銅臭豈能以貧財傲我進賢冠豈能以權勢壓我況素貧賤者。天原與以清閒之福。顧棄之而徵逐奔忙是逆天也。諒其意不過有求耳然損惠未可必乞哀却是

眞吾爲安貧賤者討晚食當肉。緩步當車。妙藥也。況富貴人有許多不受用處其所享之福定不及貧賤人也吾試舉富人苦言之夜防盜一苦也家人外人有病故者憂其以人命興訟而詐財二苦也墨官垂涎禍且不測三苦也年荒租債難收而勸濟之條屢下催逋之役頻來四苦也僭妄戴巾見者揶揄帽又不甘五苦也幸有異途前程。聊可遮飾。不然。即一清廉風力典史。笞其臀而枷其項。敢誰何哉。六苦也親友賜顧。即虞彼有他求躊躇答語不赴其酌輒生責備。七苦也飲遇文人才士覷之若猪微言隱詈覥面不省。八苦也試舉貴人苦言之同僚相忌上下司相傾。一苦也大寒大暑不輟投謁。二苦也僅守常俸則妻子凍餒稍稍越軼浮議起矣。三苦也太平無事尚不得養尊處優一旦多故則　上方恃我而我可恃　上乎。四苦也敢于

任事而負賢聲無奈衆口嫉妬不保其終五苦也昧心欺天輪廻時有畜生之報慘受刀俎。六苦也所中所薦失之匪人則門生萬惡千愚舉主與有力焉無心者罪輕有欲者罪重。七苦也發一科第則宗戚親友戚獲所狐假之惡皆我當之親友之親友戚獲之戚獲所倚勢夤緣之惡又不可勝數而生前無由聞知。命終冥府質對。八苦也。凡此富貴人十六苦趣貧賤人寧有

幾乎

管寧鋤地遇金揮鋤與瓦礫不異華歆捉而擲之人以是分二子優劣干曰皆非也路旁遺金取之恐害他人還之乃義也土中遺金不知何年物何許人所失取之頗不傷廉卽不自潤而以施德市惠不亦可乎歆之捉者其常擲者其矯也矯則險險則毒直至殺伏后而後快若寧者卽不矯亦屬迂濶或所見似金原非眞金寧

眼疾而歆眼鈍乎晢以待後之評史者

世間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年侄最多予所親見有假敝座師吳御史令弟者在臨清見米郎中有假沈宏所御史隱跡西湖不見一當道而漁獵程儀者予所親聞有假三舍弟姓名往北直隷見前乙丑科林下傳年伯在彼家住旬月索幾封書干謁他處州縣者此世兄米化卿對予言者有假葛尚寶令壻克作黃太守公子予南京見刑部熊尚書者此熊公對其眞壻黃君冑言而君冑語我者杭州光棍極多極喜謗人予寡交而著述不少可借爲因海內冠紳毋爲所騙倘身後有愛吾書者卽有假兒吾子者不可不察萬曆己亥先君初去世予昆弟因家訟往見紹興孫司李孫大驚曰汝在我陝西以詩畫作山人久矣予曰未也孫曰姓名既同籍貫又合何云未耶予曰陳勝假其名孫付

之一笑

司空圖詩忍事敵災星杜少陵詩忍過事堪喜此皆古人自己得力處也然忍有節候所遇橫逆之人氣盈志滿則彼之傾危在轉盻間聖人所謂動乎四體所謂亢龍有悔也忍有流品居上位而能忍包荒之量仁也居下位而能忍明夷之度智也忍之一字大率出于勉強故曰隱忍曰堅忍曰含忍豪傑所以自制在此中材所

以不自振亦在此神聖判不然不脫晃而行見幾最早安所用忍哉凡用忍者非豪傑即中材也下神聖一等爲范少伯使勾踐早聽其言何至養馬嘗糞忍辱如此使文種早從其計何至屬鏤受禍雖欲忍而不可得哉古人有論事確而機緣乖違出所料外者假令勾踐忽先朝露未及誅種而麄後世儒者未免以悻悻億逆翹主過等語加少伯矣

後人把忍字看差了看小了以無氣節無血性當之進賢冠下忍只爲一官學究先生忍只爲一館財虜忍只爲幾貫錢僧道忍只爲作法事如此則孔孟之去魯去齊都爲不善宦務生先申公行洵拙于固館矣有是哉今世所謂耐煩即今世所云忍也忍者十人而十不忍者百之一也

科場未議護備當事者採擇不慧寓燕十年寓白下十年每當大比之期神棍合謀局陷良家子弟以關節封銀數于兩寓立合同敗壞試官名節而脛騙其財予鄉親友被害者儘多其局大約相似放榜後不中此棍挺身相見吺吺要挾反嘖有煩言若到法司我與你各責各枷各問罪此銀我等情豪有力者居間應作花費贓免追入官只是汝任子恩官做不成了况汝親戚皆宦族又做人不成了被騙者聞言只得隱

忍此弊兩京爲甚科科如是竟不發覺舊時此處有五毒慣布此局今已死其半目前羣棍揮儀郎沈因仲先生威名乍戢然終係伏戎也愚意有術于此本人能自首自發覺者不坐罪不壞前程仍以其銀若干給主若干給賞探事報人仍刊附律令頒行仍刻石部門示衆如此庶無漏網矣乎

帝王神聖禀旺氣以生其臣與徒竊餘氣以附

故堯舜禹湯文武各有帝臣王佐夔龔蔚起孔子大聖七十二賢若繁星之拱二曜惟孟氏孑然無徒何也天地間雜氣每足以分戒正氣戰國時有楊墨復有楊墨之徒有儀衍復有儀衍之徒異端說士心雖不粹而智詐才力皆足以奪造物之巧盜造化之精故子輿寥寥獨也僅一樂正子猶人耳又從子放遊矣

孩提五六齡時見鷄犬不懼也見鷄犬之小者

則跳躍撫摩見刀鍬不樂也見刀鍬之小者則把玩不釋手取其小而類巳也見筆楚儉漢則恬不介意或反悅見筆楚童子未有不色變股栗者以有我起見也借懲緇以懼羽有是哉見死狐悲原屬人情非獸念也

漢宜刻深丙吉魏相心與之左又不敢明斜其失托言予和陰陽以緩其勢頗得相體且抱相識也趙廣漢等趨時之賤吏丙魏救時之良輔趙蓋韓自有死道而司馬君實咎丙魏之坐視况楊惲之獄又在丙魏既薨後乎司馬公慣作不情之論類如此假令漢文時丙魏輔政亦執是道則以水濟水又足以亂漢綱紀故人臣操術須酌時勢競緘調之勿可泥也然神爵五鳳間鳳凰頻集呼韓來庭吏習民安則丙魏之和陰陽確有証據學者可概以迂濶目乎

州縣僻遠則巾泉十百成羣挾制有司有司畏

其衆也事事掣肘然正惟衆也結黨之罪莫追矣通申學臣酌量首從責黜亦世間一大快事此惟廉能有司方有此等作用亦惟學臣同心然後能遵　勅書奉　臥碑也

一切懲治兇頑本爲安靜地方也然無術以濟之民反不安其窕也斷蛇不死刺虎不斃自巳或遭反噬未可知也庖人二三而整酒十餘席不忙不悮識先後着也漢高帝大用此術以戒

秦項進賢冠下諦思而徐圖之先訪後疏先疏後擒各有次第訪須密須確疏須得力家下親齋用錢報房使不發抉以防洩漏又須詳愳政府庚得　俞直然後擒獲至于擒獲方畧須細察邦國情形若何勿得自用其智自用其愚致元兇逃匿前功盡棄也　輦轂重地又須先擒後疏不然疏朝上而兇夕逃矣遠臣齋奏于京關係重大者勿遣衙役盡奏章不敢釘封便于

私啟窺覘而家丁嗜酒貪愚者又反不如衙役慎之哉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九次集

昔人云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為此語者指下下根器說由此思之天之函歲數十年一遇官之上智數百人不一遇聖君賢相當聽其無真心坐視斯民之餓斃乎須有術以動其真心非顯擢顯黜則司牧者泄泄如故蓋凡輕民命者未有不重官階者也

梁惠王移民移粟其策亦善其心亦仁故甍後諡惠于易名之典原無所忝當將列國過糴為惠王修救討莫踰於此孟氏所云指平時修備也後之長人者官不久任席未煖而即陞即罷修備係前官後官分任其責非見在官所得專也惟有修救之策而已安可徂孟說而迂梁惠乎平糴治標之藥反有碍廣糴為第一良法若妄報貧民賄脫富戶必致棍徒包攬府庫之錢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二十六次集

出而倉庾之粟不入祇民賊耳

萬曆丙辰二月山東諸城縣孝廉陳其猷疏進所繪東人大饑指掌圖二十有一繫以短詠摹寫逼真情詞慘切　至尊湫然軫念東土發金粟十數萬遣御史遄行賑卹

其一大旱大蝗百穀百草俱盡圖

其二剝樹皮浸樹葉食圖

其三切草為米伴粟麥連糠皮圖

其四賣兒供稅難以追征圖
其五接牲畜糞食圖
其六冬令無衣隱糞中圖
其七生食鷄犬圖
其八買賣人市圖
其九子女流鬻江南圖
其十官禁流移販賣民投河溺死圖
其十一賣兒辭墳遠徙他鄉圖

其十二拋棄母子圖
其十三粥賑難周官民共泣圖
其十四狗活喫人圖
其十五餓莩盈野圖
其十六白晝刮人肉食圖
其十七母食死兒妻食死夫圖
其十八割人不及待死圖
其十九饑民作亂圖

其二十恐包絕丁荒田相議全逃圖
其二十一逃民聞　蠲賑復來圖

或問孝廉獻圖情形慘切故有此賑撫按憲臣郡邑牧臣何不以是動　上乎予曰郡邑非不欲也不敢也上有所壓則避嫌撫按非不能也不知也下有所壅則坐視孝廉無官守言責反可直陳而無諱假令此孝廉他日爲郡邑爲撫按則泄泄如故故曰官多法亂網密魚愁

是歲山東新城縣一民家有三子三媳父母兄弟密商欲殺第三媳共食之夫泣泄于妻妻迫急黑夜走十餘里逃歸母家具悉顛末母家即時殺而食之曰如此肥肉不自啗而使他人啗耶此本兵王霽宇長公子親語我者王乃新城人也孟子曰人將相食豈虛談哉

至壬戌白蓮教妖賊猖狂山東雲擾賊首徐鴻儒傷殺官兵未幾撲滅前後僵屍數十餘萬嗟

乎東土生靈何不幸之極耶
陳臻以發棠探孟子致有馮婦搏虎之豁王猶足用爲善亦虛譚矣當孟子在齊而饑且再見則山東之歲祲自古然矣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叙 庚午官稿

滕儲追述其所嘗好者悔後語也夫馳馬試叙非美事也向令學問何至此哉世子有悔言而念轉矣想其謂然友曰子傅吾久亦知吾騎背

之慾乎大凡沉湎于內者豈暇滔蕩于外錯趾于初者輒思改圖于終吾今日無一善狀其積漸之由不在今日而在他日吾他日嘗起厭心馬苦經史無入門而弗好學也又嘗懷恥心焉（懷從好字於此妙）茂師友爲具員而弗好問也未必賦性之果愚而惰與愎合幾以放僻終無柰執迷之既久而習憑嗜深耳與暴棄等蓋嘗好馳馬矣明知斯跳之狂態養尊者所不由而委轡而奔壹似繹通于相馬者向惟不好學因不得學中之趣而以爲人間樂事無踰聲控外矣由今想之何孟浪極耶而引咎晚矣又嘗好試叙矣明知匹夫之怒氣無敵者所不屑而疾視自豪壹似術講于擊叙者向惟不好問因不受問中之益而以爲世上雖情無出縱橫右矣由昔言之何浮游甚耶而追恨遲矣天下快心之事頗多卽好飲妍遊好剪巳非康侯所安況蒙塵馬足美巧叙

端斯最下之技也曾見經史內（又應學妙）以此技誇能否人生適意之境不少卽好色好貨好勇尚非中主所諱顧輕肥是耽凶器是逞則最劣之品也幾見師友中（又應前妙）以此品擅譽否想（請此一節處然支不）子他日未嘗不苦口（失爲賢傳）諫而吾舞智自用反誚勤學好問之迂卽予今日未嘗不未路悔而子熟察吾眞巳非馳馬試叙之初矣然子爲吾傅吾不求子補過而更誰望耶在孟子必自有說速爲我問之

皇明廣陵名士選元呂尚綱評 字黃生

言言典則其中脉理之妙草蛇灰線隱躍無窮至於格語如嚴如銘如聞晨鍾足發深省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北雍侯大可成諱科舉題燈下戲作次日出示諸友亦密稱也

即鬼神以誠顯而貴微矣夫莫微于鬼神而難揜如是何其顯耶誠蓋貴之本矣且君子之道 扣貴字論理極精 其實在者爲誠誠則必著其閉藏者爲掩掩則

彌彰吾道所以超索隱者正爲其不以微止耳 一語道破 微之兆顯非獨人情即鬼神不外是以爲撰焉語德而及鬼神則已寃萬物之根矣然鬼神于何托根論鬼神而及德則已握二氣之竅矣然德于何司竅其微而顯也如此乎不可掩也夫非設幻境以自爲摩盪也有真境焉誠之含其朕也非操妄機以漫爲活潑也有真機焉誠之發其藏也 十古無人道出可謂開破天荒 誠非別立鬼神之外以與之對其亭毒于萬彙而洋洋溢者不貳之機緘原自如此何處可容其韜晦即欲韜晦而不可耳 映可字此人所忽處 誠指參入鬼神之中以爲之主其禪代于兩間而在在呈者不已之情形原自如此何處可用其收歛即欲收歛而不可耳寧必變態盡泯而後爲掩即顯于大全而纖悉滲漏猶有掩之倪也鬼神分天地之誠以效靈其高明亦如天地夫豈有掩象寧必行生偶晦而後爲掩即顯于終古而

呼吸斷續猶有掩之候也鬼神先聖人之誠以造命其光被不啻聖人夫豈有掩時蓋微心則微與危交戰而思誠則微與顯同源乃知微即隱之旨也凝聚之極朕兆俱融而況可思議測顯即費之義也薰蒸之極本體自透而豈容功力參費而隱一至此哉

皇明侯官名士選元董養泓評 字叔理

此題從來顛撲不破一經沈先生乎筆精深

靈悟若攫大慧之舌而昏中峯之髓奇文奇
理眞堪不朽
塔爲浮圖僧爲浮屠今操觚家將圖屠二字錯
用恐傳至後世爲有識者所笑特揭之
天啟丙寅間忠良受戮者多吾浙有二人嘉興
科臣魏大中紹興臺臣黃尊素蓋逆璫藉口東
林黨以芟之也近聞有倡議者欲以二子尸祝
湖山間予曰必欲妥當而可久厤合全浙自請

沈氏日旦　卷十　二十八次集

難土木等俱祀踵可耳方孝孺于忠肅孫忠烈
沈青霞此外須表表者穊一他省入則更有病
不可言殫若專祀二子則猶然情面耳門戶耳
非所以安二子之靈且無以杜識者之口況此
等舉動必疏請方有光彩蓋二子業蒙　皇恩
優卹必春秋血食載入祀典方足慰之不然反
褻之也其在本鄉臺省與大臣乎
南京功臣廟主祭者勳臣非守土文臣也蓋文

臣無祖宗在廟則脉不聯貫古人舉動詳確如
是若武林忠烈廟不及于忠肅譬張家子孫挑
去自已本生祖宗反祭李家爹媽亦悖德甚矣
解者曰予忠肅自有特祠不在此數予答曰二
典曾祀杭予公否三十餘年前李貞外建王彭
二院祠今安在哉故必合祠庶予二公有光獨
祠恐二公亦不顧也若更欲添入他省人即百
猶不足況此亦禮部職掌可侵之乎大凡舉事

沈氏日旦　卷十　二八次集

要成章不成章則狗頭狗尾四賢祠增入多宦
遠方至今傳爲笑端
金精山在贛寧間道書稱爲三十五福地志載
漢初張華女麗英年十五修道此山長沙王吳
芮起兵平吳楚過而欲聘之女紿曰山有石室
東通洞天鑿之當相見也芮即發兵鑿通女乘
紫雲空中語曰吾乃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
作詩廿八章而去夫女既爲神矣不當誑人然

但云相見未云許嫁則其辭亦活若果戲之郎醫亦未必得通也意者石室原通洞天山神幻作此狀假借人力以成之歟五丁金牛之說亦類此（金樵[illegible]寶鑑傳[illegible]不知胡據）

武林茂才胡文思別號存愚一生好恢諧語友人長平坑卒四十萬作何坑法當用白酒二十萬餅人給半餅衆不解其故胡曰諺不云乎飲酒不醉如同活埋又嘗曰陸績懷橘歸貽母母

沈氏日旦　卷十　三九次集

答之百衆驚問故胡曰懷了一箇撫橘故蓋吾鄉許橘者貴衛而賤撫也其詭類是不可殫述此生抑鬱失志故作不羈之態竟老死牖下惜哉其曾祖胡世寧官尚書謚端敏首發逆濠之奸遺戍濠百計陷之竟無恙假令文思得志其事業必有可觀然縱酒放言以自掩人無知者甚哉劇舉之留人也

吾杭縉紳能詩文者嘉靖間有部郎許石屋名應亨學憲田汝成名叔禾筆下秀脫絕無杭氣此外予不及見者頗多未敢輕置喙後輩爲先達表章亦體當如是也（近日金道隱爲[illegible]）

嚴州以子陵得名其品異也烏程縣以二醆叟得名其業精也焦山古名浮玉因處士焦光隱此遂易今名都玄敬遊記可考其西巖猶刻浮玉二大字說者指爲金山誤也（金亦有浮玉二字）

人當兒時無些子事自婚娶成人至壯至老日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次集

出事生避無可避省事之法來而後應不爲先爲魁漸次减除返到嬰兒光景然後爲日損然後爲有道之士人但知貧賤多事者有求于世竟不知富貴多事者何嘗受世之求此其故微矣

錦衣二字可解玉食殊不可解夫藿食肉食皆實實可喫者玉安可嚼耶觀晉公子受餐返璧意古時天子諸侯每食必置玉其中故云玉食

耳不然儁負羈妻曷爲不置鎰而置璧乎、

楚粤間有湘妃竹相傳爲娥皇女英淚班所染然然否否萬曆中　王尊云惜其太大、若細、則可爲食箸、既而細者叢生、人因箸之、天語叢重百神奉命如是爻人爲予言廣陵瓊花空存觀名而樹種已久絕于世蓋仙卉也後世人主從玄門根器在此位者但片言授記而瓊花當復出無疑矣予何以知之于蕪學士欲見海市

因祭海神得見知之此定非偶也

命之貴賤不同而貴賤人之惡性同故貴惡喜庇賤惡命之貧富不同而貧賤人之貪性同故貧貪每侁富貪命之靈蠢不同而靈蠢人之忌性同故蠢忌必謗靈忌

開諸先輩有一妄人作詩刻集名肖白齋草其自序云肖白者非肖家君之白也家君一白丁爾何足肖哉肖太白也王元美先生一笑絕倒

遣人印百餘部以貽同志庚午立秋日林茂之袖一詩稿示黃海鶴及予乃湘潭周上舍也頗怪異起句少壯羞吾有父兄坐中有林國愽鄭李兩光祿目擊可証、寺杭者但是父者吝其父者

饒州薦福寺、古跡無復存矣、惟二賢祠祀顏魯公、范文正公尚無恙、俗人附會爲顏回、與魯班、何異、悞伍子胥爲五髭鬚、杜拾遺爲杜十姨、合廟配饗、眞可笑也、

金陵風俗人心一圍市氣鬧勸善之言則曰汝又不是鄉約長、鬧刺墨之語則曰汝又不是銓部、六朝清議太重今時濁議太輕輿皂之役不一二載而起家千金民何以支詞訟有一監生姓名問官如蟻見羶如蠅集糞夫大司成少司成官不賤矣能如外省學臣庇一秀才否畏墨吏如虎將來何以當國眞世道之憂也祭酒倏來庵先生諱恪每與予論及此未嘗不浩嘆也

侯亦賢者不肯屈體貶規諂五城直指者也

酉都之官主爵者視爲冷局吏禮二部清而不要輙以此缺補外吏之賢者名尊崇之實安置之予所見多矣操守絜白無賄可通者慣授此職若初選則別自有説

律令乃　聖祖治世之準繩也士民毫不究心扞網遭刑猶孺子無知入井長人者恐乎哉愚意州邑自中央以暨四隅當用塾師五人講究

律令舉善良通文理者克之給以冠帶若申詳上司則又開冨惡鑽刺之孔而批州仰縣多所掣肘矣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舊説瓜作必恐未安先王追遠之敬不獨薦魚薦羔豚即瓜菓芹藻之屬亦薦況瓜作必之説于經傳別無所考此與五十作卒之類同皆當闕疑者也

今人倩寄家書每每轉托一顯者追其代作魚鴈而此人面目姓名不知爲楡枌何物又不屑投刺來謁揣己揣人兩失之矣乃知古人云沉者沉浮者浮我不作寄書郵非任誕也稱物衡施原在人情之內但不明言其故遂相傳以爲癖耳然近世之爲殷洪喬者亦不少也

燕京風俗惡少年闖人平康之館旅進旅退罕捘一毛迫出避逅則一茶別去卓去病嘗言此茶必不可飲有不可知之垢存蓋恨與厭合也

諺謂之撞寡門評交道于今日撞寡門者何多也初無介紹先客既不用贄相見又不設飲相款併古人交際之禮一切盡廢沿門漫投一刺令主人陪費輿金更荒日力累僕從奔馳答拜及門不獲望見顔色併不可知之茶無一甌入口而喋喋終身今日王百谷明日陳屈公今日馮開之明日周玉繩世道鬼蜮可爲浩嘆

前輩徐文長山人詩文秀異然草茅不登其名

幾泯滅于世賴袁石公吹噓赫然有聲于身後翹其殺期則已三四十年矣初何寂寂末何隆隆也進賢冤負盛名者纔加品題衆共耳食猶然貴貴之習心也

歷稽古昔凡一統偏安之世人主無謚忠謚清者人臣無謚孝謚神者其餘文武昭穆莊懿惠肅之類主臣通用何太無別耶予謂主職要臣職詳主職規臣職隨術不同而謚同非體也况

詞臣有不能筆札者概示曰文勳臣有不能騎射者概示曰武名不配實亦濫矣哉

蘇秦被刺後遺討獲賊竟殺之亦快矣哉然予有疑焉秦倡合從之謀六國幸無恙則刺秦者非龐氏即連衡之士欲破從約者也此兩種刺客其事已成其願已遂其利已肴肯貪此區區微賞輕于自吐哉必無賴惡少年冐功邀賞自喪厥元者也惜當時徑孟浪殺之不細意訊鞫耳

皇明大政紀吾學篇憲章錄多耳食多苛論多恍筆不足示信後之修史者勿據爲成案可也

班固漢書原係私擬爲忌者所發幾幸帝稱善命其卒業不然亦殆矣哉

戰國時秦最强故蘇季子首說秦及秦棄不用而始之六國焉非本願也六國尚弱不可恃况周乎其說周顯王亦非本願不過工于揣摩耳

其必不能用俟他日富貴後令周君臣悔于厥心而預伏案耳史氏謂周室左右習知季子生平輕之非也即重之季子亦必不爲用也然則何以最初說周豈果循天澤之分耶秦夷而六國華舍華就夷何難舍天就澤此術士之無忌憚也即商鞅先以帝王道說孝公意也

荀文若始末與後唐張承業相似蘇子瞻比于聖人之徒則過矣又云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

夷夫伯夷非其君不事惑何故事操哉子房遇
沛公一見决眞主惑事操有年矣必俟將篡而
始覺始悔何其愚也如惑者蓋可憐而亦可憾
者也然操之機權籠絡禰孔輩尚墮入彀中何
有于惑惑又不當深責矣
宋政姑息丁謂如此奸邪止于貶竄雷州宋政
顛倒岳飛如此功績至于詔獄棄市安得不亡
大率姑息之後必至顛倒即微逸金而秦檜買

似道輩亦必篡弑也亂賊遇庸主又不安于庸
而躍冶焉方刺刃置鴆爲自救計以故弘恭石
顯何必剪除漢元存之反足以爲用唐中宗始
容韋后既露意剪除竟自速其亡也
驟聞不入耳言姑虛心聽之靜時細意參詳可
否切莫以舌相角縱横求勝恐倉卒失言坐中
有識之士窺其底裏異日相遇其事未便
大學一書所歸結處全在格物二字因其闕文

竟無着落補傳有古本不分節分章者有朱本
分節分章條程朱兩先生所補訂者即今傳士
家所讀是也又有石經之本其本凡三而于格
字俱未確有註來者從來格來享解然却有病
鬼神無形故曰格思物有實際何得借鬼神字
面加之有註至者愚意至乃歸宿究竟之義歷
遡上文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功力何獨格無
功力而經云至乎有註正者取孟氏格非之說

然本章自有正心之正在安得捨格字不講反
侵用正字以強釋格字乎愚意物有本末原取
義木之幹與枝又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云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之偏旁從木則格之
字義可默會也凡有區別處曰資格隔閡處曰
扞格必欲強解知合而物分知虛而物實物之
本末區別井井而條理貫通又絕無隔閡非格
乎存此議以備後人參酌

萬曆庚申歲 神宗升遐忽出遺 詔册鄭貴妃爲皇后天下皆知非 先帝意也藉儀郎晉之彦疏止之夫妃也而后則不但后巳也而太后矣魯連所謂帝秦後有許多未便者此也此舉較李沆引燭焚詔其功最鉅其識力最微晉蓋有大臣之風焉不然安得今日予久欲表之以旌其美而未敢也昨閲邸報則事巳定于蓋棺晉君美天成之矣晉係蘊州嘉定人萬曆戊

戌科進士制舉秇亦膾炙一時

從古聖賢豪傑惟知幾早去爲第一上策微子不去必見殺于紂仲尼不去必見殺于季桓子范蠡不去必見殺于勾踐魯仲連不去必見殺于列國張良不去必見殺于漢高疏廣疏受不去必見殺于恭顯李泌不去必見殺于肅代韓世忠不去必見殺于秦檜其他不去而罹禍者未必皆貪戀名位祗緣腸太熱眼太鈍才智又太恃耳

本朝輔臣入閣辦事 祖制原自出 宸斷不由吏部推臺省薦也至 神廟末年始廢閣諸先輩大老謂之取手執 御筆親書其官其日入內閣辦事近侍捧 貴出輔臣手執隨近侍入于宮門首靣 聖行禮謝 恩訖繳還原者以故閣體尊而送帖與言官有科知道友之說有不看上馬之禮今也政府進退其權反操

于言官則舉主矣知友二字自不敢用即侍生帖亦大傲廒門生帖兩相安耳近日見 今上復 祖制特簡温體仁吴宗達二臣入閣時流疑問予以是醒之

先輩嘗對予言推知不可不做曉暢民情練達國政坐平根基全得力于此故節鉞重寄不從有司起家者不輕授也此言極有味唐宋多名臣祗緣牧民官即躋秩宰輔別無他秘奥也

萬曆己未年此虜并消隱隱將橫予見微仕隱改名曰遯所著書則仍舊名如故未幾遂左全失魏璫播殃有識者服其先見吾鄉有不居官不立言者因是各有兩名殊覺無味仲尼有云甚矣二三子之好學也

近有廉官為地方除害設重枷以困神棍值暑月經五旬竟依然無恙因錄予舊為有司時謔犯口號以醒之曰久臍三木貌更豐隆囊頭之孔竟窄不同多應此額脫出孔中躬親締視彼計斯窮

賞罰因民之耻心以為衡量耻心重者民馬望鞭影而馳耻心輕者耳刑憲如飲食是以長民者欲厚風俗莫如養耻古人云刑不上大夫亦此意也

宋陸是非辨者多矣予謂紫陽但從事下學而遺上達太遂以腐儒目之象山但從事尊德性

而遺道問學人遂以異端斥之皆偏致也朱有見于人無見于天陸有見于內無見于外皆與精一之旨睽以故二家之徒交相非亦各相矯竟不自覺其所以失而支離寂滅不獲受師益反受師損也噫

人家孩童至十歲外內切不可隨四五十歲老嫗反乳母同榻業師王養浩自供九齡時即被乳母破壞以故壯齡孱甚為人父者不可不知

嫡妾相妬每伺其產時賄囑收生婆害其性命甚且終于絕嗣此予家姚收生婆自負有陰德予訊之而得其隱者為人父為人夫者不可不知

比丘做法事五鼓時飽喫酒肉然後出赴應不然誦經念咒即無氣力此予撼獲方祐原作飛典寺行童對予洩其陰事果爾有纖毫益乎為人子者不可不知

十七八歲小沙彌私自纏足扮作比丘尼至人家同女伴臥宿竟覺時婦

女或至自縊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知
人心不古市氣漸增三十年前心所鄙夷之人
由今追憶皆不可復得矣但不知三十年後更
有追憶近時人物者乎竟不知其何所底也此
沙汰之兆也兵火荒疫始基之矣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三次集
郡邑小試發儒童案有大弊存焉舊例儒童姓
名以千百計非一胥手筆所能卒辦勢必多用
幾役各錄一紙約數十名錄畢粘連鈐印內有
奸胥將陳王道寫作陳王謨將張之儁寫作張
之俊乘官忙迫不暇參對即參對敗露曰我錯
悞也如竟不對出則得賄而賣其鬼名或預有
親識預受彼賄徑自頂補滲入即向有鄉紳居
間者業已用情彼不得如願復來求懇反厭賤
之以爲馮婦也亦或有與臧獲比周者因此官
弊不美士論不服與地方有隙況我輩從此起
家可昏昏泄泄自昧本心乎予意大邑大郡即
命一刻工印小本百餘册詳其姓名籍貫示衆
亦可也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四次集
土木之像說者以爲夷教二氏之教非儒教也
其說良是但易像用主瞻拜者生忽畧心無敬
畏心不若像之能肅人也此情即士流不免況
愚氓乎孔子殁門人追思不已遂欲以有若當
之取其似也夫似莫似于像矣假令當時有塑
仲尼像者二三子必對像泣而不彼此相向泣
矣夫豈無主哉主不肖貌不足以寄其思也明
民者繹此義即因俗可也
班劉兩漢書五行志專紀異不紀祥亦偏枯之
見也不足以垂戒來茲反令人主狂而不信後
之修史者勿墮此窠窗也可
古人祿厚故繩墨之制嚴今人祿薄欲避墨趣
廉則不得不爲詭激之行又加以評品曰好名
也曰癖也曰不近人情也又議捐俸又議裁羨

世間縉紳非木石流寓可不衣不食又非王喬許旌陽輩可丹砂求活其勢不得不貪何者養廉之資汰而教貪之勢迫也

夫子論奢儉以不遜固極之非但流弊致然即見在已成乖張之象若人主蹈此其禍更大喪身亡國特不遜固已哉管晏二大夫皆賢者偏上偪下孔並譏之今人以儉爲美德一概從吝竟不知石崇所以取禍者奢于己不奢于人儉

于人不儉于己故鬼神忌滿而撲之若漢卜式則豈有是禍哉說者謂漢之武帝猶賢于唐德宗眞格論也

或問爲國者何以不當儉于曰夫子以恭寬信敏惠五者爲政要若儉則寬信惠三者俱廢矣其何能國或問儉有碍于寬惠易知也于信奚涉于曰人主所以厲世者無踰賞罰賞欲期即而不信況併其賞而廢之人誰用命儉則當賞者不賞當厚賞者薄賞始也虛懸賞格終則也嗇而自食其言使鶴之譏興而衛墟矣故儉尤信之賊也

弘演以納肝存衛申包胥以泣血復楚忠義之動人如是世論以名節二字爲迂而不切之物特揭之使人主勿輕忽忠義焉

對契友歷年不以實告者乃天下絕險之人然邇縉紳中得四五人焉竟有死者有遂敗者

尚有兩物現在仕途恐子猶及見其末路也

長水同籍二人行藏頗異有入杭城只拜徽州富戶不拜同年者即同年吊喪亦不出見不登謝者有爲官只赴科道酌只請科道並不與部官醻酢即同年招飲誓不赴者一姓子已蚤死一姓米尚在仕途然長水極有高品如丁改亭尚書譚凡同臬長畱心職業與我輩俱上一流人也豈可見刖而概天下之無足乎抑或者辰

氣獨鍾生此匪彝歟沈公萃禎在閩中相遇亦稔知予賢其人亦君子也

人主觀臣之法只看他家計貧富以覘其廉汙只看他宦途遲速以覘其巧拙人臣事主之法不當明矯明趨而當黙調使其自轉矯則禍及其身趨則楨傷國脉丙吉魏相之事漢宣是極好榜樣此可與大臣言未可向鄙夫道也

杜少陵詩文章有神交有道今文章無神矣代

作賀章如媒灼之語豪門不驩而笑矣代作哀章如娼妓之別情郎不戚而泣矣交無道矣不用介紹望門投刺不贊不商亦不欵若惡少年撞寡門矣予則反是凡賜顧無禮者竟置不答時流反以爲冷且傲也予文章未必有神而交則有道少陵之靈未泯必以予爲知言

蘊予贍曰養猫所以捕鼠然不可無鼠而養不捕之猫未無鼠猫可也有鼠而養不捕之猫則猫鼠合併以作祟民何能堪更可異者家鼠未滿百而畜不捕之猫千鷄犬驚擾庖厨繹騷受累何時巳耶居秣陵者觸此當一解頤

徐有貞謀爲祭酒托門生楊宜懇于忠肅公以楊與予内姻也于亦勉從　景泰不允客諭于公有貞雖具才華其心好險恐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有貞不知此意恨于切骨必殺之而快此載資治通紀由此觀之忠肅藻鑑不逮

景泰遠矣菽園襍記載兵部侍郎王偉陰伺忠肅過愆密奏之　上密以奏示于于出即以示偉何其淺也葢偉原爲職方郎中賴忠肅薦得驟躋是秩傾危一至此哉假令忠肅知人不畀偉以高位或出有貞爲外吏豈有殺身之禍哉大章忠義授首於讒賊皆從奸諛起豈獨子胥悅宰嚭坐是病云

司馬德操訪龐德公值德公渡沔徑入其室呼

妻子使速作黍設供餔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分客主觀此情態則吾人任誕之風自漢末已倪矣世運否塞豪傑氣短才盡以歌代泣自托于狂原非得已若無過人品識又當盛際亦效顰典午諸賢恃無賴惡少年已耳又安知德操德公非陰有所避故作此駭俗舉動以求免于濁世者乎德公妻識得此意豈尋常女流也

李膺每見符融聽其言論輒捧手歎息予性喜

談然知交領畧者絕少惟六年黃友湘洲李師細意靜聽每見嘆息蓋兩公才情見解不亞龍門又嘗舉彼所知識者欲予見之予曰不見猶令人景慕見則疑駭寔甚併游揚我者亦自爲孟浪矣譬閩粵荔枝惟太眞知嗜若其他宮人即不嗜亦得

大丈夫當抑鬱時無以寄其哀即痛哭失聲原是快事無以達其怒即鞭笞罪人亦是快事故哀怒中節處併喜樂包藏于中矣喜樂不中節譬酒食地獄翻成苦趣哀怒未足以盡之也

衛濟川鶴能識字令其檢書卽取一一不錯此即猴之能舞鸚鵡鸜鵒之能言由于習也未足爲異

徐孺子爲知已所辟雖不就職及其歿也千里赴吊炙鷄漬酒酬畢即去不見喪主豈立異也哉或其于弗類爲彼藏拙不欲露其慢耶抑或

慢端已露故速掉臂去耶予蓋曾有所試矣

沈氏日旦卷之十終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秋

何高兩太史合論序

夫爲治與論治異善爲治者因俗宜民不以我之學識用若論治則舌底皋夔毫端卓魯一切生亂之夫皆能發思治之語以欺世而用之必至于誤國嗟乎今天下併無論治者矣卽有之

非臆見特陳言不足以觸忌速禍祇貽笑耳然其陋皆釀于不讀書譬草澤醫者不知素問爲何物于以切脉發藥危矣不第病者危卽醫者亦危也前輩能讀書而論治者代不乏人友人閔士行梓何大復高伯宗兩先生論以行于世允哉瘳疾之方書不啻大醫王也予細按其旨皆吐申韓所欲吐發申韓所未發而困拟匡救時事駁其紕謬其有裨于治術匪細嘗試論之

風雷霜雪皆天澤也貶竄誅夷皆主恩也姑息者事之賊調停者國之蠹也自宋儒以申韓爲刻而趙社頃墟如瘵疾之不起翻巧爲之詞曰王安石用周禮成靖康之亂漢文帝用黃老致刑措之功夫靖康之亂自有章惇蔡京童貫諸戎首在而偏以咎迂濶自用之安石卽申韓刻不至此孝文所以搆七國隙者在忽賈誼策不用而聽就絳灌縱刑措哉亦功不掩過蓋不善

用黃老術者而偏以爲功卽申韓不顛倒至此古之善爲治而暗合于申韓者莫若僑與亮一以嚴治鄭而鄭治一以嚴治蜀而蜀治乃申韓係先秦書子產所未見也孔明奉昭烈遺命而手錄之以進後主後人胡據而貶之哉特狃成敗見謂非死秦獄焉耳嗚呼噫嘻天欲殄無道秦假令八姦七術之說得伸則斯高之詐不售秦無與機非豈有生理哉不然書行于萬世而

命不延于二朝自古及今有是哉何高著論以箴世垂其久不存故其言不諱賢士大夫庶作虛舟飄瓦觀乎大率抱經世之願者不當自落于立言之科使亂賊諂媚得以爲備世之斯高其心而不敢輕發者多浮慕賈誼而無心用之浮慕韓非而無力保全之者亦多以故熱腸之士受禍最慘若兩先生者度内之識竟爲笥中之藏不以獻也蓋鑒前車而又不忘經世者乎

未可以文人目之矣

朱康侯詩集序

蓋稽漢唐宋宗盟以才名傳者最顯赫爲向爲白爲汝愚然皆率其當代所尚以自赴于功名之會未有時所棄置之詩在學士家猶弁髦而王孫顧嗜之也者朱康侯耳備熟予而未嘗識荆州也去冬于黃海鶴先生座上彼此相目有然明叔向之契因北面予出所著景運集浮草羔雁詩相質予諦觀之才雄而思雋淼淼乎其不可禦也滔滔汨汨如水行地閃閃爍爍如霞麗天絕無寒酸與裘馬氣細按其脉則力追先進者非時輩所知也夫學詩與學草等草不從習楷入詩不從讀書入皆無源之水易散之霞也康侯喜讀書又能論次品題以商于知已故其詩居然大雅有初盛之遺風焉却有恃才處頁刻千言予代作東里稍加删潤彙爲一編非

恃康侯之篤信而虛懷敢漫爲徐穆耶古人敏捷原非得已滕王閣賦一夕而成豆萁詩七步而就或迫之也以故永和修禊有鎭日不成一字者殆十有餘子若今人卽席賦詩括帖唐塞夫安得有佳句哉萬曆癸朱甲申間賢宗朱貞吉游杭與先侍御禊江府君善其時尚諱姓名爲來相如今俱作古人久矣貞吉先生詩才蓋代康侯其追配者乎

梁維寧梅花詩序

夫卉之至芳者莫如蘭菊然而無實也至艷者莫如桃李然而無聲也至于蓮則實矣馨矣芳艷備矣然而無節也孰是傲霜雪埒松筠者其梅乎帝臣以和其羹處士以配其鶴不第用弘亦韻勝焉東閣南枝垂垂多致惜哉獨清于一時不能遁茂于四序以故繪家寫生供齋壁几案間玄玩然而繪一幅董得一幅此花容賢乎

士士賞乎則徐熙粉本踰而且暫不如何遜集句廣而且長也晉陵梁維寧和高季迪太史梅花詩八十一首其才其調其思種種動人伯吟克紹先業出家珍示予予謂咏物之難也如繪家描容寫眞非若畫鬼怪者可臆揣以欺世也神情骨肉纖毫不肖則張翁之像見者疑爲趙叟咏物亦然梅花之似是而非者白疑于梨紅疑于杏時又相及也特香與幹異耳維寧辨此至詳矣古人咏物每借物以達其無聊之况所謂奪他酒杯澆我塊壘者近是宋玉之賦風也曹植之咏萁也陸士衡之咏園葵也意在筆先非漫無寄托焉者維寧咏梅亦若是則已矣

漫游草畧序

夫游非涉境已也心靈變化悉諳合于法象以故古人游名山大川因而有記游王公大人之門因而作賦若云登臨人所獨也置猿獺于何

地矣禽鳥之飲啄亦與斯人酌噉不異但不能抽思覓句耳然則詩文非但免俗寔幾希所關卽無奇思警句猶賢于没字碑遠甚而迂儒視爲不切之務戒子弟勿作詩古文辭更呵其漫游引董生三年不窺園作據廼天人策未見出人意表祇以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之常談聳動宋人而漢唐迄今大儒無宗之者正以其胸守筆底少靈活生動之趣則不好游之故也自非

然者司馬子長何故適越而文逸豪張說何故適楚而詩更悅耶晉陵許聚初以筆耕者也垂老倦游而硯田不熟者累歲譬持齊紈蜀錦走丈身之國固不售而仍走齊蜀亦無是游法也茲將梓其文與詩爲入燕計號其草曰漫游漫者聚初謙言而游則其實歷也五都之市見結綠火浣有按劍盼者乎鄒枚嚴馬非梁孝不曳裾應徐王阮非陳思不授簡蓋聲氣合也自戰

國尚俠不尚文用舌不用詩而雞鳴狗盜之徒進猶云得士左矣雖然詩文原有定價世不乏慧目人聚初可自信也何藉予言作曹丘爲

秋浦詩引

蓋聞四時之氣惟秋最悲秋者揫也寓收斂意焉情放而候爲之束騷人韻士輒吐其不平之氣以故宋玉不傷春而傷秋杜甫無夏興而有秋興良有感也夫揫于時者尚爾況揫于遇者乎新都陳茂才出秋浦詩示予予覽之淒然核其槩皆自長于詰秋浦道路往還所經所觸之愁緒也古人奔王程趨子舍則詩以述懷秋浦之役急友誼哉而風霜跋履勞苦備嘗歌以志之識不忘耳不忘而寄慨于詩詩出而觀詩者核所以作詩之由則勞亦佚也苦亦甘也雖然人亦有言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谷風之效可以怨矣而未能忘也茂才以苦勞自傷而

予以忘勞苦之說諷則風人百爾之贈乎

天以雷霆擊奸孽毎歲凡幾至于鶯鶴笙鼓下迎仙道苦修之士但載稗史世人耳目未經聞見也人主以絞斬笞杖徒流磔若爲刑書律令與衆相戒至于賞善酬德非不故事舉行未嘗筆諸簡冊以其典薙其燉也由此觀之惡惡長而善善短天道主術皆然矣論人者但壹于褒美以示厚壹于忌諱以避薄是鄉愿也惡人何

憚而不爲惡事哉
國君夫人淫亂者多矣文姜宣姜哀姜南子不一而足直至齊桓公誅哀姜而後俱斂跡天子后淫亂者多矣呂雉武曌韋后不一而足直至唐玄宗斬韋后而後始斂跡盖惜生畏死不如此則不動宋多賢后或因此提醒豈天性耶
寺人頗有賢者于謙得 景廟懽心隋輿安道達其忠也王守仁幸免于禍獲保首領皆張永

扶持力也不然徐有貞江彬早剸刃矣迂儒不諳臣術將以爲結內乎則 鑾輿復辟逆藩授首誰之功哉
讀書者以我之神會古人之神則如覿面授受此前輩相傳法也但我不同矣有賢智之我有奸邪之我有庸愚之我以豪傑測聖人度內尚隔一膜况亂賊乎鴻飛天際楚見爲鳧越見爲乙故男子所受之苦所享之樂必非婦人可臆揣而中者此讀書之哈也
萬曆間武昌府司理徐有祿爲佽民所弑長與縣令石有恒爲亂賊所弑有之不祥如是夫湖廣巡撫趙可懷爲宗藩所斃四川巡撫徐可求爲土官所斃可之不吉如是夫豈有者無之漸可者不可之伏欲命名者愼之
庚午八月初六日渡秦淮河探入闈諸友同册者皆四方八也語云古今但有世將世相世科

而無世文因屈指文人皆無接脉者僅眉山蘇耳其語亦確特紀之
嘉靖間有妖人曾光惑亂民心大索不獲萬曆間有妖人趙趕猪那徒倡狂亦大索不獲夫欲獲妖人未有不以精誠禱神重賞動臣民者也禱不誠賞不信不重但虛文奉行卽魯趙交臂過亦開湯網矣其何能獲
凡事起于相激相激則極重而不可挽東方朔

為乳母居閒太學生三千人爲稽叔夜居閒術異而濟不濟懸矣故進言者當默動其真性不當明挑其客氣嗟乎血肉之軀具員者多深心大力者少以故五百人不能脫田横三千人不能免稽康也雖多亦奚以爲

祭雞豚畜牛羊古人以爲不義蓋其時蘇厚足伊仰事俯育故不屑侵細民微利今之時惟廉吏廼肯察畜及此若貪墨吏四知之金無不受

也四民之業無不奪也何暇及雞豚牛羊之細乎反藉口孟獻子不察不畜豈不巧哉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此卽蒸梨不熟意也當是古人托詞若今時命婦肯種葵習織則競以賢媛目矣豈其反戾女德而被黜乎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繫女子之裙以亡身說者謂之服妖陰陽反常不正之甚未必此一事遂足亡國亡身而其他所爲皆類此夫安得不亡也女效男裝始于娼男效女裝始于優良家摹彷娼優貴賤無等此卽披髮祭野而卜其淪于夷蓋先兆也

峩耳之制與進賢冠式配合雅宜施諸巾加諸帽頗不相宜惟風領與巾帽相宜人頗鄙薄不屑戴者皆化上之念也長安例百官未賜煖耳不但入朝卽在外私居部堂官亦不敢戴大宗伯李九我閣一玄紵風領大廷尉鄭繼之戊曰

先生反戴了蓋譏其不用貂也李口吾純絲表裏如一不似今人以野獸皮毛雄也此言巧而頗峻覺太傷時然亦見大臣風采

庶常進衙門侍教習館師之側例分左右班此班一定不易或告假在邸或因事回籍缺員不因人數多寡增減萬曆乙巳間偶左班六七員右班僅駱先生從宇一員適奏黃狗搖尾就駱同僚微作歇後語相謔曰貂不足館師及衆門

生忍笑不敢出聲此謔亦巧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者胳係予受業師親以告我非傳聞者也

冢宰周敬松先生名嘉謨楚人也爲官正氣曾官蜀中漸臬先期太守得夢張翼德怨其作伐欲娶周第三女爲夫人及徵松冊將抵夔州張王又托夢云明日至矣仍以姻事叮嚀太守具以其夢白周周驚訝即轉身至內除告其女女

亦無難色是夕女竟昏迷長逝至今肉身塑像現存此賀蝌駕語也其尊公曾爲蜀中二守語或不誣坐客共閧者張廷評闢若韓孝廉姬命徐光祿文郊時庚午八月十三日也

古人爲下下人立言自不作上上人語宋真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荊公有讀書萬倍利之句皆權教也若嘗其以贖貨訓則旨反晦而人益迂濶視矣

華履乃胡俗也元朝始有之故金兀术輕宋曰直用靴尖踢倒耳小說載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帝前夫唐時尚未有靴也殆謾耶

斯人在世不能獨而無與一切飲酒看花登山等樂必得朋友共之方快于心實則可以朋友稱者其人絕少大抵皆伴耳榮悴相形雲泥適隔故一友貴即失一友一朋宦遂喪一朋向時與我作伴者今復伴他人爲聲諸娼妓今日伴

商賈侑觴明日調絲弄竹倏而伴公子矣後日歌喉舞袖倏而伴侯門矣介性之士豈堪頻易伴哉

禪門宗語真偽相半猶儒家講道學話不可全信不可全非真則賢聖之微心偽則盜賊之說謊看語錄者勿爲所誑必配合其人之行事而後可

世人結納名士于未遇時冀其榮顯念舊破格

提攜俗呼爲燒冷竈乃有媚神祈福者牲牷鼓樂神覩之則燒熱竈矣必不墮其彀中人亦何愚而虛費耶不觸其怒不降殃亦幸耳

世態浮薄既登通顯則傲肆故交絕跡門墻另有一番新客來往猶可言也更有一番狼僕將虎視以傲睨舊日親朋若人良心喪盡不久即殂蓋氣盈不復有加此理鑿鑿不爽予所見多矣

世間有好人而做官不好者昏也弱也有不好人而做官好者明也强也論至此則國家用人與其用好人不如用好官地方得蒙福耳

千里馬堪用處第一偵卒飛報緊急軍情第二驛置荔枝等異味第三逃將戰敗而奔敵不及追餘無所用之

上智之人留意性命之學從事詩文之業與富貴日遠下愚之人習懶無耻玩愒歲月亦與富貴日遠惟中材與富貴相生死耳

仕途惟詞臣所值皆順境也無災無害直至公卿此其常耳若外官起家一路功名到白頭中間不遭遷謫者其人暖昧多端不可方物目前得二人焉其棄城而逃猶矜疑未决者爲王化貞癸丑進士不六年而即開府遼東其引虜犯闕先擅殺都督毛文龍今已磔示者爲袁崇煥已未進士不七年而即兵部尚書此二賊其榜

樣云

楚狂不知何許人也相傳姓名曰陸通然孔子龍德自居狂以鳳德擬之非其質矣予生平未嘗至楚臨河而近想接輿相遇茲其時歟所云今之從政者未必不爲簧鳴犢舜華發也不然亦安見其殆耶

予向以方命二字爲過于固執不能進方遂致虐民近見傳燈錄所載祖偈方便呼爲智此所

謂方廻方偶之義也因物順應隨方取便總之以無我爲主方命之徒自以爲是不肯與人方便者亦自以爲是其受病處皆在有我儒釋二教旨寔相通存是說以取証于來者

老氏道德經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六祖壇經不思善不思惡善惡皆假爲福先思惡即爲禍始其旨相通但道家標其當然釋家剖其所以然耳

茅山三峰連峙大茅中茅小茅相傳茅氏兄弟三人學仙來止于此因以得名九鯉湖亦云兄弟九人羽化而去俱乘赤鯉故也匡山亦以兄弟七八結廬于此而得名夫塵世相妬相佐者莫如兄弟兄弟共好道出家亦希有之事即此已成半仙矣嗟乎象而能如舜也則與舜共登仙籙而舜亦肯願爲天子哉

世亂而人思亂皆以貪故然目擊時政衷懷不平實爲之因故遏萌者急宜崇奬恬退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夫人貪廉天植其性一官猶戀不忍割患得患失况有重于官者肯不隳名義捨性命以圖謀乎孔明之不負先主當吟梁甫時已預卜矣桓溫劉裕之篡弒其即萌念于初王之始乎

徵聘風馳薦舉蔚起則人皆砥節自愛說者曰從此人皆徼名以待舉飾節以望聘未爲得策也此說非是與其眞匿喪也寧僞廬墓耳與其眞絕秽也寧僞割股耳語云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予曰惟恐不着假

都督毛文龍杭人也以布衣起家賜蟒玉衣帶尚方劍駐師皮島經畧袁崇煥襲殺之以媢嫉朝議置不問此己巳五月間事也夫文龍反跡無據又無審　旨擅作威一至此哉冠紳中無斥其非者豈但　乾綱替而清議亦掃地矣至

巳巳十一月崇煥引虜入犯相持月餘不發一矢且運米以餉虜幾危 宗社始崇煥欺 上有五年滅奴之語至是反情盡露總兵滿桂備發其姦 上命緹騎逮之庚午八月磔于西市冠紳猶作回護語此未必邪慝念大抵蠢也看科目二字太重了

米元章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皆以才名顯而蘇子瞻尤聲施籍甚諸君聚樂以爲依歸一時

輕薄子相嘲云蘇門四學士殊可笑也假令四子中有位高居政府者則子瞻且降爲門客與三學士埒矣俗吻品題大率如是自昔已然何惟今日之輿情也

瞽者衣錦已不覩也而以供人之覩聾者吹笛已不聞也而以供人之聞皆用心于外也嘗見夫兒戲者爲主爲從爲騎竹馬爲執旗杖傳呼互相更代以爲樂而旁人覩且聞者等無有二

自至人覩安見軒冕之爲尊輿隸之爲賤耶

山澤之叟豈無驛馬星動而足不踰郊永巷之媵豈無紅鸞星照而寵不下逮市井之傖豈無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則星說窮矣畢竟以子平爲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門僅博一第生于帝王家迺貴不可言則子平術窮矣畢竟以堪輿爲主五代時有楊行密故事則堪輿術又窮矣畢竟以德爲主傳奇載渡蟻還帶二因果鳳

鑑之轉移亦全憑陰德也

擇禍莫若輕擇謗亦莫若輕用人無求備責人亦無求備衣洵不如新若取其適體而惜福則舊更便也人洵不如故若遇豪傑于傾蓋則新更驩也

宋睢州人方臘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此其事不遠非僻無可考者而 昭代襲之則儒臣不學無識故也

幹雖不粘泼明才不踰人乘宋君臣之昏庸而
侮之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彦朱勔等何代
茂有微徽欽胡自而售其奸耶中材流于不肖
圖富貴也勉爲賢善亦圖富貴也全伺上意所
嚮逢迎遷就然世之眞正豪傑眞正僉壬其人
絶少惟中材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非大有爲之
辟豈能化枉歸直爲臣隣藏拙哉

水仙蒔時犯鐵器永不開花此金尅木之理也

因其性喜水故名水仙而忌見鐵于金生水之
義何居閩中棕梨樹將萎以火燒鐵釘置幹中
則復活殊不可解格物者察之

客有言語不謹者云遷謫官皆不肖予枚舉示
之周有柳下惠漢有賈誼董仲舒唐有韓愈李
白宋有寇準蘇軾　本朝有王守仁海瑞不獨
予一人已也

名從利生者十九利從名生者十一假令巢許
無堯嚴陵無劉秀千秋萬禩後何自知其超越
哉

古之名將設伏以待敵而敵不入彀者頗多偶
爾巧中便誇神算垂聲青史自予論之用間用
偵用伏此三者乃兵家切務然必須知彼知已
互衡其分量乃可

鴿鵰即黃鶻也食其肉能止妬梁武帝試用之
而郗后妬因以減半豈實誌公神通不及一鴿

鵰肉哉予謂此即誌公神通所默轉也不然鴿
性淫甚而貞女之食鴿肉者豈遂至隳節耶

塑像繪像者于從神體貌獨小難符意尊崇木
主然貴賤賢愚豈以形骸鴻瑣爲區別哉不通
極矣以施于防風氏巨無霸則可以施于晏嬰
則尤不可若用童子侍立亦須細意酌量

設謀非難用謀實難李左車田豊等皆出奇策
慎不用也論者多侯嬴之善畫竟不知信陵能

用謀故底績耳愚陋之識與英杰所見枘鑿不入侯嬴勝李田處在不輕以謀嘗必俟其退悔追求而後告之不然亦未必遽聽用也

嵇康不喜吊喪特托詞耳人生于情康獨無情乎既云人道以此爲重康獨無道乎嵇因康名重名高交游衆多不勝其吊故爲是說以掩之同也非僻也假令竹林諸友或先朝露亦槩不吊乎

世有極相似者四方六合婦女哭聲是也一切禽鳥卵味是也一切兒童嗜好是也宜異而同可以封域倫類擬哉

一日之間一人之身自朝至暮有必不可缺必不能罷者數事曰梳頭洗面曰飯曰茶曰矢曰溺而孩子獨多一事曰哭婦人獨多一事曰笑一切成人之無骨無耻者更多一事曰說謊是亦不可已乎

漢光武共知其爲中興主唐肅代德共知其爲庸主然三宗能用李泌而光武反不能容嚴陵致其浩歸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虛語哉雖然李巽而嚴顚李宰相之才救時之品嚴山林之器傲世之資也肅代德在長源包荒中光武子陵彼此不相包荒各執其是雖不能行事使之義而終始交情于友道庶無忝云

庶民之家丁多者以萬計或有合族不滿十人

者至于帝王天橫之派自夏商周漢唐宋歷考之龎不雲仍千億不可勝紀此未必堪輿旺丁使然夫亦殯御繁而奕葉廣耳

廉介一也而起念不同有謂天道好還多藏者必厚亡非輪廻之受業報即子孫不肖嫖賭蕩盡而後已此以見解起念者也有謂恬澹可以養德眞有不屑不潔者存而厭彼華膴此以本體起念者也有謂功令甚嚴特矜苦節希占上

考此斤斤以一官起念者也以官起念者仍以官轉念倘墨者必升廉者必黜則懸魚于白晝者未必不攫金于昏夜故曰人心惟危天下唐官有三種末一種最險仕途當避其兇鋒

舉子第不第全不係文之優劣有文劣而得儁者有文優而老死牖下者皆命也著書立言之人姓名有傳有不傳亦全不係書之優劣以故古人之書垂來禩者十不得一焉皆命也

衛詩乘彼垝垣以望復關考廣輿記復關隄在開州古黃河岸北蓋地名也而註云復關男子之字也晦翁自用一至于此

風雨雷雪乃世間必不可少之物然多則取厭于人而壞田禾致疾疫且有損焉惟日月不然光景常新以故見一番有一番之趣味懽樂夫朋友亦然矣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半月一見者有當十日五日一見者邁種之倫命世之士見一番有一番議論有一番識度才情出人意表卽日日見不厭也夫豈惟燈前尊前花下牖下山間水間卽睡夢中亦不可隔離者此竹林諸賢莫逆于心而眞能忘世也我輩之苦在無日日可見之友耳

平淮蔡之功全屬李愬其時裴度爲元帥論愬弗行偏裨禮而愬依然披執伏道旁且云叛鎭久矣不知朝廷之尊命如是則體統方肅度與

愬俱不可及也此卽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意乃王吉厥後泯無聞焉又未聞相如薦之若曲逆之報魏無知者此俱不可曉

士子下第後察顥者有怠色闇者有拒容輒感嘆不平總因自心起見物情未必爾也彼先無期許之念安有炎凉之腸先無料其登第之心安有輕其落第之理但失意中妄結此虛相所見無非竊鐵也者闇人無責矣顥者當加意周

旋非但厚道恐是夫日後得意追憾前愆遣其
辣手而受者猶不覺也

近習最可厭者妄作四言詩郤又不能造句依然掇拾毛詩口語雜以自己詞頭譬村婦貸得夫人珠翠不敢全抑又把三家村時樣紙花配搭更覺村氣

佛之滅度仙之尸解皆示人以脫離之相不欲纏綿久在塵世也其以像教以墓碣特塵世寄

思慕焉耳恐非佛仙本意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識者笑之但平原君至楚合從何以門下士竟不滿二十耶覩毛遂自薦不第十九人外漏遺者多卽十九人內冒濫者更多矣

閱陶貞白所譔眞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蓋意見爲累也愚婦人篤信而不轉念遂能坐進此道予弌說中偏揩比丘尼但有見于下愚之多無見于上智耳比年悔之紀以示懺

三茅眞君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盈以髫齡出家成道故其顛始終若童固衷爲刺史歷顯官晚而脩玄則楚楚鬚丈夫焉流俗狃像而不考誌誤以盈爲最幼之弟黃冠亦作此說山人士大夫皆信之道藏叢說齊東野語人胡可一日

不讀書也

王維有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詩李白有哭日本晁卿句其名不存而以官著蓋晁乃夷人入仕中國者古人立賢無方見中國廣大氣象非後世所及也

譽博學者曰腹笥經肆非美稱也藏蓄多而性靈少猶笑膏粱紈褲手弟爲食廚衣架云爾

詩人有以三紅壓韻者未悉其東歷黃巽龍討

得是宋人故事應子和詩一螺炬知燒紅一風
過落花紅六兩岸夕陽紅人號為三紅即秀才
張三影亦類是予閱唐人李賀詩集一[illegible]
寒南山死一提携玉龍為君死一竹黃池冷芙
蓉死一彭祖巫咸幾迴死一七星貫斷姮娥死
一九節菖蒲石上死一黃河水合魚龍死一[illegible]
竹千年老不死一南山桂樹為君死一木旗[illegible]
地白虎死一青狸哭血寒狐死一不惜割戈死

一白草侵烟死一秋白鮮紅死即謂李十四死
亦可也長吉慣喜用不祥字若迂儒則又以為
詩讖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庚午官稿

聖人戲應故人而其技窮矣夫夷俟者戲之也
子待之亦不以禮蓋即以其法應耳且士之遊
方外者苦禮教束縛而頹然自放非大聖人嚴
督過之則畧不徵省吾夫子自待弘而應物有
術嘗以此處原壤矣夫原壤何如人哉勇于立
異而舉動不安于庸習為佯狂而流品漫無所
屬若呼為老氏之流謬矣老氏者子所就而問
禮原壤者子正惡其無禮者也其于子也業已
俟其來又何必夷其體想夷者特彼人之故態
而俟者非此物之本心記者于此欲甚其罪狀
反覔其筆伐而加以夷俟之名夫子于此不摘

其臨喪之棄禮但數其閱世之小疵以報其夷
俟之失所云幼不遜長無述壤之實錄也老不
死是為賊子之詭詞也杖叩其脛壤之自取而
子之稱施也子生平不輕訴詈一人而獨以加
諸壤蓋壤之不自揣者在以此法概用于夫子
況事不可訓詎今及門見耶而于以鋤其傲氣
破其積迷即權敎也子生平何嘗搏擊一人而
偏以施諸壤蓋壤之敎如是者欲以此態玩弄

吾夫子然閑不可踰豈因親故怨耶而于以癹
其前慫㬊其後悔亦厚道也曩時升木而歌頏
視如桑扈之返眞而借歌以代泣壞本非可絶
之人一旦筋骨自弛竊附于儒家之佚老而侮
聖以自高子仍示不屑之誨乃原壤承此不聞
飾說遂非又不見蹶然起謝而默以聽之其相
喻也微矣原亦豈常人也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字無聲

戲應謔詞小儒讀此必謂不倫夫割鷄牛刀
何嘗不戲莫把聖人看得太版方了。

勾踐事吳庚午官稿

以復仇觀越見事大之智焉夫吳越世仇也微
勾踐能事之則以太蔑小越其如吳何哉且越
之隣于吳也吳大而越小其交全不以道然在
春秋時皆好兵之國也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
不焉自吳既滅之後越擅霸名方吳得志之狄
越會忍辱豈不嘗事之乎當時吳所以憑陵勾
踐者孩至如獯鬻甚也皮幣犬馬珠玉莫獻于
庭迺句踐所以請命于吳者不但如太王已也
養馬嘗糞羈囚備嘗其苦凡可以動吳君臣之
憐者靡不爲也而因以動中原同病之憐則左
袒越者不少凡所以觸越臣民之怒者蔑不試
也而借以觸天下諸侯之怒則切齒吳者必多
惟切齒吳而吳援始絶會稽之困遂成興撥總

欲取故與之術惟左袒越而越許始伸臣妾之
羞翻成大勇實以退爲進之謀吾聞卑伏以佚
敖狐之智也而句踐師之一切詭譎皆國史所
不載者雖蠡獻其策亦句踐能用之也而沼姑
蘇之禍心已包藏于石室矣吾聞將擊而歛翼
鷙之智也而句踐法之一切僥倖皆尋常所不
料者雖鄗助其成亦句踐能甘之也而誅文種
之毒手已先試于夫差矣卒之滑筋既擢齊社

復昌平屍繞鞭楚鼎旋定獨吳則一亡不再振也句踐報仇之氣其可當而事大之智其可及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翳

事雋警最直截是王智事吳多屈曲是覇智通篇喫緊全在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智焉十一字可當陰符一卷

句踐事吳 其二 庚午宦稿

事大之智有再見于越者焉夫句踐非屈于人者而迫以不得不事之勢則事吳即其智也且交隣國者壤接則勢必相圖敵堅則釁難得間以小事大自太王而外鮮故智者又有句踐焉夫句踐與夫差苗裔均出于神明而云蠻夷之國者緣素昧睦隣之誼耳越與吳星精並屬于牛女而云得歲與否者特謀臣無聊之詞耳迺其搆兵之初蓋互分勝負焉然而小終不可以抗大則與爭一旦之命非完策也揆其開釁之始亦各分曲直焉然而大終不能以字小則務爲萬全之謀當吳入也句踐有術于此肘腋之患不用剛而用柔柔則忽忽則恃機穽所伏吳能逃其彀乎此以媚吳者驕吳而爲所媚者亦誤認以爲越眞懾服我矣句踐有局于此腹心之疾不乘急而乘緩緩則忘忘則遅怨毒所注吳能超于筭乎此以豢吳者穉吳而爲所豢者

亦篤信以爲越果暱就我矣假令早聽蠡言而靜氣以待何至來會稽之棲乎幸而能轉念焉則句踐一隙之明也不然越禍未有底也又令不用種計而觸戰以死安能延允常之祚乎幸而能改圖焉則句踐千慮之得也不然吳鋒莫可攖也要之以句踐較太王一則其辟獨斷一則其臣協謀處勢各異一則隣岐而有都可遷一則負海而無地可避遭時復殊迺其能事大

則一也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辟獨斷臣恊諆有都可遷無地可避等語俱

是千古創獲

句踐事吳　其三　庚午官稿

觀越所以愚吳者而智徵矣夫敵惟耐乃勝也
欲殲之而故事之越善藏其奸矣且以道交降
者用仁易用智難而用智之國圖遷易圖守難

以小事大太王為其易者在句踐更難矣春秋
時好啓疆者莫如吳而與越客適世受剝膚之
災如脩怨者莫如夫差而與句踐尋讐時懷報
復之念適句踐何以事之哉焚寶玉殺子女背
城借一此烏喙之大言也在行成時猶且跳梁
納管籥稱臣妾請于前此待命之實跡也當
未許時可勝惕息夫夏臺羑里之囚在湯文猶
臣子耳吳越則兄弟國也同是比肩而降心以
相事匹夫所不堪者國君能堪之乎句踐此時
亦出于無奈矣去邠踰梁之苦在獯鬻猶戎狄
耳吳越則姬姒姓也共是帶礪而俛首以相事
曩時所不甘者一旦能甘之乎句踐此情亦苦
于莫控矣夫亦異宗祊之不泯乎方伯連帥莫
可恃也則借彼好諛之念以入而由今想之凡
吳王率意之施皆古今未有之辱將欲俟氣數
之自轉乎屈伸順逆無可憑也則乘彼好勝之

氣以投而自昔按之凡句踐違心之受並詩書
未有之冤冤不奇則毒不甚食心吮血誠有如
子胥所料者吳賜越之說未可盡歸諸天也在
句踐圖之已非一朝毒不甚則謀不陰合齊連
楚洵有如逢同所籌者弱役强之會特在善韜
其鋒耳乃句踐試之已有成效以小事大非智
而何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一題三秩一秩自監一議只是讀書多眼界
濶性地靈不關筆墨

舜發于畎畝之中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庚午官稿

核聖賢于未遇有徵慨焉夫處困者多矣而發且舉者不少槩見人顧自奮何如耳且上古之世治天下與國者非皇上之胤嗣卽岳牧之子

孫世系相及不以授他姓畀窮人何其隘也自堯禪舜而賢路開宇宙局一變矣武丁物色傅說而習氣破綱羅目一新矣于是從側陋而驟發者一乘運會而遞舉者五說者曰抜異才者必須異識似也而謂有奇遇者必有奇窮非也稼穡耒耜在二帝時始闢矣廼何以至周至漢而力田之科畊與之典仍不離畎畝中求也師儒藝極自三代時已然矣廼何以及湯及武而莘之伊釣渭之呂又不從學校中得也名教之設肇自仲尼前此未聞有所謂儒者卽有之先王特游惰視焉安見版築等務瑣細而非居身之珍處士之徒橫自周末前此未聞有所謂士者卽有之庶民亦尋常忽焉安見魚鹽等爲逐末而非資生之策下此而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君子亦猶之舜說膠鬲而已矣外此而士而海而市諸涉歷亦猶之畎畝版築魚鹽而

已矣如謂心性所鬱而厭之則農工商賈職業所關如謂聲色所迫而任之則儕耦等倫橫逆不及以是爲憂患耶日用飲食幸得生太平之朝忘帝力矣以是爲安樂耶聖君賢相依然偕作息之衆共遊處矣孟氏借以立論以激夫暴棄者而庸俗富貴起見眞以是爲不堪嗟乎後世眛此義以於陵灌園買臣負薪伯鸞任舂孺子磨鏡爲賤役爲任誕立異而天下風俗從此

壞矣但號章縫便笑沮溺異許行何孔孟之多
也

皇明由恭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有奇遇者必有奇窮卑爲大任二字周旋耳
其實與真正英雄何處不可自見仲尼刪六經
憲萬世此任豈小蔬水曲肱樂亦在中又何
苦焉

今人于果蔬諸種如石榴甘蕉蒲挑之類如胡

麻苜蓿之類皆附會以爲張騫使外國因而攜
至中原者夫物性與土性有宜不宜豈騫一一
能早辨耶抑所携多種僅此數種獨存活耶

城狐社鼠得所托也氷山失所托也人智有不
如物者物多疑而人多恃也狐鼠之壽不及人
而氷之壽不及城社良可悲也

好秀才小試不利于取友求益不便父兄負高
才而淪落不第于教子弟不便何也無徵不信
疾中于膏肓不可瘳也

與異調人飲酒則話須點檢不然我本無心人
談彼作有意之聽泛論其事也而彼私揣云此
爲我而發也夫飲酒洽情適性反多一番魔障
故曰如公榮者不可不與之飲酒此古人之苦
廻也

理之一字在四書五經中不少概見不知何年
倡起而宋人據爲準的于中庸文理密察又曰

溫而理然皆偏枯不完非若道德心性情等字
樣可舉一以該百也

茂林叢木當盛夏時忽零黃葉數片枯枝幾條
雖不足爲全樹有無然摧敗剝落之象已兆端
矣人家科目事與冠裳接武雖一二不肖子孫
棄書不讀親邪友遠正人猶盛夏之枯枝黃葉
也賢父兄柰若何哉

佛生于西方而其教其經未嘗不流入中國老

子西出函谷關即無令尹喜强使著書而五千言豈容泯滅蓋業已與儒釋鼎峙爲三豈藉喜一人延其脉乎喜亦深于道者想素與聃習所云真人紫氣之說佯推尊之以聳動愚俗不知此未必信且傳耳

舉事雖無成而千古之下不以爲非者僅數人耳荆軻刺秦王丁建陽討董卓李難業駱賓王討武曌施全刺秦檜君子悲其過未嘗不取其心

書賈射利每假李龍湖批評即水滸傳西遊記等小說亦不空過幸面識眞者少眞批評反不快人心目僞批評駁可洞心嘆未曾有蓋庸愚別有肺腸別有臭味四海之外千古之下若合符節故易售也更實繁有徒故廣售也予何以知之于演傳奇時丑癸陳腐科諢滿堂大笑知之于好會元好解元文初出生徒大駭知之于僞谷董得重價知之于微巧賤昧人享忠厚名知之于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名士接踵于世面半獲厚賄知之于老貢士大夫信游棍說謊造謗而反踈遠正直知之

國家功令以察吏安民爲本安民之法不外察吏而察吏之法有扼要處世間無賢衙役與衙役齟齬面謗聲交作者廉能之官也百姓蒙福矣與衙役比匪而譽聲蔚起者貪庸之官也百

姓遭殃矣蓋淸官遇惡人如猫捕鼠本體十分粹白無瑕可指所謂廉生威也墨官遇惡人如鼠見猫暮夜之金彼皆有跡可據安得不心怖乎所謂慾不剛也昔有一直指按閩乃晉人也每于路途出其不備擒住鬨人問有司賢否此意即刻流播通省遂有衙蠹訟師窩訪地棍學梟偵其將至辦作農夫往來路傍果承明問因而顚倒賢奸壞淸執官十餘員出與正强盜人

命四五十犯自矜獨智如是則吏何以察而民何以安乎

凡人意拂境拂定有好文好詩相偪而出如天氣鬱蒸時物變化耳然此就才士論也若庸夫處拂則急不擇音所吐露反不如平時矣

富貴中原有好人只是富貴二字沉酣深了共處世也非杜絕祈求以保所得即攀援分外以罔所未得而去道日遠貧賤中原有好人只爲

貧賤二字痛苦深了非以爲耻而欲厭離即以爲恨而欲超脫而去道日遠此兩種人既遠于道則愈近于俗既遠于道則與有道之士交臂失與非道之類千里合而夢魂親夫安得爲我友耶

古人上書陳言即用于世或出于獄今人上書陳言如石投水蓋所上書之人原無奇智異能大率迂腐孟浪二種而受書之人權輕力薄不足以薦拔豪傑且比古人更多一好貨念也

多言乃最賤之相人家子弟讀書而多言猶持之成理出之成章不讀書而多言驢鳴狗吠殊覺可厭然文人未有不喜譚者又不在多言之例乎少見胡元瑞孝廉娓娓而口吃莊見嵩明之會元沈銘鎮葉臺山二政府李湘洲大宗伯俱喜譚玉屑霏霏襲人又能傾耳諦思予言或在他人前未必如是吐露耶凡縉紳眼視鼻半

日不發片語者最穢之腸最劣之品也

宦途見客既茶之後主無一語乃速之去也不可不察色其渾厚者頻頻催茶亦係心中厭怠不可不察言至于投刺一節非世家子弟斛中肯脣江湖假公子多從此敗露乎故不明言也明言之愈難核矣

庚午九月廿一日見四川馬巡撫疏蜀中風俗即吏員承舍亦受投獻請　旨寵華此大可異

嗟呼閩民之害在關提蜀民之害在投獻宦此者能動念乎否

村野細民遇同父異母昆弟相伉不啻吳越待異父同母昆弟相親不啻毛裏皆胡種胡習也胡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

吾浙山郡山邑因貿婢價喬且難驟得富貴之家因此有三四十歲老婢終身不配者頗于天和然非法所能禁也況又律所不載盖近山鄙

邑其俗採薪爲業特豢其僕以養全力使勇于負荷是亦一見也

浙兵多出于東陽義烏二邑其人長大精悍亦山川水土使然今海内概云浙兵浙兵非他邑百姓盡肯輕應募也浙兵眼疾心齊能覘望風色至于勇則不逮西北遠甚予意用浙兵非浙帥不可性情相習語言相通臂指之勢自能默調不爭惟是即蜀兵亦當用蜀帥楚兵亦當用楚帥也方今四郊多壘必有以予說爲是者況將卒同鄉則什伍之逃念漸息纓弁之剝削難施故廉頗曰我思用趙人

魯爲禮教之邦春秋時猶三代也武城之士非公事不至宰室者但澹臺滅明一人至形諸贊美則士習奔競自古已然何惟今日生祠櫛比而立去思碑刻德政錄軟軸圍屏出境迎送如是之狼狽也噫

都會之地薰蕕雜處擇交最難吾爲比匪者指示迷途試熟味之有人于此來至京師非應試非候選非爲商非處館非坐監非探親友而居隣非星命堪輿醫卜行術棚口又非定居置產效昔賢流寓討而逗遛不去食指不支別無生計如是之人非無賴惡少年即神奸避訪者也即不然亦是空生涯者也却號于人曰我建家難或曰某故舊薄我或曰原爲某顯者來不料

遙滂其敗官且物故或曰途遇風波盜賊資斧
渴而難歸或曰公祖父母佐之避地而未種種
諸言未可輕信況天下有文理不通之儒卽有
文理大通之冠漫然投契受累非淺卽有彼鄉
邦桑梓與之作援亦必細按其作援之品何等
人物又必面相質証考其素履不然是彼自已
所謊說仍屬烏有先生未可知也卽其黨類互
相喻張亦奉可知也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七　次集

告示以曉民調弄文詞愚民不解只有考試生
儒示約不嫌藻繪彼原係讀書之徒然膚淺生
儒猶有不盡解者矧顓蒙所讀何書欲以明民
頑愚之乎須方言俗說迺爲得體
秦時有阮翁仲者身長二丈三尺始皇時拜臨
洮守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像置咸陽宮司
馬門外匈奴至者皆下拜後世墓前設翁仲想
昉于此乎凡　論祭之墳方敢陳設翁仲此原

屬鹵簿儀也
人臣莫難于得君管仲晏子相信乎桓景孔子
所不及也故以其君霸且顯伍子胥相信于闔
閭范少伯不相信于句踐故子胥死吳以報王
少伯去越以全身其他得君而美業令名不少
概見者王安石之于宋神宗虛此一段委任負
此一片屬望深可痛惜
宋時廷試進士有一人耳甚大御覽及之曰朕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八　次集

耳小汝耳却大何也是人伏而對曰驢耳大龍
耳小帝問此何所本曰本于藏經其卷其葉卽
時查驗果爾遂擢狀元及第人何可不博學哉
嘉靖時一孝廉游戲平康見屏風上有墨刻
御製敬一箴熟記之及中式大對衆皆茫然惟
此人詳悉無漏亦擢是科第一人好學之士卽
狹斜處亦得書力也
慈心人有三戒見殺聞殺特殺俱不食魏瑠既

朕錄枉死諸臣裔各廕一子此自 聖朝弘恩然孝子所不忍也借父皮骨血髓換一頂進賢冠借父炮烙刀鋸易一領錦繡服殊非君子遠庖厨意惟哭泣憂思終身孺慕方得體卹䟽懇辭官未得 俞旨亦當俟數世後襲之比于食不聞不見不特之肉可耳

人世千蹊萬徑總歸于財花菓子變萬態不離乎糞其有不愛財之夫不受糞之卉特異數而

非同情造物視之亦躍冶之金耳

文章能説透世態物情者其心體光明故也戰國則韓非東漢則王充六朝則劉孝標宋則蘇軾 本朝不多幾人唐無之矣其他文人非不曉暢而不欲説不敢説推其不欲不敢之故曖昧多矣而自托于不忍説不屑説殊可笑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掌專在是矣然一切醬瓜醬茄醬薑等物惟寺院僧道獨精美異俗家何也惟無婦人故也若酒肉僧道陰藏婦人在寺院者其醬醋等物亦與俗家等由此觀之不但願修仙佛者當出家而求田問舍之徒更當出家矣

神堯聖舜繼體弗類未五世而澤斬矣儒生所謂開萬世之太平者豈空談哉知稷契明倫之類知黃帝制五兵皐陶愼五刑之類皆㴑也非因也

舌者心之苗人之將死舌先僵焉出語含糊不明蓋心先死耳夫國之有文猶人之有舌也文章近鬼近藝非佳兆也人死有死之症候國亡有亡之症候死症候庸醫不知而良醫知之亡症候賈人不知而文人知之良醫知之則不投藥文人知之則不出仕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沈氏日旦卷十一終

吳越遁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冬

定陽放生社說

夫傷生嗜殺非細故也皆起于貪貪其味而設異類之羽毛鱗介貪其財貪其色而殺同類之人貪其國貪其天下而弒父與君罪分重輕心一而已故曰不貪爲寶聖王在宥但嚴殺人之

條與篡弒之律而恣口腹戕物命者不載于刑書以故善知識吃緊提撕將果報罪福之說聳動愚俗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此也其實放生大旨不過全吾心之生機消吾心之殺機符帝德之好生而已四時以春爲首五德以仁爲首皆生生之謂也生機稿而不活生意死而不陽則乾坤毀矣儒家自親親而遞推之以及于民物二氏教忠教孝不殊于儒而戒殺放生

作初學入門指南猶如楞嚴一部經先從摩登伽女說起蓋食色二累與生俱來衆生墮落異類只此之由然世間齋素人有幾種或囊澁不能備葷或胃弱不能受腆卽不然欲延壽耶惜費耶祈來世福澤耶慮入畜生道耶眞心持齋無所爲而爲者絕少予年十六猶未啖豕先慈憐予骨瘠苦勸勉遵從此三日不食肉卽便思肉蓋習也非性也至于牛羊則永絕矣殺生一

節但戒毛羽未及鱗介此以大小起見亦障也定陽放生社係　純陽祖師主壇予捧誦機語篤信佩服自古及今三教合者自　呂祖外無聞焉予生平見解未破去道日遠稔知殺業甚重譬奪人財物者未損其肢體謀人妻妾者未戕其性命毒痛猶可當也至于殺生則宛轉刀鋸徘徊鼎鑊口不能訴哀鳴求脫欲避無門慘不忍覩毒痛萬難受也區區老饕適口幾何我

之受享有限物之受苦無窮雖八珍在前慘不忍食此不忍觀不忍食之心何心哉好生之心也好我之生好物之生岐之則凡合之則聖腐儒口談萬物一體其實漠不相關愚夫愚婦甚至有自已持齋而殺生以啖人者曰我未嘗寸爵也業有所歸果爾則啖人者愛之乎抑陷之乎反不如食熟肉而戒殺者慈心猶未失也社中諸士從大處參究則六祖之弛網與成湯

不異從小處塗飾則梁武之麵爲犧牲騶虞之不踐生草情徑庭矣吾願放生者行菩薩行繹裴休之言會龐居士之旨仰承　祖師悲憫拔救意先從貧民放起先從貧士放起先從奴婢放起先從本家骨肉放起而以與餘暇放魚鳥蝦蟮鱉螺等生可也放生者最上放于江海其次放于湖河最下放于池沼饞闍黎陰已盜啖何俟漁翁偷竊哉西湖舊有放生池大不數畝天暑水泛所放之生僵浮水面螺蚌殼積底數尺是因生非放生也更可笑者待社友齊集始放社有要人暑月遲至鱗羽等斃者已過半矣一切善事皆以智爲上首

壽何太僕六十序

辛未季夏之十四日吾友廖傳生馳札訂遊西湖以十里荷花相忻勸予憚暑特遲其期詰旦謂予盍乘便而生與焉伊戚何天育先生盤桓

白岳黃山禮南海大士返因結夏湖山間更買舟載其眷屬以往夫鹿門龐公偕妻子隱與介推於陵不殊然皆長往不返者也天育暫憩焉耳亦須臾不離哉傳生曰先生歲辛酉入浙募兵爲五十初度今辛未則六十矣七月八日廼懸弧辰也而皆于西湖作寓公其人不俗公不可無一言壽之予曰先生名噪予耳久矣未習其人當入浙時則予宰閩比天育司李襄陽時

以礦事觸璫爲職方募兵時復以廉直觸璫黨不第罷　詔獄且戍也迨覆盆獲伸已二毛矣坎壈仕路三十餘載無布衣一日之懽乎因思古今遭患害者皆熱腸人也賤而熱腸不過醉後怒罵聞者迂之貴而熱腸則舉一切萬不可爲之事悉以投遺而庸愚坐觀成敗又舉一切影響之浮議加焉使勞臣不得不受必萃所忌而後快故楊朱之靳一毛非本體也既悔且激

其所泣之岐正介于冷熱間者不然以定識定力单趨一路何岐而何泣之有先生得無蹈是乎浙中秀美之氣半注于西湖先生向得其粗今得其精安知他日不得其更精者乎是以先塵混雜凡夫視之皆人而聖視之皆鹿豕也居山鹿豕漁樵者與朝亦鹿豕岳牧其他扇敲元規相去幾何與蜉蝣曾無差別先生甲子一周于孔爲順于蘧爲化乎願先生順夷險化恩怨以冷眼消熱腸學漆園之逍遙即樂爲壽可乎

傳生曰可

岳武穆文集序

宋鄂王父子冤斃當孝宗朝已建廟號忠武矣淳熙間更謚武穆何耶賢奸枘鑿功成既忌其生節全又忌其死也說者曰王所少者一去耳其去也當于相檜之時子曰不然俟檜相而後去已晚矣當于康王嗣位之時夫鵬舉業已博

通左氏有宋公子目夷成案在即微檜能竟其功哉宗李諸君子總狄梁公等倫依然匡復廬陵之陋見耳親固有棄之而全者分羨之說是也沛公能康王不能以龍準天授之識力律庸愚之朱高以宗李所未醒之局面望王兄幾遠引得乎哉書生叩馬但有見于檜而無見于高宗亦偏詞也毘陵張大王感憤時事蒐王表奏論記詩歌等彙帙以動武夫之不文者使知勸

學嗚呼今不乏讀書之弁而知王之忠義者幾祗以富貴起見即求一功名之士不得也即草莽中有眞正英雄誰從物色于科目外乎則忌才者不獨一檜賊然矣

周景虞詩序

沈子曰詩亡于周末以乏采風之使故自後方隅混一合聚京師分馳郡邑而詩復存矣迂儒狃孟說而以爲刪後無詩可笑也又附會聖人

擯吳楚不使列入國風尤非也泰伯之讓虞仲之逃延陵季子之賢子亟稱不置何所不快而擯之况子游文學近在及門乎至于鬻熊左倚華皆有聲春秋間離騷出自戰國惜仲尼不及見耳豈楚書則載之而楚詩顧擯之耶當時所目爲夷者蓋屬淮南淮北諸夷非吳楚也吳楚係先王建侯安得夷左傳狄人滅邢滅衛則中原亦頗受夷患未聞稱狄而即以邢衛當之者

先民甚二國僭王之罪故黜爲夷以彼其時諸姬不折入吳楚亦竟蚕食于夷其功應不以罪掩也况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楚詩耶雅備之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作詩者非楚士耶二南具之矣國有興而代有叶不相沿也必謂刪後無詩則學詩者何以不宗三百而宗唐即宗三百而語語肖似不愧孟乎夘未必能乎且刪之一字後儒所以加吾夫子者豈子自道語乎

昭代不以詩程士而詩脉不絶有匹休唐者湘潭周景虞少而負奇其制舉秇白眉群彥庚午六館選士六人以應　命旨以復　祖制而景虞與焉景虞出其詩集示予曰秋蛩曰長歌核長歌所自作歲在龍蛇尚非基宰得伸之會而謂文士能寸展乎然視凋氣豪筆端所至一往深情哭亦笑罵亦頌也至于秋蛩多庚午被放後咏幽矣憤矣感矣傷矣物情交態畧嘗之矣

其景虞進道之一助乎士必得力于道而後獲藏身之所具識時之哲左徒洛陽輩能仕而不能隱能伸而不能屈能爲鳳而不能爲龍皆未聞道也而其文其詩則亘古莫及景虞得句類郊島郄無牛鬼蛇神之習洵可與言詩者詰所以作詩之因與世大異世之作詩者木天貴人以之積謀簿書外吏以之免俗山人墨客以之糊口自未有取適性情者也拾人唾餘又皆半

途闌入自未有英年逢掖習者父兄苦口禁以爲妨舉業焉果爾則蒙童句讀時已爲關雎葛覃所妨又安能詩魁多士哉予年十八能古文詞二十二能詩亦勉奉先嚴意不敢旁及而景虞何厚幸也迺景虞更有幸者張說遊楚後詩益悽惋頗得江山之助況生楚長楚者乎周以前詩權上操不得太史采風則詩不傳世三代以後詩有厲禁甚至詔獄只今六合爲家無待乎采　聖明在宥誰爲禁之我輩遭際超軼古人遠矣他日景虞借科名以扶詩教不甚老眼猶及見之所深願焉

樊氏新秇序

予嘗序列先輩四大家推王錢唐歸而瞿薛稍遜焉共神其脉其法一氣呵成與聖賢言旨如耳孫之肖鼻祖不啻優孟叔傲比也後之以元名世者神宗然矣僅脉法傳耳至戊戌而脉法

亂甲辰而脉法斬予生也晚然舉業不敢不宗先輩而鼓瑟齊門好竽者棄矣既而移其爲時秇者爲古文辭爲韻語世不乏知之者豫章樊元聲何所觸而以舉業請也且出其子弟任窓秇而乞爲玄晏也予吐茵此道久併近科榜首姓名若桃源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雖然有說爲試以兵騎步伐不愆刀斗必擊非太公穰且之法脉乎而霍去病李光弼輩不用也亦以取

勝爲漢唐元勳顧他人之法脉可以不遵而自巳之心精願力不可以不透不可以不堅近時得雋之士皆霍李輩也而爲廣爲迦者亦復不少彼豈泥古兵法哉則命也予乙巳遊成均大宗伯李湘洲先生適爲司業奇予文而疑其法詰之予曰法不同矣有先正典刑爲法有時文蹊徑爲法有隨題立法有自我立法師所法何法乎先生默不答亟稱鄧定宇馮開之不置蓋

鄧馮由四大家機局打出先生亦得力此者徵以針予予不及親炙鄧矣翌日手開之先生評予諸秇以進湘洲師嘆賞久之蓋元脉至吳無障許子遜另闢堂奥如變窒瑞麥奇而歸正一切宗先輩者所不解也惟馮先生解之至于遜孟秇則馮以爲太弱竟不知子遜靈心妙手全在此篇併馮先生亦不解矣甚哉此道之難作者不易知者更不易也樊氏諸友各禀慧性鴻

才當吾世而易其取法先程卽予亦自笑其迂甚然而樊氏之心精願力卽樊氏之法脉也孟柔其氣以入之虛其衷以俟之爲四大家作中興爲吳許作嗣足爲鄧馮作長奥區區一第特朝花夜錦哉元聲伯兄爲容庵先生令杭有惠政迪漸有賢聲値逆璫建祠時拂衣竟歸其眞實心爲東南第一流人物詩可追唐與予善故併及之亦以見淵源之有自也據元聲自題曰

樊氏新秇夫新未易當也日月所以不取厭者光景常新也學究家纔落筆而已陳矣猶人驚人急須自出機局以入于神也可

宋儒言過其實一味誇詡藝祖之號創業高宗之號中興張魏公之號恢復程頤之號得道統皆自濫也後世脩史者所當革除者也

堯舜有謚巢父并無姓名然並傳不朽其實巢父亦多此洗耳一事人以爲高我以爲隘也仲

尼耳順安用洗爲只一洗耳便落賢智窠窅不若聖人之大且忘也卽嚴子陵亦故作嶔崎歷髒之態祗因胸中有箇故人塊壘未曾打下然却被光武窺破大率眞王之眼聰而儒生之局酸相去懸矣處君相間能調適者惟東方曼倩李長源乎此謂善養浩然之氣

凡用人者扃外入僻作儕才之語扃內人慣出求備之言猶入市鬻物者嘖嘖稱賞必非售主

眞心欲售者貶駁未幾指貲攫取去矣

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可見古人日用不廢歌也又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孟氏以謳歌與朝覲訟獄並舉而對言之周燕嘉賓則歌鹿鳴至于君臣相樂輒彼此起舞賡歌其後鄉飲酒禮亦不廢歌則歌豈褻務哉自此道寄諸伶優士林遂目爲賤役而噤不出口所以養情性者闕矣

先臣于謙當木土之變先馳告四方毋得入援一則使京師人心絕望于勤王者則其氣自奮一則使觀隙而藉口于勤王者邪心默消眞高識也若施之今日只此便開罪端嗟夫六朝桓溫劉裕輩皆借此名色起事者也可爲寒心

舉子登科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其定候也踰四十而發者霜後之芙蓉纔十八九而發者臘前之桃李雖間有之然不可以爲常總之太

弱太髦皆非及時雨也

時流演傳奇者以袁崇煥作正生以魏崔作丑及崇煥引虜入犯破磔時流復欲攻去袁賊而另用一夫其實袁與魏不甚相遠事已定于蓋棺惜始時操筆之人以犧繡起見識不定耳己巳十一月予聞邊警犯　闕値雍丞韓孟郁來相訪予大聲曰袁崇煥反矣察韓色微變至十二月袁叛跡漸著衆服予之先見且叩予何自

遂知其反予曰此情憤悱久矣恐駭俗不敢言耳仲尼纔誅少正卯即墮三都崇煥擅殺毛文龍巳半載杳無一毫舉動非反而何後覩　欽旨果云斬帥以踐奴約亦可覘予之憶中矣

岑參秋夕幽興詩獻兵部李侍郎云年紀蹉跎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蓋傷巳之老也錢起送裴頔侍御使蜀詩云柱史纔年四十強鬚髯玄髮美清揚蓋羡其少也等四十耳而老少懸

殊低昂自戶員所謂文人之筆也

古人爲養親祭祖方從事釣弋非好殺生命也然古人所居之鄉或未必近市即近市矣而市中或未必有魚肉可鬻則釣弋豈得巳哉今人近市而不屑鬻巳殺之物必烹鮮擊肥而後快又不用之養與祭也但恣口腹供燕會而巳豈惟三寶罪人以仁術論于遠庖厨之意何居

古人不輕載人姓名如杜少陵之朱山人乃錦里往還者也李青蓮之范野人乃魯城北往還者也豈靳許可哉或未足當許可耳何甚汪綸特歌者釀者輒著姓名盖世間惟何汪流輩不必盖棺而論始定也

戴淵仕至征西將軍盖陸機薦之也淵始爲刼賊掠機輜重機于船屋上望見淵神姿殊異且指麾左右皆有法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耶淵泣投劍歸之遂與定交予嘗謂盜賊

中有人覩于戴征西其榜様哉假令機名雖盛而力不能汲引淵必不歸也文法掣肘論議牽制而不行其言機必不薦也古人立賢無方獨一成湯乎哉

賜扶蘇死廼高斯阿二世意矯詔殺之非始皇治命也唐陶翰有詩傷之題云經殺于谷夫漢武帝惑江充譖寔殺戾太子其後也悔建思子臺若始皇則何嘗誅扶蘇哉而谷以殺子名垂

之千古亦冤甚矣是胡亥之罪也當易名弑兄
谷乃當

古人贈詩或稱其爵或稱其字與名或稱其姓
與行自未有輕易稱先生者惟李頎謁張果老
詩則稱先生耳何至今日而先生車載斗量不
可勝數也月濫極矣

李泌少負仙骨身輕學辟穀後爲宰相以鄴侯
終識者惜之予曰不然所謂神仙者其功行主

于救世度人非效熊經鳥伸自逍遥巳也泌處
肅代德間調劑寔多救度甚普可謂擅仙才矣
雖非飛天仙亦行地仙也古之王喬許遜葛稚
州尚欲就茂宰造竈以速登仙籙泌作白衣山
人勝黃冠百倍卽此便是仙諜而凡俗之見猶
視泌爲富貴中人何所見之淺

乙巳丙午間予在成均社友黃大年沈千秋對
予言秀才處舘最損陰德以故舘盛者大約不
發吾雖處舘然未嘗悞人家子弟竭盡其心至
于受敎與否則聽之而巳豈有如是立心而終
困者哉兩友之言不謀而合竟俱成進士予是
其說而廣之師弟者朋友之最切者也微特不
負友顯將豈負君豈負民哉總此眞實心耳素
餐于絳帳而虛縻束脩之先生卽他日貪位持
祿罔辭君民之具臣也豈有前後兩截人哉予
兩　處舘于徐氏脩金半載當得四十兩其徒

紈褲不率敎予僅處兩月卽辭去束脩分毫不
受主人跪泣不轉念也書此以箴天下之處舘
者

馮唐言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也帝謂唐辱巳
竟不知唐盖自況也唐不大用安所覘其韜畧
甚矣文帝之喜庸愚擯倜儻也于賈誼旣輕其
少于馮唐又棄其者予嘗謂其似宦料而乏主
術然耶否耶

犬食葷豕食素雞食葷鵝食素然犬司守雞司晨各不溺職安見齋素者必愈于茹葷者乎故比丘飲酒食肉罪小可原庶民心毒而口齋不可近也不可信也

相如作長門賦陳后還宮直奚啻于金哉休文爲謝讓作書贈公主帝矜憐之主遂不他適謨得遷官孝標因任昉事作廣絕交論傳世而倒溉遂不比于人數非文詞遽足動人而名士之

筆更自不同也

韓信爲王孫而子房五世相韓又欲爲韓報仇者何不薦諸沛公願伏蕭何耶盖恐動龍準之疑而避嫌耳然則曷爲遂不輔信盖明知其爲將帥材絕無霸氣而况帝王乎蒯通則多此一番說舌矣

楚歌散兵不止于智亦仁也垓下之圍漢以全力蹙項雖有子弟八千直几上肉耳歌以散之

陰騰無量鴻門赴宴倖脫于險終危道也亞夫方用事備陳平項莊之計不入則如之何吾爲畫萬全之策先卑辭厚幣以調之出其不備還軍灞上以待命可也更不須張良往恐誅之則失一謀臣更急選美女幾人侑白璧等物亦可也幸而兎全皆天也未可因無恙而概歸功于張良也

夘㕑云七月烹葵史稱公儀休拔園葵則葵可

食矣然今時絕無食葵者竊不解其何故予摘而試之味頗清甘但恐此端一開未必能自衛其足也

皖城僧海覺爲予言有大法師北山過金陵一切酒肉和尚見之悲泣可見眞心發見雖澌滅垂盡本來原自具足也予因追感先朝士大夫有見于忠肅王文成而涕泣者乎當無徐有貞李士實等汙青史矣

遇禍患而今人動憐憫心者善良也今人出腸快語者奸邪也此正是直道處脩身者平時自當熟思

駿武之名得以不朽者杜甫力也汪淪何戡之名皆托于顯而傳嚴與杜則尊托于卑而傳其附驥尾一也

菊花種于盆以供玩者大比芙蓉高可三四尺許藝之最難有野植之而入茗甌者俗所謂茶

菊也古人採菊東籬下又云餐秋菊之落英卽此物也茶菊久而不採則瓣亦漸落何必黄州始有落英乎

橋梓比父子此以俯仰起見者也至于椿比父萱比母則殊無所本若本南華大椿之說于以祝父壽似矣萱則朝榮夕悴冬月萎矣何薄于母而祝其不壽耶若本毛詩萱草樹背之說與母氏之忘憂似矣椿則塊然漠然無知識矣何薄于父而聽其不樂不憂耶予以臆解之椿葉萱花皆可食也人子叨養于父母猶椿萱爲他樹非不有葉他卉非不有花可食者絕少意古人取義在是乎此亦曲說蛩以待後人酌之

仙凡境隔而機神不隔俗腸謂光塵中必無仙也豪傑在前猶覿面失交臂失而況仙乎禪門之有羅漢猶儒門之有高隱只了得自己事竟不知度人一節正自度中分量也仙已出世而猶人世更進一步矣

閩中蘇紫溪先生名濬督學兩浙最稱得士當時頗滋浮議迄今四十餘年矣家貧如洗此其鄉人之言也豫章鄒南臯先生名元標海內望如泰山北斗爲道學主盟歿未幾年巨寇劫其貲去以二千金計此亦其鄉人之言也日久論定存此說以爲案據

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夫曰不脫冕則仲尼此

時助祭方歸茄少俟之肉未必不至魯未嘗生禮也然失此機會去國無名所謂微罪行此也孔子苦心處非孟子誰能闡出俗儒直以爲肉不至迂矣魯之臣隣不止孔子一人共致胙係有司職掌歲有定規不必請命于魯公魯公必無例去祭胙之理亦必無諸大夫家皆致胙而獨革除孔子之理其意只欲使人識其躁識其顯爲君相分過而掩其受女樂之跡也

士爲知已者死此豪傑之氣也有所激也人知人不知皆囂囂此狂者之簡也忽俗故也人不知而不慍此聖人之學也有定識以持之所謂怨也

士大夫以文集相贈舉子以制義相贈者答刺云謝教自萬曆末年猶沿此例今亡之矣夫人凡事依例何獨此事破例總是厭看書耳

宋徽宗約金攻遼乃大失策處頻遣馬政如金求五代時陷人之地卑詞諂說竟不如願何其奴也譬人家敗子自已田廬不能守反大言恢復祖業圖謀他人久踞之産因而構訟破家何以異是

相如臨終留所奏于家以俟武帝索取因獻之蓋微諫止其封禪也唐賓序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宋林逋詩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惜哉唐宋人淺劣不能理會漢人旨也後世翹君過者似罵詈矣豈知巽之義乎

狄仁傑遭貶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令霍獻可追出境仁傑銜之及爲相思欲中傷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則天復問之倉卒莫措遂以獻可對狄見霍曰初恨公今却薦公皆命也說者因信狄言而歸諸命予曰非也狄負相才墨又英譎況御史中丞鉅任也

何事而敢忽忘耶獻可有小人之機智曩時不稍假借于逐臣者今日必死心聽命于國老而甘爲之用此梁公用人之術巧于使貪使詐而援命自托者也此段苦心卽武曌亦在籠絡中矣

古人于祭祀必先卜吉以故曆書有宜祭祀不宜祭祀之說蓋所謂不宜者想于鬼神或有所礙而未必來享于祭主或有所礙而未必受福

故耳今按期舉之二至四孟生忌死忌春丁秋丁不爽晷刻則曆文不贅已乎夫祭義屬幽當于夜間陳設庶陰氣感通若巳午未時則更不相宜祖考能降臨乎月令獻肝獻肺獻心各依序無紊可見古人于祭祀一節備極誠敬不若今人之苟且也

離魂之說荒唐寔甚不然何以雜劇小說等離魂者並屬婦人更無一箇男子也蓋男子離魂絕無意味故操觚家必不使其離也

卜珝郭璞各精術數彼此知其不令終珝勸璞勿爲公吏又自謂爲卿相當受禍然不能割捨此一官竟隕厥軀可咎命哉夫安知管幼安輩非有托而逃羞稱厭勝者哉德挽命道超術數非虛談也必謂定業難逭則道德無權位育之說誣矣豈通論哉

唐宋時用人丞簿尉悉科目出身故前途寬而

民有所恃賴守令俸足以養廉故清議嚴而官不至于貪黷廼今日事勢旣殊持論當恕若以簠簋之飭責貲郎是逼負人財者可以不償以苦節責科目是眷屬之累不獨釋門當袪辟穀之方煉丹之術又不獨玄門當講求也儒流尤亟矣

評史立論者往往以君子不勝小人爲恨夫世所謂君子者皆腐儒非眞君子也世所謂小人

者皆鄙夫非眞小人也眞君子眞小人鍾閒氣以出譚何容易其貞勝處總以主心爲準主聖則腐儒不勞餘力亦能鋤眞小人主昏則鄙夫不用辣手亦能困眞君子猶陰陽消長不能違寒暑之時是以四時之氣莫獨于夏能令人不衣冠能令人汗出廢櫛能令蛇蝎横行能令蚊蠅滿目盈耳纔値金母持權而百昌遂萬寶成矣至于冬則凡虫盡蟄幾見主聖時平而宵小

竊發者哉惟世危亂而賢者不隱輕則貶逐重則誅夷皆所自取故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假令女樂受而仲尼不去則孔之爲孔未可知也孔爲三家藏拙爲魯君蓋愆此段公案一出走而冰釋故曰聖人無死地也然世之鴻冥鳳舉者絶少彼君子其貌小人其衷腐儒其名鄙夫其實者又何多也以故有識者觀史每厭薄此輩一開卷而眉幾蹙也

闢邊釁莫如納降須審時察勢度德量力而始無後悔或利得其人如李光弼渾瑊等是也或利得其地如唐維州宋平州是也若無所利反授虜以興師之名或勢力不能制虜而嘗試行之祇滋殆耳唐失策處在執送悉怛謀還吐蕃戮諸境上宋失策處在殺張瑴以畀金人使降將及常勝軍皆解體初何所見而受其降末何所見而棄之以寒內附者心且助敵焰耶後世

秉國者于此穩當留意

安貧二字惟顔回克當之原憲則尚有說凡人出其伎倆足以阜財運其緒餘足以潤屋却恥之而不屑爲故云安貧耳若才智遍出人下而奇窮自甘是坐困非安貧也是守拙非安命也不然王章之泣牛衣與陶潜之罄缾粟是同是異

唐樂工雷海青支解于凝碧池忠烈著矣宋石

工安民泣求免鐫姓名于碑末淸議凛矣何必讀書然後能砥節耶盖壞節者大率皆讀書人也

楚人袁宏道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豆花氣羅岕金石氣越人陶望齡嘗之云未解烹煎强品題夫龍井虎丘其所出眞者不過數兩耳以之供士豪索取猶不足即獻于大尹者未必果眞况能他及哉然謂草氣豆花氣則其最惡

者袁爲所侮未可知也羅岕優劣殊懸最上氣似夏蘭安得埒金石耶譬入苧蘿村未免西子而但笑彼婦之醜且蠢也恐爲范少伯所笑

國家大事適出尋常者士大夫見識未定閱歷又少切莫輕易開口後悔無及逆賊袁崇煥叛跡昭昭止于磔而不族猶　主恩也乃有昏庸縉紳爲之抱不平者一則曰袁自如字而不名一則曰袁督師爵而不名其故何也未必黨其邪袛因初殺毛文龍時衆口附和視爲奇舉以故後來十分回護耳言不可不愼也令旁觀者腹誹何

不才不肖不敏不穀皆謙詞也惟以不佞作謙詞則未當盖才肖敏穀率皆美稱佞則取辯于口殊無情實故仁而不佞夫子方以是取雍即謂不佞爲謗詞亦可

開元天寶間有巨富人名王元寶其誇示玄宗

云臣請以絹繫樹山樹有盡臣絹無窮故後世指大錠白金呼爲元寶

唐太宗將致櫻桃于酅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虞世南引梁武帝遺齊巴陵王故事衷之稱謂曰餉宋富弼使契丹爭獻納二字皆未妥胡不以餉之一字加也

韓愈及第十餘年名滿天下而御史崔乾度不知愈爲何許人牛僧孺係制科之首爲乾度屬

更叅謁時問何色出身其昏如是蓋富貴文章截然兩途猶回回國人不知高麗俗尚士宜也漫語之猶如說夢以故不慧授官之初疏攻舊名不幸風聞人耳仍有知之者

宋儒只好做得孟氏之徒做不得孔氏之徒何也學術雖端而言浮于行且權與時二字茫如也魯用孔子不終而衰齊久用孟子而無寸裨宋廣用諸儒而禍更烈豈偶然哉俎豆宮墻者

孟當銜其位次宋儒當覈其實事然此亦非常之原矣予意自仲尼外皆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分布廊廡庶三代以後忠孝之氣伸而尚口之徒詘豈不大快矣乎

井水不生虫而雨水生虫此鹹淡之別也然海中水族千變萬化不可紀極此義何居儒者動輒曰格物曾格及此否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者代不乏人不獨一仲淹已也仲淹幸遂其願故傳耳不然仲淹窮約終身抱此虛願共目爲迂濶矣世間邪正陰陽無單行孤立之理有負國負民之鼎鉉即有憂國憂民之庶僚之寒士分數相等後人看吾立論至此須大開眼孔勿小覷塵寰也

止謗莫如無辯非不辯也有所以辯者不在口舌間辯也如人謗我貪贓則躬行廉以破之謗我殘忍則躬行慈以破之謗我邪婬則躬行摯

以破之無稽之言不辯而自息矣

寇準不知丁謂胡安國司馬光不知秦檜非臭味之投乃好誤也謂與檜皆吳人偏不似范文正而獨得宰嚭衣鉢何難玩弄此腐儒耶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國風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蓋自傷後不如先也註尚未妥

寒號虫者倩鳥也冬月毛落凍號夜達旦稍煖輒鳴曰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此物中最知足

者人情得隴望蜀了無厭厭之期東漢王章所
以貽笑于妻而自隕厥命也方涕泣牛衣時何
異毛落夜號之鳥而苦不知足翻出鳥下吾願
世人不但師蟻師馬即鳥亦可師也
自遼左失事以來邊臣受禍者無筭萬曆丙午
丁未間熊廷弼按遼抱曲突徙薪之憂料建夷
之必叛刻有成書遍貽　朝貴比戊午總兵張
承胤迎戰全軍覆沒實巡撫李維翰致之其時

承胤自他塞來喘息未定維翰驟以紅旗促戰
張武臣爲文臣積威所刼勉强攖鋒特以官起
見亦不料喪身辱國至此極也于是　朝議洶
洶服廷弼先見起劉鋌于田間擢杜松于廢弁
以爲大將助廷弼出塞鋌世帥蓄[illegible]忠勇蹤
卒人也舊爲廷弼所彈家食已有年矣杜在
文武中各負氣不下兄夙隙未消一旦强之共
事此法當失乎荷計借入燕葫臺臣唐世濟問

故唐曰近日　朝議正躇蹰此欲敗用楊鎬習
熊廷弼別用乎察其意蓋全爲杜松地也夫鎬
之悞國人盡知之而　朝紳不知當關白時鎬
爲經畧王京城一鬨將崩實所調浙蜀將士先
登四方兵雲擁而上白幾成擒矣鎬迫急鳴金
班師白幸兔全蓋鎬與白素有連也未幾白死
故鎬通倭之跡不著是豈可復用于遼左乎則
謀邊之第一錯也鎬旣受事與二帥漠不相關

依然行賂虜故套冒虛餉以充賂費據敗軍回
籍相傳葅百萬金求緩師而奴酋答參貂等物
縫貯皮囊者以四十計二帥不知也徑自進兵
鋌與鎬密約吾銃聲三響則勢岌矣可速來援
豈料銃四響而鎬救不至併義兒劉招孫蕩人
敵也亦殉鋌而胥虜鋪于松原使氣輕生夜渡
渾河已大醉矣士卒死者無筭黎明遇敵酩酊
未甦不足供奴酋一蹂蓋二帥之兵當相爲犄

角之勢而不暫離本隊之軍又當用伏用奇用
犄用突用蹻分為四五枝而不聚于一今宜合
者分之宜分者合之不敗何待祗因鎬不主持
聯絡其間故至此則謀邊之第二錯也楊鎬資
國始用廷弼守遼兩載奴酋不敢以一矢相加
遺外不賂虜內不賂權要權要咸切齒焉彈章
逢起道科臣朱童蒙按視未有良心回奏廷弼
之功與遼山遼水而俱永矣復遣科臣姚宗文

按視宗文索賂之念奪位之念並橫據于胸中
熊素負氣況從言官起家作意豼之而宗文歸
造言中傷耳食者遂痛　朝矣遼經屢挫之後
開原鐵嶺瀋陽相繼淪陷岌岌乎有剝膚之慮
朝野日夜引領望廷弼速至可恃無恐屆指計
期既至而輿情踴躍喜溢眉端于是　俞旨命
九卿郊餞　陛賜酒及蟒玉尚方等廷弼初出
關兵餉應時給發日久情怠不惟忽廷弼併忽

奴酋矣不惟思得廷弼之賄且倖奴酋之來矣
則謀邊之第三錯也廷弼彈去以袁應泰代作
經略昏昏如木偶人不一月而遼陽城陷應泰
自縊累年所積粟米銀錢兵器火藥之類悉以
予敵富民私蓄商賈貨物無算擄掠子女處劉
老稚亦無算奴酋慾滿志驕登堂而嘆曰使熊
老尚在吾安能到此乎此逃回軍民語也則謀
邊之第四錯也遼城失而金復海蓋四州併失

總兵賀世賢陣亡其將畧雖遜劉鋌要亦堪用
之才廷弼素所倚者而流言世賢降虜比諸李
永芳遷怒一至此哉全遼十去七八國帑民命
盡付烏有而始將逐熊薦袁之人畧不追論可
笑亦可溺也使廷弼稍有知識深藏不出則千
載下惜之慕之有餘思矣道路訛言廷弼已祝
髮為僧逃之空山曾不意其復出為經畧竟授
首此章也是時　朝野洶洶望廷弼之至與楊

鎬喪敗特畧同及廷弼至而安置右屯兵餉仍
不湊手所欲用之人所行之事齟齬視昔有加
更可異者王化貞以六七年之科甲鑽謀開府
駐師廣寧王才庸心險大言主戰熊性躁語直
一意主守經撫二臣相爲水火　朝議爭左袒
化貞廷弼怒不能平刊刻成書條陳邊事始末
利病遍送大僚臺省而竟無一參一貂一帕金
侑緘業已犯衆怒矣化貞又從而下石終日說

戰何嘗出一師也反嘵嘵曰吾欲戰而經臣泥
之耳倘經臣悟此局也何不下一轉語曰戰是
亦一說任撫臣專爲之如是則化貞技窮矣而
熊能乎哉夫一琴二鼓十羊九牧古人所嘆今
經撫情形迥爾反似奴酋捐金行間者安能底
績則謀邊之第五錯也未幾廣寧潰矣王化貞
開獄放囚開城放民併十萬師倒戈走矣本兵
張鶴鳴先期促熊廷弼離右屯助戰熊率所部

五千人遇化貞于途騎白馬着藍紬衣隻身南
奔矣叩其所以絕無一虜到廣寧城下而草木
皆兵風影皆敵無端棄城深可怪異始信曩時
主戰特欺　朝廷欺天下耳爲經畧者即應以
所賜尚方劍梟化貞首懸示逃兵下令曰三日
內能復歸戎伍者悉免究隨遣部下參遊等固
守山海關以絕逃兵歸路而身至廣寧整頓料
理則壁壘旌旗肅然一變不惟報　國之忠亦

保身之哲也而廷弼反以所率五千兵護送逃
撫南奔反馳至山海關放逃兵魚貫而進豈經
畧之體人臣之義乎推廷弼隱衷不過謂目前
是非不明功罪不核吾亦從衆浮沉衆或我咎
耳竟不知廷弼爲萬耳目所注射仇對環峙以
伺其隙他人之是非功罪可糊塗了事而熊之
一舉一動必直窮到底當年主守之是保障遼
陽兩年之功一筆勾銷而後來放兵進關脫身

離右屯之非之罪。不纖毫貸也。錄前功以贖後
罪尤宜免死謫戍情法庶幾兩平今王化貞尚
在獄而熊廷弼于乙丑八月廿五日巳伏誅罪
均罰異何以服天下之心其寬化貞而劍斧疑
之案者冢宰周應秋之故其速殺廷弼以剪
所忌不稍姑待者魏崔諸逆臣叵測之念也則
謀邊之第六錯也。
遼陽失而設立巡撫如故畢自肅王應豸累累

也遼陽失而設立經畧如故王在晉孫承宗若
若也袁崇煥仗奴酋作催官星纔五六年甲科
起家邑令驟躋開府不一二載經畧矣賜蟒玉
尚方矣黑虎跳陡見于吾黨飛過海倏出于斯
文便令胥史讓巧刀筆遜捷何物幺魔公然橫
行于白晝之下而始時[illegible]袁之人畧不追論猶
謂國有法乎則謀邊之第七錯也。
袁賊旣磔昔時父子兄弟夫婦死于虜者爭嚮

其肉啖之頃刻立盡非　聖天子獨斷則事未
可知也從古及今未有將相不協力臣庶不協
心而　至尊自扞牧圉腥羶望風去者非　高
皇帝之靈不及此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安在
其時有滿桂者降夷也忠勇絕倫爲總兵官與
崇煥相水火崇煥旣導虜入犯以要挾　至尊
聞　輦轂被圍　內召孔棘而徐徐其來遲遲
其行駐師帝公寺奴酋兵馬過寺曾不以一矢

相加遺猶曰怯也迺何以奴師遇袁旅亦嘻嘻
勿鬪耶又何以反運粮齎送奴耶滿桂直發其
姦于　上前崇煥恨極以巨銃數十擊滿軍全
師立刻虀粉而滿之精銳萬餘盡矣袁賊心懷
叵測欲爲所欲爲而佯以議款之說自寬厥辜
但服上刑免其赤族猶　仁主浩蕩之恩也毛
文龍庸夫耳有牽制之名絕無實用不過盜遼
地參貂以媚朝貴而享此高爵厚祿負此重名

其所庳之倆亞于文臣其所獻之俘非陣上擒
獲者亦如盜參貂法誘刼遼之樵漁婦稚零星
積聚膳養于皮島而合併數十衆以檻送　京
師者此局得罪于冥司不得罪于　國憲當遭
陰譴不當遭陽網也崇煥曷爲擅殺之哉彼亦
一尚方此亦一尚方彼亦一蟒玉此亦一蟒玉
以亂賊殺庸帥置維辟于何地豈人臣當作威
如是哉先除毛後除崇毒心辣手意欲何爲試

對鏡照之有劉裕之才之福否値張邦昌劉豫
之時否磔不足償其罪也百萬生靈何辜而羅
此刼耶其事已往不足辱吾筆而近時愚紳有
爲崇煥抱不平者祇因殺毛帥後語言不愼作
此回護予恐後世無徵野史亂出特紀之
此後遼事不必說不忍說但得如　先朝失交
阯而雲南無恙則臣子之至願也噢
擒獲奸細逆璫魏忠賢曾借此名色錫券封公

侯伯矣據遼人被虜逃歸者云奴酋大笑中國
此舉自矜甲兵所至無城不克無邑不下何藉
奸細爲卽南中情形未悉。自有北降者以陰事
告也。嗟手遼陽淪陷以俁收降夷爲內應故其
蠢亦不在奸細卽有之亦當審問的實察其端
委則敵人欲窺我之情而敵情反爲我窺亦未
可知柰何亟亟磔之不俟終日哉
天下官評操于司理惟燕都官評操于長班留

都官評操于馬上因二京官多又有貴臣重臣
司理又係乙榜甲秩不敢操權遂陵夷旁落至
此耳更可駭者福建官評操于馬夫上下司各
用馬夫一人彼此密報陰事歲給工食銀柒兩
貳錢因是地方土豪學霸訟師衙蠹官幹窩家
各以酒食錢銀交結馬夫中傷有司之清執者
而白簡據此遂云風聞矣以故敝座師吳侍御
漳浦人也言閩中二百餘載巡撫鮮克令終近

始一二死全蓋專與馬夫比者夫目前推知卽
後來臺省今日萋菲卽他年羅案故閩撫之劣
轉年例閩撫之胥溢京堂皆倪于是禍不獨有
司受也馬夫之害較山東窩訪造訪責訪買訪
更毒非口筆所能禁也禁有禁術豈情面庸夫
所能展乎

撫按會稿舊例也然通同罔 上豈設官之初
意乎卽特設一員足矣何必兼設乎至于閩中

賢否不過照馬夫報單填寫無纖毫異同以故
海澄令譚世講乘機陷害龍溪令傅扨撫按幾
墮其術中而予亦因是兩遭駁也不然以予之
聽斷公明操守潔白卽拙于媚上官何至令下
惠多我一黜也㖟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通其侍兒說初聞欲窮治
之旣而奇其言釋之卽以侍兒贈之後說爲姚
崇所搆幾成寃獄竟賴書生策獲免盖用說所
賣夜明簾潛獻九公主附以手札數行求緩頰
于玄宗也玄宗在青宮時與說有舊故書生勸
主以此動之而帝怒立解此與袁盎侍兒事同
而受報酬恩亦同凡人能于盛怒處轉念不惟
克己之學亦結客之術也

近時無賴惡少年輒以贈妾贈媵作豪舉事此
餌也卽不然亦棄置之姬無所歸依又未可轉
售而爲是以博名高者也卽不然或色衰貌寢

所値無幾如谷董家喬其價而徐取償者也酸
士酸紳不可爲其所愚

群臣所以不稱職者其病安在在不器使不久
任六部衙門周流環轉夫孔子有言惟君子能
不器耳今天下讀書者豈人人君子乎觀政未
半載而卽轉外吏多者四年少者一二年無不
遷者民情土俗畧稍相習卽便離任豈能見長
愚意初授官時商度其才品與何職相宜而後

授之既服官後每三年考察加銜加級一次九
載滿考方擢他曹如此或庶幾乎
閣臣所以碌碌者其病安在自胡惟庸謀逆後
祖訓云有敢再言設立丞相者斬丞相既廢固
無莽卓操懿之奸亦無蕭曹邴魏之績漢唐宋
入相者每出爲太守爲有司者復進居輔弼以
故民瘼國恤罔不燭照而相業光也　世廟時
張孚敬徐階等悉從外臣入閣真　神聖妙用

哉若此套不破虜患何日得息可爲浩嘆者此
也

天地間蠢氣多靈氣少賤氣多貴氣少凡絕類
超群之傑其見解議論行藏與庸俗氷炭之不
相入故古人曰高才而無貴仕言才高者官未
必尊顯也夫豈惟不尊顯且遭貶斥焉柳下惠
聖人也不免三黜令尹子文忠臣也不免三已
况次焉者乎以故人主不得其用劉基之功久
已埋沒至嘉靖間始襲伯爵王守仁之功久已
埋沒至隆慶間始襲伯爵縱日久論定公議難
掩然儘足灰忠義之心短豪傑之氣矣

國家開科取士如漁者設網中百入而得二三
賢者則此榜爲不虛矣倘盡碌碌貪鄙則　朝
廷用一官受一官之損百姓逢一官受一官之
害如會榜中于謙王守仁鄉榜中海銳可得多
哉必欲使賢者在位俊傑登庸非復徵聘之典

斷不能得好官也

科目讀聖賢書如何倒比凡民不良蓋自六歲
孩童初破蒙上學時父母兄嫂即勉勵云汝長
大做官封親廕子買田置莊有錢有勢百般榮
耀並不曾以忠君愛國爲訓並不曾以積德脩
名爲教並不曾以清廉仁恕爲言下之人所以
應科目者如此自考儒童做秀才補廩選貢中
舉人中進士全憑八股時文與夫陳腐論策以

爲去取高下並不核其生平孝友何如臨財何如謀事之智何如任事之膽何如上之人所以待科目者又如此夫幼年以富貴利達立志壯年肯翻然改圖以帝臣王佐自期許乎入彀之初原以文字拔服官之後頓以操守心術事業繩從古用人有是法乎卽有之反屬異數不可爲常故進賢冠下賢豪絕少吾亦斯文故能形容真切如是若他途發此論則爲忌嫉語矣

或問徵聘之典漢唐宋行之最爲得人不知于祖制相合否乎答曰洪武間大學士宋濂王禕方正學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少師儀智俱由布衣薦舉徵召宣德間冢宰郭璡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罵賊死難于交阯由布衣薦舉並不從科目起家也卽嘉靖間特詔文徵明亦由布衣徵聘今久不行矣欲遵　祖制須復徵聘之典

太平可立致也虞五臣漢三傑出何科目孔孟是何年進士此言足破千古之惑

世不乏盜名之士徵聘得無俁乎然與其負忤逆也寧僞割股耳欲破情面絕夤緣須復大臣薦舉之例古人有行之而見效者蕭何薦韓信狄仁傑薦張柬之最初鮑叔牙薦管仲皆功勳震世垂諸不朽但今之大臣迥非昔比不憑貨賂薦卽憑耳目薦矣在野豈無韓信等倫在

朝實無蕭何流輩所謂惟賢知賢惟聖知聖也以故雲龍風虎無從合會譬兩家婚姻不得冰人月老豈能成美古詩云仕宦無良媒正嘆恨此也縱以大臣所薦之賢否定大臣之黜陟但能禁其不公而不能牖其不明一則薰蕕異器庸劣鄙夫之前豪傑恥與往還一則肉眼凡目豪傑在前交臂相失以故今之大臣豈但不能如古之蕭狄汲引奇才卽欲如　本朝宋濂輩

故事亦不可得矣
或問薦舉之典今既不可望于大臣則下此而汲引者愈不可信矣　朝廷何所憑據而徵聘乎豈如先聖寄耳目于蔞卜乎更渺茫矣答曰今日之大臣即昔日之羣臣也安知目前之群臣非將來之大臣乎則培植預養有吃緊扼要處在選庶吉士與選科道官二者最當加意
神廟壬辰以前尚有公道近日全憑賄賂雖有

才士雖有清官而無錢布置不得在此三衙門夫世間男子畧有些人氣者誰肯將錢買官此等在仕衙資陞轉有何好念爲　國爲民有何好事福　國庇民譬如王戎所鑽李核其種雖美望其發芽成樹安可得哉況此輩以隻身到都官赴考選舘職者皆貧士也其鑽刺資財悉借京債營運赴考選科道者大半貪巧有司也其鑽刺資財悉地方百姓膏血彼此竭力幹辦謀得美官在手一旦得志逐漸取償即十倍百倍其息猶未滿意如此則民何以支而　國何以堪乎以故　朝廷百姓不但罕受其益而反大受其損今欲痛革此弊莫若　皇上自操權自考選依古人身言書判以定去取若少假閣部以權分閱進　呈則廉拙者何由達　御覽乎所謂清其源也清源則流漸挽將來不苟取償之念而民有幸矣此培植群臣預養爲他日

大臣地者從此試其才智試其膽量試其操守與忠義灼灼有據而天下豪傑景慕其風彼亦廣于搜羅爲國得人如此等樣大臣方無愧房杜姚宋方無忝韓范傅歐方可薦舉人才以備徵聘然計期亦得十年非旦夕可辦此治亂之大關也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沈氏日旦卷十二終

序 日旦後

沈幼宰名長卿更名遯别號灰菴浙之錢唐人也為侍御襟江公子家饒墳典

丘壑之藏身羅骨肉情倫之變以孝廉筮仕閩永定令未幾時當路有意齮齕之傲居秣陵十餘載而卒

卒之歲崇禎壬申仲春二日也予是月劇病幾死迺病者不死而公竟不病而死豈角哀伯桃之情深誼

重而公曾以心許友死耶每嘆公居恒曰凡人精神各有所寄寄奕寄飲寄歌舞寄骨董寄山水寄一切

齷齪子毋少壯鍾情老死不休無一日得歡無一旦得暇而一日一旦之頃磕先朝露則精神風雅奄忽不可問矣吾何如抽心靈所本有者日日寄之筆載迄無盡藏乎既刻弋蘧兩說左燈詩綿膾炙海內學士大夫之口而於其易簀時以日旦一編屬子滋激曰張冷石病愈必撫棺憑弔畢必先出是編以授之予且拜且哭且哭且讀如嗷哀家梨如馳千里坂如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之松玉泉之水聚為一區

痛快不可言獻替激揚慷慨不可言雖幼宰今日修文地下而陶物振俗之功千古足多矣日旦分十二卷其義何居昔許子將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日旦祖其意而識深

藻微也已刻十卷予為之續二卷於後

崇禎七年甲戌壯月十日

雲間友弟張昂之頓首撰

後學張𦘺之頓首書

羣書典彙十四卷（一）

〔明〕黄道周輯評

明崇禎敦古齋刻本

羣書典彙

黄石齋先生評輯

散古盦梓行

題辭

玄黃未剖疇測烝母之先點畫旣成悉落神君之役淵哉爍乎

羣言有祖遐哉邈矣衆美條流蓋方以類聚鍼芥水乳物以羣分牛馬徑庭臏臏紛

紛林叢茂葉不足紀其算靈靈蠢蠢城貯生齒曷勝數其繁坐致巧歷闔秘玄詮得

真一投膠調劑之法授不二釀蜜納息之功讀書有如良匠度山木文梓俱收摘辭

何异畫工資繪事丹
漆共備是以篇章淹
博探海貴攬驪珠典
故浩瀚鑿山務空重

佩觿三

寶況欲有獲必謀諸
野逌至入官不學乎
古有問弗知所出用
且輒差又作不可悉

難文則爲拙故通天
徹地識大識小之謂
儒上古下今有典有
則庶稱學哱崇茂美

佩觿四

彥多弘通從來文明
之盛莫媲
雍穆之朝昔也畏友
幼玄奇蹁楊子博邁

賈生縱諱名理固具
慧根別灑春花特輸
餘技凡名山之所藏
脉望之所飽蔑不羅

供筆端採歸墨上富
如江海鬱若鄧崑亦
經亦史五采彰而象
明是子是文八音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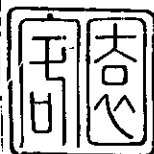
而樂作尋到源頭黄
河源之源窮極底裏
大海底之底識龍肉
於鮓辯豹胎於鸞羹

總反覺册府元龜贅
疣游衍之推文獻通
考勁敵至于深禪場
屋石畫嘉謨饒利經

生金華鈔選植體則
酌事以取類斷章則
舉要以就裁蠡鮮溷
天竈之門燦燦闢星

橋之路罔鈍漢賞過
透心血波斯胡估互
換眼睛不觀後世必
傳之桓譚敢云當今

爰序之皇甫
寅友弟倪元璐書

序

周之威也小行人周爰邦國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

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此書之各爲彙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

典六曰事典此典之各爲彙也夫謠俗不齊旒纊難爲寄其權于行人行人者天子之耳目也則學者

游騁藝林馳驅文苑每懷靡及者猶是矣幾理繁轂明聰有限爲職其詳於六官而主其要於太宰太宰

者六官之領括也則學者甄攬經籍役隸子史詳登清要者猶是矣乃蘇子瞻有云近世士人纂類經史

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括待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簽胸無獨得徒取支塞猶之備

優登場搬演古事毋論神情不肖即衣冠氣宇其乖舛寧不甚乎此子瞻所以致譏也今且不特後場而

浸淫八股兵剿茲編又曷以云焉誠得而廣論之蓋今國家之患莫大乎不羣見于朝右則為水火見于

士習則為門户見於兵民則為貧寡見於學術剿為瘠枵故使經自為經則萬墨踐循其弊也使人拘而

多畏史自為史則學識淹通其弊也使人夸而失實子自為子則綿渺清遐其弊也使人詭而不律集自

為集則濃智闌肆其弊也使人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時或崇尚其兆為狐時或貿趨其兆為紛兆千

學士可言也乖于國家不可言矣然則合輯而類編馬斯真大一統之規模而鼂不朽之盛事矣司馬談

余錄 七

以道家幷包六家謂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使人精神專

一者猶是志也抑班固所云大雅宏達於茲為羣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而或者曰侏儒飽欲死臣饑欲

餘錄 八

死今操觚家病正坐飽也此不猶益之飯而速之噎乎乃用兵者以飽待饑則又反使之不飽何若是其

謬戾耶予笑謂今學者但
恐皆長三尺餘耳若使長
九尺正當求多于一囊粟
錢二百四十之外耶得遽

云飽耶故學古者毋如王
愷珊瑚便侈上寶若遇石
常侍貧恐不存毋如李信
將兵但須廿萬若用王老

怯荊何易滅是所賚乎去
其畛域而觀乎大通也雖
然更有進焉九方臯之相
馬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

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
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
遺其所不視則可以相得
于是編之表矣

癸未仲冬潭陽余元熹
延稱氏題於敬古齋

敘

嘗古之癖風秉性成而復邀青天幸得目讀書中秘恰與性符

既而悔此仍予所謂從口耳邊來未從心性中出者如聽街譚聞歡說苦冷齒棘胸

枉自啼笑邇來益老
大困頻譚交勦取衆
經生論治又罔裨二
當今自惟此身報[illegible]

書翰二

國無日上之冢能納
忠款信脊奇策才力
之譽自結[illegible]
明主次必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
備扞征攻城野戰脊
斬將搴旗之功下[illegible]

書翰三

不能積日累勞取尊
官厚祿已爲宗族變
遊光寵如子長所言
者種種皆然至於敬

私胥所建豎恐咸駭
衆非嘗欲私胥所論
議恐或訝衆臆遲疑
是言殆維谷猒胥輯

譯叙四

古成言少資爽士屏
之博綜典籍曉練世
務異日爲經濟大儒
楨我

王國是鄙予愚忠之
一効矣鄙予之從口
百邇來者皆其從心
性中出者也適又獲

譯叙五

以天下之治家治家
在於文章鄙亦曰姑
衆此以免刺譏非胥
甚損譽乎當世也騃

勦猶之乎從口耳邊過歟予嘗述邪根禛青云學閩之遺意竊者通之醇醨糟粕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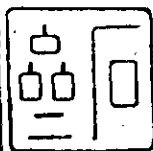
書叙 左

乎其人說口耳便是口耳說心性便是心性切勿說心性是口耳亦切勿說口耳不

是心性也猿勦首天地也何居曰且膏天下那一事不從天鑿來一本二易黃圖又說個甚麼耶

長至日黃道周叙

書叙 右

凡例

一五經為治世之文我

國朝明經取士而士子所執為羔雉者也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illegible]類書多出如彙徵則尚取經而不

凡例一

及它書彙纂删汎採諸書而不及經類語則又分經子史而為二類皆失之一偏斯編則取以冠首至于周禮一書治道之大端存焉尤多備錄以及三傳儀禮爾雅孝經咸加博採而經學滙其全矣

一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乃

熹廟子丑間沿習為牛鬼蛇神因累功令森嚴遂相視為畏途試莫敢出近又稍稍兆矣抱朴子曰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珍不以書不

凡例二

出聖而廢助教之書故編中備錄焉

一經以載道史以志事肰史體皆叙紀傳贊所論則係其人不另書其史若書志等類則加摘採至如路史諸書尤今日所尸視者亦為鄭

錄焉

一先秦漢魏去古未遠體裁宏朗氣味醕厚足供學者糗粻故茲編備錄焉

一六朝漸于繪矣肰而椎輪大路不廢雕幾月露風雲無傷氣骨乃後

凡例　三

流為騈儷靡薄遂有議欲矯之者則所謂作者之心自命奇偉隨者自貧波不任咎未可薄連珠而笑士衡鄙七體而譏枚叔也况聲偶尤表判所便用故茲編備錄焉

一唐宋之文雅擅峻潔尤長氣埶肰而多裝少蓄識者不無古意漸薄之慮第以起衰振靡良必繇是故于諸大家之文及名臣奏議則爲採錄餘則不能如漢魏之多備也至元文則時附見焉

一傳注之文其有考據典核析理精

凡例　四

確者錄之以備參稽若義取訓詁則闕焉

一國朝之文先達肇出名言棟積且昭代文獻存焉其敢妄為摘取乎間錄一二者則以其為今日石畫所必資至理不可磨者也

一一代之風氣不同故有此數年類
書多備後場如倘考類典諸書是
也後此數年類書多資八股如[illegible]
學類海諸書是也故編中如邊備
茶馬等攷皆今類書所不載茲仍
為備錄焉洵煌煌乎大觀哉[illegible]

凡例五

一編類凡十四卷天地君道治道治
法臣道品行典制攷賦兵戎學術
經史道德人道物理此其大綱也
其條分縷析則復三百有餘於猶
之周官六官而統三百六十屬也
誠類書之極備者矣

一它類書之浩繁者多出于疊見或
至三四見蓋既集于甲復集于乙
也夫文人之心無所不通豈滯之
此而不能移之彼乎茲編既取其
傳尤欲其約故不贅錄

凡例六

一書次悉依世代間有不耿者或取
其論議相類以見其同或取其意
識各出以別其異故並後先錄之
所以便參訂也
一註釋簡其與難者釋之其易曉者
畧焉所以汰煩也
一評騭皆為標示旨要不為飾美之

辭所以明意也

一昔人謂讀書當耐訛字然別列誰淫雖有雅俗之辨魯魚金根寧堪舛謬之甚剔較讐之精良有苦心矣

敬古生識

經史類、

經傳　易　圖書　書　詩　春

禮記　三禮　孝經　論語　孟子

書籍　史學　稽古　三皇　五帝　五

學學　文章　文翰　大学衍義

十二巻

道徳類

道　得道　修德　徳符　精一　五常

仁義　智識　誠信　忠孝　氣節　方

謹慎　韜晦　節倹　尊生　道化

福祉

十三巻

人道類

人道　五倫　父子　事親　君臣

夫婦　朋友　師資　冠笄　容儀

居喪　弔喪　勤業　燕樂　災難

恩怨　禍福　利害　感應　智術

好尚

十四巻

物理類

物理　四靈　水族　羽族　獸畜

五穀　木植　草植　食品

察日辰之會以治星辰之位曰北方水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
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
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孰赤為兵黑為水五星分天之中
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
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　以上史記天官書
瑞星一曰景星形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為明出于有道之國
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
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
地其見也則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星變一曰星晝見主女子為王在邑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有
奸心上不明臣下縱橫二曰恒星不見主天子失政諸侯橫暴
又曰衆中國諸侯微滅也三曰星闘星闘天下大亂四曰星搖
星搖人衆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
曰衆星墜人失其所也又曰星墜人失其所也又曰星墜當
下有戰場國有兵亂則星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為[illegible]
天下大兵則星墜為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為土國主有兵
星墜為草木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為沙星墜為人而言者
[illegible]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為龍

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
國溫二星皆為咎徵二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
度　以通上考論星占
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
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
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
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之屬是也　左傳
按星者經辰不一如大火謂之火辰水星謂之辰星十二次謂
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其義蓋起

於辰巳之長辰位乃星經之首故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為經星
之長水星近輔乎日為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為合星之長
故三者皆稱辰焉　以上錄金祥論辰
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其樞紐則在
北之端為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常隱不見
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有五星
紫微中其樞中為太乙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
所而不動其旁則衆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旋皆為環繞
向之蓋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座惟在紫微者猶北極

露之異者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洞冥記

露氣濃甘者為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其凝如珠，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瑞應圖

紫光繞河，水氣四塞，天地新合，乃降甘露，是謂紫露。隋書

武露布文，露流。甘露降其國市，散若人尚武；甘露流若人尚文。冷秋降。

甘露降，言德洽被，則松柏受之；尊賢容眾，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晉中興書　以上甘露

雪

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大戴禮

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釋名

雪為五穀之精。師曠占　故諺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爾雅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同謂雲陰與天同一色也。韓詩外傳

大寒之世，雪不時，積[illegible]海害而已。紫露

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

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謝惠連雪賦

羣書典彙卷之二

君道類計二十三部

亶茲元后克顯能聰明神聖邁武邁

天時幾兢業日慎惟勤泰之端財內外

其服奉若率典爲天下君竣德肅雍昭

實義開務獲道要治類條分

羣書典彙二卷目次

君道類

君道

君德

君心

端本

致廉

敬天

法祖

事神

儲教

內治

睦親

聖學

宴餘

詔令

納諫

攬權

心以戚智乎深藏而實美淨寬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
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乎户而知天下不窺乎牖而知天
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 呂覽君守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
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
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于其
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
重塞之亡無存國矣 呂覽知度篇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
患即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
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
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
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荀子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
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晉語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
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之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
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
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
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韓非子

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
之明者翔處而神鳳王之毛者蹏貿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
神龍王之介者環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巖君
李老子註

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
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
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
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
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
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
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
形神而弊耳目哉 經濟類編

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
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得人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 李尋疏

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illegible]
而能考而正之極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僞[illegible]
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虚以守之[illegible]
其不亂間以通之謀以敎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illegible]
未嘗不應于理也不勉而未嘗不合于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
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
則化至此自然之效也 孔文仲對策

端身正而天下歸之

端本

釋已以敎人者逆正己以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illegible]
則亂易從則理洋溢而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素書
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故得之於身者得之於人失之於[illegible]
身者失之於人不出門戶而天下治其惟知反之於身者乎 覽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 董子
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于其
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
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illegible]
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董子天人策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
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illegible]
淮南鴻烈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者身必安之君好之民[illegible]
之 劉向新序
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莊嚴恪[illegible]
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措動作物遵其儀故形[illegible]

內治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錫范祖禹曰古者女子十年不出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而於供祭祀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於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采蘋藻於溪澗之濱奩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脩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奏議

古者能治其國非獨修諸己者修內亦有助為后妃夫人能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教亦有素為古之人其教之也素故能成也王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祭祀婦事舜毋道自外教婦事毋道非其教之素男能與於此周南之治盛矣其志為耳其被為桃夭其化為兔罝為漢廣觀采天本固有所在

鵲巢等
后妃采蘩

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國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欲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禮曰天子聽外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

范祖禹
后妃治
疏

虛因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合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固天下。可以立功。以此觀天下。可以制亂。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爲[illegible]天下不私。天下皆曰自然。離婁之明。察秋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illegible]合八方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illegible]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illegible]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illegible]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illegible]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illegible]

抱朴子

舍一人之見。而以眾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眾人之知爲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遠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者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

羅一峯

由技擊視仁義研懸之遠矣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漢書刑法志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至戰則殆不習則民怠殆非保民之術怠非禦寇之方故兵不妄動故武不黷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之棄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鼓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而振旅言振衆也還音降而歸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大三軍涉淺則士衆號言不相聞故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旄以宣其目將民不習戰

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節進退不應令眯欺不虞稽故士未戰而衣怵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致也　劉子閱武篇

羣書典彙　二卷　然武　五九　敬古

創守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然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記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 司馬相如封禪[書]

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儲思垂務。明旦不寐。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營作嘉量。金科玉條。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於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衣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揚雄劇秦美新

帝王之隆。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見遷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能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可以漸寒，水火可以漸理，〔illegible〕咒可以漸假借于〔illegible〕

墻之崩隤，必因其隙；劍之折缺，必由于璺；尺蚓穿隄，能漂一邑；寸煙泄穴，致灰千室；山霤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漸之所至乎。劉子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成大人。關尹子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于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韓非子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道德經

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虆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淮南說山訓

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繁露

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羣書典彙卷之三

治道類 計二十五部

出治惟王启建民極儆戒無虞慆淫勿

卹我后我仇寔洽于德不紊在綱肯括

斯直一徹同風主術維餝設中適心勸

宜我式倚歟休哉明哲佐勳

羣書典彙三卷目次

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左傳

嘖嘖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嘖嘖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國語

十之管無當，天下不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

而居然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之以薪，令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知。晏子

[illegible]

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材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

而欲服者彌少，故曰儉所道也。由余

堂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明主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呂覽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漢詔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管子

[illegible]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事不留，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管子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傳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廢，則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習知其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

觀文子詳史精野

動行者以為期也止已而足物生萬物足百姓不為人賴用之者

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 同上

谷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

事因資而立權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

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

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虆 鳩音輴音虆呂

事而不 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也

上無事則民自試於獨不言而廟堂既脩 管子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

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 司伺 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無

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 韓子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道德經

漢文帝下寬大之詔與民休息似于無為而未始不精明

和睦朝綱默宗委政中書則廢墮而非無為矣漢宣帝綜

名實樞機周密希于有為而未始不敦大若秦之衡石量書

之刺閒判事則煩苛而非有為也 類典

善撫生者無已急之功善治世者無致平之効 路史

難推化不可測 實

奇拔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辰之行可以歷推得也

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

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 (蔽或作察)

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

神明弗能領也至人之治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体德動而

理性樂焉而不損惕焉而不揺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

(第七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 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類精

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

之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御精推神致氣也終難

也

德而豫豫散也 百化從而變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

夫驪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

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閑清淨與神

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

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

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

亂者仁義之所治也 陸賈新語

亂篇其文而已務為斑駮以避其譏則宣帝所以見稱于
氏者亦可盡信也豈不難哉。周必大上宋孝宗書

慎微

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
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
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
也。家語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
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則
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老子

□於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
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迹者宜先避。畏危者安。畏亡者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素書

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
審利之所以不難。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
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
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策就之道也。管子
道者欲小微動不失時。百射寘戒猶乃不誤。計福無及衆
之。同日故霸威者不傷。愚者有術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

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程顥

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備。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始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將堅之寵辟乎。番嚴宋李林甫之用事。將祿山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䟽維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隕國亡身。而遠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息。　宋呂玉原孫著

達權

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常民溺于習俗。學者沉于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故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不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遠。達于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趙武靈王

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絕焉。以為鳥北意南。而至於南。趣于南意此。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為偽。　管子

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未。以斗見天之隱權。前德而後刑也。　董仲舒

伯余之初衣也。伯余黃帝臣　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

卓吳究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〻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illegible]
者卓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服者[illegible]

楊子法言

公輸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納堅調師曠之諧五音也[illegible]
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約整則改規矩不能
協其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剌戾而不合散音沒越而不和
夫執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不作以俟其人次也

祝子直說論

時有汙洗俗有乖戾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illegible]
敎化異塞之時法術以集之雖之世德教以兼中國[illegible]
淑咸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

劉子說苑說時篇

作有利於時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詭於時
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
知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王充論衡

聖人者因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為則時變時移則俗易上[illegible]
王法變不同非因相反也時移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
法其所以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illegible]
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illegible]

下細萬物齊衆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
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藉行其[illegible]
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少中子

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
循舊夏商之民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
而德盖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
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此可與守法而施
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
足以論理故制法者為禮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者成化
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illegible]隨時為治之[illegible]
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為[illegible]

劉子新論

為治之道必遵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illegible]
故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性理觀物篇

為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為之本權為之勢節之以禮行之[illegible]
齊之以刑勝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謂之制長則弊之[illegible]
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謂之權其[illegible]
者不為艱危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寧平泰而[illegible]

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

晏子朝，復于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晏子

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韓非子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左傳

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峻，二世見殺，焉在峻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德不務威，故能使惠怒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惟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無窮，澤流後世。桓子新論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遵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陳寵上疏明帝

古者嘗進言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澤濫矣，

威刑未肅，中外懈惰，頗施嚴以振之。上曰：且參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之自然。後于頎入對，亦劾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頎大是姦邪，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也。宰相皆失色。唐史

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苟知惠之可廢其威，則所殺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可畏而遺其惠，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叛也，其何畏之有？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惠則不迷，惠而

文質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禮記

丹漆不文。白玉不琱。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家語三恕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 韓子解老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哉 史記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也 董子

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去彼而取此。所謂貴質者。取其誠慤之不變耳。所謂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偽耳。天下之落末。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繇偽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皆於固。忠信之心。不可條合於人。靡淫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其而導人於偽者。衰世之政也 荀子

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班。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非惟於人。物亦咸然。龍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蝹。龜知背負。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為聖賢 王充論衡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楊子太玄

大文彌樸。乎似不足 揚子太玄

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 [illegible]

為當世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史記平準書

書曰敖其大夫公子側罪在于反也二子皆以失律喪師不還
貪殺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常嚴而中國常寬此夷狄所以
得志成衰之後中國累累受制于吳楚者抑有繇矣 胡銓
祖諭禮部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著
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
人而人皆懼乃為至當 皇明通紀

賞功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 左傳

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聲以取尊官厚俸 韓子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見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天下既平始論功而定封建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蓋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昔唐以萬國

歸耀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享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亡國圭于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眾高其位大其寓所居爰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奉之隆為之其孤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况其嗣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絕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逮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實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

洪範八政以食為先必曰農用八政者蓋下之道也詩之公劉

以疆埸為先必曰公劉者厚下之義也及康公獻公劉之詩

成王蒞政之初箕子陳八政于武王勝商之後以大君初政

平知今之立則政教矣故教生于既富禮興于足食採大器者

未有不以農為急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講者

賜勞自爾海內富足禮義興而幾致刑措江公望上宋徽宗疏

民之內事莫著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

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

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

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

之徵必多重於商賈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

故為國者邊利盡歸于兵（邊利也田）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于

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商君書

內外內篇

今夫組滕蚼蠋（四者皆食苗蟲）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飲食今

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組滕蚼蠋亦大矣故先王反之於

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

者危商子農戰

說說之士資在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

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環身資（商工賈皆出于農者多則為備之少矣）

而偏託勢于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

功立而名成商子算地

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

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徙商賈為貴錢而遷）輕遷徙則國

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

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

以為本教也 [illegible]子農道

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民（水稼皆）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

則重重則少私義私義少則公法立力專一農則其產複其產

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

法禁

擅國擅以深索于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于君退則藏祿于室王官私君事去事王之官君事則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性出而迎遠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詭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靜人求之聖人之禁也 管子法禁

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罷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民鼎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岩居窟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則士之有二心私學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謀誹謗法令以求於世相反者耶 韓子詭使

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文記

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不上 抱朴子

身鐵利鉦玉敎之利而關草之害也明理正法蕤邪之惡而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 文子

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

非聖人致治之本 迹史耶非孟蘭論法令

群書典彙卷之五

臣道官職類 計二十九部

欽哉爪龍明良輔弼補過盡忠含瀉糾

詰底績可成矜伐勖失爲德爲民難慎

和一舉能其官匪任胡率德元惟人懋

說是聖蕃王長親孤鼎去表

群書典彙五卷目次

是者衆以爲大夫，故知大知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義而[...]
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疆諫而無奸詐，去私立公[...]
害有法度，如是者衆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也。[...]

鄒忌子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若方則不能運轉）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鄒忌子曰：謹受令，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較量也，言有常制）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鄒忌子曰：謹受令[...]脩法律而督姦吏。史記

臣品

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從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友而行私情，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隱其言也。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孫。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禍，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臣以驚主，闇罪[...]

[illegible]信而置失親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善，除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此之謂微攻。管子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患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曰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而不肖沒于列班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

義所家

或問位尊而才高亦爲人所禮乎曰否位雖非所禮也才高

非所禮也惟見乎德可好位不稱其德是惟乘文軒也才不

乎德是焉失勸術也人方且賤之斥之絕之安取所爲禮乎

門下

富家財不貪所更者寶也

廉法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

人有其寶 左傳子罕不受玉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

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

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

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 左傳子產論重幣

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

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

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

封矣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

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

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

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晏子辭不為民求俗之辭為

畝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
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
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
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積怨滋厚不亡何待 國語
齊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於晏子晏子再拜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
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
貧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
取之君而藏之是筐匧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
之身死而財遷知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

古今殊施一揆

追者施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
受[illegible]
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illegible]
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
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
爭利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
鹽鐵論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
是以大者不得取小也故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上既爭利好邪何由禁

是以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
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
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
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
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
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上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
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
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
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

遺腸人之

和衆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長和行以平其德[illegible]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illegible]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illegible]雅度以平謂之和行晏子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此之謂也 小箕子

武王周公繼政朝有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此皆以和致祥獲天助也 漢書劉向疏

推賢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亂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剌官

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illegible]之過也 穀梁

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 狐指讎 立其子不為比 午即祁子 舉其偏不為黨 伯華羊舌赤 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左傳

古人饒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冑智苟能謀奚拘行苟時人君援奇於困厮拔能於明敗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仇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孔子曰誰為[illegible]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曰吾聞進賢為賢排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美遮身之賢則後抑賢者乎故[illegible]晉以明百里北郭剄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蓋[illegible]上減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顯展禽仲尼[illegible]

木命勑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冑子和神人龍作納

出入帝命蓋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

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

制禮曰夏后氏官有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士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大夫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

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

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

曰享五官之長曰伯千里之內為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

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

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

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

左右曰二伯周武王既黜殷命參攷殷官制為周禮以作天

四時之名謂之六卿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

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

邦事各有徒屬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

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

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嚴終天子齋戒受諾

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

事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官制

大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　周禮

四鄰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罰

郊特牲視大國之君　尚書大傳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

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

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入職四置三公各主其

四故其功一公置五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

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

三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白虎通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

君舉而歸之六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
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
宰之和五味而進之君若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
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
有 韓子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伯乎
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伯
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
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 說苑

論道自近始習吾在左右者能竟納言而帝命惟[illegible]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曰左右齊栗之臣親[illegible]之[illegible]
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翼翼乎無敢戲驕[illegible]之[illegible]
則左右前後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前漢書

右上任臣通用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
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言賦政四海權[illegible]
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審舉則必至誤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

[illegible]書李國策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成者也
主上遴其大臣如遴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遴官徒彼將
徒自為也頃亡命冥諂之訪異端無廉恥不忠且不自好者
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
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
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
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最病 賈生

從之不疑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囑[illegible]其不當[illegible]
擇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報[illegible]
其案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非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
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陛下誠反是心以求之
其可事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補吾德不
其旬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近[illegible]
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誠以此取之
之而猶曰不得人則臣不信也 朱晦菴封事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

[illegible]

夫權臣之勢而世之重臣無遡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今夫權臣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使其君惟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下之嶷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側爵祿慶賞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敢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illegible]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下有所顧憚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illegible]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歡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illegible]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illegible]也 蘇子由臣事策

以上任大臣通用

[illegible]

輔弼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詩卷阿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左右輔翼也 易坎

九二遇主于巷 委曲遇君以先[illegible] 易睽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書說命

周公若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有若甘盤[illegible]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使五人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迪其當數則文王亦無德降于國人矣 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書君奭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書君陳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illegible]

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别則

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

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

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

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

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 王介甫上仁宗書

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寬是以天下有患不求其素所

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會而取其祿任唯聖人為能然何

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

暇則寵名眷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

邪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

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

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 蘇明允上仁宗書

劉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

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

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

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宋史

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貴之於上

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

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

求達在脩道窮在守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

失在淺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

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

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爭

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

動雖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于

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

其邪則衆邪集物從其類誰能止之哉

不為衆邪所積也 晉郤詵對策

桓公觀于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

嘗為圉人矣傅馬棧最難（馬宮棧次木之棧）先傅曲木（編棧若先附曲木又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

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

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所蘊神明之所寄固護而秘惜不

知力窮也紫金以砂圓玉以璞珠之所生藪樞之淵

不竭其深而限涘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大

銓選

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書舜典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說命中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王制

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不肖者莫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 王介甫上仁宗書

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亦以其法邀之故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欲以邀人哉雖官人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過失然後為之改官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吾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邀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卻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下之爵祿非天子之所以邀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眾皆不從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 蘇子由

魏主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魏主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 魏志

秦王堅問燕尚書高泰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 南北史

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

吏治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周禮地官

縣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繇此觀之在彼不在此 史記酷吏列傳

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于下莫甚于殘賊之吏誠放殘賊之吏翔殷幼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

廉光之大與民無雍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怨者也 漢書谷永傳

卓茂為密令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後漢書

在雄縣曰皆當以為吏欺度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中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自思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 後漢書

太宗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 後漢秦彭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章帝嘉之賜錢 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況君天下者乎 宋史

李沆治中山若陘令上計而入多李沆曰諂言辭聽之說不務藏謂之宛言厚斂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子不聽宛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韓非子

羣書典彙卷之六

品行類　計三十二節

羣書典彙六卷目次

品行類

群書典彙卷之六

閩靖漳黃道周石齋父 輯

品行類

品行

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為心，從而害之，則庸人也。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

[illegible]是以盡貴賤不足以損，則士人也。言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德宗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出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死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聖人也。　家語五儀

君子出則然達，退則然隱，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

夫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
而不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 韓嬰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 揚雄
夫奇芬起乎幽蘭清響生乎林泉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
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哲之遺事 習鑿齒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
萬乘其如脫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貞
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
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
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
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
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
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淒其帶憤石泉咽
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如紐金章綰墨綬跨
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
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使其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
徒延佇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故其林慚無盡澗
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
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
芳杜厚顏薜荔蒙恥 孔 北山移文
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厲貪污殊途同歸俟人
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
懸虛空飧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木
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豈
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聞有聲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 文中子
士之處隱就閑者樂廣之與遊猿寉之與居固有以其身不
與時從順何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
林之不密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守拘而求仕者寧知不辱焉
之天子而爵命之布其書于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博通之士
且將動其心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謂
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 韓昌黎
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人蹈之為賢

甚也若以為不堪丕薤之辭千而餘水不加惡又甚之
千而餘水不加尺故其為戮不也 王介洲

争讓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争而王。白公争而滅由此觀之。争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莊子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争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 荀子

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争財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争土槖非下也權重也 韓非子

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陣怯者先行懼死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争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為之哀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争讓則禮義生争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無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争止 淮南子

好勝之人以在前為逞銳以居後為留滯以下衆為卑屈以屢

奇察

淵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故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新序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

為顧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韓非子

叢林無寄翼。急湍無縱鱗。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急者無黨。

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鱗濕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人不忍盡其術。不忍竭其樸。 龍川子

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治國張瑟。大絃緊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名家奇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夫控名責實。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史記

賢奸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左傳